

關於奧義之路的談話 (第二集)

解讀《寂靜的聲音》

TALKS ON THE
PATH OF OCCLTISM Vol. II
A Commentary on
The Voice of The Silence

安妮·貝森特、C·W·利比德

(Annie Besant & C. W. Leadbeater) 合著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TALKS ON THE PATH OF OCCULTISM

关于奥义之路的谈话 (第二集)

A COMMENTARY ON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THE VOICE OF THE SILENCE” AND
“LIGHT ON THE PATH”
解读《寂静之声》

BY
ANNIE BESANT, D.L.,
AND
THE RT. REV. C. W. LEADBEATER
安妮·贝森特和C.W.利比德 著

杜巍巍 译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证道学出版社

ADYAR, MADRAS, INDIA
阿迪亚，印度
1926

©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26 版权所有：证道学出版社
First Edition 1926 第一版：1926年
Second to Eighth Printing 1930-1980 第2-第8次重印：1930-1980年
Ninth Printing 1991 第9次重印：1991年
ISBN 81-7059-160-0 (Cloth)
Printed at the Vasanta Press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Adyar, Madras 600 020, India
2024年中文首版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前言

这本书是C·W·利比德（C. W. Leadbeater）先生——即现在的利比德主教——和我就三本名著所做的谈话记录。这些书的篇幅都不大，但内容却异常丰富。而且因为讲解者比听众年长，且有更多的作为弟子的经验，所以我们都希望这些书能对有志慕道之士，甚至已经超过此阶段的人有所助益。

讨论并非只在一个地方进行；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与朋友们聊天，主要是在阿迪亚、伦敦和悉尼。听众们做了大量的笔记。所有这些笔记都被收集和整理。而后对它们进行了浓缩，并删除了其中一些重复的内容。

遗憾的是，我们发现有关《寂静的声音》第一片段的笔记很少，所以我们使用了我们的同事欧内斯特-伍德先生（Mr. Ernest Wood）在悉尼举办的课程中所作的笔记，并将这些内容纳入到利比德主教关于这一片段的演讲中。这里并没有我自己有关这本书的演讲记录；虽然对于这本书我讲了不少，但可惜的是那些谈话内容已经遗失。

除了利比德主教就《在真师膝下》一书对特定学生的一些演讲，本书的这些谈话以前都没有出版过。几年前曾出版过一本名为《“在真师膝下”谈话录》的书，其中包含了一些不完整的演讲内容。但那本书没有再重印过；而其中的精要就在你手上的这本书中，并经过了精心的整理和编辑。

愿这本书能帮助我们年轻的师兄妹们，更多地理解这些无价的教诲。它们被研究得越多，实践得越好，就会在其中发现更多的价值。

安妮·贝森特

译者注：本书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为了方便阅读，特用颜色分别标记：

- 1) H. P. B的《寂静的声音》原文用**粗体黑字**标记
- 2) 利比德的讲解用**蓝字**标记
- 3) 安妮·贝森特的讲解用**深红字**标记

目 录

第六部分	3
第一节：寂静的声音	3
第30章 前言	3
第31章 高级和低级力量	12
第32章 实相的杀手	19
第33章 真实与虚幻	24
第34章 警告的声音	28
第35章 自我和全我	35
第36章 三座殿堂	41
第37章 世界之母	49
第38章 七个声音	55
第39章 成为道路	62
第40章 唯一的道路	67
第41章 最后的几步	72
第42章 目标	77
第七部分	81
第二节：两条道路	81
第43章 开放的大门	81
第44章 用头脑学习和灵魂的智慧	87
第45章 行动的生活	92
第46章 秘密道路	99
第47章 生命之轮	103
第48章 阿罗汉之道	108
第八部分	115
第三节：七个门户	115
第49章 波罗蜜多的高地	115

第50章	调心	123
第51章	前三道门	131
第52章	第四道门	136
第53章	第五和第六道门	145
第54章	第七道门	153
第55章	圣路	162
第56章	三身衣	167

第六部分

第一节：寂静的声音

第30章

前言

利比德：—— 即使从表面和完全物质的观点来看，《寂静的声音》无论从内容、风格，还是它的书写方式，都是我们证道学文献中最杰出的书籍之一；当我们看得更深一点，并使用灵视调查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们的钦佩之情决不会减弱。不是说我们应该错误地把它看作是一部神圣的经文，每一个字都必须毫无疑义地被接受。它绝不是这样的，因为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各种小错误和误解已经悄悄地渗入了它；但任何人如果因此而认为它不可靠或是不经心地被拼凑起来的，就会在相反的方向上犯下更不可原谅的错误。

布拉瓦茨基夫人总是很愿意承认，甚至强调，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会有不准确的地方；在早期，当我们遇到她的一些看似特别不可能的陈述时，我们不无敬意地把它放在一边，认为它可能是那些不准确的地方之一。令人惊讶的是，对许多这样的情况的研究表明，布拉瓦茨基夫人其实是正确的，所以现在，在经验的教导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变得更加警惕，并学会了相信她在各种偏僻的主题上的特别广泛和细微的知识。但我们没有理由猜测一个明显的错别字中有着隐藏的意义，就像一些过于轻信的学生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不加犹豫地承认，我们（学会）伟大的创始人在奥义主题方面的渊博知识并不能阻止她有时拼错一个藏语单词，甚至误用一个英语单词。

她在前言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这本书的来源的信息——获得这些信息起初似乎困难重重，但根据最近的调查，这些信息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她所写的许多内容通常被理解为比她的本意更广泛的意义，这样一来，就让人觉得她的表述显得夸夸其谈；但是当澄清了事实后，就会发现这种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她说：“以下内容摘自《金色律法之书》（The Book of the Golden Precepts），这是交给东方神秘主义学生的著作之一。了解这些律法是该学派的必修课，许多证道人都接受了该学派的教义。因此，由于我熟知其中的许多律法，翻译工作对我来说相对容

易”。并且，她进一步说：“我在此翻译的这部作品与《慈岩之书》（Book of Dzyan）中的偈颂同属一个系列，《秘密教义》就是基于此书。”她还说：“《金色律法之书》.....包含了大约九十篇不同的小论文。”

在早期，我们对这句话的解读超出了她的本意，我们认为这本书被交到了所有东方神秘主义学生的手中，而“对它们的了解是必修课的那个学派”是指圣白会（Great White Brotherhood）本身。因此，当我们遇到那些从未听说过《金色律法之书》的高级奥义主义者时，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并有点倾向于怀疑他们是否完全是正宗门派的。但从那时起，我们学到了很多東西，其中包括比我们最初的观点更广的视角。

不久，我们也获得了更多关于《慈岩之书》的信息，我们对这两本书和它们的独特地位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清楚，无论是《寂静的声音》还是任何其他书籍，都不可能任何真正意义上与它们有相同的起源。

《慈岩之书》的原件在神圣的奥义阶制负责人手中，没有人见过。没有人知道它有多古老，但传说，它的早期部分（包括前六节）的起源完全在这个世界之前。即使这部分也不是历史，而是一系列的指向——与其说是对世界起源的陈述，不如说是创世纪的一个公式。圣人会的博物馆里保存着它的副本，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她的几个学生看到的的就是这本副本（它本身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書）——她在《秘密教义》中如此生动地描述了它。然而，这本书有几个特殊之处，她在《秘密教义》中没有提到。它似乎被高度磁化了，因为人一拿起书页，就会看到它所要描述的事件在眼前闪过，同时他似乎听到了一种用自己的语言对它们进行的有节奏的描述，只要这种语言能够表达其中的思想。它的书页不包含任何文字，只有符号。

当我们充分了解到这一点时，发现另一本声称与神圣的《慈岩之书》同出一处的书，这让我们感到有些吃惊，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奇怪的错误。事实上，正是这种非同寻常的差异首先导致我们调查《金色律法之书》的真正作者是谁；而当这一调查完成后，解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在布拉瓦茨基夫人的各种传记中读到，她曾经在西藏呆过大约三年，还有一次她试图深入那片禁地，但没有成功。在这些旅行中的某一次，她似乎在喜马拉雅山中的某座寺院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时该寺院的负责人是摩利亚真师（Master Morja）的学生。在我看来，这个地方似乎是在尼泊尔而不是在西藏，但这一点很难确定。在那里，她非常勤奋地学习，也获得了相当大的神通；正是在这段时期，她用心学习了她在前言中提到的各种小论文。学习这些论文是该寺院学生的必修，而这些论文所出自的书在那里被认为具有极高的价值和神圣性。

这座寺院的历史非常悠久。它是在公元早期几个世纪时由伟大的论师和佛教改革者无著（Āryasanga）建立的。有一种说法是，在无著的时代之前，这座寺院已经存在了两三个世纪；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所关心的历史是从无著临时住在那里时开始的。他

是一个有能力和学识的人，在圣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他在前世是法光 (Dharmajyoti)，是佛陀的直接追随者之一，之后，在叫做克莱尼亚斯 (Kleinias) 的一世中，是我们的库图米真师 (Master Kūthūmi) 的主要弟子之一，那时库图米真师的转世是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去世后，克莱尼亚斯在雅典建立了一所研究他的哲学的学校——我们现在的证道学学会成员中有几个人那时在那个学校里学习。几个世纪后，他在普鲁夏普拉 (Peshawar, 当时叫普鲁沙普拉 Purushapura) 出生，名字叫瓦苏班杜-卡努希卡 (Vasubandhu Kanushika)。当他出家时，他取名为无著 (Asanga)——“无挂碍的人”——后来在他的生命中，钦佩他的追随者把这个名字延长为圣者无著 (Āryasanga)，他主要是作为作者和论师而闻名。据说他活了很久——如果传统说法属实的话，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岁，他在拉佳里塔 (Rjagriha) 圆寂。

他是一位著作颇丰的作家：我们听说的他的主要作品是《瑜伽师地论》(Yogacharya Bhūmishastra)。他是瑜伽行派的创始人，该学派似乎一开始就试图将伟大的瑜伽哲学体系与佛教相融合，或者说，从瑜伽体系中采用可以被佛教使用和解释的东西。他走了很多地方，是佛教改革的一支强大力量；事实上，他的名声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与龙树 (Nagarjuna) 和圣天 (Āryadeva) 的名字相提并论，这些人被称为佛教的三个太阳，因为他们将佛教的光芒和荣耀洒向世界。欧洲学者似乎对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不确定，但没有人认为无著的时代晚于公元七世纪。对我们证道学学会的人来说，他今生是一位特别善良、耐心和乐于助人的老师，即德瓦尔库真师 (Djwal Kul)，他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当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大约四十年前有幸认识他时，他还没有达到人类进化的目标——无学阿罗汉 (Aseka) 的阶位 (译者注：第六次入道)。因此，在我们的真师中，他是唯一一位我们在他成为圣人之前就认识的人，当时他还是库图米真师的大弟子。他在前世作为无著，将佛教带入西藏，这可能是他今生选择一个西藏人的肉身的原由；在接受最后的圣人阶位之前，他可能希望处理掉一些业因的联系。

在他作为无著的那一世中，在一次伟大的传教旅行中，他来到了这个喜马拉雅山中的寺院并在那里住了下来。他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年，教导僧侣，在西藏很大范围内组织宗教，并使这个寺院成为改革后的信仰的一个总部，他在这个地方留下的印象和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他的其他遗物中，有一本书被保存下来，人们对它充满了敬意；这就是布拉瓦茨基夫人所说的《金色律法之书》。无著似乎最初写这本书时是作为一本普通的书而写的，或者说是一本摘录书，他把他认为对他的学生有用的东西都写在上面，他从对《慈岩之书》的摘录开始——不是用符号，而是用书面文字。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摘录——如布拉瓦茨基夫人所提到的，一些来自龙树的作品。在他离开后，他的学生们在书中加入了一些他们对他们的开示或布道的记录 (或者说是摘要)，这些就是布拉瓦茨基夫人提到的“小论文”。

是阿尔西尼 (Alcyone, 译者注：克里斯那穆提的“真我”的名字) 在他上一世中，整理了《金色律法之书》，并在其中加入了无著的开示，其中三篇构成了我们现在研究的主题。因此，我们要感谢他对这本无价的小书的投入，就像我们今生要感谢他，使我们拥有美好的《在真师膝下》一书一样。阿尔西尼在上一世中生于公元624年，在北印

度度过。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出了家，并对无著形影不离，无著把他带到了尼泊尔的寺院，并把他留在那里帮助和指导他重新组织的僧团的学习——阿尔西尼在两年内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寂静的声音》才声称与《慈岩之书》同源——因为两者被抄写在同一本书中。我们也不能忘记，尽管我们在这些论文中无疑得到了很多无著的教诲，但它不可能不被那些记录它的人的固有思想所影响；而且很可能至少在某些段落中他们误解了他，没有传达他的真正意义。当我们详细研究这部作品时，我们会发现有些偈语表达了无著几乎不可能持有的情感，并显示了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无知。

大家会注意到，布拉瓦茨基夫人谈到了翻译这些律法——这句话引起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除了阿拉伯语，她对任何东方语言都不熟悉。这本书是用一种我不熟悉的文字写的，我也不知道使用的是什么语言。它不是梵语、巴利语或一些普拉克里特（Prakrit）方言，也不是尼泊尔语或藏语；但其字体不是现在普遍用于书写这些语言的任何一种。无论如何，可以合理地确定，在物理层面上，布拉瓦茨基夫人既不可能知道书的文字也不可能知道它的语言。

对于一个能够在思想体中自由运作的人来说，和普通的阅读很不同的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获得一本书的意义。最简单的方法是从一个研究过这本书的人的头脑中读出来；但这种方法有可能遭到反对，因为我们得到的不是作品的真正意义，而是那个学生对意义的概念，两者可能完全不同。第二个方法是研究书的灵光圈——这句话对于那些不怎么了解事物隐秘一面的人来说需要稍作解释。在这方面，一本古代手稿与一本现代书有些不同。如果它不是作者本人的原创作品，那么它至少是由一些受过一定教育和理解力的人逐字逐句地抄写的，这个人了解这本书的主题，并且对它有自己的看法。必须记住，通常用铁笔进行的抄写，几乎和雕刻一样缓慢和细致；因此，书写者不可避免地将他的思想强烈地印在他的手工作品上。

因此，任何手稿，即使是新手稿，都有某种思想光环，它传达了它的一般意义，或者说，一个人对它的意义的想法和对它的价值的估计。每当这本书被任何一个人阅读时，这种思想光环就会增加，如果它被仔细研究，增加的部分自然是巨大而宝贵的。一本经过许多人之手的手稿，其光环通常更加平衡，由许多读者带来的不同观点使其更加圆润和完整；因此，对这样一本书进行接触感应，通常会产生对其内容的相当全面的理解，尽管有相当多的书中并没有表达的意见，而是不同的读者的意见。

印刷书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没有原始的抄写者，所以在其生涯的开始阶段，它通常只带有装订者和书商思想的不连贯的片段。此外，现在的读者似乎很少像古人那样深思熟虑地进行研究，因此，与现代书籍相关的思想形状很少像过去的手稿那样精确和清

¹ 见《阿尔西尼的生活》“The Lives of Alcyone”

晰。

第三个方法，需要更高的能力，就是完全深入到书或手稿的背后，了解作者的思想。如果这本书是用外语写的，它的主题完全未知，而且周围没有任何光环可以提供任何有用的建议，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追溯它的历史，看看它是怎么被复制的（或者是怎么被排版的，视情况而定），这样就可以通过它经历的事件溯源，直到找到作者。如果知道作品的主题，一个不那么繁琐的方法是对该主题进行接触感应，进入到有关该主题的一般思想潮流，从而找到那位作家，看看他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与某一主题有关的所有思想可以说是有界域的，即集中在空间的某一点周围，因此，通过用思想访问这一点，人们可以接触到关于该主题的所有思想流，当然，这些思想流与其他各种主题有数百万条联系。

假设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当时有足够的灵视力，她可能采用了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了解《金色律法之书》中的论文的含义，尽管在没有具体解释的情况下，将其描述为翻译，会有一点误导。除了这个假设之外，其他可能性有些渺茫。目前，在喜马拉雅山中的那个寺院里没有人会说任何欧洲语言，而且由于布拉瓦茨基夫人在那里时可能至少是四十年前了，所以一定有很多变化。据记载，有印度学生偶尔也会到那里学习古老的智慧，尽管这种情况非常少。如果我们假设某个这样的学生与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同一时期来到那里，也可能他碰巧既懂英语又懂手稿的语言，或者至少是寺院里其他能够阅读手稿的僧人的语言，因此可以为她翻译。

虽然奇怪，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可能是用自己的母语被教授这些律法的。在俄罗斯欧洲的地域中，在伏尔加河畔，有一个相当大的佛教部落定居点，这些人可能是鞑靼人；尽管这些人虽然在地域上与西藏相距甚远，但仍然把西藏视为他们的圣地，偶尔会去朝拜。这些朝圣者有时会在西藏或尼泊尔的寺院里待上几年，他们中的一个人很可能既懂俄语又懂自己的蒙古方言，布拉瓦茨基夫人可能通过这种方法与寺庙里的人交流。

在任何情况下，很明显，我们都不能指望准确地口头再现无著最初对他的弟子所说的话。即使在那本古书中，我们得到的也不是他的话，而是他的学生们对这些话的回忆，而对于这些回忆，在我们面前的要么是翻译的翻译，要么是对其含义的一般心理印象的记录。当然，我们的一位真师或作者本人很容易将其直接准确地翻译成英文；但由于布拉瓦茨基夫人明确声称翻译工作是她自己做的，这显然不是采用的方法。

同时，我们从一位目击者那里得到的关于写下这本书的速度的描述，似乎确实表明 H. P. B. 得到了一些帮助，尽管她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贝森特博士就这个话题写道：

她（H. P. B.）是在枫丹白露写这本书的，其中大部分是在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完成的，她写的时候我就坐在房间里。我知道她没有参照任何书籍，但她流畅地写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完全就像她是根据记忆或从没有书的地方读到的一样。晚上，她拿出了我和她坐在一起时看到她写的那份手稿，并要求我和其他人修改英文，因为她说她写得太快了，肯定会有问题。我们只改了几个字，它本身是一部出奇美丽的文学作品。

另一种可能性是，她可能是在寺院时就已经完成了英文翻译，而在枫丹白露，她可能真的是在远处阅读，就像我们的会长说的那样，她似乎是在阅读。我经常看到她在其他场合做这种事。

她在序言第一页提到的印度哲学的六个流派是正理派（Nyāya），胜论派（Vaisheshika），数论派（Sāṅkhya），瑜伽派（Yoga），弥漫差派（Mīmāṃsā）和吠檀多派（Vedānta）。她说，每个印度导师都有自己的培训系统，他通常对这个系统非常保密。他自然要保密，因为他不想承担如果被各种不合适的、不规范的人尝试（如果被知道的话，肯定会被尝试）的结果的责任。在印度，没有一个真正的导师会教导一个学生，除非学生能在眼皮底下，这样当他让学生做某种练习时，他就能观察到它的效果，如果他发现有什么问题，就会立即检查这个人。这是在奥义修习中自古以来的传统，而且毫无疑问，这是唯一可以快速安全地取得真正进展的方法。学生的首要任务和最困难的任务是将自己身上的混乱规整到有条不紊——即灭除大量的小兴趣，控制游离的思想，而这必须通过多年来对他的所有载体施加稳定的意志压力来实现。

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在喜马拉雅这一边的秘义学派中，教学体系有所不同，而在另一边，它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在此强调“秘义”（esoteric）这个词，因为我们知道，在密教中，山北的变质和邪恶的魔法比南面的更严重。我们甚至可以从象征意义而不是严格的地理意义上理解“喜马拉雅山之外”这一表述。许多人认为，在这些与我们的真师有关联的学校中，教学方法并无不同。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是所有意义中最重要；但如果不仔细解释，就会很严重地误导读者。说方法相同指的是，所有学派都承认有德行的生活是奥义发展的唯一途径，而征服欲望是摆脱欲望的唯一方法。有一些神秘学派认为有德行的生活会带来不必要的限制。他们教授某些形式的神通，但他们并不关心学生以后会如何利用他们所得到的信息。还有一些人认为，各种欲望都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放纵，以便通过满足而达到无动于衷。但任何持有这些理论的学校都不会在圣白会的指导下；在每一个与圣白会有些许联系的机构中，生活的纯洁和目标的高尚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前言中的下一段恰好包含了我所提到的两个微不足道的不准确之处。我们的作者提到“那部伟大的神秘著作《真谛》（Paramārtha），是龙王（Nāgas）送给龙树的”。跟龙树有关的伟大著作并不叫《真谛》，而是叫《般若波罗蜜多经》（Prajñā Pāramitā）——将人带到彼岸的智慧；但这本书涉及的主题确实是无上智（paramārtha satya），即能够破除幻觉的圣人的意识。如前所述，龙树是公元后早期几个世纪的三位伟大佛教导师之一；他应该是在公元180年去世。他现在被研究证道学的人称为库图米真师。显教的作家们有时将无著描述为他的对手，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早先在希腊那一世时，以及今世的亲密关系，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不可能是真的。很有可能的是，在他们去世后，他们的学生可能试图把一个人的教导与另一个人的教导对立起来，就像学生们在不分青红皂白的热情中经常做的那样；但他们两人是相濡以沫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证明：无著珍视龙树许多作品，并将其抄到他的供其弟子使用的摘录书中。

然而，并不能确定《般若波罗蜜多经》是龙树的作品，因为在传说中，这本书是龙王交付给他的。布拉瓦茨基夫人将龙王解释为对古代入道者的称呼，这很可能是事实。不过还有另一种非常有趣的可能性。我发现“龙”的名字是由雅利安人赋予亚特兰蒂斯人的托尔特克（Toltec）次根族中的一个大部落或部族的，因为他们在上战场时举着有盘绕在法杖上的金蛇图案的大旗。这很可能是某种图腾或部落的象征，也可能只是一个伟大家族的徽章。这个部落或家族在最初亚特兰蒂斯人对印度和当时印度东南部的土地进行殖民时，一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维贾亚（Vijaya）和他的同伴们登陆锡兰时，龙族被提到是锡兰的原始居民之一。因此，这个传说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龙树从一个更早的根族那里得到了这本书——换句话说，这是一本亚特兰蒂斯的经书。如果像人们猜测的那样，某些《奥义书》（Upanishads）来自同一起来源，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布拉瓦茨基夫人在那一页中提到的教学内容的一致性。

《智者论》（Gnyāneshwarī），在第一版中译为《德安史瓦利》（Dhyāneshwarī），不是一部梵文作品，而是公元13世纪用马拉提语写的。

在下一页，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大乘佛教瑜伽行派（Yogāchārya或更准确地说是Yogācharā）的记载。我已经提到了无著所做的尝试，但对于“乘”（Yānas）这个棘手的话题，也许应该说几句话。今天，佛教有两个大的划分：北传和南传。前者包括中国、日本和西藏；后者则在锡兰、暹罗（译者注：今泰国）、缅甸和柬埔寨盛行。人们通常会说，北传的是大乘（Mahāyāna），南传的是小乘（Hīnayāna），但这种称呼是否可以安全地使用，取决于我们对一个备受争议的词所赋予的意义。“乘”的意思是交通工具，人们一致认为它适用于“法”（Dhamma），作为载送我们穿越生命之海到达涅槃的载具，但对于它的确切含义，至少有五种理论：

1. 这只是指佛法所使用的语言，根据这一假设，大乘是梵文，小乘是巴利文——这一理论在我看来是不成立的。

2. 小乘显然可以被认为是卑微或容易，以及小的意思。因此，一种解释认为小乘是通往解脱的更卑微或更容易的道路——达到解脱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知识和行为——而大乘是更全面和更哲学的学说，包括关于自然界更高境界的许多额外知识。毋庸置疑，这种解释出自大乘的来源。

3. 佛教对其他宗教始终保持礼貌，接受它们都是解脱的途径，尽管它认为佛教创始人教导的方法提供了最短和最可靠的途径。根据这一观点，佛教是大乘，而小乘包括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耆那教以及在制定该定义时存在的任何其他宗教。

4. 这两个叫法只是一个教义的两个阶段——小乘针对声闻（Śrāvakas），而大乘是针对更高级的学生的。

5. “乘”这个词的主要意义不应该被理解为“交通工具”，而应该被理解为几乎等同于英语“事业”的意思。根据这种解释，大乘向人展示了成为菩萨并致力于世界福祉的“大事业”，而小乘只向人展示了为自己获得涅槃而生活的“小事业”。

北传和南传派别的联系与基督徒中的天主教和新教的联系相似。北传类似于天主教会。它对佛的教义进行了补充。例如，它采用了许多传入国的原住民崇拜——如祭拜自然精灵或自然界的被神化的力量的仪式。当基督教传教士来到北传佛教徒中间时，他们发现这些仪式与他们自己的仪式如此相似，以至于他们说这是由于魔鬼而导致的剽窃，而当最终证明这些仪式早于基督教时，他们又说这是“预谋的剽窃”！

在佛教中，就像在所有其他经文中一样，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说法；因此，南传佛教将自己的教义建立在某些经文上；为了避免麻烦，它忽略了他经，或称它们为夹杂。这使得它的范围比北传佛教更窄。举一个例子：佛不断地反对在他的时代明显盛行的性格体（注：低等三身）可延续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基督徒中也很普遍，即我们的性格体会存活到永远。但是，虽然佛教教导说，人们通常自我认同的“人”不会永远存在，但他对人的连续生命做出了最明确的声明。他列举了前世的例子；当某位国王问他回溯前世的记忆是什么样子时，他说就像记得昨天和前几天访问这个村庄或那个村庄时做了什么一样。然而，南传佛教现在教导说，只有业力持续存在，而不是自我；这种说法就好像人在某一世造了一定的业力，然后死了，他完全消失了，但另一个人出生了，必须承担他没有造的业力。

不过，虽然南传佛教教导说只有业力才能存活，但他们同时也谈到了涅槃的实现；因此，如果你问一个和尚为什么出家，他会回答你：“为了达到涅槃”，如果你问：“在今生吗？”他会立即回答：“哦，不，这需要很多世。”同样地，一个僧人在每次讲道后，都会用这样的话来祝福信众：“愿你得涅槃”；同样，如果你问他他们是否能在今生获得涅槃，他会说：“不，他们需要很多世。”因此，尽管有正式的与之相反的教导，但对个体持续存在的实际信念仍然存在。

布拉瓦茨基夫人用了几页的篇幅来讨论喜马拉雅寺院采用的各种书写形式的问题。在欧洲和美国，罗马字母是如此广泛地传播，几乎被普遍使用。为了我们的西方读者，也许应该解释一下，在东方，情况非常不同。众多东方语言中的每一种——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僧伽罗语、马拉雅拉姆语、印地语、古吉拉特语、加那利语、孟加拉语、缅甸语、尼泊尔语、藏语、暹罗语以及许多其他语言——都有自己的字母和书写方法。某种语言的一个作家在引用一种外国语言时，用自己的字符来表达这种语言，就像一个英国作家如果要引用一个德语或俄语句子的，可能不会用德语或俄语字体，而是用罗马字母。因此，在处理东方手稿时，我们总是要考虑两点——语言和文字，而这两点绝非总是相同的。

如果我在锡兰拿起一本贝叶书，几乎可以肯定它是用美丽的僧伽罗文字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用僧伽罗语写的。它很可能是用巴利语、梵语或埃卢语写的。其他任何

文字也是如此。因此，当布拉瓦茨基夫人说律法有时用藏文书写时，她的意思很可能只是用藏文字符，而不一定是用藏语。我没有看到她所描述的奇怪的加密文字的任何例子，在这些密码文字中，颜色和动物被用来代表字母。她在同一段中谈到了藏文字母的30个单字母。这些是公认的，但不清楚稍后提到的33个普通字母表的字母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她把这些字母去掉四个元音，就只有30个，而如果包括元音，就不是33个字母而是34个字母。至于复合字母，关于它们的数量可能有不同的说法；我面前的一本语法书给出了一百多个，但布拉瓦茨基夫人可能只提到了那些普遍使用的字母。

我记得她对中国的一种书写方式的说法有一个有趣的例证。当我在锡兰的时候，有一天有两个来自中国内地的佛教徒来拜访我们——他们不会说我们所熟悉的任何语言。但幸运的是，有一些年轻的日本学生和我们住在一起。这是奥尔科特上校的精彩计划，即北传和南传的每个派系都应该派一些新手来学习其他派系的方式和教学。这些日本年轻人完全听不懂这些中国僧侣所说的话，但他们能够通过书写的方式与他们交流思想。书面符号对他们的意义是一样的，尽管他们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它们，就像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都可以完全理解一行数字，尽管一个人称它们为“un, deux, trois”，而另一个人称它们为“one, two, three”。音乐的乐谱也是如此。因此，我与这些僧侣进行了一次非常奇特和有趣的交流，在访谈中，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先由我们的一名成员翻译成僧伽罗语，以便日本学生能够理解；然后，日本学生用笔以中国和日本通用的书写方式写下来；中国僧侣阅读后用同样的文字写下他的答复，日本学生随后将其翻译成僧伽罗语，而我们的成员则翻译成英语。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很慢，而且有点不确定，但这仍然是一个有趣的经历。

第31章

高级和低级的力量

这些教导是为了那些对低级神通的危险一无所知的人而说。

利比德：——对于第一节的这句开场白，布拉瓦茨基夫人有如下说明：

“神通”，巴利语 Iddhi 是梵语 Siddhis 或 psychic faculties 的同义词，即人的不寻常能力。神通分为两种：一种是低级的、粗糙的、心灵的和心智的能量；另一种是通过最高级的灵性力量训练所得。

在《薄伽瓦谭》（Shrīmad Bhāgavat）中，克里希那说：“修习瑜伽者，唯那些征服了自己的感官、把心集中于我（克里希那）之人，所有神通方能为他所用。”

在神通能力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如果学生一开始就试图获得一个合理的概念，那么他就会省去很多的麻烦。首先，让他不要对“不寻常”这个词作错误的解释。这些能力的不寻常，在意义上只是说它们在目前“不常见”，而不是指它们在任何方式上“不自然”。它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完全自然的——事实上，它们此时此刻就潜伏在每个人之内；少数人已经将它们从潜伏状态发展为活动状态，但大多数人还没有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这些能力仍然处于休眠状态。

掌握一般（证道学）概念的最简单方法是记住，人是一个灵魂，他通过适合各种层面的各种身体在不同的层面上表现自己。如果他想要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行动、看或听，他只能通过一个由物质构成的身体来实现。同样，如果他想要在星光世界表现自己，他必须有一个星光载体，因为肉体在那里是无用的，甚至是不可见的，就像星光体对我们的肉眼来说是不可见的一样。同样，一个希望生活在思想层面的人必须使用他的思想体。

发展神通能力意味着要学会使用这些不同身体的感官。如果一个人只能使用他的物质感官，他只能看到和听到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如果他学会使用他的星光感官，他也能看到和听到星光界的東西。这只是一个学会对额外振动作出反应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任何一本物理学书中的振动表，你会发现其中大量的振动不会引起我们的反应。某个范围的振动吸引着我们的耳朵，我们把它们当作音波来听；另一组振动给我们的眼睛留下了印象，我们称它们为光线。但在这两组振动之间，以及在它们之上和之下，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振动，对我们的物质感官完全不留印象。一个人有可能如此发展自己，以便对所有以太和比以太更精细的物质的振动变得敏感；我们把做到这一点的人称为灵视者或灵听者，因为他能比未发展的人看到和听到更多。

内在视力的展开的好处是相当大的。拥有它的人发现自己进到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发现他一直生活的世界有各种延伸和可能性，而他以前对此一无所知。他所学的东西可能已经告诉他，在他周围存在着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非物质生命圈——天使和自然精灵的王国，在睡眠或死亡中放下密集身体的众多人类同胞，各种力量 and 影响，可以被那些了解它们的人召唤和使用；但亲眼看到所有这些东西，而不仅仅是相信它们，能够亲身接触它们并对它们进行实验——所有这些都使生活更加充实和有趣。因此，能够在更高的层面上跟踪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结果的人，会因此成为一个更有效率和更有益的人。这种意识的展开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故事的另一面又是什么呢？布拉瓦茨基夫人写到了这种发展的危险性，以及它的两种类型，一种是低级的，一种是高级的。让我们先来看看高级的。

所有从外部到达人类的信息都是通过振动的方式来实现的。空气的振动将声音传递给耳朵，而光的振动则将景象带进他的眼睛。如果他看到星光界和思想界的事物和生物，那只能是通过星光和思想物质的振动作用于分别能够对其做出反应的身体。因为人只能通过他的星光体的感官看到星光世界，通过他的思想体的感官看到思想世界。

在每一个世界中，就像在这个世界中一样，有较粗和较细的物质类型，大致上说，较细类型的辐射是可取的，而较粗类型的辐射则明显不可取。一个人在他的星光体中拥有两种物质，因此他能够对较高和较低的振动作出反应；他可以选择将注意力转向哪一种。如果他毅然决然地把所有低级的影响拒之门外，只接受高级的影响，那么即使在星光和思想层面上，他也可能得到它们的极大帮助。但是布拉瓦茨基夫人甚至连这些都不屑一顾——哪怕可以得到暂时的帮助；她把这些都归为“低级的、粗糙的、心灵的和心智的能量”，并敦促我们向更高的层面迈进，这些层面超越了性格体（小我）的幻觉。她显然认为普通神通的危险超过了它的优势；但由于在弟子的进化过程中，一定程度的这种发展肯定会到来，所以她警告我们，在某些方面必须特别小心。

在布拉瓦茨基夫人写下这些文字后的40年里，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中看到了这些危险在不同学生身上的一些表现。骄傲是其中的第一种，而且非常严重。拥有一种能力，尽管它是整个人类的财产，但只是偶尔表现出来，往往会使无知的灵视者感到他自己（或更经常的是她自己）被抬高到高于同伴，被全能的上帝选中去完成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使命，被赋予一种永远不会出错的洞察力，在天使的指引下被选中成为新派系的创始人，等等。应该记住，在面纱的另一边，总是有很多活泼和恶作剧的实体，它们时刻准备甚至急于助长所有这些妄想，反射和体现所有这些想法，并承担人们所想的任何大天使或灵性向导的角色。不幸的是，要说服普通人是多么致命性的容易——让他们相信他打心底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值得成为特殊启示的接受者，虽然他的朋友由于盲目或偏见，至今还没有欣赏他。

另一个危险，也许是所有危险中最大的，因为它是所有其他危险之母，就是无知。如果灵视者对他所看到的东西的历史有所了解，如果他真的理解他的视野所进入的那些其他层面的条件，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是唯一一个受到如此高度青睐的人，他也不会自鸣得意地认为他不可能犯错。但是，当他像许多人一样，对历史、条件和其他一切都处

于最无知的状态时，首先，他很容易对他所看到的東西犯各種錯誤，其次，他很容易成為來自星光界的各種別有用心和欺騙性的實體的獵物。他沒有標準來判斷他看到的或認為他看到的，不能測試他所見或收到的信息，因此他沒有對事物的相對尺度的感覺或不知道其是否合理。他把一句搬來的箴言誇大為神聖智慧的片段，把最普通的陳詞濫調放大為天使的信息。另外，由於缺乏科學方面的常識，他常常會完全誤解他的能力所能感知的東西，結果他就會嚴重地傳布最嚴重的荒謬之詞。

第三種危險是不純潔。思想和生活純潔的人，意圖純潔的人，沒有自私自利的污點的人，由於這個事實本身，可以避免來自其他層面的不良實體的影響。在他身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它們利用，他不適合做它們的媒介。另一方面，所有好的影響自然地圍繞着這樣的人，並迫不及待地利用他作為可以行動的渠道，因此，在他周圍建立了一個進一步的屏障，抵抗所有卑鄙、低級和邪惡的影響。相反，生活或動機不純的人，不可避免地會把緊緊圍繞着我們的無形世界中所有最壞的東西吸引到自己身上；他很容易對它作出反應，而善的力量幾乎不可能對他產生任何印象。

但是，如果一個靈視者能夠牢記所有這些危險，並努力避免它們，願意花時間研究靈視的歷史和原理，願意留意自己的心是謙卑的，動機是純潔的——這樣的人肯定會從他自己擁有的這些能力中學到很多東西，並可能使它們在他必須做的工作中發揮最大作用。

帕坦伽利在《瑜伽經》第三章中以相當長的篇幅列舉了各種神通。他說它們可以通過五種方式獲得：與生俱來、靠藥物、靠咒語、靠苦行和入三摩地（samadhi）。

我們由於在每個前世中的行為，會在某種特殊的身体中出生，如果發現自己天生就具有神通能力，那麼我們可以肯定在以前的生命中在這方面努力過。當今的許多有靈視的人，他們的能力很容易被喚醒，但其能力也許沒有達到靈性的高度，他們就像希臘和羅馬的維斯塔貞女（vestal virgins）、印度的低級瑜伽士，甚至是各種半野蠻部落的巫醫或中世紀的“智娘”一樣；與此相關的有很大範圍的形式。

在這些人身上將會發生什麼，他們的靈性生活將如何被塑造，主要取決於那些因他們的業力而遇到的人。如果這個緣分足夠好，把他們引向證道學，他們將有機會了解這些正在萌芽的能力，並在證道學學會的秘義學校（Esoteric School）里接受培訓，具備所有真正的奧義主義者先決條件的性格品質和純潔的身体和磁場，這樣，稍後他們可以安全地發展他們的神通，為人類提供巨大幫助。

另一方面，如果他們接觸到通靈派的思想，他們很可能會發現自己踏上經常導致成為被動靈媒的道路，與我們所要達到的目標完全相反。

有些人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轉而求助於偽奧義，以獲得魔法的力量。這條路充滿了最嚴重的危險。有時，這些人在被動的状态下，邀請星光界的未知實體在他們的气場

和生理体上造作，使它们适于自己的目的；有时他们练习各种形式的哈达瑜伽，主要是特殊的呼吸方式，不幸的是，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这种瑜伽在西方世界被广泛传授。由于这种练习的结果，经常出现严重的精神和身体失常，并且与内在世界的接触充其量很少超过较低的星光层次，在那里不可能有对人类有帮助的东西。

至于第二种方法——使用药物，广博仙人（Vyāsa）在他对《瑜伽经》的注释中指出，这些药物是“在阿修罗的房子里”使用的，目的是唤醒神通。阿修罗（asura）与修罗（suras）相反，这个词可以粗略地翻译为“非神的”；修罗则是站在上帝一边的生灵，那些为祂的向上进化的生命计划工作的生灵。

帕坦伽利不推荐这种方法；他只是在列举可以获得神通的方法。对《瑜伽经》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他只赞成他所列的五种方法中的最后一种，即通过三摩地或冥想的方式。

如果我们记得，在第四根族中，通过交感神经系统得到的灵视是相当普遍的，我们就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当药物被用作唤醒神通力量的手段对身体的作用。人类在那个时期，星光鞘还没有得当地被组织成一个身体或意识的载体，以笼统的方式对星光界的物体给它的印象作出反应。这些印象随后反映在肉体的交感中心，因此，肉体意识同时接受星光界和物质界的印象，而且往往几乎不加以区分。事实上，在该根族的早期，以及在雷姆利亚根族中（Lemurian race，译者注：第三根族），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远远大于脑脊神经系统（或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因此星光经验比肉体经验更突出。但从那以后，脑脊神经系统已经成为肉体意识的主导机制，因此，人类越来越关注物质层面的体验，因为它们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持久。因此，交感神经系统作为印象的传播者的作用已经逐渐退后，它现在的任务是以非自愿的方式行使许多身体功能，而人不需要关注这些功能，因为人的生活是思想、情感和灵性，而不是身体。

因此，反对使用药物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们破坏了身体的健康工作，使交感神经系统再次进入它不应该有的突出地位，而且即使从达到的所谓神通力量的角度来看，它们只是重新唤醒该系统，并再次将来自星光界的不加区分的印象带入身体意识。这些印象一般来自星光界的低层次，那里聚集了所有与激发低级激情和冲动有关的星光物质和元素精华。有时，它们来自稍高层次的感性愉悦区域，如大仲马著名小说中基督山伯爵的幻觉，或德昆西（De Quincey）的《一个吃鸦片的人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Opium Eater）中所描述的那样；但这些感觉并没有比低层次的好多少。

所有这些都完全违背了为人类制定的进化计划。我们注定都是朝着展开灵视和其他类似的能力发展，但不是以这种方式。首先，应该发展星光体和思想体，使它们成为自己层面上意识的明确载体；然后才是唤醒以太体中的脉轮，通过这些脉轮，通过这些高级身体获得的宝贵知识可以被带入物质层面的意识。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只能在真师的建议下进行；请记住，在《在真师膝下》中，老师说过：“不要渴望神通”。

所提到的第三种开发神通的方法是通过使用咒语。术语“咒语”适用于某些在冥想

或仪式中使用的有力量的词语，并经常反复使用。正如《圣事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Sacraments）中所解释的那样，在基督教和东方的仪式中都可以找到这些词语。在许多宗教中，声音被这样利用，并与图片、符号、标志和手势相关联，有时还与舞蹈相关联。

用来描述第四种方法的术语苦行（tapas），常常与极端禁欲甚至自我折磨的想法联系在一起，如一直伸着手臂直至它萎缩，或躺在满是钉子的床上。这些练习当然可以发展意志，但发展意志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这些哈达瑜伽做法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使肉体对人类的服务毫无用处，而为人类的服务对真师的工作来说是高于其他一切的。在处理由自然和业力带来的艰难困境时，意志可以得到同样有效的发展；没有必要制造麻烦。

在《薄伽梵歌》中，克里希纳强烈反对这种迷信。他说：“那些做经文中没有规定的严厉苦行的人，被虚荣心和利己主义所束缚，被欲望和激情的力量所驱使，没有智慧，折磨着构成身体的聚合元素，也折磨着住在身体内部的我——要知道，这些是阿修罗的决心。”²这种荒谬的行为不可能是真正的苦行。Tapas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热”，当它被应用于人类行为时，最接近的英语对应词也许是“努力”。教义中关于它的真正含义似乎是：“为身体做你知道对它有益的事，不考虑单纯的舒适。不要让懒惰、自私或冷漠阻碍你做你能做的事情，使你的性格体在它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做的工作中健康和有效”³ 克里希纳在《薄伽梵歌》中说：“对神灵、长者、老师和智者的尊敬、纯洁、正直、节制和无害是身体的苦行；话语真实、愉快和有益，学习圣言是语言的苦行；开朗、平衡、沉默、自我控制和忠于自己是心灵的苦行。”¹ 这些话语是由一位被大多数印度人视为最伟大的神性化身的人所说的，显然没有教导那些我们有时会看到的悲惨可怕的发展形式。

正如《瑜伽经》和其他同类高度的作品一样，《金色律法之书》提倡的是第五种方法，即入三摩地（samādhi，又译：入定，心神合一），在这之前有专注（dhāraṇā）和禅定（dhyāna）两步。然而，这些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单字往往不尽如人意；梵文词语在历代流传下来的时候，已经获得了惊人的复杂性，增加了许多细微的含义，这些含义在任何现代英语表达中都找不到。真正理解它们的唯一方法是在古籍的背景下研究这些术语。

神通可以分为两类，不仅是高级和低级之分，而且是能力和力量之分。世界通过感官，通过我们的视觉、听觉和其他能力作用于我们；但我们也作用于世界。这种双重性也适用于超物质的互作用。我们通过新展开的星光体和思想载体的力量接受印象；但我们也可以通过它们采取行动。在印度教书籍中，通常会提到八种神通：(1) 变小（animā），使自己处于一个原子的位置，变得如此之小，以至于能够处理那个微小的东西；

² 《薄伽梵歌》第七节，5-6

³ 见《皇道瑜伽》，欧内斯特-伍德著（Raja Yoga, by Ernest Wood），第18页。

(2) 变大(mahimā), 有能力变得巨大, 以便处理巨大的东西而不吃亏; (3) 变轻(laghimā), 有能力变得轻如鸿毛; (4) 变重(garimā), 变得像任何东西一样密集和沉重; (5) 神游(prāpti), 伸展的力量, 甚至远至月亮; (6) 愿不落空(prākamya), 实现所有愿望和欲望的意志力; (7) 创造力(iśhatwa), 控制和创造的力量; 以及(8) 指挥力(vāshitwa), 统御万物的力量。这些被称为“伟大的力量”, 但也提到了其他的力量, 如身体的稳定和光辉, 对感官和食欲的控制, 美丽和优雅, 等等。

我们这些后世的学生从一个完全不同于几千年前的印度作家的观点来处理所有这些问题, 所以有时我们很难理解它们。我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 我们所经历的科学训练使我们在思维层面觉得有必要对我们的知识进行分类。每个人都努力为自己建立某种事物的图表, 无论它多么粗糙, 当任何新的事实呈现在他面前时, 他都试图在他的图表中为它找到一个位置。如果它适合自己的图表, 他就接受这个事实; 如果他不能使它适合, 他就很可能拒绝这个事实, 即使它可能有最重要的证据。虽然有些人似乎能够很愉快地持有相互矛盾的信仰, 但也有一些人做不到这一点, 而且对他们来说, 重建他们的思想大厦以接受一个新的事实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以至于他们经常为了图方便用忘记或否认这个事实来避免这种痛苦。在我看来, 古代的印度人似乎已经把他们的观察编成了目录, 并让它们如此——没有作出特别的尝试要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 或按它们发生的层面或它们所需要的那种能力进行分类。

我们不难认识到以上列举的神通中的第一和第二种力量; 它们是改变意识焦点的例子; 我们有时称它们为放大和缩小的力量。它们意味着使意识适应它必须处理的对象——这对训练有素的奥义者来说并不困难, 尽管在物质层面上不容易准确解释是如何做到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提到了随意变轻或变重的可能性; 这是通过理解和使用与引力相反的排斥力而实现的。我不太确定第五种; 它可能只是指在星光体中旅行的能力, 因为月亮表明了星光界旅行的极限; 但我更怀疑它是指通过意志的努力在远处产生一个明确的结果的能力。第六和第八种只是意志力的发展, 尽管是非常了不起的发展; 第七种也是如此, 只是增加了使物体非物质化和恢复物质化所需的特殊知识。在这些神通中, 似乎根本没有直接提到灵视, 无论是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的灵视。

需要注意的是, 《寂静的声音》并没有说要完全忽视低级的神通, 即那些属于星光体和思想体的神通; 它只是指出与它们有关的严重危险。我们将在后面的篇幅中处理这些问题, 因为要爬梯子的人必须踏上每一节横杆。

想听到无声之音, 并懂得它的人, 必须学会专注一心。

对此, 有两个脚注, 内容如下:

Nāda “无声之音” 或 “寂静的声音”, 直译的话, 这或许应为 “灵性之音的话语”, 因为梵文中的 Nāda 与 森札尔语 (Senzar) 中的一词相同。

专注 (Dhāraṇā) 是一种强烈而完美的心智集中，专注于某个内在对象，同时完全从外部世界或感官世界的一切中抽离。

这里被翻译为专注的词来自词根 dhri，即持有。dhāraṇā 这个词，最后的元音很短，一般意义上指持有或支持，但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特殊的阴性含义，最后的元音很长。它作为一个技术术语，表示心智的集中或把持。

在一些地方，它被描述为一种对特定思想或对象的思考或停驻，在印度教书籍中说，除非首先练习专注，否则冥想和沉思不会成功。很明显，当心智对身体、星光体和低级思想体的呼唤作出反应时，它不可能听到自我试图从自己的更高级层面传递给性格体的信息。

集中注意力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所选择的对象上，而不是放在低级载体的不安活动上。通常从简单的事情开始练习专注。有一次，一些人来到布拉瓦茨基夫人面前，问她应该对什么进行冥想。她把一个火柴盒扔在桌子上，说：“冥想这个！”这让他们有些吃惊，因为他们本以为她会告诉他们冥想“无上我”或“绝对的存在”之类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集中应该在不影响身体的情况下进行。贝森特博士告诉我们，当布拉瓦茨基夫人第一次指导她尝试时，她开始时非常紧张；但她的老师打断了她，说：“亲爱的，不要用血管进行冥想！”

所需要的是保持心智的安静，使人完全平静地关注思考的对象，就像看表上的时间一样，不同的是要在规定或决定的专注时间长度内一直进行下去。人们经常抱怨冥想会导致头痛和其他疼痛；不应该有这样的结果；如果他们注意保持身体的平静，没有任何形式的紧张，甚至没有眼睛的紧张，他们可能会发现他们专注起来会更容易，更成功，而且没有身体的麻烦和危险。关于这个题材有很多书，其中有些书提供了非常危险的建议。任何希望获得这方面进一步信息的人都应该阅读伍德教授的《专注——实用教程》(Concentration—a Practical Course) 一书。贝森特博士写道：“此书中没有任何东西，在实践中会对追求专注的人造成最小的身体、思想或道德上的伤害。”

在她的脚注中，H. P. B. 将专注与高级思想层面联系起来，因为她说心智必须固定在一个内在对象上，并从感官世界中抽离出来；也就是说，从物质、星光和低级思想世界中抽离出来。这是为已经踏上圣道的人提的建议，他们的目标是涅槃界或神我界(ātmic)的三摩地。但是，专注、冥想和沉思这三个术语也可以通俗地使用。将自己的思想固定在一段经文上，这就是专注。从各种可能的角度来看待它，并试图穿透它的意义，达到一个新的和深刻的思考，接受一些关于它的直觉之光，这就是冥想。将自己的注意力稳定地固定在所得到的直觉之光上，这就是沉思。沉思被定义为专注于你的思想或冥想的最高境界。对东方的学生来说，通常是用一些简单的外部物体开始练习，然后从那里向内或向上将思想提升到更高的对象。

第32章

实相的杀手

在对感知对象漠不关心之后，学生必须寻找感官之王，即唤醒幻觉的“思想制造者”。

心是实相的大杀手。

让弟子杀死这个杀手吧。

这指的是在练习专注时必须做的事情。在印度教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中解释说，在集中注意力之前，练习的学生必须把他的注意力从感觉对象上移开；他必须学会不注意可能出现的任何现象或声音；他必须不被出现在他视野中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所吸引，或影响他的触觉。然后，他将准备好观察在头脑中产生的想法和感觉，并处理它们。

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在大多数人身上，思想体和星光体处于持续的活动状态，充满了漩涡，在真正取得进展之前必须消除这些漩涡。正是这些漩涡造成了大量的幻觉，困扰着普通人，使他很难对任何事情有一个真实的看法。商羯罗的学派的一个公理是：就像肉眼在稳定时才能看清事物，但在转来转去时却看不清一样，同样，心在静止时才能清楚地理解事物。但如果它充满了涡流，它们肯定会扭曲视觉，从而产生幻觉。

心被称为感官之王。有时它被说成是它们中的一个，如在《薄伽梵歌》中：“我自己的一部分在生命世界中变成了一个不朽的精神，在它周围生出感官，其中“心”是第六个，被物质所遮盖”。⁴

心确实是一种感官，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纠正了五种感官提供的证据，也展示了它们无法触及的物体的存在；例如，当一个影子落在你的视野中，你可以推断出有人在那里。

心是什么？为什么必须由慕道者如此严肃地对待？帕坦伽利将瑜伽练习定义为 chitta-vritti-nirodha，即克制（nirodha）心灵（chitta）的漩涡（vritti）。在吠檀多教派中，或者说在商羯罗（Shrī Shankarāchārya）的学派中，antahkarana（译者注：直译为“内部器官”，通常译作“彩虹桥”）这个词并不像我们通常使用的那样，而是表示最完整意义上的心。在这个学派里，心是指最内在的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整个内部器官或工具，并且总是被描述为四个部分：“我的制造者”（ahamkāra）；菩提（buddhi）：洞察力、直觉或纯粹的理性；思想（manas）和对物体的分别（chitta）。

⁴ 《薄伽梵歌》，10p. cit., v, 7.

西方人通常把最后两部分称为他的“心”，它具有抽象和具体的思维能力；当他想到其他过程时，他把它们想象成高于心灵的东西。

证道学者应该在这四种吠檀多派的划分中认识到他自己熟悉的神我、菩提、心智（ātmā、buddhi、manas）和低级心智。布拉瓦茨基夫人称低级心智为爱欲心智（kāma-manas），因为它是心智与欲望一起工作的那部分，因此对物质对象感兴趣。爱欲不仅应被视为与低级的欲望和激情有关，而且也是指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任何种类的欲望或兴趣。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三重高等自我不过是单一体和低级自我之间的“心”（或内部中介）。它已经成为一个四重体，因为心智在人有化身期间是双重的。

高等自我的三个部分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意识或心的三个方面；它们都是认知的方式。神我（ātmā）不是自我（Self），而是认识自我的意识；菩提（buddhi）是这个意识通过自己的直接感知认知形式中的生命；心智（末那，manas）是同一个意识向外对物体世界的观察，爱欲心智（kāma-manas）是这个心智浸入物质世界并受其影响的一部分。真正的自我是“单一体”（Monad），它的生命是比意识更伟大的东西，它是这个完整的心——即高等自我——的生命。因此，帕坦伽利和商羯罗相当一致：分别心（chitta）、爱欲心智（kāma-manas）、低级心智，是实相的杀手，必须被杀死。

现在证道学者称为星光体的必须包括在印度的“爱欲心智”或“分别心”的概念中。布拉瓦茨基夫人也谈到了心的四个部分。首先是光明心智（manas-taijasī），光明的或被照亮的心，它是真正的菩提，或者至少是人的心智与菩提融合时的状态，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然后是真正的心智，即高级心智，是抽象思维的心。然后是彩虹桥（antahkarana），这个术语被布拉瓦茨基夫人用来表示在有肉身期间高等心智和爱欲心智之间的联系或渠道或桥梁。最后是爱欲心智，在这个理论中，它是性格体。

有时她把“心智”称为“天上的自我”（deva-ego），或神圣的自我，区别于性格体的小我。高等心智是神圣的，因为它有积极的思想，也就是创造力（kriyāshakti），即做事的力量。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思想的力量完成的；雕塑家的手并没有做工作，而是由思想的力量指导这只手做工作。高等心智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一个积极的思想者，使用它自己的生命品质，从它的内部发光；这就是神圣（devine）这个词的意思，来自于神（div），发光。但低级心智只是一个反射器；像所有其他物质的东西一样，它没有自己的光；它是光通过的东西，或声音通过的东西——仅仅是角色，一个面具而已。

在证道学著作中，彩虹桥通常被认为是高级自我（或神性自我）与低级自我（或性格体自我）之间的联系。低级自我中的分别心使它受到事物的摆布，因此，我们在尘世的生活可以比作一个人在漩涡中挣扎着游泳的经历。但人在死后迟早会有一段在天界生活的时间。这个人一直在水中打转；他已经见识了很多东西；但是他没有以平静、稳定的心来看待这些，而是以爱欲心智来思考这些东西；因此他没有理解它们对灵魂的意义。但在天界里，自我可以将彩虹桥扩大，因为现在一切都很平静了；没有新的经验可供收集。旧的经验可以被悄悄地翻开，并在上面停驻，而它们的精华，被向上吸收到神圣的

自我之中，因为人对这些感兴趣。所以，很多时候，自我真正开始他的个人生命周期是在进入天界的时候，而在其收集材料的在世时期，对性格体的关注是最少的。

在这种情况下，心智的彩虹桥部分（布拉瓦茨基夫人的分类）在天界生活之前的功能很小。但如果一个人要在肉身生活期间成为星光界和思想界的专家，他必须通过专注的练习，将更高自我的积极力量通过彩虹桥带下来，从而使自己对自己性格体完全做主。换句话说，他必须清除星光界和思想界的漩涡。一个在某些方面是天才的人，可能会发现很容易将巨大的注意力运用到他的特定工作上，但是当他放松下来时，他的普通生活很可能仍然充满了这些漩涡。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的目标是完全摧毁这些漩涡，从而梳理出低级心智，使其在任何时候都成为高级自我的冷静和顺从的仆人。

这些漩涡可能而且确实不断地固化为永久性的偏见，并使物质发生淤塞，就像思想体上的疣子。然后，如果这个人试图通过身体的这个部分看出去，他就无法看清楚；一切都被扭曲了，因为在这一处，思想物质不再是活的和流动的，而是停滞的和腐烂的。治疗它的方法是获得更多的知识，让物质重新运动起来，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偏见就会被冲刷掉和化解。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心成为实相的大杀手，因为通过它我们看不到任何事物的真实面貌。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能够分辨出的图像，而一切都必然被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些思想形状所染色。我们会注意到，两个有先入为主想法的人，看到同样的环境，并同意实际发生的情况，却会从这些情况中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种事情在每个普通人身上一直在发生，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多么荒谬地扭曲了事实。弟子必须克服这一问题；他必须“杀死杀手”。他当然不能摧毁他的心智，因为没有它他就无法生存，但他必须支配它；它是他的，但它不是他，尽管它试图让他认为它就是他。克服它的游荡的最好方法是使用意志；思想体对你的做法就像星光体一样，星光体总是试图说服你，它的欲望是你的；你必须以完全相似的方式对治它们两个。

即使在充满偏见和错误的心灵漩涡消失后，仍有许多幻觉存在。将梵文的无明（avidyā）翻译成无知，不是最正确的，尽管它被普遍接受。梵文中经常有一些微妙的含义，很难用英文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所要表达的不是无知，而是无智。一个人可能拥有大量的知识，但却没有智慧，因为知识关注的是事物及其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关系，而智慧关注的是体现在这些事物中的灵魂或意识。聪明的政治家了解人民的心；聪明的母亲了解她孩子的心。无论一个人对事物的了解有多深，如果他只有物质的眼光而没有生命的眼光，那么他实际上是无智慧或无明。布拉瓦茨基夫人说：“通常，智力是以牺牲智慧为代价的”。然后，从这种无智慧或无明中产生了对灵性进步的其他四个巨大障碍，加起来总共有五个，这被称为五种烦恼（kleshas）。

如果“无明”是第一个障碍，那么第二个障碍就是“我执”（asmitā），即“这是我”的概念，或者一位真师曾经称之为“性格体自我”。性格体通过生命发展成一个相当明确的东西，有确定的物质、星光和思想形式、职业和习惯；如果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那也无可非议。但如果它能说服内住的生命认为他就是性格体，人就会开始为它的

利益服务，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自己灵性目的的工具。

由于这第二个错误，人们寻求无度的财富、权力和名声。当一个人看着他的乡村别墅和城里的房子，他的游艇和汽车，他的农场和工厂，他骄傲地膨胀，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因为他是这些东西的主人；或者他听到他的名字挂在每个人的嘴边，觉得成千上万的人都在用赞美的眼光看待他（甚至是谴责的眼光，因为恶名往往让那些无法获得美名的人欢心），他认为自己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这就是“性格体自我”，是世界上最大的迷信之一，也是一个人和所有人的巨大麻烦来源。灵性的人，与此相反，如果他能成为自己的手和大脑的主人，他会认为自己很幸运。他希望在自己的心中持有成千上万人的形象，以便他能帮助他们，而不是为自己的形象在他们的心中被增倍和放大而感到高兴。因此，性格体自我是高级自我使用性格体的最大障碍，因此也是灵性进步的最大障碍。

第三个和第四个障碍可以放在一起。它们是贪爱（rāga）和嗔恚（dwesha），喜欢和不喜欢，或吸引力和排斥力。这些也是来自于这个相同的性格体自我。它不应该表现出自己的好恶，这是不恰当的；就好像一辆汽车有自己的话语权，当它的主人开过一条破路时，它发出极大的不满，或者当他开过一条好路时，就发出愉悦的声音。这条路对汽车来说可能是一条坏路，但从司机的角度来看，有一条路是件好事，因为他想去某个地方，如果没有路，这将是一件难事。有我们的扶手椅、火炉、电灯和暖气是很好的，但想取得进步的人必须走进新的国度，有时是物质方面的，但总是在思想和感情方面的。人们喜欢那些与他们固定的便利和习惯相一致的东西；任何扰乱这些便利和习惯的东西都是“坏的”；任何与之相适应并加强它们的东西都是“好的”。这样的人生观与灵性进步不协调；当舒适到来时，我们不拒绝，但我们必须学会对它无动于衷，随缘；这种对喜欢和不喜欢的强调必须消失，而更高的自我对好与坏的冷静判断必须取代它。

第五种障碍是“有执”（abhinivesha），是前两种障碍的结果，是在固有的、既定的某种形式或生活方式中活着，依附于它或性格体的状态。由此产生了对“老”和“死”的恐惧——这些对真正的人本身来说是不存在的，但迟早会降临到性格体上。真正的活死人的生活可能来自这第五种烦恼；人们浪费他们的青春来为年老时的舒适和安全做准备，然后又浪费他们的生命来寻找他们失去的青春，或者害怕使用他们的身体，以免他们耗损。他们就像一个人买了一辆漂亮的汽车，坐在停在车库里的车子中，享受他的新财产，但不让自己把它开到路上，以免它被弄坏。我们的任务是做高等自我想要的东西，并且在必要时完全愿意为他服务而牺牲。

所有的漩涡都来自这五种障碍。专注和冥想是完全驱除它们的手段。当爱欲心智不再向下堕时，心智可以向上转，成为光明心。

与这种性格体自我有关的另一个梵文词是“慢”（māna），有时译为骄傲，但也许用自负来表达更好。这个词根出现在“应化身”（nirmānakāya）一词中，意思是超越这种幻觉的存在——nirmāna。布拉瓦茨基夫人说，有三种投生方式或化身模式：第一，

下凡(avatāras)的化身，指那些从更高的境界降临，比我们先一步进入下一个进化圈的生灵；第二，那些普通的化身，指一个人通过星光界和思想界，然后获得一个新的身体；第三，应化身(nirmānakāyas)，他们不间断地投生，有时可能只隔几天。在《秘密教义》中，她说红衣主教库萨（库萨的尼古拉，Cardinal de Cusa）就是这样的例子，像哥白尼（Copernicus）一样，他很快就重生了。她说，这种快速重生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她把这些人称为“圣人”（adept），不是像我们现在使用的那样，而是指他们在星光界和低层思想界是圣者或高手；她说他们有时在降神会上充当灵体，他们特别受到“暗影兄弟”的反对，可能是因为他们为自己和整个人类取得的进步。

她解释说，有两类应化身：那些已经放弃天界的人，如上所述的两位，以及那些在较晚和较高阶段放弃无上涅槃的人，以便留下来帮助世界的进步。现代证道学文献将“应化身”这一术语限定为后一类，但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低级别的一类。杀死杀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五种障碍，并成为高我的仆人，在他身上只有有利于高我的目的的东西。他的彩虹桥扩大了，所以在他的肉体生活中时，他与高我完全接触，而这个自我一直在获取它所需要的东西；蜜蜂可以在它愿意的时候去采蜜，因为没有风暴肆虐；当肉体死亡时，性格体的微妙部分可以在下一个化身中再次使用，因为它没有充满代表顽固欲望和僵化意见的漩涡，以及自私的感情和思想习惯。

第33章

真实与虚幻

当他看到，他自己的形象是虚幻的，就像他在梦中看到的所有形象一样；当他不再听到多种声音时，他可能分辨出“唯一”的声音——内在的声音杀死了外在的声音。

利比德：——东方哲学中经常使用做梦和清醒的比喻。它有其用处，但我们必须注意，不让它使我们陷入误解。当我们从一个普通的梦中醒来时，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感官被欺骗了。我们当时认为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但当我们从对灵性现实的感知中醒来时，情况是不同的。我们在更高更广的生活中醒来；我们第一次察觉到我们迄今为止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但完全未被察觉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此之前的生活只是一种无用的欺骗。对更高层次事物的觉醒使我们以前的思想状态显得不理性，但毕竟只是相对而言。我们在那时根据我们那时的悟性行动，根据我们所拥有的信息行事；现在有了这么多的信息，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行动路线都完全改变了。

甚至吠檀多派也不否认，我们这个物理层面的梦境对导致觉悟有其价值。一个人可能会梦见一条蛇在威胁他，并因此感到非常惊恐；最后在梦中，蛇攻击了他，他被吓醒了，发现整个经历都是幻觉，他感到非常欣慰。然而，正是这条虚幻的蛇的攻击使他觉醒并进入到更真实的生活。同样，在《薄伽梵歌》中，克里希纳告诉他的学生，智慧胜过世俗的物品，因为“所有行动在智慧中达到顶峰”。⁵ 这位伟大的导师并没有贬低行动的生活，而是最大限度地鼓励行动；但他说，人不应该执着于行动和作为行动对象的事物，而只应该寻求从行动中获得智慧。正是在智慧中，人有着自己真正的存在，因为他是逻各斯的一部分。如果他听从智慧的声音，他将越来越成为自己和自己生活的主人；内在的声音将因此制止指导普通人狂热活动的外部喧嚣。

诚然，一个人应该停止把注意力放在围绕和影响他的许多事物上，而应该把注意力转向所有这些事物的唯一见证者；但在他完全履行了他在外部世界的使命之前，他并不能完全自由地这样做。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无论他的职责是什么，都可以把他的感情倾注在灵性的高度，而不是在尘世的东西中。但是，在他满足了前世或今生早期的业力要求之前，他可能无法自由地将他的整个生命投入到更高的工作中。他当然可以感觉到不执着的离染之心（vairāgya），但当任何物质界的职责对他来说仍然存在时，他必须对它们保持足够的兴趣，尽可能完美地完成它们。

如果他对解脱的渴望足够强烈，除非他的业力在他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些不可逾越的障碍，否则他可能会发现，自由之路很快就会在他面前打开。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⁵ 《薄伽梵歌》，第四章，33

我收到了来自真师的一条信息，为我提供了某些机会，我非常感谢地接受了。但是，如果这个恩典的提议早一点提出，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那时是不自由的；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在我身上，我不可能忽视。

离染有两个部分：有低级的（apara），以及高级的（para）。

放弃对外部事物的执着有三个阶段。首先，人对那些曾经给他带来快乐的东西感到厌倦，但他对自己厌倦这些东西感到遗憾；他仍然希望享受这些东西，但他不能。然后，由于这种想要满足的感觉，他在其他地方寻求满足。最后，当他清楚地瞥见更高尚的东西时，他的灵性欲望被唤醒了，这些东西对他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他不再考虑其他东西。或者，当他得知高尚事物的存在并决定追求它们时，在第二个阶段，他要么让自己观察低级事物的缺陷，以便对它们产生一种人为的厌恶，要么他把自己的意志固定在拒绝它们的吸引力和饿死它们的欲望的坚定决心上。最后，就像前一种情况一样，也许只有在多次反复之后，这个人看到了更高尚的东西；他听到了内在的声音，它杀死外在的声音。于是，他有了更高的不执着。

在斗争的中间阶段，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人对以前使他快乐的东西怀有一种积极的厌恶；这通常是一个迹象，表明他刚刚摆脱了它们的束缚，他仍然害怕它们的吸引力；他觉得他有可能因接近它们而被玷污，所以他畏缩并避免它们，或者他攻击它们并试图以不合理的激烈方式破坏它们。第二阶段的所有这些不同行为都是低级的不执着的形式。

只有那时，而非此前，他才会离开虚假的不实之地，来到真实的恒在之国。

让我们在这里注意不要误解。许多人认为这段话意味着较低层次的境界只是幻觉，但这绝不是H. P. B. 的本意。我已经写过关于真实和虚幻，并解释了每个层面对在其中运作的意识来说都是真实的。事实是，除非一个人能够听到内在的声音，并从更高层次的角度来看待生活，否则他就无法真正掌握隐藏在我们周围所有这些复杂的表现形式背后的真理。

在灵魂能够看见之前，必须达到内在的和谐，让肉眼对一切幻象视而不见。

在灵魂能够听见之前，人必须对咆哮和低语同样充耳不闻；既听不见大象的吼叫，也听不见金色萤火虫的轻盈振翅声。

在灵魂能够理解和记住之前，她必须与无声的语者合一，就像陶土被塑之形状首先要与陶匠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一样。

内部的和谐是指自我和他的各个载体之间的和谐，当然，也包括这些载体之间的和谐。在普通人中，星光体和思想体之间，在欲望和思想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而这些身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与自我相协调，也没有准备好作为他的载体。性格体必须被净化，

它与自我之间的通道必须被打开和拓宽。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性格体从它自己非常有限的观点来看待一切和所有人。自我不能看到真正发生的事情；他只感知到性格体中扭曲的画面，这就像一个相机，有一个有缺陷的扭曲了光线的镜头，以及有缺陷的胶片，使结果变得模糊、不清晰和不均匀。

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多数人中，自我不能从性格体中得到任何满足，直到它进入天堂世界。自我知道真假，当他看到真时，他能认出真，拒绝假；但一般来说，当他把目光投向性格体时，他发现不相干的思想形状是如此疯狂的混在一起，以至于他不能分辨出任何明确的东西；他绝望地转身离开，并决定等待在天界的宁静中，再试图从这团乱麻中挑选出真理的碎片。在那些更平静的条件下，当上一世的情感和思想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来，并在那个世界的生动的光线下呈现时，它们被清晰地检查，渣滓被扔掉，财富被保留。弟子必须在肉身中时，通过净化性格体并使其与灵魂和谐来努力实现这一条件。

个人错误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假设一只虫子、一只鸟、一只猴子和一个旅行者同时看一棵树。虫子会认为它是食物，鸟认为它是房子，猴子认为它是体育馆，人认为它是一种伞；他们看到的图像都会彼此不同，而且与树对自己的概念也不同。

看是指向外看，听是指来自内心的东西。如果他要听那寂静的小声音，人必须变得安静才行。专注将产生这种安静。如果灵魂要准确无误地听到内在的声音，外在的人必须不被一切外在的事物所动摇——无论是生活中冲撞他的巨浪的喧嚣，还是柔和的涟漪的微妙杂音。他必须学会非常安静，没有好恶。

除非人完全愿意接受直觉作为最好和最应接受的指南，不将他的个人欲望夹杂在其中，否则他几乎不可能求助于直觉。如果一个人想问直觉对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希望答案是这样或那样的，这种做法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除了在罕见的情况下，当直觉异常强烈时，只有当个人的好恶不再存在时，当外部世界的声音不再能指挥他时，一个人才能听到内心的声音，这应该是他永不出错的指导。

在灵魂能够完全理解所有来自外部的教导和来自内部的直觉之前，必须发生另一个协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心智逐渐变得与意志相应，而意志则在他的生活指出方向。

意识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在试用期间，人的最高意识在高层思想层面上工作；在第一次入道之后，直到第四次，它在菩提界稳步攀升；在这个阶段结束时，它进入到神我或精神层面。这时他已经与意志结合，意志是命运的指导者和控制者。当他处于中间阶段时，他可能会说：“你的意志，而不是我的，将被执行”，但现在他说：“你的意志和我的意志是一体的”。就像陶器的形状首先在陶工的头脑中，同样，人类的根族的模子在摩奴的头脑中，他从更高的层次收到了这个设计，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成就目标已经由单一体标记出来，然后由他内心的精神原则带入有意识的人的进化生活中。

因此，在这三节文字中使用灵魂这个词是有原因的。踏上进步之路的是灵魂，而不

是性格体。在圣路的前半段，它与菩提越来越完全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灵性灵魂，即光明心智（manas-taijasī）。但所有的工作都是在神我的指导下完成的，即寂静的声音。

第34章

警告的声音

只有这时灵魂才能听见，并记住。只有这时内在之耳才能听到——

寂静的声音，

它说：

如果你的灵魂微笑着沐浴在生命的阳光中；如果你的灵魂在肉体和物质的蛹里歌唱；如果你的灵魂在幻觉的城堡里哭泣；如果你的灵魂挣扎着要摆脱连着它与真师的银线，那么，弟子啊，你要知道，你的灵魂属于尘世。

利比德：——在奥义书籍中，我们经常读到“寂静的声音”的说法，我们经常发现在一个地方所说的与在其他地方的不一致。在学会的早期，我们曾经对它的确切意义感到困惑，试图使它总是意味着同样的事情。经过大量的研究，我们才发现，这个词是泛指。对任何人来说，寂静的声音都来自于比他的现有意识所能达到的更高的部分，而且随着他的进化，自然会发生变化。对那些现在在性格体上下功夫的人来说，自我的声音就是寂静的声音，但当一个人完全支配了性格体，并使它与自我合二为一，使自我可以通过它完美地工作时，它就是神我的声音——涅槃层面的三位一体。当达到这一点时，仍然会有一个寂静的声音——那是上面的层面里的单一体的声音。当这个人将自我和单一体合一，达到了圣人的境界，他仍然会发现有一个寂静的声音从上面下来，但这也许是太阳逻各斯的一个部长的声音，有时被称作行星逻各斯。也许对这个行星逻各斯来说，寂静的声音将是太阳逻各斯本身的声音；即使对太阳逻各斯来说如果有寂静的声音的话，那一定是更高的逻各斯的声音。但谁又能对此说什么呢？

“生命的阳光”是指我们生命中的那些时期，当命运向我们微笑时，一切似乎都是光明和公平的。沉浸在这种快乐中的自我，把它误认为是更高自我的真正快乐，还没有用更高的不执着杀死外在的声音。在《古老的智慧》（The Ancient Wisdom）中，我们的会长解释道：如果一个人觉得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满足他，甚至那些给普通凡人带来最大快乐的东西也不能满足他，他可以通过强烈但平静的意志努力，升华并与更高的意识结合，不受身体的束缚；但这只是针对那些满足第一个条件的人，即除了与更高的意识结合以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他。

人的三个身体，物质体、星光体和思想体，连同它们的习性构成了性格体，实际上是一个蛹。在这个蛹里，蝴蝶正在逐渐形成。在我们目前的毛毛虫状态下，灵魂必须在身体和世界中；但灵魂不属于身体和世界；它不能接受这种生活为自己的生活，而必须认识到它是独立于各个载体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小心，不要误解。灵魂在其上升的道路上感到高兴，它应该微笑，它应该在蛹内唱歌，这的确是好的，甚至是必要的；

这没有什么坏处，甚至有很多好处。它不能做的是，因为蛹而歌唱，或者因为在外壳上发生的任何事情而歌唱。灵魂在它的幻觉的城堡里哭泣是不对的，大错特错，因为忧郁和悲伤总是不对的。但这虽是事实，并不是这里的意思。无著试图用他优雅的诗意语言告诉我们的是，灵魂既不能因为与蛹，或城堡或任何外部形式有关的任何事情而高兴，也不能因为它们而悲伤；它必须对这种形式漠不关心，不受发生在它身上的事情的影响。如果它不是无动于衷，它仍然属于凡世，仍然与这个低级世界纠缠在一起，所以还没有准备好获得完全的自由。

在我们周围，永恒的变化正在发生；但灵魂必须在它的道路上前进，不受变化的影响，因为受这些外部事物的影响显示出软弱。记住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中是如何写的：

我见过往昔的壮观与繁华
被时光的毒手损坏、埋藏；
我见过高耸的塔楼倾塌
坚硬的铜器毁于浩劫之下；
我见过贪婪的海洋
向岸上的陆地扩张，
坚实的土地又侵蚀大海，
事物之间此消彼长；
我见过这些交替变化的景况，
一切都互相混淆直至衰亡；
事物的毁灭教我沉思默想，
时间将会把我的爱夺走。
像死亡一样别无选择
在失去的畏惧中哭泣地接受。

既然铜，石，陆地，无边的海洋，
都抵不住死亡之毁灭的暴力，
对于荡涤一切的狂暴，
一个柔弱的美人，恳请又能怎样？
她的抗争，并不比花草更有力量；
夏天芬芳的气息，怎么能持久，绵长，
去突破岁月的围困，历经风霜，
哪怕坚不可摧的石头，也不那么硬，
纵然是钢铁的门，也难耐沧桑。

但时间确实是有志之士的朋友，因为恰恰是更精细、更高级、更内在的东西最不受时间的摧残。这个真理是奥义主义者在一定的经验和知识基础上学到的，所以外界事物的变化最终不会给他带来任何麻烦。

银线——纯洁的象征——将灵魂与更高的自我联系在一起；灵魂与身体、情感或思想的不纯洁所产生的每一次交流，都是摆脱银线的挣扎，都是忽视那寂静的小声音的诱惑。

布拉瓦茨基夫人添加了以下脚注：

“伟大真师”是弟子（disciples or chelas）用来指一个人的“更高的自我”的术语。它相当于观世音（Avalokiteshvara），与佛教奥义派的本初佛（Adi-Buddha）、婆罗门教的“神我”（ĀTMAN）和古代灵智派（Gnostics）的“基督”（CHRISTOS）相同。

这里的灵魂指的是“人的自我”或者“心智”（Manas），这在我们的奥义学人的七重结构中是“人的灵魂”（见《秘密教义》），相对于“灵性灵魂”和“动物灵魂”。

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这里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使用了“真师”这个词，她说这个词是由弟子或学生们使用的。在后来的证道学文献中，这个词专指圣白会中有肉身的成员中，少数接收学生的圣人。这些人的数量很小；似乎每道光上的一位圣人被指定负责这项工作，所有沿着他那条进化之光而来的人都要经过他的手。不允许低于圣人级别的人承担学生的全部责任，尽管那些已经做学生多年的人经常被雇用为副手，并获得帮助和建议有前途的年轻有志者的特权。这些深资的学生正逐渐为他们未来的圣人工作接受培训，他们正在学习从他们的师父手中接过越来越多的日常工作，以便师父可以抽出身来，从事只有他们才能承担的更高的工作。收慕道者为徒的初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深资学生负责的，申请人暂时与这些学生联系在一起，而不是直接与伟大的真师联系。但学生和师父是如此奇妙地融为一体，也许这几乎是“没有区别的区别”。

如果我们稍微研究一下宇宙和人类的各种三位一体，就会更好地理解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这些脚注中使用的术语。在每个人的经验中，都存在着认知者和被认知对象的二元性，看的人和被看的东西的二元性，主体和客体的二元性。这是将经验世界分为两部分的古老做法，即在一般或普通意义上所说的精神和物质。精神或意识和物质是一对对立面——精神是主动的原则，物质是被动的原则；精神有中心但没有周长，物质有周长但没有中心；精神是自我运动的，物质是从外部被运动的。在这二元中，我们也把现实分为神圣的和物质的；自由的和被束缚的；自己发光的和只会反射光的区别。

当人们再仔细观察时，就会发现这两元就像在一个人面前在舞台上表演一样，他们不是许多人认为的第一和第二角色，而是第二和第三角色；因为现在见证他们相互作用的人是第一角色。二号角色（精神）是“被看到的上帝”，但一号角色是上帝，即真正的本我（Self），他是第二和第三角色之间所有相互作用的原因。

在基督教的术语中，基督是被看到的上帝。“没有人在任何时候见过上帝”。⁶然而基督说：“我和我父是一体的。”⁷

⁶ 《圣约翰》，4. 12

⁷ 《圣约翰》，10. 30

这就把我们带到观音 (Avalokiteshvara) 这个词。这个词是由“所观” (Avalokita) 和“神，主宰” (Īshvara) 组成的复合词。因此，它指的是宇宙中精神和物质二元对立中的更高的自我。“在天上有三位，”约翰说：“父、道和圣灵”⁸。道，即逻各斯，即观音，是第二位的。他是基督 (Christos)，是被看见的上帝。这是宇宙精神 (purusha)，区别于物质 (prakriti)。人是看着物质的意识，而这个上帝是荣光的人或宇宙人，是最高主体。分析你自己，你会发现这一点的反映——你内心的上帝。不过，那个被看到的上帝只是见证了真正的上帝，是人与本我的关系，本我是那个既包括主体又包括客体的“我”。

这个“我”不是一个新的主体，见证了旧的主体和客体，将它们放在一起，现在变成了一个新的复合体。它就是“我”——这就是全部能说的。每个有思想的人都可以看他自己的身体，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看他的星光体和思想体，并称它为“它”，也就是说，他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事物。他也可以对他的邻居的意识或主体有一个概念，并推断它与他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意识（包括意志、感觉和思想）具有相同的性质。但在这一点上，他现在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给一个东西起了两个不同的名字，当他在邻居身上看到这个东西时，他把它叫做“你”，但当他在自己身上看到这个东西时，他把它叫做“我”！让他像看待别人一样看待自己之内的意识或主体（全部的），并称它为“你”，把它看作是构成逻各斯的众多的“你”中的一个，就像水滴构成海洋一样，这样他就会准备好超越意识，达到真正的“我”，即看不见的本我或上帝⁹。意识，即“你”，是观音的一部分，是被看见的上帝，是基督，是照亮每一个来到世界的人的光，就像身体是宇宙物质海洋的一部分一样；两者都不是本我。没有人在任何时候见过至高无上的上帝，甚至连圣子也没有见到过。

三位一体被以各种方式考虑：

苏巴-罗 (Swami T. Subba Rao) 对观音的描述如下：“无上梵 (Parabrahman) 本身不能以它的存在形式被看到。逻各斯看到它的时候，它已被蒙上了一层面纱，而这层面纱就是宇宙物质的巨大范围。”他又说：“无上梵一方面作为自我出现，另一方面作为物质/能量之根 (Mūlaprakriti) 出现后，通过逻各斯作为一个能量行动。”所有这些描述的危险性是巨大的；在这个主题中，仅使用“它”这个词就可能使之功亏一篑。必须在自己身上寻求解脱，寻求真理，只有“我是我”才能解开这个谜团，这很容易，但人们不会看到。还有一个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就是反对把“上帝”这个词用在无上梵身上，因为想到“上帝”就是想到“所见”，也就是“观音”；而这个“上帝”毕竟是一个“你”，或者应该说是所有的“你”。

主体或“你”的概念涉及一个时间限制；客体或“它”的概念涉及一个空间限制。

⁸ 《圣约翰》，5. 7

⁹ 这个论点被恩斯特·伍德在其所著的《七道光》第11章中阐述 (The Seven Rays, by Ernest Wood)。

但时间和空间的运动都是一个谜。一些古人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移动，“因为它不能在它所在的空间移动，当然也不能在它不在的空间移动”。但主体可以在时间中移动，客体可以在空间中移动，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无上梵中移动。时间和空间对被正确认知的运动来说都是次要的。¹⁰

“而这三者是一体的。”¹¹ 物质/能量之根（Mūlaprakriti）是宇宙显化之根，基本物质，外部存在，不是无上梵之外的东西，而是相同的，是通过受时间限制的意识看到的无上梵。无上梵超越了那个时间限制，因此看起来是静止的，并由此产生了空间的外观，这是物质/能量之根的特征——实际上是一个空间，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三个时间段内曾经存在或将要存在的一切。宇宙意识，大写的人，也被称为神性的显现（Daivīprakriti），与物质的显现（Mūlaprakriti）相对，是观音，神（Īshvara），或“主宰”或被看到的上帝，与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的无上梵不同，即使无上梵也不能直接看到自己。

在人的意识中的高级三位一体中，有这个伟大的三位一体的反映。因此，布拉瓦茨基夫人说，高等自我，她指的是菩提或直觉的爱，相当于观音。如果在思想上把宇宙实相与神我-菩提-末那（ātmā、buddhi和manas，即人的三种意识模式）混为一谈，就会导致严重的错误，但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类比。伟大的三位一体以各种方式反映在人身上，并以一种形式出现在他意识的三个方面。因此，神我-菩提-末那在其较小的范围内反映了宇宙三位一体的特征。神我是自我的意识，也是意志，它给予自我指导。末那，在另一极，是对世界的意识，它的思想力量完成了我们所有的工作，甚至是通过双手实现的工作也来思想力量。但菩提在这两者之间，是意识的本质，是主体性的本质。因此，更大的三位一体在自我的意识中重现。

在这个具有三重性质的中间成员之外，是在人的单一体，在他身上代表着无上梵，是他真正和绝对的涅槃状态，超越意识。神我是人在涅槃界的虚假和相对的涅槃状态，他最后的幻觉，在第四和第五次入道之间持续存在。“单一体”位于三位一体的意识之上，性格体位于三位一体的外面或下面，它们只在末那的反射中被认识。在圣路的前半部分（从第一次入道到第四次入道），人忙着把自己从这些性格体的限制中摆脱出来，从“它”的幻觉中摆脱出来。在后半段，他致力于把自己从“你”的幻觉中释放出来。

在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注释中，还有一些要点需要考虑。她提到的本初佛（Ādi-Buddha）和神我（Ātmā）需要一些评论，尽管从上面所说的内容来看，灵智派（Gnostics）的基督（Christos）已经非常清楚。婆罗门教的“神我”是佛教徒认为婆罗门教徒认为的意思（也许许多婆罗门教的人错过了他们哲学的真正要点，歪打正着所认为的）；它是佛陀宣布的人的精神/灵性灵魂（spiritual soul），并非完全永久。是的，即使是人之内的基督（高我）也终究是凡人。它美丽而奇妙，远远超出了普通人

¹⁰ 见《七道光》，第八章

¹¹ 《圣约翰》，4. 12.

的视野，但它最终必须放弃自己的生命，与天父合一。它是“你”伪装成灵性人中的“我”——就像在进化的早期，荒谬的性格体，“它”伪装成“我”一样。但当佛陀说婆罗门们对神我的信仰是错误的，正统的佛教徒没有理解真正的婆罗门教思想的高度，特别是商羯罗在这一点上的教导，他在他的“无我”（anātmā）学说中真正与佛陀一致，因为他的神我是指单一体，人的不可描述的无上梵的方面。佛陀看到人们称“你”为“神我”，即本我，并试图将他们从这个错误中解脱出来，所以说他们所称的“我”是有生死的。

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脚注中说，观音与本初佛相同。她在《秘密教义》中对这一陈述做了如下补充：

在秘义佛教中，甚至在显义的北传佛教中，本初佛（Ādi-Buddha），.....是未知的，无始无终的，与无上梵相同，从其黑暗中发出一条明亮的光线。这道光线就是“逻各斯”、“第一”或“金刚总持”（Vajradhara）、“至尊佛”，也叫“多杰羌佛”（Dorjechang）。作为所有密藏的主持，祂不能显现，但将祂的心——“金刚心”，即金刚萨埵（Vajrasattva or Dorjeseempa）送入显现的世界。这就是创造宇宙的第二逻各斯。¹²

在这段摘录中，她清楚地表明，第一和第二逻各斯分别是本初佛和观音，而观音与金刚萨埵相同。因此，当她说他们是一体的时候，只能说她的意思是像基督徒说基督与天父是一体的。我在《内在生活》（The Inner Life）第二节中就这个问题写了如下内容：

关于“本初佛”和“观音”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已经有很多讨论。我没有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些内容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但就我从与该宗教的在世高僧的讨论中收集到的观点来看，本初佛似乎是超人发展的伟大路线之一的顶点——可以称为所有佛的抽象原则。观音是一个属于北传佛教的术语，似乎是佛教徒对他们的逻各斯概念的称呼。欧洲学者将其翻译为“从高处俯视的主”，但这似乎有一点不准确的含义，因为它显然总是显现的逻各斯；有时是一个太阳系的逻各斯，有时比它更高，但总是显现的。我们不要忘记，虽然伟大宗教的创始人看到并知道他们所命名的事物，但他们的追随者通常看不到；他们只有名字，并把它们当作智力游戏，并建立了许多不正确和不一致的东西。¹³

我们已经看到，布拉瓦茨基夫人所说的“高我”是指人内在的菩提，即人的不朽意识的三位一体的中间核心。这是人的智慧，但它是宇宙智慧的反映，没有它就没有人类的智慧。同样地，如果没有本初佛的终极智慧，就没有五智佛（Dhyāni-Buddha）中的观音这个“能量中心”，人类就不可能成佛。因此，圣人乔达摩的觉悟本质上不是一个人变成神，而是一个完美的人类意识与逻各斯的智慧的结合。

第二个脚注中不仅谈到了作为人类灵魂的心智，而且还提到了人类的动物灵魂。这

¹² 《秘密教义》第一卷，624页。

¹³ 《秘密教义》第一卷，169页。

是较低的“心智”，即“爱欲心智”。在它的层面上，居住着动物的群体灵魂，而植物界的灵魂在它之下的层面上，矿物界的灵魂则更低。布拉瓦茨基夫人在书中对灵魂、高我等术语的这些含义保持了完美的一致性。

第35章

自我和全我

当你稚嫩的灵魂倾听世界的尘嚣时；当你的灵魂回应大幻的咆哮时；当你看到痛苦的热泪而惊慌失措时，当你被苦难的呼声震得耳聋时，你的灵魂就像害羞的乌龟一样缩进自我的壳里。弟子啊，你要知道，对于那沉默的神来说，你的灵魂是一个不合格的圣殿。

当你的灵魂变得更加强大时，她会从安全的隐退之地爬出；当她挣脱保护她的圣殿时，她就会伸展银线向前奔去；当她在虚空的波浪中看到自己的形象时，她低声说：“这就是我”——弟子啊，承认吧，你的灵魂已经陷入了妄想之网。

利比德：——在这段话的开头，在“稚嫩的灵魂”这一表述中，我们看到了进化的暗示。在欧洲，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没有想到进化；他们认为世界和其中所有的各种生物都是突然被创造的，他们不认为更复杂的形式是从低级的形式中演变出来的，并将进一步演变为更完美的东西。后来，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生物的物质形态正在经历演变，这种发展被一些人认为是由于内住的生命冲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只是由于物竞天择。

但是很久以前就有一种灵魂进化的理论，它一直是印度教和佛教传统的核心学说，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和轮回说一起，被证道学者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一旦在科学或宗教的基础上确定人的灵魂在身体死亡后仍然存在，进化就被作为人类命运的最合乎逻辑和道德的理论提出来。灵魂为了经验而多次投生，每个人最后不仅成为人类思想或工作的某个领域的天才，而且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为有完全自我觉知的神性做好准备。

在灵魂进化的道路上有两个伟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外行之道（pravritti mārga），第二个阶段是返归之道（nivritti mārga）。在第一个阶段，性格体得到发展，伴随着许多业力的积累，因为灵魂不停地在外部世界寻求满足其众多的欲望。在后一阶段，灵魂逐渐背离世界，面向神性，即它的来源和目标，继续完善自己，以完成“人”的进化阶段。

这第二阶段，即返归之道，分为试炼之路和入道，在《弟子之路》（The Path of Discipleship），《入道》（Initiation），《人之完美》（The Perfecting of Man）和《真师与道路》（The Masters and the Path）中已作了充分描述。这条道路意味着一个自愿进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慕道人刻意训练自己的更高的性格品质；低等生物和在外行之道上的人的进化是不自愿的，他们寻求经验并回应经验，并在没有明确意识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的状态中学习。

在对幻觉这个词的脚注中，布拉瓦茨基夫人称它为大幻（Māhā-Mayā），即客观的宇宙。用于描述外部世界的“幻觉”这个词的含义，已经讨论过了。它与文中提到的“妄想之网”不是同一个概念，正如另一个注脚所说，它是指“我执，性格体的妄想”。

当佛向人们揭示尊贵的八正道，即通往解脱，离苦得乐的实用手段时，他告诉慕道者们必须摆脱的十个枷锁，一一陈述。其中第一个被称为我执（Sakkāyaditthi），即性格体的妄想。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孩子出生时受制于业力，即前世行为的结果。孩子有一个特定的身体，有各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听到了人们对他的评价，并发现了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孩子在这些事情中看到了自己，就像在一面镜子中看到了自己，这是一种象哈哈镜一样的扭曲形象的镜子，有时会在游园会中见到，通过怪异的扁平或拉长的形象来逗乐人们。因此，孩子获得了关于自己的想法——他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是弱小的，还是强大的。在获得教育后，人获得了社会地位、职位或性格，有着医生、律师、家庭主妇——不管它是什么——的身体和思想习惯，从而获得了一个固定的性格体。当人认为自己是这个性格体时，它就有了所谓的“性格体自我”——这与精神病院里那些不幸的人的错觉完全相同，只是他们把自己想象成茶壶、耳膜、北极、伊丽莎白女王和拿破仑罢了。

当然，一套明确的，训练有素的各种身体和性格体，以及有用的习惯，是一件好事，就像一套好的工具，或一辆好的汽车一样。我们不希望有软弱或不伦不类的性格体。但无论我们的性格体有多好，我们都不应该认为它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能够享受我们本具的意志力、爱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同时将其用于我们的目的，用于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灵性生活。我们的性格体不应该把自己当作不朽的东西，并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以抵御会发生在所有物质事物身上的因使用和时间造成的残损。一位中年绅士的儿子自愿为他减轻一些工作，父亲说：“不，不，我的孩子。先用完旧的吧！”性格体必须愿意被使用，适应当下的灵性目的，被磨损——而且必须满足于唯一的回报，即在为住在里面的“自我”服务以后，在身体死后在天界过一段长期和荣光的生活，当然，除了那些放弃这一回报并迅速重生以便为世界工作的真师的仆人。

弟子啊，这个尘世是悲伤的殿堂，在严酷的试炼之路上，一个叫做“大异端”的妄想在沿途设了诱捕自我的陷阱。

物质世界是一个悲伤的地方，这是一个普遍的佛教和印度教思想。大多数人的命运是不愉快的，往往要承受摧人和艰巨的劳作，压迫、疾病、羞辱和恐惧。那些运气好的人可能会说他们从中找到了很多乐趣；但帕坦伽利说：“对觉悟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痛苦。”有很多事情对相对未进化的人来说并不意味着麻烦，如酒、肉或洋葱的气味，工厂的汽笛声或粗俗的音乐，粗俗的礼仪，丑陋的衣服和建筑物，以及其他无数的东西，都会折磨那些更敏感的人。除了这些，还有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的饥饿感，以及当它到手时唯恐失去它的恐惧，还有为周围其他人的痛苦，如果不是为我们自己的话。当然，人一定是疯了，才会抱着这样的枷锁。确实，这个尘世是悲哀的殿堂。想一想，在那些了解更高层面的人看来，它最好的东西也是多么的可怜。

但它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人类使它如此。想一想充斥着自然界的矿物、植物和动物王国的浩瀚生命之海，以及所有这些都是如何因快乐而悸动的。当我们意识到动物并不像人那样“前思后想”，带着痛苦的渴望和恐惧。当它们的战斗正在进行，鲜血和伤痕让人类看得心烦意乱，而动物意识的兴奋度达到了最高点，并经常体验到最大的快乐，即使是诗人笔下的“自然，满嘴是血，爪下无情”的可怕景象，也失去了大部分的恐怖色彩。尘世是只属于人类的悲伤殿堂，人类用他的贪婪和愤怒——这些源于强烈的想象力，滋养着炙热的欲望之火——用无数的恐怖来毒害他的个人和社会生活。

然而，只要征服了自私自利，就能消除每一种恐怖，并向全人类敞开这个世界的欢乐——美、发现、创造性的工作、社会和身体的幸福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深沉的和平。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脚注接着说到：

我取论（Attavāda），即相信灵魂的异端邪说，或者确切地说是相信灵魂或自我与宇宙性的、无限的自我相分离。

巴利文中的Attā相当于梵文的“神我”（ātmā），而vāda是指学说。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神我”教义，是印度教和佛教徒之间的巨大分歧，但事实上，这种区别只是文字上的区别，因为当印度教徒说人的自我或ātmā与宇宙自我是一体的，他的意思不是人们在思考或谈论“我”时通常的意思，而完全是更深的东西，只有高级瑜伽士才能想象。在《须达经》（Shrī Vākya Sudhā）中有一段话警告有志之士，当他重复伟大的宗教咒语“我是恒在”时，他必须注意他所说的“我”是什么意思；它解释说，独立的个性体应该被理解为三重，而这三重中最高者与梵的结合才能称为“你是恒在”。正如已经解释过的，性格体不是“我”，甚至“我”中的“你”也不是“我”，但“我”是与宇宙自我无有区别的东西，在其中“多”和“一”是一体的。佛的教导否认了通常被人们称为“我”，但其实是“你”的永恒性。

像印度教和佛教这样的两个伟大的宗教，被这样一个小小的误解所分开，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也因为这样，现代证道学运动在佛教徒中传播得非常缓慢。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证道学文献，其中“神我”和“自我”这两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这就疏远了许多佛教徒，他们没有花心思去清除我们无意中放在他们面前的这个文字障碍。

无知的弟子啊，这个尘世不过是一个透着微光的昏暗入口，通往真正的光明之谷——那里的光明任何风都吹不灭，那里的光明无需灯芯或燃料。

在这句偈和后来的一些偈中，对自然界的各个层面都有诗意的称呼。如前所述，在东方奥义主义者中，把星光界和低层思想界放在一起是很常见的，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她的教学中也经常遵循这一传统。在这幅“真正的光明之谷之前的微光”的图画中表明了这两个境界的结合。对真正光明之谷的描述表明，它是灵魂和高我的区域，是菩提和高级心智的属地。

如果我们用一条线来把低级思想体和高级思想体分开，我们就会发现，在这条线以下的层面和上面的层面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在前者中，物质占主导地位；它是首先映入眼帘的东西；意识很难透过物质形式发光。但在较高的层面上，生命是突出的东西，形式只是为了它的目的而存在。在低级层面的困难是用形式来表达生命，但在高级层面则恰恰相反，是给生命的洪流以形式并保持这种形式。只有在分界线以上，意识之光才不受风的影响，并以其自身的力量发光。灵性之火的象征非常适用于这些层次意识，与低层次意识不同，低层次意识是燃烧燃料的结果的象征更合适。

伟大的法则说：“要想成为神我的知者，你必须先知道自我是什么”。要认识自我，你必须放弃我，到无我；放弃生，到无生。

在一个脚注中，布拉瓦茨基夫人区分了这里提到的知神我者（Ātmajñānī）和知者（Tattvajñānī）。在印度教文献中，这种区分通常是轻微的，而且通常被忽视，但她说：“知者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原则的明辨者；知神我者是神我的知者，即宇宙合一之我的知者”。Jñānī意为知者，tattva意为真理或事物的真实性质。

证道学的一个教义是，为了取得进步，我们必须实践古老的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因此，我们的现代证道学文献中有很大部分是关于人的构造、来历和命运的。正是通过对人的各种原则和身体的研究，我们才能够逐渐区分人是什么，并在思想上将他与他使用的工具加以区别，直到最后我们到达真正的自我。然后，通过我们内在的那个真实的自我，我们将认知宇宙性的自我；事实上，这两者是一体的。

但要认识自己的真我，低级的自我必须被搁在一旁，必须像消失了一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彻底摧毁“性格体自我”是入道者在正道上的首要任务，因为我执，个人自我的妄想，是必须抛弃的第一个枷锁。

然后你才能在圣鸟的双翼之间安息。是啊，在那不生不灭、亘古不变的“Aum”的双翼间安息是多么甜蜜。

关于在东方宗教象征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圣鸟，布拉瓦茨基夫人有如下的脚注：

圣鸟或天鹅(Kāla Hamsa)。昆巴克南证道学学会(Kumbakonam Theosophical Society) 翻译的《梨俱吠陀》(Nāda-Bindu Upanishad) 中说：“音节 A 被认为是天鹅的右翼，U 是它的左翼，M 是它的尾巴，而不发音的半拍 (Ardha Mātrā) 据说是它的头部。”

Aum这个音，一般读作Om，在每一项好的工作或思想的开始都会使用，因为它是一个有力量的词，象征着神圣的创造。无数的梵文书籍重复着这样的说法：即听觉、触觉、视觉、味觉和嗅觉分别与名为空 (ākāsha, 阿卡西或天)、风 (vāyu, 空气)、火 (tejas 或agni)、水 (apas或jala) 和土 (prithivī) 的物质元素顺序相关，这就是我们熟悉

的人类显现的五个层面，即神我界（ātmic，或称涅槃界）、菩提界（buddhic，或称直觉界）、思想界、星光界和物质界。这些层面是按照这个顺序创造的，从神我界开始，声音被用作创造力量。当然，这不可能与我们的物理声音相同，不是空气或其他物理物质的波动；它的性质是寂静的声音，是神我的意志。然而，即使在物理层面上，声音也是一个伟大的形式建造者，正如每一个做过克拉尼图案和类似实验的初级科学学生所知道的。在印度教经文中，有大量的象征意义，与世界是由声音创造的这一观点有关。

据说“Aum”作为咒语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它是人类最完整的词。它从口腔后面的元音A开始，接着是口腔中央发出的元音U，最后是嘴唇闭着时发出的辅音M。因此，它贯穿了人类语言的整个范围，因此在人身上代表了整个创造性的话语。它的三个部分也被认为是三位一体的象征，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解释起来可以写满一本书。因此，有无上梵，神性的显现和物质的显现（Parabrahman、Daivīprakriti、Mūlaprakriti）；梵天，毗湿奴和湿婆（Brahmā、Vishnu、Shiva）；意志、智慧和活动；恒在，灵觉和极乐（sat、chit、ānanda）和神我，菩提和末那（ātmā、buddhi、manas）；和谐性，惰性和动性（sattva、rajas、tamas）；以及许多其他。因此，“Aum”不断提醒人们这种贯穿万物的三重性；因此，它是解开许多谜团的钥匙，也是一种力量的表达。鸟的头部被认为是这个三重音词的未显现的起源。

Kāla，这个词的意思是“时间”，是毗湿奴或观音的名号之一。因此，Kāla-hamsa意味着时间的天鹅或在时间中天鹅。鸟的象征有时间的含义，因为它是在空间中行进的。意识的一个特点是它在进步或演化，因此存在于时间中。逻各斯意识就是时间，但它不在时间中开始也不在时间中结束，因此没有出生或死亡。

因此，这只鸟是第二逻各斯的象征，它也是伟大的智慧。印度教有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把天鹅和智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因为，当水和牛奶的混合物被放在天鹅面前时，它能把牛奶和水分开。智慧在人类生活中也是如此，它从我们的混合经验中挑选出精华滋养灵魂。当经验消失后，智慧仍然存在于人的精神灵魂中，因为正如《薄伽梵歌》所说：“所有的行动都在智慧中达到顶峰。”

一个已通过第三次入道的人也被称为哈姆萨，或天鹅。他正忙于摆脱贪爱与嗔恚（rāga and dwesha），即第四和第五个束缚，因此特别是在修炼智慧。世界上的人充满了爱与憎，因此他们因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而受苦。扔掉这两个枷锁，哈姆萨就会变得像《薄伽梵歌》中描述的圣人一样，满足于智慧和知识，对他来说，一坨土、一块石头和黄金都是一样的，他公正地看待朋友和敌人，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人。这个人并不是不知道黄金和朋友的價值；他是知道的，但他也知道泥土和敌人的價值。聪明人可以从各种经验中获益；所有的经验都对灵魂有用。伊壁鸠鲁（Epictetus）下面的话就是对这一点的肯定：“上帝派我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一件事，那就是完善我自己的品德；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用于这个目的。”

同样，哈姆萨也是“Aham Sah”或“我是恒在”这句话的一种形式，或者经常使用

的“So’ham”形式，是由相同的词颠倒过来的。因此，当慕道者重复这句话时，他也会记得，驾驭哈姆萨或生命之鸟的方式是认知他就是自我。据说虔诚的瑜伽士在每次呼吸时都会念诵这个咒，据说一昼夜有21,600次呼吸，吸气时发“sah”的声，呼气时发“ha”的声。

只要这只鸟在飞，创造性的话语在响，时间就存在。虽然这个时间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但它是一个可测量的时期——这是一个巨大的谜。关于这一点，布拉瓦茨基夫人有如下的说明：

在东方，“永恒”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含义。它一般代表梵天的100年或祂的年龄，即一大劫（Mahā-Kalpa）或3.11兆年（311,040,000,000,000）的时间。

这一部分的主题是用以下的话来结束的：

如果你想知道，就请骑上生命之鸟吧。如果你想活着，就放弃凡俗之生命吧。

这段文字附着以下说明：

《梨俱吠陀》中说：“骑在哈姆萨上的瑜伽士（因此对Aum进行沉思）不会受到业力的影响，也不会犯下千千万万的罪孽。”

如果你愿意活在灵性生活中，就请放弃性格体的物质生活。

Crore代表一千万的计数。然而，不能认为瑜伽士被可以犯下这些罪孽；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不是瑜伽士了。这种只是一种东方的表达方式，表明他完全不受物质世界的影响。一个没有个人欲望、完全无私地思考和工作的人，不会受到任何业力的影响。他所有努力的成果都进入了灵性力量的储存库，用于帮助世界，这一点已经解释过了。

第36章

三座殿堂

疲惫的朝圣者啊，三座殿堂通向劳碌的尽头。魔罗的征服者啊，三座殿堂将带你穿越三个境界进入第四个，直到进入七重天，那永恒的歇息之地。

如果你想知道这些殿堂的名字，那就谛听，并记住。

第一座是无明的殿堂。

这是你看到微光的殿堂，你在其中生活，也将在其中死去。

第二座是学习的殿堂。你的灵魂将在其中找到生命之花，但每朵花下都有一条毒蛇盘踞。

第三座是智慧的殿堂，其外是空（Akshara）的无边之水，是全知全能的不枯之泉。

利比德：——这三座殿堂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释：作为客观的境界，或作为人的主观条件。

从客观境界的角度，无明的殿堂是物质层面，而学习的殿堂，在脚注中被描述为“试用期中学习的殿堂”，也许可以被称为星光-低级思想层面（即一个包含星光界和低级思想界的境界）。当我在16年前写《内在生活》时，我认为布拉瓦茨基夫人所说的学习的殿堂可能是指星光界，而智慧的殿堂是指低层思想界，但从那时起，我反复思考并多次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认为学习的殿堂不仅包括星光界，还包括低层思想界，那么智慧的殿堂会随之提高，包括高级心智和菩提的层面，我们将更准确地表达她的思想。

无著没有把星光界视为学习的殿堂，也没有把低层思想界视为智慧的殿堂，这一点在下文中有所体现。他说在智慧的殿堂里“任何阴影都不会存在，真理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低层思想界并不符合这一描述；虽然它远比星光界明亮和精致，但它仍然是一个物质世界，是人的性格体的栖息地。此外，导师还说，未被创造的东西在智慧的殿堂里，未被创造的是自我，不是性格体。在低层思想界，以及在星光界，每朵花下都有一条蛇盘踞着。要么是激情和愚蠢的欲望盘踞在一朵花下，要么是骄傲和偏见盘踞在另一朵之下。在高层思想界，尽管可能有许多自我不知道的东西，但它知道的东西是正确的；但低层思想界是属于性格体和错误的区域。

低层世界是幻觉世界的程度也可以从我们的感官和力量在其中的运作方式中看出。以视觉为例，我们之所以看见是我们的视线被阻挡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完全看透墙壁，他就无法看到墙壁。走路也是如此；我们有一些移动的自由，因为地球阻止了我们脚的自由运动。在更高的层面上，人们生活在光中。

在东方的奥义训练学校中，将星光界和低等心智的层面结合并不少见。吠檀多派的人（Vedāntins）谈到一个心意鞘（manomayakosha，由心组成的身体）¹⁴，而我们的证道学文献通常将两者（星光界和思想界）区分开来。当心意鞘被唤醒并发挥作用时，吠檀多派将两个层面的经验都归于它。在瑜伽学派中的皇道瑜伽中，想踏上瑜伽之路的人总是被训练从思想界下到星光界工作。这种非常谨慎的程序也显示在帕坦伽利的教学中；他的瑜伽的前两支是道德性的，并要求在这些方面取得明确的进展，然后再进行能产生神通或瑜伽力量的练习。在《皇道瑜伽：印度的奥义训练》（Rāja Yoga: The Occult Training of the Hindus）中，伍德（Wood）教授将这些前面的部分称为“十诫”，并将其翻译为五种自律：“你不得伤害、撒谎、偷窃、纵欲、贪婪”，以及五种要求：“你要纯洁、知足、自制、精进和虔诚”。这些方法早在无著之前的时代就已全面展开；智者巴沙雅（N. Bhāṣyāchārya）和其他一些梵文学者认为，帕坦伽利并不是这个系统的创始人，虽然他早在公元前九世纪就把他著名的《瑜伽经》奉献给了世界。

在《真师与道路》中，我已经解释过，在古老的入道仪式中，经常会花很多时间指导准入道者关于星光界的工作，因为那时学生在这一层次工作的时间要比现代证道学学生晚一些。现代的学生通常已经做了很多星光界工作，因此在入道仪式之前很久就已经了解了星光界的细节。

如果我们从主观上考虑这三个殿堂，将它们视为人类发展的进步阶段，我们有以下熟悉的划分：（一）无明地生活在这个尘世中的人，被他周围的事物所吸引和排斥，被他自己不受控制的激情和欲望所驱使而行动，这是无明的阶段。（2）正在学习自然界是有明确的法则的人，意识到通过与之合作，他可以获得比他在无明时代更多的力量，这是学习的殿堂。（3）意识到有灵性法则的人，正在学习遵守这些法则。他知道轮回和因果业报，以及支配他自己和他人灵魂进步的伦理和道德法则。他意识到外部事物的存在只是为了不断发展的灵魂的目的，并根据这一知识而生活。他是在智慧的殿堂里。

布拉瓦茨基夫人描述了意识的四个阶段：

这三种意识状态分别是清醒状态（Jāgrat）、做梦状态（Svapna）和沉睡状态（Sushupti）。这三种瑜伽状态会导致第四种状态，觉醒状态（Turīya），是超越无梦沉睡的状态，一种高于前三种状态的高度灵性意识状态。

这些意识状态不是固定的，但可以与上面提到的几组境界或客观的殿堂相关联。对于正在准备接受阿罗汉阶位的准入道者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清醒状态可能是肉体的，

¹⁴ 见《秘密教义》，第一卷，第181页

做梦状态是星光-思想体的，沉睡状态是高级思想体和菩提体的，觉醒状态则是涅槃体。

清醒、做梦和沉睡这些相当奇怪的术语似乎是从物理层的角度来命名的，代表各个阶位的慕道人在不同时期达到的意识高度。当这个人在物质层面上进行他的工作时，他的所有能力都对这个世界是清醒的，我们说他处于清醒状态。为了理解第二种做梦状态，我们必须记住有两种梦——通常的梦是大脑（物质的和以太的）的无意义的产物；还有一种梦是人出体后，在星光-思想界工作和学习的真实经历。做梦状态这个词正是适用于后者。在睡眠中的，或者在白日梦中象睡着了似的慕道人，事后会记得一些这样的经历，然后把它们归于“做梦的意识”。然而，假设离开身体的慕道者在任何时候进入所谓的第二次睡眠，并上升到上一个层面，在那个更高的层次上有一段时间的意识。可能在身体醒来时，他不会记得在体外发生的事情——他的大脑不适应记录来自比他的“梦境”更高层次的经验。因此，对他来说，他似乎有一个深沉的无梦睡眠，而且通常他唯一的感觉是非常满意和幸福。因此，“沉睡状态”是在那个更高的层面的意识。

第四种状态有时被称为出体（trance, 有时译作恍惚），原因如下。经常有人解释说，一个有志之士在出体时可以比在身体里时上到更高的一个阶段。在深度冥想中，弟子也有可能在出体中上升到更高的境界，然后将这种体验带入清醒的记忆中。因此，阿罗汉在肉身中可以接触到菩提层面，而在出离肉体时，或在深度冥想或恍惚中，可以接触到神我或涅槃层面。术语“空”（akshara）在此适用于这第四个区域，意思是指不会消融的东西；它是不会腐朽的。

同样的一组术语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的系列，用于不太高级的奥义学学生。一个人的清醒意识可能在肉体层面，他的做梦意识在星光层面，他的沉睡意识在思想层面；而另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在肉体的清醒意识中使用他的星光体能力，他的梦境意识将在较低的思想层面，他的沉睡状态在较高的思想层面，等等。觉醒意识是通过意志和冥想的特殊努力而达到的更高的状态，它是最终将整套前三个状态提高到比以前更高的水平的一种手段。当过渡期正在进行时，在新的水平稳定下来之前，总是会有这个第四阶段。

这在冥想中可以看到。慕道人坐下来，把他清醒的意识固定在某个对象上——假设它是一只猫。然后他将上升到“做梦状态”，并试图理解动物的星光方面。接下来，他将上升到“沉睡状态”，并把注意力集中在猫的思想状况上。第四步将是入三摩地——或沉思入定——试图理解它对自我的意义和现实，超越猫的三种形式，进入其主观意义。在第一种情况下，将心神固定在猫身上是专注；提升意识的过程是冥想；最后专注于更高的视野，超越之前达到的境界，是沉思（或三摩地）。最后入三摩地的努力可能像穿过云层或雾气，新的视野将逐渐形成，或者像闪电一样出现。无论哪种情况，修行者都必须保持自己非常平静，以便尽可能长时间地保留这种印象，对自我的一个念头，对旧的个人一个念头，就可以使他前功尽弃，不会对这个经历留下记忆。

书中说，这三个殿堂通向劳碌的尽头——但必须注意，不是工作的终点。在这些较低的世界中，我们对工作的认识当然与在较高层次时完全不同。对我们来说，工作这个

词在这里几乎是劳碌的同义词，而且往往是苦役，但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工作其实是享受。苦役只是行动；它并不成就做苦役的人。但哪怕是最小的奥义性质的工作，怀着“为上帝不為人”的用心去做，比以前做得更好，对做这件事的人的进化都有好处。例如，在写一封信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不厌其烦地把它写得整齐，甚至漂亮，并简短、清晰和优雅地表达自己，他就发展了手、眼、脑、思想力量、爱的力量和意志力量。真正的工作，如艺术家的工作，是充满了创造性的影响和快乐的。然而，我们发现即使在这些事情中，因为低层次的障碍，也有一些辛苦，然而，即使在这里，劳碌和享受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例如，如果一个人出去骑马，在旅程的前半段，人和马都会充满喜悦，但随着疲劳的增加，这种喜悦会不自觉地消失，直到他突然意识到，一开始的骑马是享受，现在变成了劳碌，或者说是苦役。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有一项任务，不是长期的，但有点超出我们的力量；然后就会有一种劳碌的感觉。但实际上所有的工作都是享受，只要有意愿，没有疲劳或过度。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动物，甚至是植物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道路之光》中写到：“像花儿一样成长，”。基督说：“向太阳敞开你的心扉。你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它们是怎样生长的；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纱；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在最荣华时的穿戴，也及不上这一朵花。”¹⁵ 正是对未来的致命恐惧使人们的工作成为劳碌，使他们在苦难中流汗。但律法说：“今天做明智的、正确的事，把结果交给自然”。这不是鼓励无所事事的学说，而是以享受代替劳碌。

从不同的人在长途旅行中的表现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有一个人在芝加哥上了火车，在火车到达他的目的地旧金山所需的三四天时间里，他一直处于不耐烦的状态。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在目的地要做的事情；在这期间，他的旅程是一种劳累和痛苦。另一个人在路上发现了无数有趣的东西——风景、人、火车本身；对他来说，旅行是一个快乐的假期。最后，他的成就比另一个人高得多。印度村民的生活非常接近自然，当然也会像花一样成长。一个人将从他的村庄出发，去邮局取信或到那里寄一些信，也许是16或20英里远（26到32公里）。他不会呆滞地、痛苦地跋涉，用不满或不耐烦的心态所产生的不优雅的动作来刺激他的神经。他对邮件的憧憬并不是一种狂热，将所有其他的兴趣拒之门外，并使他咒骂道路的长度。不是的，一路还有昆虫、鸟儿、花朵、树木、溪流、天空中的云朵、田野、房屋、人和动物，最后还有受祝福的大地本身，在地上躺一会儿就像躺在神圣的怀抱中的天鹅绒里。白人对生活所知甚少，对劳作所知甚多啊！

印度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上帝在游戏享受。圣克里希那（Shrī Krishna）的游戏，就是进化的伟大工作。在我们看来进化是如此辛苦，我们对摆在面前的漫长年代感到不寒而栗，哭喊着要休息。想想我们长达3.11兆年（311,040,000,000,000）的大劫。这是多么大的幻觉啊！当我们劳碌到头，生活将全部是享受，全部是幸福。

劳碌的结束，但不是工作的结束，标志慕道人接受第四次入道，进入涅槃界。他已

¹⁵ 《圣马可》，6,7.

经完成了摆脱前五种枷锁的劳作——我执、怀疑、迷信、贪爱和嗔恚——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物质对他的束缚，他的生命是在一条上坡路上的漫长斗争。但现在他剩下的五个枷锁是内在的；他必须征服它们，真正地征服它们，但他的武器将是祥和、安宁、平静，即使用意志，意志是世界上最安静的东西。这最后五个束缚是：色贪结和无色贪结，即对有形的生命和无形的生命的渴望，骄傲，躁动和无明。我们不会在这里详细研究这些；只要注意到它们的内在特征就足够了，并且，为了摧毁它们，人必须使自己在划分性格体和自我的界线以上的部分安静下来。

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在劳碌结束之前，学生最好明智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他为真师的工作可以尽可能地享受。它应该是纯粹的快乐，是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幸福——这样的条件会使人进步得最快。劳碌没有功劳，也没有特别的好处，尽管有时它可能是必要的。往往，一个学生做冥想时，觉得这是一件烦人的事，但把它看作是一种必须完成的，要付出辛苦和痛苦的责任。你应该像玩耍一样，快乐地做这件事，或者至少盼望着你能做冥想的时刻。有些人尽情地沉浸在现在的享受中，说：“我们现在要享受自己，让未来的事情自己解决”。其他人则骄傲地站在一旁，说：“我们拒绝回应那些能使我们痛苦的东西”。但是弟子必须把他的背露给时间的鞭子，在漫长的未来中一直欢欣，在游戏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成为一首愉悦的舞蹈诗。

关于“七重天”的话题，布拉瓦茨基夫人说：

一些梵语神秘主义者在时间的哈姆萨（Kāla Hamsa）的身体中找到了七重天（loka）或七个灵性世界层面。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哈姆萨，转换成了时间中的哈姆萨，这时它变成了梵天而不是无上梵。

自然界中所有七重的表现，如人身上的七个原则，或世界的七个层面，都来自于无上梵产生的七重划分。七个原则中有三个表现在宇宙意识中，还有三个表现在物质之根（mūlaprakṛiti）中。一个保持在它的源头，包括所有其他的，因为“多”的存在并不损害那真正的“一”的统一性。因此，一个位于低层水平的人，超越他的中间原则神我-菩提-末那（ātma-buddhi-manas）后，并上升到第一重天即单一体层（Monad），虽然他逃离了下面的世界或层面，但发现它们都存在于这个单一体界的真正的涅槃的新状态中，这是超越意识状态的，也是超越单纯的物质状态的。我们这样以第三人称谈论“它”，只是作为对无知的一种让步，而且必须指出，应该用“你”代表意识，而“我”则代表超意识涅槃的真正生命，这样理解才对。然而，这些“天”不是阿罗汉就能进入的，而是圆满成就的圣人才能进去。

还有其他几种说法，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认为阿罗汉是进入了七个永恒的歇息之地：

其中一种说法是，这些世界是阿罗汉开始攀登的神我界（涅槃界）的次境界。住在此世界的人的特点是永恒的宁静，因为一切都被看作是在“唯一的自我”中，在这种意识中，无有恐惧焦虑。正如《薄伽梵歌》所说：“住于瑜伽中的圣人，宁静被称为手段”

¹⁶。在这些境界并不缺乏活动——它是一个巨大的不断移动的生命浪潮——但对“一”的意志没有障碍。在菩提界中，我们仍然有某种意义上的二元性，因为在那里，人们看到了其他人，尽管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与我们身上一样的同一个自我。但菩提界必须被超越，因为爱意味着二元性。

阿罗汉日益获得的宁静，使我们生存的普通境界有了新的面貌。他在其中享受着别人不知道的自由；他发现工作就是享受。在触及极乐世界后，他发现不仅在那里，而且在所有层面的生活都是纯粹的快乐。他不仅看到并爱着消亡的形式背后的前进的生命，而且感受到了变化的生命背后的神圣意志并为之欢欣。他所享受的永恒的歇息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一种完全的内心平静，他知道一切都很好。神圣的意志不仅存在于明显的进步之中，也存在于在别人看来是进步的障碍之中。一位哲学家的话说明了他曾经瞥见了这个境界：“要平静；因为如果你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失败，那么这个失败就比你所知道的成功更好，因为天意正在被执行。”阿罗汉知道不可思议的和平，因为他开始驻在永恒中。布拉瓦茨基夫人说，这就是“完全灵性意识的区域，到达这一区域的人将不再有危险”。

如果你想安全地穿过第一座殿堂，就不要把那里燃烧的欲望之火误认为是生命的阳光。

如果你想安全地穿过第二座殿堂，就不要停下来吸吮那令人迷醉的花香。
如果你想从业力的枷锁中解脱，就不要在那些幻象的领地中寻找你的导师。

智者不在感官的乐园中耽搁。

智者不理睬幻想的甜言蜜语。

到智慧的殿堂里去寻找那将赐予你新生的人。那座殿堂伫立在远方，在那里没有阴影，真理永远闪耀着荣光。

这里所说的“导师”是指真师，老师。布拉瓦茨基夫人说：

引导弟子的入道者，通过所学知识使他达到灵性新生或获得第二次生命，被称为师父、导师或真师。

关于真师们的生活和工作，已在《真师与道路》中作了说明。在那本书中对库图米真师的冥想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他们崇高力量的奇迹。当他坐在他的花园或房间里时，他似乎在冥想，但事实上，他在关注数百万人，他对每个人给予的关注，就像普通人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那个人身上一样。

每一个自我都得到了一位真师的帮助，所以能在自己身上激活低级自我和高级自我之间的联系的人可以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得到这种帮助。如前所述，在物质层面见到的导师一般都是入道的人，即功德圆满的圣人的深资弟子。

¹⁶ 《薄伽梵歌》vi, 3.

弟子啊，未被创造的在你之中，也在那个殿堂之中。如果你想接近它，将两者融为一体，你就必须脱去幻象的黑衣。窒息肉体的声音，不让任何感官的形象挡在它的光芒和你之间，这样两者才能融为一体。知道自己的无明之后，逃离学习的殿堂。这座殿堂的魅惑之美正是它的危险，它只是你的试炼之地。弟子啊，小心吧，别让你的灵魂被虚幻的照耀所迷惑，在其欺骗性的光芒中徘徊并被囚禁。

这道光来自诱捕你的幻象之王魔罗的宝石。它迷惑人的感官，蒙蔽人的心智，让不警醒的人成为被遗弃的残骸。

未被创造的指的是高等三身，即神我-菩提-末那，区别于性格体的各个身体。学习的殿堂是需要的，但是为了试炼的目的，这句话也适用于无明的殿堂。种种物质层面：物理层面、星光层面和低级思想层面，只是人的学校的建筑和设备，他在其中通过玩具接受教育。任何经验都改变灵魂，给它一些智慧；但如果人对这一切的教育目的有兴趣，并渴望学习和从肉身生命的经验中提取具有永恒价值的教训，就不会觉得玩具本身的吸引力。他将会像蜜蜂一样，从花中采了蜜就走，不会被它的香味和颜色所迷惑。

魔罗是外部事物的吸引力的化身。布拉瓦茨基夫人对他的描述如下：

魔罗（Māra）在显教中，是一个恶魔，一个阿修罗（Asura），但在秘义哲学中，它是由于人的恶习而生的诱惑的化身，直译为“灵魂的夺命者”。它的形象是一个戴着王冠的国王（众多幻象之王），王冠上的宝石闪闪发光，让人睁不开眼睛，这种光芒当然是指恶习对具有某些本性的人的诱惑力。

埃德温-阿诺德爵士（Sir Edwin Arnold）在《亚洲之光》第六章中，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这位黑暗王子的形象，他在佛在菩提树下即将觉悟的时候，带领代表十种主要罪恶的邪恶天使，出来反对佛陀。

被夜灯炫目的火焰所吸引的飞蛾，注定要在粘稠的灯油中丧生。不警醒的灵魂若是无法与嘲弄人的幻象之魔搏斗，就会回到尘世，成为魔罗的奴隶。

看看那成群的灵魂吧。看他们如何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上空盘旋，又如何精疲力竭、流血不止、翅膀折裂，一个接一个地跌进汹涌的波涛里。他们在风起潮涌中身不由己，消失在第一个巨大的漩涡中。

“迷失的灵魂”这个话题非常复杂。有些人就像学校里的孩子，他们不能在年底与大部分同学一起升入下一年级，要么是因为他们太年幼，要么是因为他们太懒惰。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尘世生活中，性格体已经如此深陷在物质中，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交给自我，然后它就可能被切断了与自我的联系。第三个原因是行使黑魔法的可怕结果。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需要太长的时间；我已经在《内在生活》第一卷中详细论述了关于失落的灵魂这个话题。

这些文字中的一些表达方式极富东方想象力的力量。我们不能太过于文学化地理解“被遗弃的残骸”和“折断的翅膀”这些表达方式。由于物质欲望而偏离圣路的人当然暂时破坏了他的灵性发展前景，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学到了一些对灵魂在未来有用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最好用明智的思想来学习；只有当这种思想被忽视时，才有必要用痛苦的经验来取代它。

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每一种经验，这绝不是必须的。一个人越是先进，越是聪明，他就越能看清一切，他就能从别人可能认为无足轻重的小事中学到很多。有人说，一个傻瓜甚至不能从一个智者那里学到东西，但一个智者总是可以学到东西，甚至从一个傻瓜那里也能学到东西。没有必要通过把手伸进火里才知道火是烧手的；傻瓜可以这样做，但智者有其他方法来了解火烧手的事实。然而，对于那些不愿意思考、不愿意学习的人来说，在严酷的经验学校里接受教育是一种莫大的祝福，没有这种教育，他们根本就学不到东西，也不会有任何进步。

因果法则给人带来了他们施予他人的经验，因此它是一个恩人，其实是一个解放者，而不是一个复仇或惩罚的工具。例如，假设一个脚夫拦住了一位绅士，把他打倒在地，也许还杀了他，并拿走了他的钱。根据因果法则，他自己迟早会遇到这种痛苦的经历。抢劫犯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他自己是个粗人，缺乏敏感性和想象力；否则他就会考虑到受害者或他的妻子和家人的感受，这样的想法会让他收手。因为他是粗俗的、粗鲁的、没有想象力的，所以他需要他给别人的那种暴力体验；比这弱的经验都震撼不了他。以后，当他通过报应遭受了一些痛苦时，当他要侵犯另一个人时，他会想起它，并会对自己说：“这对那个可怜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然后他将开始改过自新。这要感谢因果法则，它总是教育性的，而不是惩罚性的。

第37章

世界之母

如果你想通过智慧殿堂到达极乐之谷，弟子，请紧闭你的感官，不要让分离的邪说把你与其余的生灵切断。

利比德：——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非常接近地揭示了关于进化的灵性真理，他将其描述为从分散的同质状态到结构和功能凝聚的异质状态的渐进变化。对他来说，进化意味着开始时相似而独立的事物，后来变得不同，但又结合在一起。这种特性在人体中可以看到，即不同的器官为整体工作；因此，消化系统为整个身体消化食物，而手抓、脚走、眼睛看，不是为了手、脚和眼睛，而是为了整个身体。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变得越来越高度组织化。随着各种职业的知识 and 技能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大。医生为所有人治病，教师为所有人授课，造桥者为所有人造桥。一个人为了许多人的利益而工作，而许多人的工作又会使他受益。

当人们对他们的同胞有了有机的感觉和感受，他们就不再是一群分散的同质人，而变成了异质却凝聚的一群。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将为他的社区、国家或人类尽心尽力，让合一的法则从人类的大身体的其他器官中为他带来他所需要的。物质或社会的分散的同质元素不能自己组织起来；是内在的原则把它们拉到一起，通过相互帮助使它们迅速进步。这个合一体是爱，是进化背后的力量，是生命的能量；它是菩提，是最伟大的智慧。合作和兄弟情谊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合作来自于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智力性认识，兄弟情义则来自于对同一生命在所有人之中的认知。

在个人的进化过程中，通常是合作精神首先发展起来；人间的事业使人们聚集在一起，然后通过接触激发出神圣的菩提之火。例如，两个人一起去勘探，并在工作中相互支持。真正的友谊由此产生。但是，如果碰巧，就像有时一样，兄弟情谊首先出现，除非智慧也被唤醒并应用于生活和事业，否则它不会发展成完美和有益的合作。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大卫-科波菲尔和他不切实际的妻子多拉之间的美好爱情，为了给更实际的艾格尼丝腾出空间，小说家不得不让她死去，从而给故事一个更快乐的结局。

在奥义生活中，那些已经发展了高级智力的人，对合作原则和灵性法则有了敏锐的认识，但他们常常发现自己很乏味迟钝，显然没有能力快速进步。他们等待着真正的爱，也就是菩提在自己身上的觉醒。这是内在的人的火热的能量。然而，在真正灵性展开的第二个阶段，往往会有很多躁动和麻烦；神圣的能量不规则地涌现，而且不总是以最明智的方式涌现，给它的拥有者带来很多悲伤——直到人达到第三个灵性阶段，才到达了宁静的地方。由于宁静是寂静的声音引导慕道者的目标，所以要他通过智慧殿堂进入极乐谷。即使在菩提界，也有某种二元性，或分离性。我们不能爱自己；爱需要一个对象，即使它不是一个物质对象，而是体现在许多精神灵魂中的神圣生命。菩提是第一层面纱，

是高我的观世音，而不是无上梵。“分离的邪说”必须依次在每个层面进行铲除，包括物质层面、星光层面、思想层面，甚至菩提层面。

不要让你的“天之子”掉入幻象之海，脱离灵魂之本源，而要让火热的力量退入最深处的心房，和世界之母的居所。

然后，这股力量将从心房进入第六处，即中间区域，也就是两眼之间的地方，此时，它将成为唯一灵魂的气息，成为充盈一切的声音，成为真师的声音。

“天之子” (chitta)，是低级心智。心智在人投生后变成双重，它是从上面的灵魂中诞生的。神我-菩提-末那 (ātmā-buddhi-manas) 的层面被称为天，而性格体的层面被称为地。我们已经注意由于层面的性质不同，人类存在的五个层面被分为两部分。在这五个层面之外的单一体和神性层次，共同构成了第三个部分。因此，七重天也可以被归为三组。最低的部分是在律法 (sattwa) 的区域。在这里，一切都受到管制，但人有一些自由，因为“天之子”在他里面——所以律法制定者的许多能量通过他发挥作用。正是因为人有这种自由和力量走自己的路，所以他的生活通常比外部自然界的低级王国更无序、更不规范。

中间的一组层面包含了灵性能量，即内住的生命，如果没有它，其他的层面将是死的和不动的。这组层面是神圣的、闪光的、观音或“被看见的上帝”的层面——是被智慧看见的生命，而不是被知识看见的形式。

最高的一组层面是单一体层面，即极乐和自由的自我，那里是每一个人类理想背后的现实，是超越意识的狂喜，是美、善、真理、和谐、理解、统一和自由的精髓。

这里所说的力量是梵语中名为昆达里尼 (kundalinī) 的力量。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具有潜能的火，像一条沉睡的蛇一样盘踞在所有人的脊柱底部。在少数把它唤醒的人身上，它在以太体中活跃地运作。要认识到这种火的存在并不困难，因为众所周知，我们肺部的呼吸不断地滋养着一种慢火，而消化也是一种火。昆达里尼更像电火——它是一种在有阻力的地方产生热量的力量，而不是燃烧燃料的火，但它与电的力量不属于同一类。

我在《内在生命》中关于蛇火和力量中心的章节中写过这个话题，在《事物的隐秘面》第四章中关于生命力的文章中也写过这个话题，我希望不久后能出版一份更全面的研究报告，并配有彩图。梵文中也有大量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尽管有些晦涩难懂，其中包括《六脉轮论》 (Shatchakranirūpana)、《幸福之声》 (Ānanda Lahari) 和许多其他作品。阿瑟-阿瓦隆 (Arthur Avalon) 对其中第一部作品进行了出色的翻译，并附有评论，名为《蛇火之力》 (The Serpent Power)，由马德拉斯的Ganesh & Co. 出版。

以下是对这一主题的一个非常简短的总结。昆达里尼是某种逻各斯力量的下端，它

通常沉睡在脊柱底部的脉轮¹⁷或力量中心内。如果它被过早地唤醒，也就是说，在这个人还没有净化他的性格中的每一个感官不洁和自私的污点时，它可能会向下冲，使身体中的某些低级中心活跃起来（只用于某些令人厌恶的黑魔法形式），并不可抗拒地把这个不幸的人带入无法描述的恐怖生活中；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能强化这个人身上的一切品质，包括野心和骄傲等。只有在真师的亲自指导下才能唤醒昆达里尼，他将指导学生如何使用意志来唤醒它，唤醒后应该以何种方式移动它，以及它必须通过脉轮或力量中心的螺旋形路线，从靠近脊柱底部的根轮，到位于以太体表面的脾轮、腹轮、心轮、喉轮、眉轮和顶轮。这个过程因不同类型的人而异，它是一个相当明确的物理的东西，因为力量实际上是为自己在以太体的杂质中烧出一条通道。

在星光体中也有脉轮，这些脉轮已经被所有高等根族的有教养的人的星光昆达里尼所唤醒。发展这些中心的过程使星光体对星光层面敏感，唤醒了它的感觉、它的旅行能力、以及对其他实体的同频感应能力、它的视觉和听觉，以及一般的星光体能力。但是，只有当以太体中的昆达里尼通过相应的中心被输送时，对这些星光界经验的记忆或在肉体中使用星光体的能力才有可能以明确和良好的方式得到控制。

我们文本中特别提到的两眼之间的地方是指松果体和脑垂体。当以太眉轮被唤醒时，来自第六和第七星光体中心（位于眉毛之间和头顶）的力量通常汇聚在脑垂体上，然后使其活跃起来并通过它发挥作用。但是有一类人（我们的文章中提到的是这类人），第七个星光体脉轮使松果体而不是脑垂体活跃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松果体直接与低层思想层面形成一条交流线，显然没有以普通方式通过星光界。通过这个渠道，他们可以得到来自内心的沟通，而其他类型的人则是通过脑垂体。

当昆达里尼自己醒来时（这种情况很少），或者被意外地唤醒，它通常试图从脊柱内部通过，而不是按照奥义主义者被训练的沿着螺旋式路线来引导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从头部冲出，而这个人将会暂时失去知觉，不会比这更糟。

印度教书籍暗示，而不是解释发生了什么。这些书没有提到以太体表面的脉轮，但谈到了它们在脊柱中的根源。在脊柱中，从底部到顶部是所谓的须弥柱（Merudanda），宇宙的中心轴。在这根柱子上有一个叫中脉（sushummā）的通道，在这里面又有一个叫奇陁尼（chitrinī）的通道，它“像蜘蛛丝一样细”。在这根脉上，脉轮就像竹竿上的结一样穿在上面。脉轮中最低的一个叫根轮（mūlādhāra），位于脊柱的底部，昆达里尼在其中沉睡，关闭了须弥柱的开口。

慕道者的目标是提升昆达里尼穿过所有的脉轮，直到它到达眉轮。然后学生就会发现，他就像留在后面一样，而昆达里尼则向前跃进进顶轮（sahasrāra），即头顶上巨大的“千瓣莲花”。如果他跟它走，昆达里尼就会把他带出身体，暂时停止他在身体里

¹⁷ 印度教作品通常提到生殖器官根部的脉轮是第二个。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中心的存在，但我们遵从古埃及人的传统，认为它被激活是极其不可取的。

的冥想练习。当学生在冥想中运用他的意志时，它会一点一点地在奇隆尼脉中升起。在某次练习中，他可能不会走得很远，但在下一次练习中他会走得更远一些，就这样继续。当它走到其中一个脉轮或莲花时，它会刺穿它，原来朝下的花现在翻转朝上了。学生以某种形式对它进行冥想，以及对坐在那朵莲花上的关联体进行冥想。每一朵莲花都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禅定或冥想，充满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冥想结束后，学生带领昆达里尼通过同样的路径再次回到根轮；但在一些学校，它只被带回到心轮，在那里它进入了“心房”。

昆达里尼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被唤醒，但只能在有能力的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由圣人会里负责培训慕道人的真师进行。在学生用自己的力量摧毁圣路上的前三个枷锁之前（这样学生就不再有被感官或物质事物干扰的严重危险），真师不会进行这种唤醒。只有这样，学生的“天之子”低级思想体，与高级思想体紧密结合或协调，可以做性格体的三身之主，当昆达里尼的能量在身体中被释放时，它将有可能运行在为更高的自我服务的纯净渠道中。因此，昆达里尼的唤醒通常发生在接近第三次入道时，或者，在目前的卡利时代（kali yuga），或黑暗时代，据说甚至更晚。即使在被唤醒时，它也是一层层被唤醒的，所以在早期阶段，它可能只是使人对更高层面有一般的敏感性。

昆达里尼被认为是一个女神。她就是身体里所谓的“有声梵”（Shabdabrahman）。Shabda的意思是声音。如前所述，声音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语言被认为是它的最外在形式。它是思想的表达，在其真正活跃的形式中，它是创造力（kriyāshakti）。作为人类语言基础的某些字母，据说居住在每个脉轮中，当昆达里尼在最高脉轮中与湿婆结合后进入这些字母时，这些字母的力量（它们的创造性的话语部分）被唤醒，使它们随着她的光辉闪耀。梵天（Brahmā），第三个逻各斯的创造性话语有四种形式或阶段；因此祂被称为四面神。当昆达利尼在体内代表祂时，当她通过各个脉轮上升时，她也表现出这四种形式。

昆达里尼被称为世界之母，因为意识力量的外在行动总是被女性化的。因此，意志、智慧和活动都是女性化的，是神力（Shaktis），是神性的外在面向。昆达里尼是所有这些的代表，因为它们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在第三逻格斯梵天的活动中得到了体现。也有人说，她是世界之母，因为正是通过她，各个层面的存在被带到了奥义主义者的意识中。

布拉瓦茨基夫人的以下脚注也会对上述解释有所启发。

深处的心房在梵文里叫做“梵城”（Brahmapura）。“火热的力量”是昆达里尼。

“力量”和“世界之母”是对昆达里尼的称呼，它是神秘的“瑜伽士力量”之一。它是菩提（Buddhi）作为主动而非被动原则时的力量（一般而言，菩提只被视为至高精神或神我（Ātmā）的载体）。它是一种电性灵性力量，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一旦被唤醒进入活动状态，它既能轻易地毁灭，也能轻易地创

造。

目前还不能确定布拉瓦茨基夫人说昆达里尼是活跃的菩提是什么意思，但可以提供几种猜测：

在一般人中，菩提在外在生活中并不积极活跃，但当前三个枷锁被抛开后，性格体得到了极大的净化，星光体将不再仅仅为自己而活跃，而是忠实地回应现在活跃的菩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阶段或接近这个阶段时，昆达里尼通常是被唤醒的，当学生在肉体意识中时，当星光体的能力向他呈现时，这是一个反映菩提的星光体，现在成为这个人生命中真正的爱的火焰。贝森特博士在她的《入道，人的完善》（Initiation, the Perfecting of Man）一书中也指出，即使在人类进步的这个高级阶段，灵视和其他神通力量也不需要在大脑意识中被唤醒。她在书中说，在一个人能够达到第三次入道之前，他必须学会把直觉带到他的身体意识中，这样它就可以驻留在他身上并指导他。然后她补充说：“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神通发展期’，这里指的是‘神通’一词的真正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灵视和灵听的发展，因为它们取决于不同的过程。”¹⁸

整个高等三身（神我-菩提-末那）不过是中心成员，或者在单一体、自我和性格体这个意义更广的三位一体中相当于高等三身中的菩提。这个更广义的菩提是三重的（意志、智慧和行动），现在它的第三方面（行动力）开始在身体中运作，以唤醒它的器官和解放它的潜在力量。

只有这时，你才能成为“天空行者”，踏风凌波而不触水面。

关于这一点，布拉瓦茨基夫人说：

Kechara，“天空行者”或“行者”。正如神秘主义作品之王《智者论》（Jñāneshvarī）的第6篇所解释的那样，瑜珈士的身体就像风做成的一样；就像“一朵云，从云中长出了四肢”，在这之后——“他（瑜珈士）看到了海洋和星辰之外的事物；他听到了天人的语言并能理解，他能感知到蚂蚁心中的想法”。

“天空行者”这个词有不同程度的含义。例如，在印度的故事中，它被用来称呼伟大的仙人那拉达（Rishi Nārada），作为逻各斯的使者，他可以通过纯净的“空”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在较低的层面上，星光体或幻身（māyāvi-rūpa）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因为它们可以被用来在普通人看来是空气或天空中旅行。

在星光界中，普通人像是一团云，一个充满了爱欲（kāma），即欲望和情感的生灵，但绝不是像在物质层面上那样的一个明确的实体。但当他掌控了他的欲望，并赋予它明

¹⁸ 《入道，人的完善》（Initiation, the Perfecting of Man）第82页

确性时，星光体就被组织成一个载体；它不再是爱欲而是幻身（kāma-rupa）。此外，当前三个枷锁被解除时，幻身就形成了，这使人能够用他的思想体在星光界和低级思想界运作。这可以作为他的脚步“不触水面”的说法的一种解释，水是星光界的象征。

第38章

七个声音

在你踏上阶梯的上一层横杆前，那是神秘之音的阶梯，你必须聆听内在之神*（高我）的七个声音。

利比德：——我们已经提到，《寂静之声》的目的是引领慕道者达到第四次入道。在那时，他的意识被提升到第七原则，并开始有神我或涅槃界运作。然后，这个人就可以开始踏上这里说的梯子的上一层横杆，接受为第五次入道做准备的训练课程，即无学圣人（Asekha Adept）的课程。这段路有两个相等的部分，可以称为梯子的下层和上层。

据说，处于梯子下层的入道者必须以七种方式听到他的内心之神的声音。这个内心之神在他目前的阶段是更高的自我，是菩提，是第二原则。在冥想中，慕道者可能，也可能听不到一连串的七种声音，标志着他达到了菩提界的七个子层面；这取决于他的心理气质。但在所有情况下，他必须做的是将菩提的影响带入他在每一个较低层面的生活中，这样他所有原则的活动都将受到它的支配，因此他内心之神将永远临在于他的生活中。

后一阶段被称为神秘之音的阶梯；这也许是因为它们是隐藏在神我中的寂静的声音。我们不能对我们文本中的任何英文单词进行太过精确的解释，因为它只是一种翻译；尽管其中的每一个梵文和巴利文单词都具有丰富的技术意义。不过，神秘（mystic）这个词来自一个意味着“闭上眼睛”的词根，在这里表示某些声音根本不与外在的生活相混合，而是以纯粹的良知的无上权威的方式，从上面给予指导。这意味着下面提到的七种声音是更容易接近的，对于处于这个阶段的学生来说，不都是“神秘”的。真正的良知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告诉你该做什么，而是当你的头脑试图编造一些借口来做其他事情时，它命令你遵循你已经知道的最佳做法。它以精神意志的权威说话，决定我们的人生道路。不是神我，而是菩提，第二个原则，它提供了关于正确和错误的直觉知识。心智提供灵感，菩提提供对与错的直觉，神我则是指导性的良知。

第一个就象夜莺甜美的声音，唱着向伴侣离别的歌。

第二个象五智佛的银铎声，唤醒了闪烁的星辰。

接下来的象是被囚禁在贝壳中的海精灵的婉转哀鸣。

随后听到的是维纳琴的吟唱。

第五声像竹笛在你耳边响起。

接下来它变成了号角声。

最后一个像雷云沉闷的隆隆声一样震颤着。

第七个声音吞噬了所有其他声音。它们死了，再也不会被听到。

这里提到的一系列七种声音在那些对这本小书进行冥想的人中引起了许多疑惑。我们必须首先注意这些声音的特点；然后我们将看到，对它们有几种解释。按照这里给出的顺序，它们的物质性在增加，穿透性在下降。例如，人们可以注意到维纳琴和印度老式号角之间的区别。当欧洲人第一次听到维纳琴美妙精致的音乐时，也许是在一个大型的、拥挤的大厅里，他几乎总是感到惊讶，因为它不需要用力弹奏，声音就能到达每一个角落，而且它的声音给人的印象是与我们的物质世界有些脱离的。

这一系列中最高的声音被比喻为夜莺的歌唱。据说有的时候，这种鸟的声音会越来越高，直到超出人类的听觉范围，尽管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夜莺的喉咙在颤抖。这种高分贝的声音的存在对学科学的学生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例如，警笛的音调可以通过增加空气或蒸汽的压力来提高，直到一个又一个人说他们再也听不到了。有一种哨子可以用来召唤德国警犬。当人们吹响这种看起来像普通哨子的东西时，没有人能够听到最轻微的声音，但狗在另一个房间或一段距离之外，会立即竖起耳朵，并跳跃地奔向它认为是声音来源的确切位置。

对这些声音的解释分为两组。列表中提到的第一个可能是学生最后听到的。这些声音是按照东方人的方式，按照其创造的顺序向下列举的，因此，在创造中的第一个声音是第七个声音，那时这个学生正在接近主宰该创造层面的神。因此，首先是雷云的沉闷隆隆声，这种声音代表着，或与人的物质体原则相关，中间是维纳琴，代表彩虹桥（根据布拉瓦茨基夫人的分类），最后是夜莺的旋律，与神我相关。寂静很好地代表了第七种声音，无声的声音，所有其他的声音都必须被提升到这个层次，直到它们消失，不再被听到。学生必须学会在物质层面的沉闷隆隆声中听到上帝的声音，在星光界的号角声中听到上帝的声音，然后在低级思想界的竹笛声中听到上帝的声音，以此类推，一直到他最高原则的世界。

同样的声音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排列，代表有志者听到更高自我的声音的强度。它是一个声音，但以七种方式被听到。起初，它是微妙而甜美的，就像夜莺的歌声，它经常消失在寂静中；接下来，它变得更加强烈，就像“五智佛的银钹”。它变得越来越响亮，直到最后它被不断听到，充满了整个空气，就像雷云的沉闷隆隆声。在我们进步的早期阶段，更高的自我的声音可能很微弱，但以后它对我们来说将具有雷鸣般的真实性。

同样，在文本中，对这些声音的描述是在通过脉轮的昆达里尼之后。这种力量的唤醒分七个层次，或者说是程度，在增加力量的过程中产生了已经提到的神通。因此，当

昆达里尼上升到两眼之间的位置时，听到的声音会有七种程度的强度，以这七种声音表示。

再一次，在（物质）最密集的层面上，学生应听到内在的声音，但像夜莺的声音一样微弱。当他上升一个层面时，遮蔽内在自我的东西没有那么密集，它的声音将更容易听到；直到最后，当他达到最高原则时，它将像雷云的隆隆声那么震耳。低层次的幻觉使我们把高层次的东西描绘为精致。最终我们会发现，高层次具有雷霆万钧的完整性和现实性。

这些解释并不相互排斥。它们所建议的所有经验对学生来说都是可能的，也可能是同时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阿迪亚的屋顶上的一次谈话中，有人问到了关于这些声音的问题。会长和我分别回答如下：

安妮·贝森特——在冥想中，你开始听到的声音之一（例如，我很清楚地听到的）是一种像印度村庄里敲鼓的声音。我向H. P. B. 描述了这一点，她说：“很好，继续吧”。接下来我听到了一些优美的音乐，然后是像银色风铃一样的声音。另一个声音像寺庙的钟声，就像你在贝拿勒斯听到的那样。我从未发现这些声音在除了表示我开始能够听到星光界的声音之外，有更多的意义。

在印度，有一个学校，由被M真师高度评价的一个人建立。这个学校的人，在经过一定的练习后，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大脑中的声音，但我从来没有发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此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许多人到北方来找我，问这些声音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我认为这只不过说明你正在开始有灵听的能力。”

H. P. B. 提到的这七种声音，我一直没能理解。它们可能意味着你必须在一个又一个的层面中唤醒你的意识，而每一个都是为了象征一个特定平面的音符，就像在物质界，Fa是物质界中无数声音混合在一起的音。但这并不能真正解释问题。

利比德：——我不能使这些声音与层面完全对应；它们可能表示的是子层面。它们也可能是为了象征伴随着昆达里尼唤醒七个能量中心的声音，因为声音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发生的表现之一。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完全确定她的意思。人们会倾向于说，不同音调的银钹声就可以代表所有七种。当然，雷声似乎不大适合。

安妮·贝森特——当然，头部有一些完全属于血管系统的声音。如果一个人听到非常强烈的这种声音，就意味着他正在进入危险的贫血状态。

这些声音不是渐进式的。H. P. B. 经常把东西放在一个圆圈里；她有时从数字4开始，然后在两边绕圈。也可能是她给的这些声音没有顺序。你可能会从雷声开始，然后是号角声，接下来是海洋精灵；然后你可能会在第四个阶段听到银钹，在第五个阶段听到竹笛，在第六个阶段听到维纳琴，那是一种更细腻的声音，然后在第七个阶段听到夜莺，是最高。

利比德：——如果允许我们像这样把它们转过来，它们就会开始有明确的含义。

安妮·贝森特 ——当我在星光界咨询 H. P. B. 时，她说：“你们都是傻瓜，竟然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它们。你们可以事先把它们这样安排：雷声、号角、海螺、钹、笛子、维纳琴、夜莺。”她说我们太咬文嚼字了。

利比德：——类似的声音单子在各种梵文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我们从《湿婆本集》(Shiva Samhitā) 中引用以下例子：

第一个声音就像醉了的蜜蜂的嗡嗡声，接下来是笛子的声音，然后是竖琴的声音；在这之后，通过逐渐练习瑜伽，那摧毁世间黑暗之人，他听到了响铃的声音；然后是雷鸣般的声音。当他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个声音上，无有恐惧，他就会被吸引进去。哦，我的爱！当瑜伽士的心极度专注于这种声音时，他就会忘记所有的外部事物，而被这种声音所吸引。

当六个被杀死，躺在真师脚下时，学生就融入了“唯一”，成为了“唯一”，并活在“唯一”中。

布拉瓦茨基夫人谈到这“六个”时说：

六个原则；指的是当低级性格体被摧毁，内在个性体融入并迷失在第七个原则或精神中。

关于“唯一”，她说：

弟子与无上梵 (Brahman or the Ātmān) 合一。

当六个原则被“杀死”时，换句话说，当它们不再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而是完全顺从于“自我”的意志时，有志之士就活在“唯一”中。菩提的第七个声音会将带他进入神我。布拉瓦茨基夫人通过类比将“无上梵”一词用于人类的“神我”。无上梵 (Brahman，中性) 是包含三位的一体；当人成为阿罗汉并学会常住在三重高我中时，神我就把菩提和心智包含在自身之内。

在踏上这条道路之前，你必须摧毁你的欲望之身，净化你的思想之身，让你的心变得纯净。

对于“月身”这一术语，布拉瓦茨基夫人添加了这样的说明：

由爱欲形成的星光身，即爱欲之身 (Kāma Rūpa)，或者欲望之身。

关于“思想之身”一词，她评论道：

思想之身（Mānasa Rūpa）。前者指的是星光或性格体自我；后者指的是个性体或轮回的自我（Ego），它在我们层面上的意识（低级心智）必须处于瘫痪状态。

布拉瓦茨基夫人并不像今天的大多数证道学研究者那样完全用层面思考。她更关注原则，并看到不同层次的物质在其影响下形成。在这里，她谈到了“我们的层面”，意思是性格体存在的区域——物质、星光和低级思想层面。“爱欲之身”肯定指的不是星光体，而是指在性格体生活的主观区域（星光和低级思想层面）建立的个人形式，即与之相关的身体形式，个人感情和思想。在我的小书《天界》（Devachanic Plane）和贝森特博士的《古老智慧》（Ancient Wisdom）中叙述了天堂世界的四种生活类型：（1）个人友谊，（2）个人奉献，（3）真正的传教士精神，和（4）人类成就。它们都是情绪化的——虽然是无私的，但它们不是非个人的，而是爱欲型的。它们的形式来自物质层面的经验特征。但是，纯粹的低等心智应该是彩虹桥——它是灵魂的思想，而不是身体的思想。它的活动只从上面得到刺激。它现在必须洗净所有的爱欲，成为灵魂的一个纯净的通道。

想想一个高度发展的人的星光体。它对外界的影响几乎没有直接反应。它本身对世界来说是死的。它没有自己的独立生命；它已经被“杀死”了。如果有人走到普通人面前并打他，他的星光体可能会立即爆发出愤怒的火焰；这是它的直接反应。而高人则不会这样。在他的情况下，冲击力会通过星光体向内传递到菩提体。菩提体将以它自己的方式作出反应。然后菩提体对星光体的影响会唤起爱的感情的美丽色彩，这是它在星光体中的对应物。贝森特博士经常解释说，一个高人的星光体光环在静止时是无色的，或者说是略带乳白色的，但在回应这个高人的菩提体对世界的反应时，所有可能的最可爱的星光颜色都会涌入它。

永恒生命的纯净之水，清澈透明，不可与季风时节暴雨的浑浊急流同流合污。

在莲花的怀抱里，天上的露珠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下闪闪发光，当它落地时便成了一块泥土；看啊，珍珠现在是一块污泥。

在不洁的思想压倒你之前，请努力控制它们。像它们想利用你一样利用它们，因为如果你放过它们，它们就会生根发芽。你要知道，这些思想会压垮你，杀死你。当心，弟子，即使是它们的影子，也不要让它靠近。因为它会成长，变大，变强，然后，在你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黑色可恶的怪物的存在之前，它就会吞掉你。

世界上有一些人想象，有可能继续做低级的事情，却仍然可以在道路上取得进展。有时他们实际上认为，通过各种形式的恶性刺激，他们可以产生大量的能量，这将有助

于他们继续前进和上升。如果他们完全压制低级活动，他们害怕变得没有光彩。当然，有人说，没有任何特色的人，那些软弱的好人，是不可能取得进步的。“我愿你或冷或热”圣灵在启示录中说，“因为你是温水，不冷不热，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启示录》第3章，15-16。）

这非常好地代表了事实。最有前途的人，按照优先顺序，是（1）充满活力的好人，（2）充满活力的坏人，以及（3）普通的好人。没有人能够成为一个高效罪犯，除非他的某些神圣品质得到了有力的发展。他的坏是不平衡的结果——如有伟大的意志力和勇气，或伟大的智慧，但没有对他的同胞的爱。有伟大的爱和意志力，而没有智慧，也会使人变得同样危险和有害，因为他可能成为不满和破坏力量的狂热领袖。单纯的好人，他所有的品质——意志、智慧和爱——都很弱，虽然可能很稳定，但进步不大。伟大的人有伟大的缺点，但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摆脱这些缺点；小人物有小缺点，往往这些缺点似乎永远持续存在。

这并不是对邪恶生活的推荐。它表明，仅仅压制低级的倾向不会使人迅速进步，而是必须积极有力地表达高尚和美好的东西。在作出这种努力时，一个人可能会跌倒。他通过努力获得的意志力、知识或爱，如果使他失去平衡，就会使他的堕落变得深刻而可怕。因此，一个人的罪的大小可能是他未来是否能快速进步的标志；但这种进步只有在这个人通过因果业报的痛苦认识到他的错误并清除了使他堕落的杂质时才会开始。在这种净化发生之前，什么都不能做。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她的《奥义主义的第一步》（First Steps in Occultism）中有力地论述了这一点，内容如下：

有些人的推理能力被外来的影响所扭曲，他们认为动物的激情可以得到精化和提高，它们的愤怒、力量和火焰可以向内转化；以为它们可以被储存和封闭在一个人的胸膛里，直到它们的能量不是被扩大，而是转向更高和更神圣的目的：也就是说，直到它们积聚的和未被扩大的力量使拥有者能够进入灵魂的真正圣地，使他站在真师——即更高的自我面前。出于这个目的，他们不会与自己的激情斗争，也不会杀死它们。他们只是通过强烈的意志努力，压制住激烈的火焰，让它们在自己的本性中停留，让火在一层薄薄的灰烬下燃烧。他们欣然接受斯巴达男孩的折磨，他宁愿让狐狸吞噬他的内脏，也不把它丢开。（译者注：故事讲的是孩子偷了狐狸，把它藏在怀里，宁愿让狐狸咬死，也不愿让人发现）哦，可怜的、盲目的空想家们！

这就像希望一帮醉醺醺的扫烟囱的人，浑身炽热又沾满了油烟，被关在挂着纯白亚麻布的圣堂里，认为他们不会弄脏麻布，使它们变成一堆肮脏的碎片，而是成为圣堂的主人，最后从圣堂里走出来，就像圣堂一样干净。为什么不想象一下，一打臭鼬被囚禁在一个寺院的纯净气氛中，可以从里面出来，沾染上所有的香火的味道？人类思想真是怪异反常。

文本的这一部分以下列不妥协的段落结束：

弟子啊，在神秘的力量使你成为神之前，你必须先获得随意杀死你的爱欲之身的能力。

物质之我和精神之我永远不会相遇。二者必须消失一个，势不两立。

在你的灵魂能够理解之前，小我的嫩芽必须被碾碎，感官的虫子必须被灭除，不能复活。

神秘的力量再次指昆达里尼，是“支撑所有有机和无机物的伟大原始力量”在身体中的代表。布拉瓦茨基夫人关于这个主题的说明如下：

昆达里尼被称为“蛇形”或环形力量，因为它在发展它的苦行者的身体中以螺旋状运行或进展。它是一种电性的炽热的奥义力量或宇宙原动力（Fohatic）型的力量，是支撑所有有机和无机物质的巨大原始力量。

第39章

成为道路

在你成为道路本身之前，你无法在道路上行进。

利比德：——在这段文字有以下注脚：

所有神秘主义作品中都提到了这条“道路”。正如克里希那在《智者论》中所言：“箭手啊，当你看到这条道路时……无论你是向东方的花海出发，还是向西方的殿堂出发，不动就是在这条路上行进。在这条道路上，无论你想去往何处，那个地方都会成为你自己”。“你就是道路”，你对真师说，在弟子入道后真师也这样对他说。另一位真师说：“我就是途径和道路”。

我们已经解释过（在《在真师膝下》的解读中），起初难以掌握和保持的思想和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相当容易。当有志之士如此训练和发展自己，直到菩提界的观点和对生活的反应对他来说变得非常自然和自发，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成为道路本身。有时这种持续努力和实践的结果被称为“第二自然”。然而，这种说法给人的感觉是，新的品质已经被赋予，之后成为习惯。这是很不幸的。在更高的生活中显示的是我们的原初和最好的本性，我们更高的本性；它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新的东西，只是因为它之前被我们的物质外衣和我们性格体所处的不同境界的环境压力所遮蔽。

脚注中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玄学真理。我们的进化不是一个过渡，甚至也不是一个增长。它不是一个去哪里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尺度的增加。它是我们生命中潜藏里力量的展开。如前所述，在自我的层面上，物质是第二位的，意识的力量——意志、智慧和活动（或意志、爱和思想）——几乎完全支配着这些层面上的物质。因此，空间不像在低等三界里一样是个狱卒，意识不需要为了出现在另一个地方而越过它。下面是一位导师和他的学生之间的对话，用来说明这一点。导师让学生走过房间，然后问道：

“你在做什么？你在移动吗？”

经过冥思，这位弟子给出了以下答案，它被认为是正确的：

“不，我没有在动。我是在观察身体的运动。我在思考、感觉和意愿；只有身体在动。”¹⁹

这个事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真实的；我们知道身体的运动只是因为通过感官来观察到它，就像我们观察任何其他物体的运动一样。例如，当人们闭上眼睛时，在敞开的汽车中急速行驶的感觉，可以被分解为空气急速流过的实际感觉，以及一种通过想象力发挥作用的力量感，从而使身体振奋。同样的体验可以通过由风和运动机器组成的仪

¹⁹ 见《七道光》，第13页。

器再现，而不需要对身体进行任何移动。同样，大多数在夜间乘坐卧铺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醒来后想知道车是向头的方向还是脚的方向开，想知道火车是否在行驶，他们通常会通过拉起窗帘，从观察闪过的灯光和影子中推断出方向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对自我来说是没有必要的，这一事实也表现在他可以同时以天界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不同地区低级思想界中的人的面前。

尽管在本书教义所针对的发展阶段，学生正在努力完善自己的性格体，但同时他的内在工作特别专注菩提的发展，即精神灵魂。换句话说，他正在菩提层面进行攀登。因此，他“成为道路本身”显示在对他人的同情和爱的巨大发展中，正如下面的诗句所示：

让你的灵魂倾听每一声痛苦的呼唤，就像莲花袒露心扉，畅饮清晨的阳光一般。

在你擦干受难者的苦涩眼泪之前，不要让猛烈的太阳将它晒干。

相反，让每一滴灼热的人类之泪都滴落在你的心上，并留在那里；也永远不要拂去它，直到造成它的痛苦被消除。

哦，最仁慈的人啊，这些泪水浇灌着不朽的慈善之田。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长出了午夜的圣人之花，它比佛盖树的花朵更难寻，更难得一见。它是了脱生死的果实。它使阿罗汉远离纷争和欲望，引领他穿过生死之域，到达只有在寂静和无生之地才有的和平和极乐。

当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非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圣约翰书，14，6）他宣布了一个神秘的真理，因为基督与世界意识的菩提是一体的。只有一个意识；在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后，入道者可以成为阿罗汉，除非他通过基督的原则（菩提），否则他不能达到天父，即上面的神我。安妮·贝森特博士在《秘义基督教》（Esoteric Christianity）中以美妙的灵感和清晰的方式解释了这一真理。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基督的化身在他在巴勒斯坦的外在生活中体现了同样的原则，这让无数人感动——因为他并没有畏惧痛苦。大多数人都试图尽可能地逃避痛苦，但基督接受了他自己的痛苦，并把所有其他人的痛苦也加在其中。遵循菩提道路的人，当麻烦降临到他们身上时，会本能地说：“许多人都在受苦，我为什么要渴望豁免呢？”不仅如此，他们心中充满同情，最大程度地感受到了其他人的痛苦。这些发生在达到阿罗汉的宁静之前，那个果位的光明将死亡置于他们之下，无论他们曾遭受过什么痛苦，都使他们焕发出解脱的喜悦。如果人们在经历基督的苦难之前就拥有这样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会导致漫不经心的休息。十字架上的苦难与他对世界痛苦的哭喊所做出的慈悲回应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经历了这种苦难的人会说：“我受不受苦有什么关系呢？”他的心思忙于服务，几乎无法顾及到自己。

只有那些愿意思考形而上的现实的人，才能理解“只有在寂静和无生之地才有的和平和极乐”这样的表述。诸如此类的东方表达方式大多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即宇宙上帝将自己表达为恒在，灵觉和极乐（sat、chit, ānanda）。

“生”是很好理解的：人们在他们周围看到它；他们也通过经验知道意识是什么；他们寻求幸福。所有人都在寻求自己。幸福不是我们可获得，拿到和拥有的东西；它是我们真正的自我的状态。但真正的内在生活在物质和意识之外，从外部的角度看，它是寂静和“无生”，但却是真正的生的极乐。

杀灭欲望；但如果你杀了它，要小心，免得它死灰复燃。

杀灭对生的渴爱；但如果你杀了对生命的贪爱，不要为了渴求永生，而是用永恒取代无常。

无欲无求。不犯因果，也不犯亘古不变之法。只与个人、短暂、易逝和无常的东西抗争。

常见的欲望是为了星光界或感官享受而爱外部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弟子不能寻求这种欲望的满足，而必须将他的性格体的所有能量——身体的、情感的和思想的，用于灵性进化的工作，为自己和其他人的内在生命服务。

贪爱（Tanhā）是这些欲望的根源，因为它是对有情生命的渴爱。自我在自己的层面上远未完全有意识，但它所拥有的意识给它带来了巨大的愉悦感，并唤起了一种对更全面的生命体验的饥渴。这就是世人对更充实的生活的巨大呼声背后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解释的，在普通人的情况下，大部分高级思想层面的力量通过因果体而不影响它，因为自我还没有被发展和训练到能对其自身层面的一些振动作出反应。在那个层面上没有年轻的自我能做出反应的粗重振动，所以它下降到较低的层面，只为感受到更充分的活力。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物质层面的东西呈现在它面前时，它的意识是最生动的，但后来，当星光体被唤醒时，该层面的乐趣显然对它来说是更强烈的。

在肉体中不可能意识到星光界生活的乐趣是多么的强烈。正因为如此，它使那些已经克服了物质生活中同样乐趣的人往往偏离道路，拖延他们的进步。然而，对于那些在物质生活中肯定在寻求圣路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是发达的人，这种危险并不大，因为他们有能力体验更高尚的乐趣，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样的事情依次发生在每个层面。

弟子必须警惕，不要仅仅为了获得相对较高的快乐而放弃较低的快乐，而是要始终关注他的理想目标，超越所有短暂的快乐。他不能渴求享受天堂世界的长久之乐，而必须放弃所有短暂和个人的东西。这样，一方面，他不会去追求欲望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不会在业力摆在他面前的教训前退缩；他不会希望他该经历的与正在经历的有所不同。他知道，正是因为自然法则是不变的，他才能利用经验促进成长。如果不是因为世界的

有序性，智力就不可能成长，人也不可能使用他的力量。所以他对因果业报没有怨恨，因为它是自然之法的体现。

帮助大自然并与之协作；大自然就会把你视为她的创造者之一，并对你恭敬顺从。

她会向你敞开密室的大门，将隐藏在她纯洁处女胸怀深处的宝藏赤裸裸地展露。没有受到物质之手的玷污，她的宝藏只展现给精神之眼——那永不闭合的眼睛，在她的所有王国里她不用面纱遮住这样的眼睛。

然后，她将为你指明方法和途径，第一道门、第二道、第三道，直到第七道。在第七道门之外，就是目标——它沐浴在精神的阳光中，无比辉煌，除了灵魂之眼，无人能见。

所有学习物质科学的学生都熟悉这样一个事实：“因顺从自然而征服自然”。我们在现代生活中运用的所有力量，如蒸汽或电压，都是我们与自然合作的例子。使用“被征服”这个词也许相当不近人情，而事实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所有力量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坐在船上的人扬帆能够逆风而行，这不是在战胜风，而是在使他的操作与风的规律相协调。通过与自然法则合作，人获得了力量，而不是通过与它们对抗。

奥义主义者知道，同样的原则在每个层面上都是正确的，而且不仅是对每个世界的物质，而且对于居住在那里的生命形式也是如此，无论它在进化的水平上是高是低。因此，对自然界的机械法则的了解，使人类获得如此多的权力和财富，只代表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的一个方面。对动物、植物、甚至矿物，以及对自然界的精灵和天人的友好感情，对人类的进步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自然界是由生命和物质组成的，正是通过同情的感觉，这种生命才被认知，并与人类的生活相协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充满令人畏惧的实体的地方，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幸的习惯，但以仁爱之心面对所有生命的人，不仅会比别人看到和学到的更多，而且会在人生的海洋中走得更顺畅。在印度，有一种传统，即某些具有这种同情心的人会有“幸运之手”，当植物在其他人的手里长不好时，他们培养的植物会生长得很好。奥义科学的权威也多次解释过，由于对众生的爱，真正的瑜伽士或出世者（sannyāsi）可以在山区和丛林中游荡，而不会受到野生动物或爬行动物的威胁。

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这种同情心以多种方式发挥作用。现代社会的商人知道，他成功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与他想交易的人建立友好关系。同样的品质对于教育儿童也是必要的，他们常常把成年人看作是奇怪的、任意的人，根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类，而是有些陌生，就像地球人看威尔斯（Wells）先生作品中的来自火星的奇怪的人一样。但是，当同情心建立起来后，所有的陌生感都消失了，真正的教育就成为可能。

自然界的精灵和孩子们处于同样的地位，只是它们不依赖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避开

我们。当现代文明人到来时，它们中更讨人喜欢的种类通常会避开，因为人类嘈杂、笨拙和残忍，有着不干净的、令人讨厌的灵光圈和思想形状的云。一个事实是，如果人类对其他王国心怀同情，如果他们创造森林而不是仅仅破坏森林，如果他们对自然界普遍怀有善意，我们就会享有更平和的气候和更成功的耕作。当然，必须说，现代社会支持用花园环绕房屋，甚至在我们城市的道路上种植树木和花卉的运动，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而且在以特殊的方式耕种土地和种植花卉、水果、谷物和树木，甚至在养动物方面，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帮助自然精灵的工作。但如果有更多的同情心，就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这种同情心偶尔也会表现出来，特别是由诗人表现出来。泰戈尔博士(Rabindranath Tagore)的文章和诗歌在很高的程度上表现了这种同情；事实上，对这种品质的传播几乎可以被视为他对现代文明的特殊贡献。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哲学家爱默生(Emerson)，他在冬季巡回演讲后回到康科德的家中时，经常与他的树的低枝握手。他说，他能感觉到树对他回家感到高兴，毫无疑问，这种同情的品质对他的灵感有很大帮助。

生活在花园里的人们，如加利福尼亚的卢瑟-伯班克(Luther Burbank)，经常说他们明显地意识到来自某些植物、灌木和树木的感情。在加拿大，有些人的职业要求他们经常生活在森林中，检查树木，给树木做标记，并做其他工作。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森林中感受到一种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生命，他们知道有些地方和树木喜欢人，而有些不喜欢人。

这种同情心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你对某个人感到特别的爱和钦佩，他就会有对你产生兴趣并回报这种感情的倾向。再低一层，如果你对一个动物有好感，它就会强烈地依附于你。再低一点，在植物和矿物王国中，也有同样的规则，尽管这种爱的影响不那么明显。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传统，人们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花草会为某些人比其他他人更好地生长。这是人的磁力导致了这个结果；而这正是我们在更高层次上叫做爱的东西。

这里没有必要对这段话中提到的七道门说什么，因为本书第三部分的全部内容都是关于七道门的，在那里我们将详细地研究它们。

第40章

唯一的道路

通往道路的途径只有一条，只有在它的尽头才能听到寂静的声音。慕道者攀登的梯子是由痛苦和磨难搭成的；只有美德的声音才能让这些苦难平息。弟子啊，如果你还有一个恶习没有撇下，你就有祸了。因为这样一来，梯子就会倒塌，将你抛落；梯子立在你的罪恶和过失的深深的泥潭里，而在你试图越过这物质的深渊之前，你必须把脚在舍离的水中洗净。当心，别让你还沾着泥的脚踩在梯子最低的横杆上。谁敢用带泥的脚去玷污一根横杆，谁就有祸了。肮脏粘稠的泥浆会变干，变硬，把他的脚粘在原地；就像一只鸟被狡猾的捕鸟人用鸟胶黏住一样，他将被困住，不能进步。他的恶习会逐渐成形，将他拽下。他的罪恶会越来越明显，就像太阳下山后豺狼的笑声和嚎叫一样；他的思想会变成一支军队，把他这个被俘的奴隶掠走。

利比德：——我们在《真师与道路》中看到，有四种方法可以到达试用期的起点：通过与已经在道路上的人接触；通过深思；通过听和读圣言，以及通过德行的实践。（《真师与道路》第六章）接着，在试用期期间，有四个条件需要达到，其中最后一个在《在真师膝下》中被称为博爱，据说不具备这个条件，其他的都是徒劳的。

博爱，就是通往正道的途径——爱的途径，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做到无私。

所有身体和心灵的旧有自私习惯都必须被积极的美德所克服。这里所用的美德一词不能仅仅指被动的善或没有做错事；它必须按其古老的含义来理解：力量。美德是灵魂力量的形式。当灵魂主宰性格体时，生命中才充满了这样的美德。与此同时，一场伟大的战斗是必要的。在许多情况下，想踏上圣路的慕道者必须拿出他所有的决心，彻底消除他在日常自我检查过程中可能发现的任何自私的错误。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想象一个表现出过失的场景，然后用想象重建它，以便在其中表现出相应的美德；然后可以在这场景中停留一会儿，并决心从今以后，在这种情况下，将表现出美德而不是过失。

克服习惯性的错误有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文中经常提到痛苦和磨难。例如，对于嗜酒者来说，抵制“再来一杯，最后一杯”是非常痛苦的。但如果他坚定自己的决心，不再喝烈性酒，一次也不喝，久而久之，痛苦就会消失，他将知道一种比从酒的刺激中获得的更高的快乐。这同样适合不纯洁或自私的情绪和想法；许多人失败是因为他在一个不值得的想法上“又停留了一次”。他必须放弃这个想法，并拒绝在他的脑海中保持它。要放弃自己的错误，人们有时不得不因傲慢而受到巨大的伤害。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谦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它使人愿意改变自己。

不过，也有很多人的生活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净化，他们对这种痛苦的感受很少或没有。的确，有人认为无著在这段话中夸大了痛苦。其实不然，他用很强烈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点，这样当有人在道路上遇到痛苦时，不会期待着相反的结果，所有人都会准备好为过去付出代价，面对某个痛苦，并通过培养美德来永远结束它。在此，我们可以记住《薄伽梵歌》中的激励人心的话语：“即使你是所有罪人中最有罪的，但你将通过智慧之筏渡过所有的罪。阿朱那啊，就像燃烧的火焰将燃料化为灰烬一样，智慧之火也将所有的业力化为灰烬。”（《薄伽梵歌》，四，36-37.）再如：“亲爱的人啊，任何从事正义的人都不会踏上悲惨的道路。”（同上，六，40.）

如前所述，所有的瑜伽体系都强调在一开始就摆脱恶习的必要性。只有当美德在他的性格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学生才能被允许进行道路的后期步骤，包括体式、呼吸、控制感官和冥想的练习。这种要求的原因是，随着学生在道路上的进步，他的意志和思想的力量变得比以前更强大，有时自我的能量会倾泻到身体里。如果身体里还有任何恶习的残余，这种能量就会给恶习带来新的力量，因此，有志之士的堕落将远远超过一个没有这么大进步的人。力量就是力量，可用于做好事或做坏事，所以学生在寻求力量之前应该净化自己，以免伤害他人和自己。在道路上有一个地方，就在第二次入道之后，那里的危险是最大的，特别是来自骄傲的恶习，这在《真师与道路》中已经详细解释过。（《真师与道路》，第九章.）

弟子啊，杀死你的欲望吧，在这庄严的旅程中迈出第一步之前，让你的恶习变得无能为力。

掐死你的罪孽吧，让它们永远变哑，然后你才能抬脚登上阶梯。

止歇你的思想吧，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真师身上，你虽看不见他，但却能感觉到他。

如果你想安全地不受敌害，就把你的多个感官融在一个感官里。只有靠那个隐藏在你脑室里的感官，通往真师的陡峭小路才能朦胧地显现在灵魂眼前。

无著重复了摆脱欲望和恶习的禁令，表明他对这部分工作的重视。随着学生能力的发展，不仅任何这样的缺陷都会大大加强，而且他的责任也会增加，他的能力也会比以前更强。

第六感，即心，在大脑中有其物理器官。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对象和经验时，通常不会运用这个感官。他们过多地生活在自己的星光体中。他们“喜欢”某些东西，“不喜欢”其他东西，完全没有理由，完全没有考虑它们是什么，哪些是真正的好和坏，或者有用和无用。当然，这对任何想走奥义道路的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无爱憎地考虑所有的事情，并根据它们对灵魂的有用性来重新评估。

在大脑中还有一些器官，通过这些器官可以直接感知物理感官所不能感知的事物。如脑垂体是连接肉体 and 星光体的纽带。在同一个脑室里，有松果体，但更靠后一点，它与思想体直接相连，并负责将印象从思想层面带下来。有些人先开发脑垂体，有些人先开发松果体——每个人都必须遵循自己的真师所规定的方法。

弟子啊，你面前的道路漫长而疲惫。只要一想到被你抛在脑后的过去，你就会被拉下来，不得不重新开始攀登。

抹杀自己对过去经历的一切记忆吧。不要向后看，否则你就会迷失。

我们再一次发现无著强调了问题的最坏方面，因此没有人会在上路之前低估它的困难。相对而言，这条道路并不长。如果考虑到人的一系列的寿命有数百甚至数千世，从第一次入道到第五次入道，只需人生中最后十四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除了在天界停留的时间外，这十四世的工作只需要无间断的几世就可以完成，所需时间确实很短。

诚然，“道路一直蜿蜒向上”，但它不一定是疲惫的。当一个人只想着目标的时候，旅途才是疲惫的。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如果他只想着获得学位并带着它走向世界，但如果对他的学习不感兴趣的话，会发现他在那里的三四年是非常疲惫的。但是，如果他的学习计划做得好，并且照计划行动，那他自然会得到他的学位，如果他对他的研究课题真正感兴趣，那么他可能会忘记未来，在学校里度过一段十分有趣的时间。因此，在这条圣路上，工作也充满了心灵感兴趣的东西，有这种感觉的人，比起那些只关心达到某个既定目标的人，将使过程在事实上以及外观上更短。

冥想也是如此：一些按时冥想的人觉得冥想是一件乏味的事，但为了冥想的结果，还是要做。另一些人则发现它充满了兴趣，因此从它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好处。让学生不要考虑他自己在道路上的进展：正如经常建议的那样，让他忘记自己，为世界工作，他的进展会自然发生。自我检查和自我训练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像准备机器和给机器上油一样；这不应该花费太多时间，工作才是重要的事情。

诚然，有时人们发现有必要一开始强迫自己沿着某些工作和思考的路线前进，或强迫自己冥想，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去做。很好，继续进行枯燥的工作，如果它看起来是这样的话，如果动机是纯洁的，你很快就会发现枯燥消失了，新的兴趣出现了，工作变得充满乐趣。

对过去的一个念头就能把学生再次拉回地面，这句话当然应该让任何想踏上道路，但却不愿意放弃一些热衷的恶习的人停下来想想，无论它们多么微不足道。拖累人的不是行为，而是想做这个行为的思考。布拉瓦茨基夫人在《秘密教义》中说：“心灵的纯洁比身体的纯洁更重要。……一个行为可能是在很少或没有在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重要性相对较小。但如果想到了，在脑海中纠缠不休，其影响就会大上千倍。思想必须保持纯洁。”（《秘密教义》，第三卷，570。）

我想起了一个关于奥尔科特上校的故事，它说明了这一点。有一天，一个非常想过更高尚生活的年轻人来找他，问他是否必须戒烟。上校回答说：“如果你不能做到，你就必须去做，但如果你能做到，你就不需要去做。”当然，意志的力量和思想的纯洁是最重要的，没有它们就没有进步，无论身体多么纯净；上校非常成功地强调了这个事实。但也可以补充说，吸烟是一种肮脏的习惯；它玷污了身体，并经常给别人带来很多烦恼和不安。在物质层面上，这个肮脏的自私行为最糟糕的地方在于，烟雾伴着潮湿的唾液，然后被送去进入其他人的肺里。现代生活的一个可怕的特点是，我们经常被迫接触和呼吸经过如此处理的烟雾。

至于对属于过去的品质的思考的效果，布拉瓦茨基夫人也说：“学生必须警惕自己的思想。五分钟的思想可能会使五年的工作化为乌有；虽然五年的工作在第二次会更快地完成，但时间还是浪费了”。（同上， 573页。）

在此必须区分飘入脑海的思想和思想本身，后者是一种蓄意的行为，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一个不值得的想法可能会漂进脑海中，但如果不对它进行纠缠、鼓励和加强，就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这样跌倒的人可能很快就会重新站起来，这一点令人鼓舞。在希腊的那个古老的寓言故事中，每次英雄在冲突中被打倒在地，他都会从中获得新的力量，这个适用于人。最好是他能一劳永逸地赢得战斗而不跌倒；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注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聪明而有意愿的学生可以在没有痛苦经历的情况下学到很多东西，就像一个人可以在没有把手伸进火里的情况下学到火是热的；但所有必要的东西迟早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学到。

不要以为可以通过满足欲望而消灭欲望，这是魔罗可恶的花招。正是通过喂养恶习，恶习才得以膨胀和强大，就像虫子在花心里长肥一样。

玫瑰在虫子吃掉它的花心、喝掉它的生命汁液以前，必须重新成为母茎上的花蕾。

金色的树在树干被暴风雨摧残之前，要生出它宝石般的花朵。

学生必须在第一个声音传入耳中之前，恢复他已失去的童真。

埃德温-阿诺德爵士（Sir Edwin Arnold）在谈到佛教徒所理解的魔罗（幻象）时，以有力而生动的语言，讲述了佛祖在觉悟前受到的诱惑：

但是那黑暗王子，魔罗
知道这是佛
他会拯救人类，而就在现在

他将找到真理并拯救世界
魔罗使尽所有邪恶力量
从每一个最深的坑里都调来
与智慧和光明交战的恶魔军队
阿拉蒂、特里希纳、拉加，
以及激情、恐怖、无知、情欲的兵将
这阴暗和恐惧的一伙；都憎恨佛
试图动摇他的心。
《亚洲之光》，第六卷。

不过，布拉瓦茨基夫人说：“但魔罗也是使灵性诞生的无意识的加速器”。魔罗对有志之士的阻挠使他能够发展他的力量。一个运动员在没有哑铃的情况下，上下移动手臂可能比使用哑铃容易得多，但他不会如此迅速地发展同样的力量，甚至发展不了力量。曾经有一个受过非常高层次的入道的人曾说，即使是邪恶也会被用来做善事。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受到了严重的诽谤，他一心想做的重要工作也被破坏了。有一天，有人对他说了一句完全没有必要的同情的话，他说：“事实上，我欠那些试图伤害我的人一个人情，尽管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是不会得到那次入道的。”一个普通人会充满愤怒或郁闷，但在这样的人身上，魔罗唤出的只是等量的爱的悲悯或慈悲的力量。因此，即使是最大的敌人也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当然，真正灵性进步所需要的不是无知，而是童真。单纯的善良并不是进步；它只是准备性的净化。进步是自我在其自身层面上的发展，当它在性格体中显示出来时，就表现为人格的力量——意志、爱和思想。在学生与师父关系的三个阶段中，第三个也就是最高的阶段包含了童年的概念，因为他首先是一个试用期的学生，然后是一个被接受的学生，最后是师父的孩子。

第41章

最后的几步

来自唯一的真师的光芒，永不褪色的精神之金光，从一开始就向弟子射出耀眼的光束。它的光芒穿过物质厚黑的云层。

这些光芒时而照这儿，时而照那儿，就像阳光透过丛林茂密的枝叶投射在地上。但是，弟子啊，除非肉体是被动的，头脑是冷静的，灵魂像通亮的钻石一样坚定而纯洁，否则，光芒不会照进心房，它的阳光不会温暖人心，来自空灵高处的神秘声音也不会传到耳中，无论在最初你是多么渴望。

利比德：——就像太阳总是在云层后面闪耀一样，更高的自我也在不断地将它的光辉洒向慕道者。在我们所谓的最佳时刻，灵感和直觉的闪光不时地出现在我们头脑的黑暗中，这些都来自于那个高尚的源泉。明智的做法是努力捕捉这些最好的时刻，在想象中保持它们，在冥想中沉浸其中，从而使整个生命进入书中提到的钻石般的状态。

在提到“来自空灵高处的神秘声音”时，布拉瓦茨基夫人补充了以下脚注：

这些神秘的声音或旋律，是苦行者在冥想开始时听到的，瑜伽士称之为心声（Anāhatashabdā）。[心轮（Anāhata）是第四个脉轮。]

第四个中心或脉轮是心轮。当冥想时意识集中在心脏时，最容易受到精神灵魂或我的影响。心脏是身体中高等三身（神我-菩提-末那）的中心。头是心灵-智力人（psycho-intellectual man）的所在地；它的七个脑室具有各种功能，包括脑垂体和松果体。在专注中能把他的意识从大脑带到心脏的人，应该能够通过低级心智把爱欲心智与高级心智结合起来，而低级心智在纯净和没有爱欲的时候，就是彩虹桥。然后，他将有能力捕捉到高等三身的一些提示。高层意识试图通过良知来引导他；在他与菩提-末那合一之前，他无法引导它。前面的解释是从布拉瓦茨基夫人的一些口头教诲的笔记中浓缩出来的，附在《秘密教义》第三卷中。

印度关于这个问题的传统说，当昆达里尼上升时，它溶解了所经过的各个脉轮的特质，并将它们的精华向上携带。当它到达第四个脉轮，即心轮时，瑜伽士听到了来自上界的声音，称为心声（anāhata-shabda）。Shabda意思是声音；anāhata是指“不击打”；所以它是指没有把东西碰撞在一起而发出的声音。因此，这个术语象征着高于性格体层面的东西。修行者与更高层次的三位一体的接触从这一点开始。那些想增加高级和低级心智之间联系的人，不应该在冥想中停留在低于高等三身的任何东西上。下面的冥想，译自《格兰达本集》（Gheranda Samhitā），是对心轮的冥想之一。它说明了瑜伽师逐

渐将注意力从周围环境中移开并集中在自己的理想上的方式。

让他在心中找到一片宽广的甘露之海
其中有一个美丽的宝石岛
那里的沙子是明亮的金色，洒满了珠宝
美丽的树木在岸边开着无数的花朵
在它里面有罕见的灌木、树木、爬藤和苇草
四面都散发着最甜美的芬芳

谁想尝到神圣的完整的甜头
应在其中想象一棵最美妙的树
在远伸的树枝上生长着各种奇异的果实
它们是撑起世界的四种强大的教导
那里的果实和花朵不知道死亡和悲伤
蜜蜂嗡嗡作响，布谷鸟轻轻歌唱

此刻，在那个宁静的凉亭的阴影下
有一座红宝石的殿堂，光芒万丈
寻觅的人，必在罕见的座位上找到
他的挚爱，稳坐其中
让他用他的心驻留在那里
就像他的老师教导的那样
驻在那神圣的形式上，
那里有祂的模式和祂的标志。²⁰

除非你听见，否则你看不见。除非你看见否则你听不见。听见和看见，这是第二阶段。

• • • • • • • • • •

我们已经探讨过了看和听的意义。除非学生对内心的声音有反应，也就是说，除非他了解灵性法则，否则他永远不会看到外部事物的真实情况。正如一位真师曾经说的那样，他必须学会用精神的眼睛来看待物质的东西。当他以这种方式看待物质或外在事物时，他将越来越理解内在的声音。这就像冥想和经验之间的交替，是必要的。忙忙碌碌地过日子，而不停下来对其冥想，就会错过许多事件的意义；应该每天抽出一段时间，让内在之光照耀它们。另一方面，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把全部时间用于思考，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这样做的人将获得很多的错误的概念，因为需要经验来纠正和扩大我们的冥想。学生必须寻求的是内在和外在的平衡交融。他必须以和谐为目标——这是在《薄伽梵歌》中一再重复的。

在上帝的系统中，内部和外部世界完美地相互一一对应。布拉瓦茨基夫人在《秘密教义》中说：

²⁰ 见《专注》（Concentration），第十章。

“在隐藏的力量领域里，可听见的声音不过是一种主观的颜色，而可感知的颜色，不过是一种听不见的声音”。²¹

这里说的是颜色，而不是形式；这使声明更加准确，因为我们真正看到的只是颜色，而不是形式。

我们不可能肯定地说，为什么这种听和看的和谐统一的状态被称为第二阶段。我们无法知道无著阐述的是什么阶段体系，因为在这点上他的指示被蒙上了一层面纱。文中的点线标志着关于第三阶段的内容缺失的那部分。当教义再次出现时（在这段中断之后），无著完全按照《瑜伽经》的说法处理后面的阶段，即(5) 制感（pratyāhāra），(6) 专注（dhāraṇā），(7) 禅定（dhyāna），和(8) 入三摩地（samādhi）。

当弟子能看到、听到，闻到、尝到，但眼睛闭着，耳朵关起，嘴巴和鼻孔停止运作时；当四种感官融合，准备进入第五感官，即内在的触觉时，他就进入了第四阶段。

有一些瑜伽士在进入冥想状态时，确实是把口和鼻闭住了。他用手指将眼，鼻孔和嘴巴闭住，这些人还对舌头进行训练，使其能够向上和向后弯入嘴部上方的空腔，从而防止空气进入。这被称为舌锁手印（khecharī mudrā），是某些哈达瑜伽士练习的。皇道瑜伽士不这样做，这里也不推荐。在某一个阶段，学生可以闭上眼睛，在自己之内重现（或在星光-思想界体验）嗅觉、味觉、视觉和触觉的感觉。现在，为了将自己撤回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必须关注内在的触觉，也就是听觉。通过关注内在的声音，并追踪它到更细微的地方，他使自己达到了可以修行制感（pratyāhāra）的地步，即克制所有的感官觉知，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关闭所有来自学习的殿堂和无明的殿堂的感觉。这种做法在下一段中有所描述。

思想的杀手啊，在第五阶段，所有这些都必须被杀死，无法复活。

大多数人，比如在读一本他们特别感兴趣的书籍时，他们的注意力通常在很大程度上被收回，他们就不会对他们周围的各种气味、景象和声音给感官造成的印象做出反应。随意将自己置于这种状态就是制感，它是为真正成功的冥想做准备。“被杀死，无法复活”，无非是指感官像好狗一样，在被指令要趴下时就会趴下，直到被召唤时才会再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个脚注，内容如下：

这意味着，在第六发展阶段，也就是奥义学体系中的“专注”（Dhāraṇā），每种感官作为一种单独的能力，都必须在这个阶段被“杀死”（或瘫痪），然后进入第七感官，也就是最灵性的感官，并与之融合。

²¹ 《秘密教义》，第三卷，508页

在《瑜伽经》中，专注是瑜伽的第六步。它是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心的集中，它紧随在制感之后。由于心（译者注：或者称为“意”）被视为第六感，当专注完成后，心不再对外部世界的事物起作用，直觉，这里称为第七感，就会升起。生活以两种方式教导我们，一是通过外部世界给我们的教导（tuition），二是通过直觉(intuition)，即内在自我的工作。当人们在进化的朝圣之路上前进时，他们的直觉会增强，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世界给予的教导。这也说明，使用内在力量的人可以从少量的经验中学到比其他人从大量的经验中学到的更多。由于内在智力的活动，发达的人能够看到即使是小事的重大意义；但未发展的心智充满了好奇心，它不断地渴望新奇的事物，因为它不善于思考，很快就厌倦了普通事物的表面意义。这样的心智渴望宗教经验的奇迹，因为它对一直围绕着它的无数奇迹视而不见。

让你的心灵远离一切外物、一切外景。抑制内在之相，以免它们在你的灵魂之光上投下暗影。

你现在处于专注之境，即第六个阶段。

在专注的练习中，总是有必要同时考虑外部和内部的干扰源。必须防止心灵对任何外部事物产生兴趣，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最轻微的声音都会唤醒它的好奇心，破坏专注。同时，必须阻止头脑中出现与过去或未来有关的图像；在练习过程中，必须对昨天发生的事情或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完全不感兴趣。当这种专注成功实现后，下一个也是第七个阶段的练习就开始了，这被称为禅定（Dhyāna，入神长续）。

当你进入第七个阶段时，幸福的人啊，你将不再感知神圣的三位一体，因为你自已已经与三位成为一体。你和你的心，就像一条线上的孪生兄弟，你的目标之星在头顶照耀。住在荣耀与极乐中的三位一体，如今已经在幻象的世界里失去了它们的名字。它们变成了一颗星，是燃烧却不灼伤的火，这就是火焰之本。

成功的瑜伽士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禅定”（Dhyāna），正确引你入“三摩地”（Samādhi）。

从专注到禅定，在这个阶段的修行人进入了菩提界意识。它就是“你自己”。这里所说的心灵是高等心智，因为低等心智已经沉寂不起作用。心智已被提升到菩提的高度，所以这两者就像“一条线上的孪生兄弟”，是一个三角形的两个下角，正如下面的脚注所指出的：

皇道瑜伽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由一个几何图形来象征。这里的几何图形是神圣的三角形，位于“专注”阶段之前。▲是高徒的标志，而另一种三角形则是高阶入道者的标志。这是佛陀讲的“我”的符号，用它来象征通过般若三学解脱出来的如来（Tathāgata）肉身。一旦通过了初级和较低级阶段，弟子们

看到的就不再是 Δ ，而是 一，即 一 的缩写，即完整的七个阶段。这里没有给出它的真实形式，因为它几乎肯定会被一些江湖骗子利用并亵渎，用于欺诈的目的。

头顶上照耀的明星是神我 (ātmā)。但正如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另一个脚注中所说的，它也指“入道之星”，它在入道者的头上闪耀。由于要达到的目标是第四次入道，即阿罗汉的果位，它是这次入道的明星，通向神我或涅槃界 (nirvāṇic)。

在这个阶段，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用思想上往上看，把高等三身（神我-菩提-末那）视为高于自己，而是发现自己处于菩提状态，心智与菩提结合成光明心智 (manas-taijasī)。在这个阶段，入道者的“禅定”将最终导致菩提和神我的进一步结合。一旦达到这种结合，更高层次的三位一体将成为一颗星，在脚注中被描述为“只要苦行者还在人世，就永远无法触及火焰之本 (upādhi)”。燃料是性格体；火是这三重精神；火焰是单一体。即使是圣人，在保持肉身的同时，也没有完全进入单一体的境界。布拉瓦茨基夫人说：

在达到终点之前，禅定是在人世期间可达到的最后的阶段，除非修行者成为一个完全的圣人。如前所述，在这种状态下，皇道瑜伽士还能在精神上意识到自我，意识到自己的高级原则在起作用。再进一步，他就会进入超越第七阶段的境界（有些学派认为是第四阶段）。这些学派的阶段包括制感 (Pratyāhāra)——以作为控制自己的心灵和思想的初级练习——在这之后，有专注 (Dhāraṇā)、禅定 (Dhyāna) 和三摩地 (Samādhi)，并将这三者统称为“三昧/三夜摩” (SAMYAMA)。

说“三位一体失去他们的名字”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不是形式（相），因为它们所处的领域是意识的区域。性格体的低层境界是形式的境界；然后是名字（名）或“意义”的层次，但单一体是超越名字的，超越人们所说的意识。

这段文字继续指出，在达到三摩地的修行后，有志之士现在已成为阿罗汉，并达到了本节中所讨论的努力目标。

第42章

目标

现在，你的自我消失在神我之中，你的自我归于真我，与你最初散发光芒之我融为一体。

弟子啊，你的个性之我在哪里？你本人又在哪里？火花消失在火中，水滴落入了大海，永在的光束变成了一切和永恒的光辉。

现在，弟子啊，你既是行动者，也是见证者，是发光之体，也是发出之光，是声中之光，也是光中之声。

利比德：——正如一个人在生命的升华中意识到性格体只是“它”，从而将他的意识中心提升到更高的自我时，在某一时刻他也会以亲身经历的事实发现，那个意识只是“你”，而不是“我”。（见前文）。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是在第四次入道前后，低等自我就会消失在真我中，这个人认为或感觉到的他的个性体也会消失。就像已经达到菩提境界的人认知并接受他人的意识为自己的意识，并把他们的喜怒哀乐视为自己的喜怒哀乐；达到这个入道境界的人会发现在所有人中只有一个真正的“我”。

《薄伽梵歌》中已经给出了低阶入道者和阿罗汉的觉悟的差别，以及菩提界的意识和神我界的意识之间的区别。在阿罗汉果位之前，人看到同一个“我”在所有的生命中；在证得阿罗汉后，他看到所有的生命都在一个“我”中。

根据《瑜伽经》，这就是“一体”（kaivalya）意识、解脱的状态，在完全达到这个状态时，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被摧毁。

有福之人啊，你了解五种障碍。你是它们的征服者，是第六种障碍的主人，你已证得四圣谛。

来自你的光辉照耀着它们。你曾为徒子，现在是师长。

四圣谛：

难道你不是通过对一切苦难的知识，而知苦圣谛吗？

难道你不是因在集之门战胜了幻象之王，而知集圣谛吗？

难道你不是因在第三道门消灭众孽，而知灭圣谛吗？

难道你不是因踏上通往知识的道路，而知道圣谛吗？

布拉瓦茨基夫人补充说：

在北传佛教中，“四圣谛”是指苦：痛苦或不幸；集：诱惑的集结；灭：它们的毁灭；道：圣道。征服五种“障碍”是对苦的认识、关于人类弱点的真相、了解压迫性的局限，以及脱离所有激情甚至欲望束缚的绝对必要性。踏上“救赎之路”是克服最后一个障碍。

佛向世界传授了四圣谛。这就是“苦”，“苦因”，“苦止”和“离苦之道”。在埃德温-阿诺德爵士无与伦比的诗歌《亚洲之光》中，这些真理以美妙和准确的方式展现在西方世界面前，下面的诗句就引自这首诗。所有在道路上寻求灵感的人都应该阅读整个作品。

愿意踏上中道之人，他们的道路
被明亮的理智充盈，被柔和的宁静抚平
愿走高尚的涅槃路之人
乐知四圣谛

第一谛为“苦谛”。不要被糊弄！
你们所珍惜的生命是漫长的痛苦
唯有痛苦不离不弃，而欢乐却像
鸟儿点地又飞离

生之苦，无助的日子的苦
热烈的青春之苦，男人的壮年之苦
寒冷的灰色岁月和窒息的死亡之苦
这些都充满了你可怜的人生

深情的爱虽甜美，但葬礼的火焰必吻那
曾枕着的胸脯，贴着的嘴唇
好战的力量虽英勇，但秃鹰却在
首领和国王的白骨堆上觅食

大地虽美，但它所有的养育之物
谋划着相互残杀，渴望着生存
天空如蓝宝石，但当饥肠辘辘的人
哭号着时，却不给一滴水

向病人、哀悼者询问，
问那拄着拐杖，孤苦无依的人
“你爱生命吗”？这些人说婴儿是聪明的
它哭着来到人世

第二谛为“集谛”。有哪种悲痛
自己升起而非源自爱欲？
感官和所感相交，点燃了
激情窜跳的火花

渴爱之火，对外物如饥似渴
你热衷于泡影，痴迷于梦幻
你造出一个假我，并创造出
看似围绕它的一个世界

你对高处视而不见
对因陀罗天之上的梵音听而不闻
对真正的生命的召唤无动于衷
只对虚假的钟情

纷争和欲望如此增长，导致世间的战争
受骗的心流淌着咸咸的泪珠
激情、妒忌、愤怒、憎恨如此膨胀
血腥的岁月逐年不断

在谷物应该生长的地方
蔓延着杂草的恶根
毒花盛开；好种子难以
落地生根

饮完鸩酒，灵魂离去
渴爱难耐，因业而返
感官再次冲击沉重的灵魂
新的业再造一轮

第三谛为“灭谛”。这就是和平
征服自我之爱和生命的欲望
撕掉胸中根深蒂固的激情
静止内心的斗争

让爱紧拥永恒之美
让你成为自己的主宰；让快乐
超越诸神的生活；让财富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完美的服务，尽职尽责
慈悲心肠，言语平和，纯洁无暇
这些财富在生时不会消失
死后也不会减退

苦难终结，生死停歇
油枯之灯，怎会飘摇？
旧业已尽，新业不造

这才称得上圆满

* * * * *

第四谛为“道谛”。圣路敞开着
为所有的脚铺下，平易又近人
尊贵的八正道；它直达
和平与庇护。 谛听吧！

众多小径通向姊妹峰
金色的云朵围绕着皑皑白雪；
攀登者通过陡峭或平缓之路到来
抛离了另一个世界

强者敢走风暴中的崎岖之路
峭壁陡直，险象环生；
弱者必须缓慢延坡绕行
走走停停

这就是带来和平的八正道
随你循低处或高处而行
坚定的灵魂急步，软弱的人拖拉
所有人都会到达阳光下的顶峰
《亚洲之光》，第八章

阻碍得到阿罗汉果位的五种障碍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它们是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刚刚引用的脚注中提到的五种，或者是前五种枷锁，或者是《瑜伽经》中提到的、已经讨论过的五种烦恼。

现在，请在菩提树下休息吧，菩提是一切知识的圆满，因为，你已入三摩地，那无瑕之境。

看哪！你成了光明，你成了声音，你是你的真师，你是你的神。你是你的真心本性，是你追寻的目标：它是绵延不绝的声音，响彻永恒，永不改变，七音合一，它是

寂静的声音。

Aum Tat Sat

终止语Aum Tat Sat是印度人的大真言(Mahāvākyams)之一。Aum的含义我们已经探讨过了。Tat指的是最高存有。从哲学的角度，代词“他”和“她”不适合指称最高存有，所以采用了Tat，意思是“那个”。超越了“它”和“你”的是“那个”，也就是“我”。因此，这个真言意味着“那个”才是真的。所有的善行都以这种思想开始和结束。

第七部分

第二节：两条道路

第43章

开放的大门

利比德：——我们现在来看看布拉瓦茨基夫人从《金色律法之书》中翻译的第二节——名为“两条道路”。这并不一定是名为“寂静的声音”的第一节的延续，但它一开始是针对刚刚达到阿罗汉果位的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三节彼此之间有任何特殊关系。就所有的意图和目的而言，它们是三本独立的书，以相同的方式处理同一主题。然而，对慕道者来说，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反复听到关于道路的教导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能重新激发他的热情，引起他对可能被忽视的要点的注意，并通常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

本节一开始就针对一个已经达到道路顶峰的人，问题出现了：他是继续进入涅槃的极乐世界，不顾那些留在后面的人，还是在跨界线前回头帮助正在攀登的人；他是为自己获得解脱，还是留下来帮助世界？

现在，慈悲的导师啊，请为他人指路。请看，所有敲门想进入的人，都在无知和黑暗中等待着，等待着甜蜜律法之门的开启！

慕道者们的声音说：

慈悲的真师，您难道不应该揭示心道吗？您应拒绝引导你的仆人们走上解脱之路吗？

这节的开头一段在现代社会的我们看来可能有点奇怪。我们熟悉这样的思想：道路向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开放，无论种族、信仰、性别、种姓或肤色，只要他们如法的生活就行。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要在黑暗和无知中等待为他们打开大门？

事实是，当佛在印度传教时，婆罗门教已经变得非常僵化。最初，这种信仰是非常快乐和自由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种姓制度被祭司和统治者扩展到各种细节。公元前一万年左右，当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时，印度平原上有大量的亚特兰蒂斯人（Atlanteans）和亚特兰蒂斯-利姆利亚人（Atlanto-Lemurians），所以摩奴（Manu）认为有必要禁止通婚。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他制定了种姓制度，以避免进一步的混杂，并使已经形成的种姓得以延续。他起初只建立了三个种姓——婆罗门（Brāhmana）、刹帝利（Rajan）和吠舍（Vish）。第一种性是纯正的雅利安人，第二种性是雅利安人和托尔特克人

（Toltec），第三种性是雅利安人和蒙古人（Mongolian）。

因此，这些种姓被称为“瓦尔纳”（Varnas）或颜色——纯正的雅利安人是白种，雅利安人和托尔特克人的混血是红种，而雅利安人和蒙古人的混血是黄种。三个种姓之间可以通婚，但很快就形成了一种感觉，即婚姻应限制在同一种姓的人之间。后来，那些根本不是雅利安人被纳入了首陀罗（Shūdras）这一总称之下，但即使在这里，在许多情况下也会出现少量的雅利安人血统。许多山地部落都有部分雅利安人的血统——少数部落则完全是雅利安人，如斯尧普西（Siaposh）人和吉普赛（Gipsy）部落。

印度教经文中的一些段落表明，具有特殊品质和能力的人有可能提高种姓等级，但这一定是非常罕见的情况。当然，在佛降生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婆罗门才有希望获得解脱，任何希望达到这一目标的人必须首先设法生为婆罗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理论，因为婆罗门的数量从来就不多——即使到今天，在大约三亿的人口中也只有大约1300万婆罗门，而且他们不允许低种姓的人学习神圣的经典。

但佛的教导使大门大开。他教导说，对于任何种姓的人，只要他过着正确的生活，就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反之，不过正确生活的婆罗门就不值得尊重，如《贱民经》（Vasala Sutta）中的如下内容。

一个人不因出生而成为低种姓
不因出生而成为婆罗门
只有行为决定一个人成为低种姓
只有行为决定一个人成为婆罗门

许多婆罗门告诉我，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感受到了这一真理；他们发现自己更喜欢那些生活在婆罗门理想中的低种姓的人，而不是那些忽视其理想、生活在低标准下的本种姓成员。

佛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宗教，而是要改革印度教。有一段时间，几乎整个印度都自称为佛教徒。曾有信佛的印度人，就像目前在西北部有许多人自称是锡克教的印度人一样。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早已从印度消失了；我们在统计数字中看到的在印度的两千多万佛教徒属于缅甸省，从地理和人种学上看，它是一块独立的土地。但佛希望产生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于今天的印度教中。我们可以对用动物祭祀的影响为例，佛非常强烈地反对这种传统；在他的时代之前，动物祭祀非常普遍，但现在已经相当罕见。同样，在今天的印度，每一个圣人都被大家尊敬，不管他在成为圣人之前是什么种姓。全国各地的人都把《薄伽梵歌》视为最高的权威，但它是一本最自由的书。神在其中说：

“我视一切众生为平等的，没有一个人对我是可恨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可亲的。虔诚地崇拜我的人，他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即使是最有罪的人以全心全意的方式崇拜我，他也定被认为是正直的，因为他有正确的决心；他很快就会变得尽职尽责，

进入永恒的和平，考特耶啊；你要知道，崇拜我的人永远不会灭亡。皈依我的人，帕尔塔啊，虽然来自罪恶的子宫，女人，吠舍，甚至首陀罗，他们也会踏上最高的道路”。

22

我们不能认为克里希纳在这里把妇女和其他人放在较低的水平上，而是他在驳斥一些流行的迷信，其中包括认为有女身的人必然低人一等，因此无法成功实现高尚的灵性目标。

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脚注中解释说，佛的教义有两个派别，即密教和显教，分别称为“心道”和“眼道”，前者来自佛的心，而后者是佛的大脑或头的工作。有人给我的另一种解释是将这些术语与慕道者的眼和心联系起来：整个系统可以通过眼来学习，但只有当心与内在生命相协调时才能踏上更高的道路。

整段话是基于佛对是否应该传教的犹豫不决。据说，在佛陀觉悟后的那个早晨，他坐在菩提树下，怀疑世人是否会理解并追随他，直到他听到一个声音，就像大地在痛苦中的声音，它哭诉着：“我会迷失的，我和我的生灵！”接着说：“哦，至高无上的人，让你伟大的法被说出来吧！”（《亚洲之光》第七册。）

老师说：

道路有二；大圆满有三；将凡身转化为知识之树的美德有六。

对此，布拉瓦茨基夫人补充了以下脚注：

“知识之树”是智慧宗教（Bodhidharma）的信徒对达到神秘知识高度的圣人的称谓。中观派（Madhyamika）创始人叫龙树，因为龙是智慧和知识的象征。菩提树之所以受到尊崇，是因为佛就是在菩提（智慧）树下出生、觉悟、首次布道并圆寂的。

斯瓦米-苏巴-罗（Swāmi T. Subba Rao）对树的象征有某种不同的解释。他说，入道者的身体已经成为知识的渠道（我们也可以补充说也是力量的渠道），所以它就像世界上所有知识之树上的一根树枝。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入道者是奥义阶制这棵大树的一部分，即伟大的圣白会，它的根在更高的层面上，它的枝条延伸到人类生活的每一部分，甚至延伸到低等的王国之中。那些读过《真师与道路》后面几章的人将会理解这个古老的树的符号，因为那里显示了神秘的奥义阶制如何从一个巨大的根向外延伸。

在这个关于两条道路、三种大圆满和六种美德的陈述中，我们看到了佛陀教学的方法特点的实例。他总是以列表的形式帮助他的追随者们记住他的教导。例如，有“四圣谛”，每一个都用一个词来代表，这将唤起人们对一套相当明确的观念的回忆。还有

²²（《薄伽梵歌》，第四章，29-32.）

八正道，十恶，分为身所造的三宗罪、语言（口）所造的四宗和心（意）所造的三宗，以及十二因缘，即导致人类生与苦的相互关联的因素。

超越性的美德，或称波罗蜜多（paramitās），有时被说为有六种，有时为七种，但更常见的是十种。在锡兰时，我从高僧苏曼加拉（Sumangala）那里了解到它们是十种：他说，前六种是完美的慈善、完美的道德、完美的真理、完美的能量、完美的仁慈和完美的智慧；另外四种有时是专门为出家人增加的，是完美的忍耐、完美的辞让、完美的决心和完美的舍离。在铃木大拙（Teitaro Suzuki）翻译成英文的马鸣菩萨（Ashvagosha）所著《大乘起信论》中，列出的波罗蜜是：布施（dāna）；持戒（sila）；忍辱（ksānti），精进（virya），禅定（dhyāna），般若（prajñā），以及另外四个：方便（upāya）；愿（pranidhāna），力（bala）；智（jñāna）。在《寂静的声音》1924年版的脚注中，给出了一份摘自艾特尔（Eitel）《中国佛教》的清单，即：慈善、道德、耐心、精进、禅定和智慧；此外还有对出家人的：使用正确的手段、科学、虔诚的誓言和意义的力量。

在锡兰的时候，我把东方学研究者的说法与佛教徒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进行了比较。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那些学者一般都很木讷，而佛教徒却充满了活力。然而，博学的僧侣们的知识准确度至少与最博学的东方学研究者相当。埃德温-阿诺德爵士在他的《亚洲之光》中，对佛教的活生生的一面作了非常准确的表述。有人说，他把基督教的思想感情用到了佛教之中，但这丝毫不是事实；我可以证明，这首诗中描述的感情在佛教徒中确实存在。

谁会走向道路？

谁会先踏上道路？

谁将首先聆听双道合一的教义，揭开秘密之心的真相？那法则传授智慧，通过无学而得，揭示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唉！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阿赖耶，与伟大的灵魂融为一体，可拥有它的人，阿赖耶对他们的帮助却如此之小！

看吧，阿赖耶就像明月映照在宁静的水波中一样，被万物映照，无论大小。它被最微小的原子所映照，但却无法触及所有人的心。唉，虽有这样的礼物，可以学习真理的无价之宝，对存在之物的正见、对不存在之物的知识，却很少有人能从中获益！

秘密之心指密教。它是一个从亚特兰蒂斯时代流传下来的符号。在金门城（City of the Golden Gate）的大神庙的最深处的圣殿里，祭坛上摆着一个巨大的心形金盒，其秘密的开启方法只有大祭司知道。它被叫做“世界之心”，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

所知道的最内在的秘仪。他们把最神圣的东西放在里面，他们的许多象征意义都围绕着它。他们知道每个原子都像心脏一样跳动，他们认为太阳也有类似的运动，他们把这与太阳黑子活动期联系起来。有时人们会在他们的书中看到一些段落，这些段落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科学问题上比我们知道得更多，尽管他们是从诗意的角度而不是从科学的角度看待这一切的。例如，他们认为地球在呼吸和运动，当然，最近科学界人士发现，地球表面每天有规律的位移，这可以被认为在某种形式的呼吸。

当无著使用“秘密之心”一词时，他也指所有内在的奥秘。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脚注说：

秘密之心指密教。

在这里，老师所说的“无学”当然是指，有些时候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单纯的通过感官从外部获得知识转移到通过直觉发展内在的学习。对于我们在人世中必须处理的事情，在我们特定的职责范围内，如果没有足够的学习或知识，我们就不可能有智慧；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生活中最伟大的事情是积累大量的知识，或者想象这种知识除了可以利用它为人类服务之外有内在的价值，那我们也是错误的。

在欧洲，有一种从外部接近和研究事物的趋势，而东方的方法则更倾向于从内部考虑。在我们目前的进化状态下，两种方法都是必要的。当菩提载体发展起来，直觉从那个层面进入物理大脑，它将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智慧，完美的知识，但这只在极少数人身上得到充分的发展。

即使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的思想在高处，我们也必须牢牢立足于世界中，我们必须以平衡的判断力对待来自内部的印象，就像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经验运用常识一样。这是必要的，因为很容易把来自星光体的冲动误认为是来自更高自我的直觉。例如，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死去的人看到我们对某些特定的问题感兴趣，就在星光界提供了一个建议，这可能会进入大脑，看起来像直觉。然而，事实上，那个死人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够格的星光界观察者，因此可能提供了相当错误的信息。

这个“无学”的建议不仅对那些在道路上的人有用，而且对每一个爱学习的人也有用，如果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它指我们应该避免只是单纯的学习。仅对事物外部的大量研究往往会导致物质主义。因为人们看到周围有巨大的灾难、牺牲、压迫、悲伤和痛苦，以及大量的没被回应的祈祷，许多人开始认为冲突和斗争是生命的法则，认为自然界是没有同情心的。但是，如果尽可能全面地研究这个世界，一直把它看作是一个对多种形式的生命的伟大学校，就会开智慧，使人看到所有的事物都在一起向好的方面发展。当一个人发展出星光和更高形式的视野时，这个“一切都很好”的事实就不再是一个需要通过仔细推理来理解的问题；它跃然于眼前。具有这种视野的人不可能是物质主义者。

阿赖耶（Ālaya）这个词的意思只是一个住所或房子。布拉瓦茨基夫人说，从秘义的角度看，它至少有双重含义，既代表宇宙灵魂，又指一个高级圣人的自我。它是人类真正的居所或家，在宇宙的层次，相当于人类灵性三原则中的菩提。它是宇宙灵魂的阳性或积极方面，即逻各斯。它是爱默生所说的超灵（Over-soul），是所有生灵的宇宙性高我。它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智性（Nous），一个不受物质影响但根据宇宙计划行动的原则，是印度人的灵魂（jīvātmā），神圣的创造性思想的来源。换句话说，它存在于第二逻各斯中，是宇宙性的灵性灵魂，每个人的菩提都是它的一道光。

一个人应该有“对不存在之物的知识”，对于那些不知道“不存在之物”的确切哲学含义的人来说，肯定看起来很奇怪。存在（exist）意味着站在“之外”，认知外部或客观的存在。被称为存在的那种存在属于在我们之外的世界，但内住的生命或意识有它自己的存在状态——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内在”（istence），但不是“存在”（existence）。没有什么比这个有意识的生命的真实性更真实的了，我们也拥有这个生命，因为我们是同一个逻各斯的一部分，这就是“不存在之物”，每个慕道者都应获得对它的知识。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神圣的；但要认识到这一点，他必须站在自己的光芒之外——那么就不会有阴影，不会有幻觉。

第44章

用头脑学习和灵魂的智慧

学生说：

老师啊，我该怎样做才能获得智慧？智者啊，我该怎样做才能达到完美？

去寻找道路。但是，弟子啊，在你踏上旅途之前，要有一颗纯洁的心。在你迈出第一步之前，要学会明辨真实与虚幻，辨别什么转瞬即逝，什么持久永恒。最重要的是，学会把用头脑学习与灵魂的智慧分开，将“眼道”与“心道”分开。

利比德：——关于真实和虚幻的问题，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在《在真师膝下》中关于“从虚幻引领我到真实”的评论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是啊，无知就像一个封不透风的容器，灵魂之鸟被关在里面。它不能鸣叫，也不能撩动一根羽毛；爱唱歌的鸟儿哑然瘫坐，精疲力竭地死去。

但即使是无知，也比没有灵魂智慧照亮和指导的用头脑学习要好。

当一个人极度无知的时候，无论他在其他方面如何发展，都不可能有任何奥义上的进步。如果没有对真理和道路的了解，他就不会朝着明确的方向前进。大多数人对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意味着什么，对什么是使人进步的品质和行为，什么是使人倒退的品质和行为知之甚少，他们对所有人都在慢慢走向的伟大命运没有概念。因此，他们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我们以灵视的方式调查了一些二等人的一百世，发现在经过这么多世后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可察觉的成长。

然而，整个生命的稳定而缓慢的演变一直在进行着，而人也参与了这一普遍的进步。绝对而言，他已经向前迈进了，但相对而言，他做得很少。辛内特先生把这种进步比作一个人通过盘旋的楼梯在塔楼上绕圈向上爬；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相同的位置和景色，但每次都比以前高一点点。似乎人类受到的待遇比他们应得的好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即使是无知的人，他的思想十有八九是自私的，也在以这种方式前进。事实是，即使是指向更高的事物的一点力量，也远比转向低级事物的大量力量更有力量。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有十分之一是灵性的，他就超出了平均水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退了九步走了一步，但幸运的是，这九步退得很短，而这一步迈得很长。一个人过糟糕的一生会使善与恶平衡，而要倒退，人必须是特别糟糕的。然而，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哪怕一点善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行善的人得到许多善业。

但是，如果无知是进步的巨大障碍，那么没有应用的知识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也没有什么意义。即使一个人对奥义的东西感兴趣，他也可能一生都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因为如果不加以应用，知识就没有什么用处。将知识付诸实践是快速进步的一个绝对必要条件。

智慧的种子无法在没有空气的地方发芽生长。为了生活和收获经验，心灵需要广度，深度和基点，将它拉向金刚灵魂。不要在幻象的领地中寻找这些基点，而要超越幻觉，寻找永恒和不变的“恒在”，不要相信幻想的虚假建议。

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她的脚注中说，“金刚灵魂”即金刚萨埵（Vajrasattva），是至高无上佛的称号，祂是“所有秘仪之主”，名叫持金刚（Vajradhara）和本初佛（Ādi-Buddha）。然而，在《秘密教义》中，她指出了金刚萨埵和持金刚之间的区别。金刚是一种钻石；萨埵（sattva）用在这里指“本性”，即一种特征或灵魂，所以金刚萨埵是指其本性或特征像钻石的存有。Dhara的意思是持有或承受，所以金刚萨埵是一个持有钻石的存有。观世音（Avalokiteshvara），“被看见的上帝”，是金刚萨埵，金刚灵魂或金刚之心，是所有五智佛（Dhyāni-Buddhas）的综合现实。第一逻各斯是持金刚，或金刚手，在藏语中也称为多吉羌（Dorjechang）。祂超越一切条件或显现，但祂把祂的心——金刚萨埵——即第二逻各斯送入主观的显化世界。²³

文中提到需要有一些特殊的点，才能将慕道者拉到与“恒在”的充分接触中，这与我们在动物的个体化过程中所看到的相似。在动物的情况下，这些点是它所发展的更精细的品质，如感情和奉献，通过这些品质，它可以达到人类的意识状态。人的心灵也必须展示出特殊的点，以便与灵魂结合，对入道者来说，这些点必须上升为菩提，这在轮回的自我中对应于更高层次的金刚萨埵。苏巴-罗（Swāmi T. Subba Rao）说，这指的是神我把自我吸引到单一体中。同一个比喻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使用。

因为心如明镜，在映照的同时也会积聚灰尘。

布拉瓦茨基夫人说，这出自神秀的教义，他教导说，人的心灵就像一面镜子，会吸引和映照每一粒尘埃，因此必须像对待镜子一样，每天擦拭和除尘。神秀是菩提达摩所教的密法的北禅六祖。在《秘密教义》中，她对菩提达摩的立场解释如下：

当误用教条式的正统佛教经文达到高潮，佛陀的哲学精神几乎丧失殆尽时，印度出现了几位改革者，他们建立了一个口传教法。菩提达摩和龙树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初几个世纪里中国冥想派最重要著作的作者。²⁴

²³ 《秘密教义》，第376-77页。

²⁴ 《秘密教义》，第三卷，429页。

镜子上的灰尘象征着星光体和低级思想体中的偏见、幻觉和狂想；它们对于这些境界的视觉来说清晰可见，是对更好的思想或感情的决定性障碍。关于这些障碍的影响和摆脱它们的方法，我们已经在《在真师膝下》的谈话中仔细讨论过了。

它需要灵魂智慧的柔风拂去幻象的尘埃。初学者啊，寻求心与灵魂的融合吧。

远离无知，同样也要远离幻象。对世俗的欺骗背转脸；不要相信你的感官，它们都是虚假的。但要在你的体内——你感觉的圣地——寻找非个人的永恒之人；找到他之后，向内看；你就是佛。

普通经验告诉我们，必须不信任感官。例如，视觉的印象必须通过对事实的仔细研究和对它们的判断来加以纠正，就像要纠正太阳看似明显地绕地球转这个印象一样。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不要错误理解为不使用感官。它们必须在每个层面上被用来获取知识，从事工作和职责，否则就不会有进步。

永恒的人是转世的自我，与性格体相比，它的生命是漫长的，它在我们一系列完整的人类生死过程中持续存在。

“佛”这个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有时，就像在这里，它仅仅意为开悟，启迪，或智慧。有时，它被用作乔答摩佛的名字。在其他情况下，它指的是奥义阶制中第二道光之首的高级职位，即《真师与道路》中描述的伟大的教学和宗教部门。佛教有一份24位佛的名单，其中现在的在佛的位置上的是乔达摩，在遥远的未来，这个职位将由弥勒菩萨接任。

虔诚的人啊，远离赞美。赞美会导致自欺。你的身体不是自我，你的自我本身没有身体，赞美或责备都不会影响它。

弟子啊，自我陶醉就像一个傲慢的傻瓜爬上高塔。他孤傲地坐在上面，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他。

许多人被不适当的赞美宠坏；它导致了所有没有清楚地看到他们前面或上面的东西的人的骄傲。那些有足够的灵视力，能经常看到真师的学生，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容易发生这种危险，因为他们不能不把自己的渺小与真师的伟大相比较，把自己的暗淡微光与真师的阳光灿烂相比较。向下看的人，将自己与那些在自己之下的人比较，才最有可能因骄傲而堕落。

但最好的方法是不考虑自己，而是不断地忙于真师的工作。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每天要做的事情远比我们可能完成的要多；如果我们把精力和时间花在思考我们的小我上，那只会占用精力和时间。毫无疑问，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真师们不经常对在服务

早期阶段的人现身。其中一个原因是，学生看到真师远在他之上，可能会被由于自己的过于渺小，对自己为真师工作的能力失去信心。因此，一方面要避免骄傲，另一方面同样要避免低估自己的能力。在这里，像以往一样，中道是正确的选择。

高塔的比喻的确是个好例子，因为骄傲会把一个人与他的伙伴们隔开。例如，如果他为自己的学识感到骄傲，他就会急于让别人比自己更无知，以便享受自己的优越地位，即使他把自己的知识给出来，也只是为了展示自己有知识。这样的人一直都在扩大自己和别人之间的鸿沟，以便他可以从上面俯视他们。

谬论被智者摒弃，正法将其吹散。法轮为所有人转动，无论卑微还是高傲。眼道是为众人而设；心道只为特选的几个。前者骄傲地重复：“看哪，我知道”；后者卑以自牧，低声承认：“如是我闻”。

每种宗教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聚集许多猜测和其他添加。例如，在印度教中，人们在《往世书》（Purānas）中读到了几十种告诉人们必须做或不能做的事情；其中许多是祭司们发明的，要么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和利益，或者是因为对许多祈祷和仪式的价值估计过高。另外，对早期说教的特殊解释也被发展成教条，并附在原始教义上，例如，在大多数基督徒中仍然存在的可怕的永恒地狱教义。

密教立刻把这些东西抛弃，因为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带回了基本和重要的真理。不过，从心出发是只有强者和高人才能做到的。对于那些在宽阔的进化之路上缓慢而行的大众来说，书本仍然是主要的指导工具。这些人还没有达到《迦楼罗记》（Garuda Purāna）中描述的境界：“修习了《吠陀经》（Vedas）和《典集》（Shastras），认识了真理，智者可以放弃所有的经文，就像谷物满仓的人放弃稻草一样。”

每部佛经的开头都是“如是我闻——”，意思是“我听佛是这么说的”。这是一个谦逊的开始。它不是说：“这绝对是这样的，你必须相信它”，而是说：“这就是所说的，最好试着理解它，从而了解真正的事实。”这是探究的态度，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然而，说来奇怪，有些人从另一个角度，而且是相当错误的角度来理解它。他们说：“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已经被权威性地说过了”！

弟子啊，“大筛子”是心道的名字。

正法之轮永不停歇。它日夜不停地碾。它从金色的谷粒中分出无用的谷壳，从面粉中分出弃物。因果之手引导着法轮；旋转意味着因果之心的跳动。

真知是面粉，谬论是谷壳。如果你想吃智慧的面包，你的面必须用不老泉的清水揉成。但如果你用幻象的露水揉拌谷壳，你只能喂生、死、坏、苦的黑鸽。

心道教义被称为“大筛子”，因为当一个人按照它所指引的方式在世间工作时，他所犯的错误和缺陷就会逐渐被筛掉和清除。如果一个人工作时没有内在教义的高尚理想，他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布拉瓦茨基夫人在某处写道，渴望行善是一回事，而知道什么是善行是另一回事。然而，凭借我们不完善的知识，我们必须去做，并尽我们所能。这就像学习一种语言。在尝试说话之前，试图靠书本完美地学习它是一个错误；一个人必须投身其中，并在其中犯错，在努力的过程中，他将在适当的时候学会说话而不犯错。当然，这只有在与已经正确掌握该语言的人对话时才行。

同样，尽管真师可能不被看见，但他会引导真诚地想尽办法的学生，将他领入那些能筛选出他的缺点和错误的经验。请牢记，美好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到来，心会充满爱；然后你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工作，而不害怕犯错。错误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最终会消失。

从面粉和面包的比喻中可以得出一个寓意。你获得的真正知识并不能给你带来面包，而只是面粉，但智慧的面包必须用面粉来制作。揉面是高级的行为，它对经验进行加工，并将其转化为真正的智慧。在普通人中，揉面大部分是在天界时期完成的，但真师的学生已经拓宽了高级和低级自我之间的通道，他一直在获得智慧。

只接受外部知识的人，用低级的头脑研究它，仅仅是为了个人的需要和快乐，肯定是在用幻象的露水揉拌谷壳。他不是在为更高的自我的胜利做准备；他不是踏上圣路，而是在为未来的生与死，为未来的载体和性格体准备业力，这些都会坏，都会死。

第45章

行动的生活

如果有人告诉你，要成为阿罗汉，就必须停止爱一切众生——告诉他们，这是谎言。

如果有人告诉你，要想获得解脱，你必须恨你的母亲，不顾你的儿子；不认你的父亲，称他为“居士”；对人畜都不加怜悯——告诉他们，这是假话。

外道们这么教导。

如果有人教导你说，罪恶源于行动，极乐源于绝对的不行动，那么请告诉他们，他们错了。人类行为非永恒，通过停止罪恶和过失使心灵摆脱束缚，这些都不适用于“在天之我”。*（轮回的自我）“心道”如是说。

利比德：——称一个人为“居士”是说他的兴趣仍以世俗事物为中心，但如果像文中所暗示的那样，是带着轻蔑的态度的，这样做表明左道的骄傲和枯板的品质，引人朝向黑魔法师的层次。他们认为人类最好的爱只不过是感性的东西。即使慕道者可能已经超越了个人欲望，他也不能鄙视那些仍处于进化的早期阶段的人，也不能忽视他们。怜悯和热心帮助是他本性的品质。

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脚注中指出，必须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居士”的说法，具体如下：

伟大的阿罗汉拉塔帕拉（Rathapāla）在名为《拉塔帕拉经》（Rathapāla Sūtrasanne）的传说中，是用“居士”称呼他的父亲的。但由于所有这些传说都是寓言式的（例如，拉塔帕拉的父亲有一座带七扇门的宅邸），因此对那些拘泥于字面理解这些传说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批评。

布拉瓦茨基夫人将外道（Tirthikas）描述为“婆罗门教的苦行僧们，他们访问圣地，特别是神圣的浴场”。Tirtha的字面意思是一个“交叉点”。因此，它是一个登陆或沐浴的地方，或任何圣殿，它是通往其他世界或更高生命的一个交叉点。因此，圣殿是一个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有特殊联系的地方。称这些参拜贝拿勒斯或哈德瓦这样的圣地的正统的婆罗门和一般的印度教徒“外道”，因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遵循佛陀的主张，即“必须在自己的内心寻求解脱”。

在《在真师膝下》的谈话中，我们已经详细探讨了行动的必要性，以及即使身体可能有激烈的活动，但人的内心可能是平静、稳定、安详和强大的。根据布拉瓦茨基夫人

的说法，“在天之我”指的是转世的自我，但苏巴-逻（Swāmī T. Subba Rao）将这个词解释为指那些渴望与天人一起工作并帮助世界的人。

《金色律法之书》的教义显然是为那些希望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准备的。目前，在人世中准备接受特别教导和训练的自我并不多——例如，在伦敦东区的居民中寻找准备成为真师的学生的人，可能一无所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关注的人数会迅速增加，在几百年内，一定会有很多阿罗汉准备好教导他们。因此，将需要大量的帮助者，而我们中的许多人正是被召唤来从事这项工作的。

“眼道”之法代表外在的和不存在化身。

“心道”之法代表菩提，它永恒不变。

法（dharma）这个词在这里可以翻译为“宗教形式”或“信仰”，而菩提（bodhi）就是“智慧”。

当灯芯和灯油干净时，灯才能明亮地燃烧。要使灯芯和灯油干净，就需要清洁灯的人。火焰感觉不到清洁的过程。“树枝被风摇动，树干却如如不动”。

有为和无为可在你身上共存；你的身体行动，你的心灵宁静，你的灵魂如高山湖泊般清澈。

在进步的道路上，无论有什么痛苦，都只是由低级自我来体验的。内在的自我甚至知道痛苦经历的价值，因此相当满意。许多人不明白，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态度问题；在《秘义基督教》（Esoteric Christianity）中，我们的会长解释了一些伟大的殉道者是如何在承受对其他人来说是可怕的痛苦时充满喜悦的，因为他们想到了为他们的主的缘故而受苦是他们的巨大荣誉。所以说，错误的想法或无知终究是所有痛苦的原因，这是真的。

身体的痛苦是最难应对的。当肉体处于痛苦之中时，我们有时可能从身体感觉中抽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征服了痛苦。如果它是一种特殊疾病的结果，其中的微生物必须照着某过程运行，那么一个普通人无论下怎样的决心都不能赶走它；但在所有情况下，开朗的态度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大多数人都能征服星光体的痛苦，如果他们决心这样做的话；他们可以拒绝允许自己的感情停留在给他们带来悲伤的想法上。不可取的情绪，如嫉妒、羡慕、骄傲和恐惧，可以称为星光疾病；它们总是可以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去感受相反的情绪而被根除。思想上的痛苦，主要是担忧，甚至更容易控制。

在因果体中，一个人可能有一种不完整或不充分的不安感，但也仅此而已。虽然他可能会对他的低级载体的缺陷感到失望，但他知道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他并不无知；但正是无知使我们在低等境界的痛苦如此强烈。在童年时期，当我们还比较无知的时候，

持续一天的麻烦似乎是一个可怕的悲剧；如果我们没能通过考试，等待一整年再重考的想法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场灾难，尽管在后来的生活中，一年似乎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对性格体来说，一生的失败可能是一场悲剧，但对已经知道数百或数千次人生的自我来说，它可能不会显得那么重要。

自我投下了一个性格体，就像渔夫撒网一样。他并不期望每一次都能成功，而且如果有一次失败了，他也不会感到很不安。照顾性格体只是他的活动之一，所以他很可能以其他活动的成功来安慰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对他来说这只是一天的损失，他可能会说：“哦，好吧，我希望明天能做得更好”。通常情况下，性格体希望得到他上面的自我的更多关注，他可以确信，只要他值得这种关注，只要自我认为值得，他就会得到关注。辛尼特先生以幽默的方式提出了性格体的这种愿望，他说需要一所学校，教自我注意他们的性格体。

再往上一个层次，在菩提的层面上，人开始接触到极乐的强烈感，这就是逻各斯的生命。同时，他与其他人的接触也更加密切；在低层次上，他开始分享他们的痛苦，但在高层次上，他知道他们是神性的火花，这给人以难以形容的幸福，这使痛苦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悲伤和痛苦只是针对个性体的，它们只有当意识固定在低层次的时候存在。

弟子啊，你想成为时光之圈的瑜伽行者吗？那么：

不要相信坐在黑暗的森林里，骄傲地与世隔绝，与世无争；不要相信靠树根和植物为生，靠山里的积雪解渴——不要相信这些会让你达到最终的解脱。

不要以为伤筋断骨的苦行，就能让你与沉默的自我结合。被小我的影身蒙蔽的人啊，不要以为，当你战胜了粗俗形体的罪孽，你对人对己的责任就已完成。

无著在此再次反对将寻求解脱仅仅作为逃离生死轮回的手段。时光之圈的瑜伽行者是为了帮助他人而愿意留在时间过程中的人。当人们考虑到佛陀和弥勒菩萨为他们的伟大事业做准备的漫长时间，这在《真师与道路》中已经解释过了，人们不能不为想到如此漫长的有肉身的存在而感到压抑。然而，毫无疑问，时间对他们来说不可能像它对我们一样。即使“在你眼里千古如一夕”不适用于他们，他们对时间的感觉也肯定与我们大不相同。当然，他们在工作中也非常快乐，而在有快乐的地方，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经验，时间是不重要的一一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希望它能被延长。

在大多数宗教中，在关于禁欲苦行的问题上都出现了非常错误的想法。在希腊原文中，asketes这个词只是指像运动员那样锻炼自己的人。但教会主义将这个词加以限定，并改变了它的含义，将它应用于以各种方式进行自我否定以达到灵性进步的目的，其理论是，自亚当堕落以来，身体的本性及其激情和欲望一直是人类固有的邪恶的堡垒，因此必须通过禁食和忏悔来抑制它。在东方宗教中，我们有时会遇到类似的想法，基于物

质本质上是邪恶的概念，并由此推断，只有通过制服或折磨身体，才能接近理想的善或摆脱生存的痛苦。

在这两种理论中，都存在严重的思想混乱。身体和它的欲望本身并没有善恶，但在取得真正的进步之前，确实必须将它们置于内在更高的自我控制之下。管理身体是必要的，但折磨它是愚蠢的。

似乎有一种普遍的错觉，认为要成为真正的好人，就必须总是把自己搞得不舒服——不舒服本身就能直接取悦于逻各斯。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荒唐的了。在欧洲，这种不幸的普遍理论是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可怕的褻渎行为所留下的许多可怕的糟粕之一。我自己曾听到一个孩子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因此我确信我一定是非常邪恶的”——这确实是犯罪性扭曲的教导的可怕结果。

想把自己弄得不舒服的另一个原因是因果关系的混乱。据观察，真正灵性发达的人在习惯上很简单，往往对大量的小奢侈不屑一顾，而这些小奢侈在普通人看来是很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但这种对奢侈的不在意是他进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不为这些小事烦恼，是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这些小事，而且这些小事也不再引起他的兴趣——丝毫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小事是错误的；而一个人如果虽然仍然渴望这些小事，但模仿他放弃这些小事，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发达。

诚然，当我们净化了自己，我们对世界的责任并没有因此完成。只有这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可能为同胞服务，因为在更高尚的生活的宗旨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当像影子一样的低级各个身体被掌控了，我们最严肃的责任从这时开始。

布拉瓦茨基夫人说，这段话中的沉默的自我是指第七个原则，即神我。我们在第一节中的研究已经表明，这个沉默的概念是如何总是与高我的那一部分相关的。

受祝福之人不屑于这样做。大法之狮、慈悲之主*（**佛陀**）觉察到人类苦难的真正原因，立即放弃了宁静荒野中甜蜜却自私的休息。从一个隐士，他成了人类的导师。如来入涅槃后，他传教的足迹遍及城乡山川，为天人、人和众神说法。

所有北传和南传的佛教传统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佛陀在达到内心的觉悟并解决了生命问题后，就立即放弃了他的孤独，并立即开始公开说法。

Āranyaka这个词的意思是住在森林中的人。书中提到，释迦牟尼为了冥想而进入森林，在那里他坐在菩提树下，决心要达到觉悟。当实现了这一目标后，他考虑是否要把他的教义传给世界；他知道大多数人不会理解它，因此它可能会造成伤害。但是，正如我们在开始学习这节时看到的那样，大地的声音传到了他耳中，并恳请他的教导。我不知道大地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据说这导致他决定在物质层面上教导人类。

在这段话中，有几个佛的名号。他被称为如来。这是Tathāgata的中文名称，是对每一位佛的称号。Tathāgata的字面意思是“如诸佛而来”，即他追随前人的脚步。

事实是，当佛陀说法时，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其他非人类的生灵围着听他说法，享受他的气场。

种善因，得善果。对仁慈行为的不作为就是对致命罪行的作为。

我在评论《在真师膝下》时已经引用了这句话。每个人都有责任行使他迄今所发展的意识力量。如果他没有发挥自己的力量，忽略了使用它们，他就犯了不作为的罪，这与作为的罪一样严重。例如，我们有责任在不造成更多伤害的情况下对错误或残忍的行为进行干预，如对动物或儿童的虐待。聪明的人看到这样的事情，不会让愤怒支配他。他还必须同情那些犯了残酷行为的人。这个人的状况在许多方面比他的受害者更可怜，而且在因果法则的作用下，他将不得不反过来受苦。因此，如果我们能促使他看到自己的错误，停止他的残忍行为，我们就对双方都有好处。当我们有责任进行干预，而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会分担错误行为的业力。当我们允许他人伤害自己而不加反对时，情况也是如此。我们让他们很容易做错事；我们在诱惑他们，协助他们，因而部分业力是我们的。

圣人如是说：

你应不作为吗？你的灵魂不会因此而获得自由。要达到涅槃，必须达到自知，而自知是善行的孩子。

只有在我们开始为他人工作后，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对生命的知识。在尝试中我们了解到自己的位置，以及必须发展的品质。有一个生活在印度南部的老盲人，他说他的失明已经间接地成为他巨大幸福的来源。他也处于最贫困的状态，一生都在从一个村子流浪到另一个村子，在那里他经常为人们解难，并在一些情况下用他的瑜伽能力帮助他们。他经常讲述自己如何通过冥想唤醒前世的记忆；他记得在几百年前，他曾是一个非常富有和强大的人，并利用他的权力来伤害那些碰巧做了他不喜欢的东西的人。他认识到，他的失明和贫穷是由于他在前世的错误行为。他说，他确信，如果他继续做一个富人，他可能永远不会学会爱他的同胞，因为他已经深陷在自私的习性中。但现在他不得不与其他人打交道，其中大多数人都知道苦难是什么；他们对他非常友善，他也学会了爱他们。他说，与他以前的状况相比，这种爱的幸福是如此的伟大和无可比拟，以至于在他看来，值得用任何苦难换取。这个人自称是我们一位真师的学生，他当然是“自知是善行的孩子”的教导的一个例证。

慕道人，要有耐心，做一个不怕失败，不求成功的人。让你的灵魂凝视那颗明星，那颗闪耀在无光的永恒深处、无边的未知之中的火焰之星，你就是它的光芒。

弟子不惧怕失败，因为他知道逻各斯的计划将被执行；任何人的失败都不能对此产生任何影响。我们可能有机会做祂的一件工作。如果我们做不到，它将以其他方式通过其他人完成。这对逻各斯来说没有区别，尽管它可能对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区别。人们错过机会的情况经常发生，但伟大的计划包括每一个意外。我们的真师们似乎从未注意到我们失去了一个机会，但我认为他们非常清楚这一点。布拉瓦茨基夫人有时会评论某人：“他已经赢得了拥有机会的权利”。真师总是假设我们会抓住机会。

如果学生试图做一些善事，但发现反对的力量对他来说太大，如果他明白所有为善而付出的努力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产生相应的结果，尽管这些结果可能是看不见的，尽管对小我来说可能没有看到已经完成的善事所带来的满足感，他就不会失望或失去耐心。夜间在星光界的工作也是如此。那些不能将任何星光记忆带回物理大脑的人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的好和有效。自然法则不会因为我们看不到结果，或不记得我们做了什么而停止运作。

通常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做了最伟大工作的人并没有看到工作的结果。例如，以基督三年的传道为例。他死的时候被认为是个恶棍，被民众唾弃。在他死的时候，他的追随者只有一百二十人；现在有百千万人。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在英国殖民地废除奴隶制，顶着最大的困难，不懈地工作了四十多年，在他死前三天才听说，完全废除奴隶制终于成为法律。如果他急躁和消沉，他的事业就会失败。我们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只是以我们较小的方式而已。任何人都能做一些好的工作，并以不知疲倦和无尽的耐心来推动它，不管眼前的成功或失败。

“你是那颗星的光”，那颗星总是在我们头上闪耀；对某一个人来说，它是自我，对另一个灵性更发达的人来说，它是单一体，以此类推，一直到行星逻格斯，甚至是我们系统的逻格斯。了解我们自己的星星也就是了解我们所属的光——在七道伟大的光中，哪一条是特别将我们与逻格斯联系起来的。这七道光在《真师与道路》中关于每道光的法王一章中有所说明，也在欧内斯特-伍德教授（Prof. Ernest Wood）的《七道光》（The Seven Rays）中有所说明。当更高的自我是性格体的主人时，弟子就有可能专门从事更高的自我所属的光的工作，然后他就可以在力量和作用方面取得非常快的进步。

你要有恒心，做一个坚韧不拔的人。你的影子生生死死；在你之中的那个会永存，在你之中的那个知道，因为它就是知识，它不转瞬即逝：它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人，丧钟永远不会为它而鸣。

除了耐心，我们还需要毅力，没有什么能比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生生世世都挺过来了这一事实更能培养我们的这种品质，而死亡只是一个过客，没有力量让我们偏离道路。有时人们会说：“我为什么要从事这样那样的工作？我不可能在今生完成它”。但事实是，只有一个真正的生命期——即自我的生命期，为了所有的实际目的，它永远持续下去。开始任何你感兴趣的工作，或开始消除缺点的伟大任务，这甚至在年老时也是明智的，因为所做的所有好事都会被带到下一世，在新的身体里面，继续工作的冲动会在它

年轻时感受到。如果一个人把工作推迟到未来的生活中，那么在有机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之前，垂暮之年可能再一次到来。如果你现在已经九十岁了，而你刚刚听说过证道学，你想在下辈子年轻的时候听到它，那么现在就用你可能有的活力投入到它之中去吧。你在天界的停留中也可以获得很大的益处（除非你碰巧是那些有特权可以放弃那段时间的人），因为在那个境界中，无论你做了什么工作，都会被吸收，并被转化成能力，在下一世会有很大帮助。

坚持不懈是必要的，还因为任何伟大的工作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例如，想想正在画一幅大作的艺术家：在最初的几天，甚至几周内，他能示人的东西很少，也很有可能在几周后，他对自己所能取得的成果不满意，所以他不得不重新开始。

从对证道学学会早期历史的研究中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有用的关于坚持不懈的教训。两位伟大的创始人，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奥尔科特上校，如果不是对事物内在的一面有清晰的展望，认识到他们的工作是永恒计划的一部分，因此肯定会成功，就不可能成功地建立学会，并为它提供未来发展的材料。他们于1875年在纽约成立了学会，并在《揭开伊希斯的面纱》（Isis Unveiled）一书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该书如期出版。然而，大约五年后，他们在工作中几乎还是孤军奋战，他们认为有必要去印度，去找那里的一些朋友，以创造一个新的起点。即使在那时，也有无穷无尽的各种麻烦，年复一年，而这些经历几乎会把其他任何人击垮。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身体很少没有痛苦，她仍然可以不知疲倦地工作，可以写出《秘密教义》和其他伟大的作品，是因为她对真师和事物内在一面的了解。

第46章

秘密道路

如果你想收获甜蜜的安宁和休息，弟子啊，请用功德的种子播撒未来丰收的田野。

接受出生的苦难吧。

利比德：——无著一直在努力劝说弟子走更高的舍离之路，而不是接受涅槃的和平。在神我或涅槃界的生活被认为是在全知中休息，但我们必须明白，休息指的是没有刻意造作的意识和随之而来的疲惫。在那个层面上有最巨大的活动；这就是那个层面上存在的本质，正如我已经试图解释过的。

人们想要休息，因为他们感到疲惫，但当一个人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离开身体时，会发现疲劳已经消失，然后就不再渴望休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待休息就像在物质界看待死亡一样；我们不希望减少，而是希望得到更多我们所享受的力量和能量。太阳逻格斯并没有休息，没有片刻的休息。如果祂休息了，哪怕是一秒钟，我们都必然停止存在。

许多已经达到涅槃的人与世界的进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然而，似乎不可能有人在达到这个层次后不向下面的人倾注荣耀和辉煌。即使是一个虔诚的人，他持续地把所有的思想往上转，而不是往下转，人们也会认为他不可能不向下面的人倾注虔诚。

有七条道路向达到圣人阶位的人开放，其中大部分将他带离地球，但它们都同样是服务于逻格斯的方式。据推测，每个圣人都愿意去最需要他、最能为逻格斯服务的地方，如果被召唤的话，似乎有必要完全愿意留下来，接受“出生的苦难”。任何其他的态度，尤其是自私地逃离世界、为自己的单独的自我而解脱的想法，都不能使有志之士获得如此高的成就。在我们看来，与人类呆在一起并帮助他们是最仁慈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爱那些在身边和我们已经了解的人，我们怎么会爱其他我们不了解的人呢？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如果金星的火焰之主没有离开祂们的系统，来到我们的系统中帮助我们，我们应该至少比我们迄今取得的地位落后一个进化圈。在未来，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有责任去帮助其他一些不如我们先进的系统。

同时，毫无疑问，将需要越来越多的真师的高级学生来继续他们在地球上的工作。如果阿罗汉选择不再投胎，他可以不再投胎；但很明显，我们的真师希望我们继续转世，以利于工作。

从阳光处走到阴影里，为他人腾出更多空间。浇灌痛苦和悲伤的干涸土地

的眼泪，带来了因果业报的花与果。从人生的熔炉和黑烟中，飞腾的火焰升起。那纯化了的火焰，在因果之眼的注视下，翱翔向前，最终织出圣路荣光的三身衣。

这段话的开头部分似乎暗示，没有足够的阳光供所有人；但肯定不是如此。所有人都能得到幸福。我们制造自己的影子，就像地球一样。悲伤和麻烦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业，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业。无著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随时准备帮助别人，即使以自己的麻烦或损失为代价。

有些行为会带来巨大的业报痛苦。当然，残忍的行为属于这类，还有一些其他的行为。但大多数人的痛苦实际来自于他们接受业力带来的生活不便时的方式。这时的痛苦是非常明显的“现世报”。例如，对那些已经过世的人进行自私的哀悼，这给每个人都带来了痛苦，通常包括死者，他们对这种压抑和悲伤感受很深。业力给人带来的东西永远不会超过他能承受的程度，而且很容易承受；但在这之上人用愚蠢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增加的东西就不是这样了。

这三身是： 应身，报身，和法身，殊妙之身。

我们在研究第三节时将会充分讨论这三身。它们代表了已达到圣人境界的人所面临的三种可能性。他可以立即接受涅槃，或在经历了其他高层次的灵性体验后接受涅槃，或作为化身继续与地球接触，以填充灵性储存库，或者他可以在其他星球或系统中从事工作。当然，这最后的选择绝不是自私的；在这样的层次上，任何自私的行为都是不可能的假设。

本书第一版中提到了“自私的佛”，但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去世后要求我们的会长删除其中的段落，因为它造成了很多危险的误解。这段话指的是那些被称为“缘觉佛”（即辟支佛, Pratyeka, ）的人。这些人达到是佛的级别的圣人，但属于第一道光。由于“eka”的意思是“独自”，一些北传佛教徒认为缘觉佛是一个只为自己工作的人，这对任何知道他们的地位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亵渎。世界之主的弟子，三位火焰之主是缘觉佛。他们来到地球，为地球服务，加快地球沿着第一条光进化，而佛陀则在第二条光上工作。批评他们不做不属于自己的工作愚蠢的。这就像指责一个法官不去做校长，并说：“看看他对孩子的教育有多不关心！”关于这些伟大的生灵，我曾在《真师与道路》中试图略作介绍。

香衲衣，能得到永恒之光，这话真实不虚。唯有香衲衣能给予寂灭的涅槃；它停止了轮回。可是，弟子啊，它也扼杀了慈悲。身披法身衣光辉的圆满诸佛再也不能帮助人类得救了。唉！难道要把众多自我作为对一个自我的献祭，为了几个人的福慧而舍弃人类？

新人啊，你要知道，这是通往自私的极乐的坦途，被秘义心道的菩萨、慈

悲诸佛所回避。

香衲衣是远低于上述三身衣的东西。它在这里意味着已平衡业力，并通过消除所有的欲望，包括对生命的欲望来摧毁性格体。它意味着因果体的进化远远高于大多数人所达到的水平，但没有发展爱和慈悲心以及帮助世界的愿望。一个这样的人如果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就可以在思想世界的更高层次上作为一个自我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段话中，无著似乎在抱怨那些穿着法身衣，退隐到遥远的境界或系统的人。但他真的不可能这样做。他不可能认为有自私的佛。缘觉佛当然与佛处于相同的成就水平；他们具有与佛相同的慈悲品质，但他们的职责不是担任这个职位。在他们达到这样的高度之前的几千年里，这些伟大的人一定是完全不可能有任何类似自私的行为。我们必须记住，《寂静的声音》是无著的弟子在他去世后写下的，所以他并不完全对其中的表达负责，看来在这里，弟子一定是让自己的误解染色了他老师的想法。

为造福人类而活着是第一步。

践行六度为第二步。

穿上化身的谦卑之衣，放弃了自己永恒的幸福，只为帮助人类的救赎。达到涅槃的极乐而放弃它，是无上的、最后的一步——至高的舍离之路。

弟子啊，你要知道，这是由完美之佛所选的秘密道路，他们为了柔弱的众生牺牲了自我。

六种光荣的行持是六度（或六波罗蜜多，pāramitās），已经在第四十三章中谈到。它们代表了圣路的修行系统之一。另一个系统是在《在真师膝下》中阐述的一系列资格，然后是道路本身的四个阶段。

选择化身衣的人放弃极乐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圣人果位本身就是达到极乐。真正的情况是，圣人可以永远停留在他所达到的高级层面上，但他却下来帮忙。然而，尽管这样做，他并没有放弃在他身上固有的永恒的幸福；他只是决定在较低的水平工作。

然而，如果“心道”对你来说过于高深，如果你自己需要帮助，又害怕帮助别人——那么，胆小的人，接受这及时的告诫；继续满足于“眼道”之法吧。希望仍在。如果今天你还无法到达秘义之道，那么就等到明天。要知道，无论对错，再小的努力都不离因缘。即使是轻烟，也不会无迹可寻。“前世恶言不散，后世恶言再现”。花椒树不会生出玫瑰，茉莉银色芬芳的花朵也不会变成荆或薊。

你可以在今天为明天创造机会。在伟大的征程中，每时每刻种下的每个因

都会收获它的果，因为严格的正义统治着世界。因果大法，报应不爽，凡夫的苦乐，都是过去所有思想和行为的结果。

有耐性的人啊，尽情享受应得的功德吧。振作精神，安于命运。这就是你的因果报应，这就是你生生世世轮回的因果，这就是那些在痛苦和悲伤中与你一起出生的人的命运，他们生生世世的喜怒哀乐，与你以前的行为绑在一起.....

.

如果一个人不能立即下定决心做一个完全无私的人，也没有必要感到绝望。一个人必须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直到理想看起来非常自然和相对容易实现。有时人们会觉得，由于他们无法实现摆在他们面前的伟大理想，所以他们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他们因此而崩溃，什么都不做。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佛在与各种人打交道时非常明智，他注意避免这种挫折，只对僧侣讲最高的道路。他向普通民众宣扬中道，并告诉他们要过他们有能力做到的最高和最崇高的生活，这样他们以后才有资格进入他的教团。他说，他们今天在为明天创造机会，也就是为他们的下一世创造机会。没有必要绝望，因为抓住一个机会的人可以得到十倍的机会，如果尽可能充分使用他所拥有的力量，不过度劳累，肯定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这些力量。

最后一段提到了那些出生在一起的人。事实是，人们在群体中发展，同样的一群人在不同的关系中一次又一次地密切地在一起。在任何这样的群体中，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都会对其他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好有坏。对于那些有志于做到最好的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额外的激励，因为他会为那些与他紧密地共命运的一群人带来很大益处。

第47章

生命之轮

你今天为他们行动，他们明天就会为你行动。

正是从自我舍弃的花蕾中，结出了最终解脱的甜美果实。

因惧怕幻象，怕是为了自己而作为，而不去帮助他人，这样的人会注定灭亡。想在溪水中得到清凉，却因害怕而不敢跳入水中的人，有可能因酷热而倒下。基于自私的恐惧而不作为，只会结出恶果。

自私的奉献者活着没有意义。没有完成自己人生使命的人枉活一世。

跟随生命之轮；跟随对种族和亲属、朋友和敌人的责任之轮，对快乐和痛苦不做思虑。穷尽业报。为你的来世获得神通之力。

利比德：——有些人觉得，因为他们不能做伟大的事情或取得快速的进步，所以不值得做出努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至少他们可以活着帮助那些因为因果报应而与他们接触的人。除非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目前的境遇，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发现自己处于更好的境遇。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当他们为接受第一次入道而做出巨大努力时，有爱心的朋友就会在那时帮助他们。真正的朋友是自我的朋友。这些人从来不会为了满足他们自己非常有限的、凡人的、往往是非常自私的情感而束缚人。他们总是给人自由，而这是遵循更高的道路所需要的。

一些好人不愿意帮助别人，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被自私的动机所驱使。很多时候，施舍给不幸的人并不是真的想帮助他们，而是为了减轻施舍者看到痛苦时的不快乐。这样的人不会不顾一切地去寻找有困难的人，以使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同样，还有一些人有计划地将他们大量收入的一部分捐给慈善组织，以便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剩余的收入。知道这一点后，弟子有时会质疑自己的动机是否纯洁。但是，因为怀疑自己的动机而不去帮助，肯定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无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都必须帮助，但只有那些纯粹是为了帮助受苦者而不考虑自己的行动，才算得上是道路上的真正进步。

在帮助人的过程中，有必要使用辨别力。正如印度人所说，应该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向正确的人提供帮助。然而，这种必要的思考不应导致犹豫不决。我们可能并不总是确定两个行动方案中哪一个更明智，但我们还是必须决定其中的一个，这样才不会完全忽略了行善的机会。有时，我们只能通过思想来提供帮助，但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工作的人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其他在冥想中投射灵性力

量的人。

事实上，对种族和亲属、对朋友和敌人的责任之轮确实为进步提供了最佳机会。业力之主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适合其成长的条件。他们给一个人特定的工作，可能会发展他所需要的品质。当人的发展水平较低时，可能有一万个地方可以让一个人拥有他进步所需的条件。但是，当一个人进化得更高时，他的环境就必须经过最谨慎的选择，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被绝对地放在他能取得最佳进步的位置上。因此，说一个人在虽然环境不利的情况下而成功是很不准确的；困难被摆在他的道路上，以便他可以超越它们，并且使他的性格和能力可以增长。

做好日常工作的人，很快就会被委任更高层次的工作。那些指导人类命运的人都急切地想要得到每一个可以被信任的，会认真做好工作的人。正如《圣经》所说，在小事上忠心，你就会被任命掌管更多的大事。掌管大事是一个负责任的职位，在奥义主义中，只有那些在小事上证明自己忠诚的人才能得到这个职位。这就是真师给出的测试。许多人为了未来的一些不见得有什么效用的所谓有远见的工作而忽略了日常的职责，而且这些工作不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许多人也对他们在知道证道学之前建立的关系感到遗憾，因为他们现在发现这些关系阻碍了他们。但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当自由对有志之士的发展，以及更重要的是对世界的工作最有用时，不合适的关系就会消失。但是，如果过早地打破这些关系，它们只会使他再次陷入困境，并造成许多麻烦和痛苦。

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那就成为谦卑的行星。是啊，如果你不能像正午的太阳一样在永恒纯洁的雪山上照耀，那么，新手啊，选择一条更谦卑的道路吧。

尽管你的光明微弱，指出道路吧，就像晚星指引那些在黑暗中的行路人。消失在群星中吧。

看啊，火星(Migmar)戴着深红色的面纱，眼睛扫过沉睡的地球。看啊，水星(Lhagpa)在苦行者们的头上伸出爱的保护之手，手上有炙热的光环。他们都是太阳(Nyima)的仆人，在他不在的时候，他们是黑夜中沉默的守望者。然而，在过去的劫中，他们都曾是明亮的太阳，在未来的日子里，可能会再次成为两个太阳。这就是大自然中因果法则的消长。

弟子啊，要像他们一样。给劳苦的朝圣者以光明和安慰，寻找那些比你懂得更少的人；那些人在凄凉中渴求智慧的面包和喂养影子的面包，却没有老师，没有希望，没人安慰的人，让他聆听律法吧。

在一个脚注中，H. P. B. 说：

Nyima, 西藏占星学中的太阳。Migmar 或者火星用一个“眼睛”象征，Lhagpa, 或水星, 用一只“手”象征。

这里有几个有趣的类比。所提到的两颗行星在夜间发出光亮，这时太阳不在视线范围内，一切都很黑暗。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帮助那些比自己在更黑的黑暗中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比自己更无知的人，他可以教他们。即使我们周围的人还没有准备好踏上这条道路，我们也可以引导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生命从月球转移到地球的时候，行星像小太阳一样发光发亮。但火星现在主要是一片沙漠，这就是它反射黄色或红色光的原因。从这些句子的诗意的作者的立场来看，它们现在正在做给人以光明的最好的工作。这个想法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在最熠熠发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在做最好的工作。同样，当建造一栋建筑的时候，必须先打好地基。因为被隐藏在视线之外，它们在房屋外观上不算什么，但建筑物将在它们上面建立起来。因此，在每天的普通工作中，慕道者在为社会提供有用的服务，同时发展更高的神通，这是自我的精神力量。

老师现在告诉慕道者对那些他要带上道路的人说什么。

慕道之人啊，告诉他，谁能让傲慢和自负成为虔诚的奴仆；谁能在红尘中仍然将他的耐心和顺从，像一朵甜美的花一样，献给佛的脚下，谁就能在这一世成为入流者。圆满的神通可能还遥不可及；但第一步已经迈出，圣流已经踏入，他可能获得山鹰的视力和害羞的母鹿的听觉。

有志之人啊，告诉他，真正的虔诚可以让他重新获得知识，那是他前世的知识。灵视和灵听不是短短一世就能获得的。

Shākyā-Thub-pa是佛。须陀洹是，正如已经解释过的，“入流的人”。把自己的服务献给老师脚下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的变化之间可以做个类比：这就像当发展良好的心智意识到菩提，并在那个更高的原则面前俯首称臣，决心从今以后使用它的所有力量来服从它的命令。在人的普通生活中，通常是思想有最后的话语权。例如，在活体解剖问题上，许多人在感情上对这种做法感到厌恶，但仍决定必须继续下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获得某些有助于人类的知识的唯一途径。但正确的那些少数人说：“不，活体解剖不可能带来好处。我们更高的天性明确地说，它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这些人占多数，他们就会停止这种做法，然后就会找到一些其他的方法来保证人类的健康；心智就会顺从更高的直觉来寻找更好的方法。

每个听到圣路就会感到热情的人，他们肯定在前世，也许在许多前世为此努力过。知道这一点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样可以期待迅速恢复前世的造诣，即灵视和灵听，这是回应内心声音的能力，也是用灵性的眼睛观察生活和世界的能力。

如果你想获得智慧，就要谦卑。当你拥有了智慧，就要更加谦卑。

要像大海一样接纳百川。大海波澜不惊，对它们毫无感觉。

用神性驾驭低级自我。用永恒驾驭神性。

杀死欲望的人是伟大的。更伟大的人，他的神圣之我甚至杀死了欲望的认知。

你要守住低处，免得弄脏高处。

正如我以前说过的，站在真师面前的人不能不谦卑，因为他意识到他们和自己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然而，即使是真师就在眼前，也不会引起任何不安或沮丧；相反，在他的临在下，我们感到自己处于最佳状态，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实现目标，因为真师已经实现了。知识的获得也是如此。能够掌握一些大概念的人也能看到他还不知道的东西，以及在别人认为很简单和很好理解的熟悉事物中存在着多少神秘的东西。因此，拥有很多知识的人很可能是谦卑的，有志之士被警告说，当他的骄傲情绪高涨时，就表明他正在无意识地在自己面前关闭通往更多更高知识的大门。

慕道者还必须练习在世界一直在影响他的干扰中行动，包括物质界、星光界和思想界的干扰，而不允许它们使他激动。他必须训练低级的载体，使它们不对这些外在的信号作出反应，而是对内在的命令作出反应。自我是神圣的；在它的帮助下，小我必须被控制；而当这一切完成后，甚至自我也必须被单一体，即永恒的自我所控制。为了做到这一点，学生必须不断地保护他的各个载体，注意饮食和磁场的纯洁性，注意语言、情感和思想的纯洁性，这在《真师与道路》中已经充分解释过了。

通往最终自由的道路就在自我之中。它的起点与终点都在小我之外。

在外道高傲的眼中，众河之母不被人赞美且卑微；人的身形是空，但在愚人的眼中，它充满了不老泉的甘甜之水。可是，圣河的发源地就是圣地，智者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正统的基督徒通常认为，灵魂的成长有三个阶段。首先，人因惧怕地狱而正确行事。第二，他这样做是出于为了达到天堂的欲望。第三，他因为爱基督而做正确的事，因为基督牺牲了自己，把人带到了那种爱的状态。然而，还有第四个阶段，即通过认知我们自己与高我合二为一而找到道路。这时，人做正确的事，因为它是正确的，甚至不是为了让真师高兴或对他表示感谢。因此，我们的解脱是来自内心。没有任何外部因素可以决定我们在道路上的进步。这不是我们在某一水平上呆了多久的问题；当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发展出必要的品质和力量时，我们将迈出下一步。没有人需要对此感到焦虑，因为正如泰米尔谚语所说：“成熟的果实不会留在树枝上”。

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外道指的是访问圣处的婆罗门苦行者，在这里显然指那些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有些骄傲的人。同样，一些哈吉（Hadjis）——指到过麦加朝圣的

穆斯林——因为他们这样做了而感到自豪。这种人有点像我们今天社会上的人，他们自豪地说他们看了最新的戏剧或读了最流行的书，尽管可能很难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也许记录无著的教化的人是个佛教徒，并没有超越宗教派系的分别，因为他似乎认为所有的外道都是这种类型的！

贝拿勒斯（Benares）、赫利德瓦尔（Haridwar）、康巴科纳姆（Kumbhakonam）和其他圣地的最吸引人的是在圣河中沐浴。在康巴科纳姆，朝圣者在一个大水池中沐浴，他们认为水是由恒河从地下注入的。但我们的佛教记录者显然很自豪地指出，印度主要圣河的源头是圣地，也就是西藏。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恒河、印度河和伊洛瓦底河在喜马拉雅山里的源头都非常接近，并向东、向南、向西等不同方向流去，将印度的北部地区包括在其数千英里的巨大怀抱中。原著的作者说，那些骄傲的苦行僧们不承认西藏这个他们鄙视的国家是他们神圣河流的母亲，于是他在西藏和印度之间做了一个类比，把印度作为身体，它只在愚人不正确的视野中含有不老泉的甘甜之水，而西藏是智慧的源泉，应受到所有人的尊敬，也就是所有不是愚人的人的尊敬。

第48章

阿罗汉之道

有着无边视野的阿罗汉和圣贤，就像乌丹巴拉树的花朵一样稀有。阿罗汉诞生于午夜时分，同时诞生的还有九和七茎的圣草，它圣洁的花朵在黑暗中开放，出自纯净的露水，长在冰雪覆盖的，未被罪恶之足踏过的高地。

利比德：——在目前的进化阶段，达到阿罗汉水平的人非常罕见。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人类只有在第七进化圈结束时才有望达到“无学阿罗汉”的阶位，而阿罗汉阶位通常只比这早七世。不过，我们是可以成为阿罗汉的；这是个只要理解要专注什么，然后用我们的意志来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在佛的影响下，成千的人成为阿罗汉。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他巨大的磁力。不久，他的继任者将与我们在一起，届时我们也将拥有不寻常的优势。

这段话的象征意义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午夜时分很可能被认为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此时慕道人似乎被所有人抛弃，甚至被他的真师抛弃。在第四次入道时，第七个原则开始运作，因为慕道人进入了神我（涅槃）层面。七茎圣草可能象征着这一点，九这个数字也是如此，因为第七个原则实际上是三合一的，与其他六个原则组成九。数字九被印度人认为是最神圣的。

只有通过最大的考验，通过下降到黑暗的最深处，慕道人才有可能达到这个入道阶位所需要的素质。圣洁的花朵在黑暗中展开和绽放，但它是在菩提层面上发展的结果。

弟子啊，没有一个阿罗汉会在灵魂第一次渴望得永久解脱那一世而成就。然而，你这焦虑的人啊，只要战士愿意投身于生与死之间的激烈战斗，从没有一个新兵会被拒绝上阵。

因为，他要么胜利，要么失败。

是的，如果他战胜了，涅槃将属于他。当他脱去凡身之影的束缚，脱去那孕育着烦恼和无尽痛苦的沉重的因，他将成为一个伟大而神圣的佛，受人敬仰。

如果他失败了，他也不会白白倒下；他在最后一战中杀死的敌人不会在他的下一世中复活。

但是，如果你想得到涅槃，或者放弃奖赏，无畏的人啊，不要让作为和无作为的果实成为你的动机。

哦，愿意在轮回中受苦的人啊，要知道，菩萨为了过苦难的“秘密生活”，从而放弃了解脱，他被称为“三尊”。

苏巴-罗把生和死之间的斗争解释为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之间的对立。人们会记得，库图米真师在教导阿尔西尼时也做了这种区分；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已经看到道路的人和还没有看到道路的人。他还说，最值得同情的不是那些偏执和不宽容的人，而是那些不知道在尘世之外还有值得努力的东西，并在无明中感到幸福的千百万人。布拉瓦茨基夫人把这场斗争解释为“生”，即不朽的高级自我和“死”，即低级的个人自我之间的斗争。

对那些真正希望接近奥义主义道路的人来说，大门永远不会关闭。想这样做的人必定有机会去尝试。然后，即使他失败了，也不会是徒劳的，因为他的一些敌人，即他的恶习和弱点，已被摧毁，不会再困扰他。很少有人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以至于让自己回到明显较低的生活等级，例如，在印度生为较低的种姓；但如果一个人从事含有大量强大邪恶的黑魔法，并在这一领域非常努力，他可能会将性格体完全从自我中剥离，并创造使他必须回到原始的条件恶业。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人如果真的不配他的阶级或种姓，通常会被扔回同一阶级或低于这一阶级的不愉快的环境中。然而，因为可能会有从更高和更负责任的位置跌落的风险，就不尝试进步是非常不明智的。

另一方面，文本中说，一个赢得了战斗的人将被尊为伟大而神圣的佛。当然，阿罗汉还不是佛陀。但他是佛，也就是说，有智慧或觉悟的人。

布拉瓦茨基夫人解释说，“秘密生活”就是化身的生活。他的伟大之处隐藏在人的视线之外，但他却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词在这里用于泛指，不仅指那些跨在解脱临界点上以便填充灵性力量的储存库的人，而且指所有留在世界中的人，因此包括奥义阶制的正式成员，如我们的真师们。然而，今天，我们通常把这个词保留给那些在接受第五次入道后选择七条伟大路线之一的人——那些填充灵性力量储存库的人。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接触到了“苦难之路”的说法。这种说法有点误导，而且是对苦难一词的误用。的确，一个使用肉体的真师不能获得在涅槃层面工作的享受，但他会对他处于苦难中的说法付之一笑。当一个人获得涅槃意识时，他不会因为保持肉体而失去这种意识，除非他在低层次上非常投入。在任何时候，在物质层面上写两封信或任何两件工作之间，他可以立即出体，进入更高的意识，并继续其工作，这比任何人在人世所能想象的都更加如意，更加光荣和幸福。

诚然，从更高的层面回到肉体，就像从阳光中进入一个非常黑暗的地牢；但你不会想到这些，因为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你非常爱并希望帮助的人。肉体生活确实涉及到放弃更高的荣耀，但助人的明确目标充满了灵魂，肯定不会有痛苦。事实上，在更低的进化阶段，一个人如果知道别人在受苦，需要他能给予的真正帮助，却忽视了这种召唤，而去别的地方享乐，事后会被悔恨深深困扰，所以他的痛苦最终会比他一开始就放弃享乐

更大。真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来自于做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事情。

有大量的慕道人实际上并没有倒下，但没有有意识地去进步。其中许多人偶尔会感到沮丧，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没有什么进步的迹象。他们不应该允许自己沮丧，因为这破坏了其他人的星光氛围，因此是自私的。除此之外，这也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应该知道，他们一直都在取得真正的内在进步。早在他们在肉体大脑中意识到之前，星光体和也许思想体已经通过他们的冥想组织起来，他们可能以各种方式在内在世界做着非常明确和有用的工作。整个生命可能看起来是失败的，但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它们将被带到下一世，将使一些明显的进步成为可能，甚至可能在物质层面显示。

在任何一世中，人都会发展出善和恶的品质。恶的品质显示在星光界的四个较低的子平面上。由于这些品质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只反映在其四个较低的子层面上，所以它们根本不影响自我。唯一能出现在三个较高星光界子平面的情绪是那些善的情绪，如爱、同情和奉献。这些会影响因果体中的自我，因为它居住在思想世界的相应子平面上（译者注：思想界三个最高子层面上）。因此，即使以这种机械的方式，也可以看到每一种较高的感情和思想在较高的自我中产生了永久的结果。既然是自我在走这条圣路，他的每一次正确的努力都会带来相当明确的进步。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绝望，也不能因为我们不能马上做所有的事情，就有理由把今天能做的事情推迟到明天。

弟子啊，道路只有一条，但它最终又是双重的。它的不同阶段有四道和七道门。一端是直接的极乐，另一端是延迟的极乐。两者都是功德回报：由你来选择。

一条路变成了两条，一条是公开的，一条是秘密的。公开的通向目标，秘密的通向自我牺牲。

当易变的被献祭给永恒，奖赏就是你的；水滴回到本源。公开之路通向不变之变——涅槃，通向绝对存在的光辉境界，通向不可思议的极乐。

因此，第一条道路是解脱。

是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通过品质的发展。在这方面，自我的可能性是没有限制的；最伟大的人最崇高的品质以胚芽状态存在于我们所有同伴之中，迟早会绽放成花朵。最后，当一个人在人的形式中做了所有可能的事情，由于人的大脑和环境的限制，道路变成了双重的，一个人必须在解脱和舍弃之间做出选择。这里的“解脱”是指接受涅槃，尽管有时它仅仅被用于摆脱较低层次的生死轮回，正如我们在学习《在真师膝下》时已经看到的。

那些不属于圣白会的人使用其他方法，这些方法往往能将神通力量发展到一个相对较高的程度。但是，由于灰魔法之路没有像圣白会所教的那样受戒律所限，所以迟早会

有人滥用他的力量，因为诱惑太大了。然而，有时，其他系统的追随者最终会接触到真正的教导，并归到圣白会。特别是在美国，有大量的或多或少灰色奥义主义的公开教学。但真正的道路只有一条——圣洁之路，即塑造品质。

这里提到的四道门是通向阿罗汉果位的四次入道，在《真师与道路》中做了详细的描述。另一种说法是将其分为七个阶段，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三节中看到。

在这条道路上达到最高境界时，有志者将恢复对过去世的记忆，但同时他的意识也将大大拓宽，纳入大量的生灵的意识，他将意识到他的力量和爱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上帝的。只有分离感会消失，回头看他会发现他一直生活在分离感的错觉之中。他也会看到，他过去的生生世世非常平凡；其中的转折点通常不是他在经历时认为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事件，而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才是真正使他取得最大进步的事件。

但第二条道路是舍弃，因此被称为“悲苦之路”。

秘密之路将阿罗汉引向难以言喻的精神苦难；他有对活死人的悲哀，对业报中人的无助的怜悯；智者不敢擅动业力之果。

铭言道：“要教导人不造一切因；而果的效力，就像巨大的潮汐，你要顺其自然”。

阿罗汉的“难以言喻的精神苦难”，在秘密道路上指的是通过同情心而产生的痛苦。他看到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悲伤；但同时他也看到所有的快乐。他对“活死人”感到最大的慈悲，也就是对绝大多数的人类，他们甚至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努力。其次是“无助的怜悯”，这种怜悯是由于看到业报的痛苦，即愚蠢的结果，他不能——我们应该说，不敢——平息。我们可以向人们解释因果报应的原则，使他们以最好的方式接受自己的痛苦经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但我们不能消除过去行为的结果。

即使在显教的基督教中，对罪孽的“宽恕”也没有被解释为意味着罪孽的结果将被废除。例如，在英国圣公会中，当牧师被任命并被授予赦免罪过的权力时，基督教经文中这些基督的话语说：“你们赦免谁的罪，就赦免谁的罪；你们留住谁的罪，就留住谁的罪”。这些话的意思是，他有能力做的是使由于罪孽而走错的犯罪者重新回到上帝身边，或者换句话说，他可以使犯错的人再次回到进化的潮流中，而在这以前，这个人使自己陷入困境并阻碍自己前进。在基督教的概念背后有一个美丽的想法，但更美丽的是证道学的认识，即人永远不能离开神性，即使是陷入阿鼻地狱的人仍然是神性的一部分。

好的、认真的学生多次发生过不提供帮助的情况，因为他们觉得不应干扰一个人的业力。没有人可以干扰业力法则，就像不能干扰引力法则一样。如果你用手举起一本书，它包含了引力的势能，当你用来举起它的力量被收回的时候，书就会掉下来。因果法则的运作方式也是如此。没有还清的业力类似于势能；它可能会被暂停几千年或几百世，

但当时间到了，它就会报。

人们有时认为业力是无情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它就像自然界的任何其他法则一样非个人化。在物理层面上，律法的运作不考虑好的或坏的意图。如果一个孩子跌落悬崖，他所受的伤害取决于跌落的高度，以及地面是硬的还是软的，而完全不取决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比如他是想把同伴从危险中拉出来，还是想为母亲摘一朵花，或者他是否因为一时激动而跳了下去。同样，如果一个人抓住一根热铁条，他可能是为了防止铁条落在别人身上，也可能是想用铁条打人；无论哪种情况，对手的伤害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业力在物质层面的作用方式。但在思想层面上，意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通过思考为未来创造自己的性格。

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人们不应放弃给予帮助。如果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失败了，那么你可以说：“他的业力不允许他得到帮助”，或者说：“我的业力没有给我帮助他的特权”，仅此而已。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为他人工作。工作是扩展性和累积性的；如果你把一个人带入证道学，他可能会把另外十个人带入证道学，而每一个人都会再带入十个。

我们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理解这段文字，“智者不敢擅动业力之果”，就是即使一个伟大的圣人要消除一些明显的邪恶——例如，消除所有的贫困——他也不会产生真正的好处，而只是违背了逻各斯的法则。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逻各斯希望有这样的邪恶；如果说祂的计划包括必要的痛苦，祂造成了痛苦，那是亵渎神明。只有在做祂明确告诉我们不要做的事情时才会有苦难。的确，所有人都遭受过痛苦；据我们所知，没有人总是选择正确的事情，从未犯过错误；但当我们拒绝以任何其他方式学习时，痛苦总是让我们改正，因此，法则为我们所有人确定了最终获得不可描述的涅槃之乐。

当你达到目标时，“公开之路”就会立即引导你摒弃菩萨身，使你进入法身的三重辉煌境界，使你永远忘却世间和人类。

秘密之路也能通向超涅槃之极乐——但要在无数劫之末；得涅槃与失涅槃都源于对妄念凡夫世界的无限怜悯和慈悲。

但是：“最后的才最伟大”。正等正觉者，圆满之师为拯救世人而舍弃自我，止步于纯净的涅槃的门槛。

· · · · · ·

我们已经谈过“三身衣”，并看到选择任何身的人都不会有自私的想法。选择化身的圣人就像沉思派的教团，填充灵性力量的储存库，供与我们的世界接触的圣人使用。有五六十个圣人承担着与世界接触的职业。选择化身衣的人仍然保留着他的几个永久原子，因此，我想，如果他愿意，可以填补这些职位中的一个空缺。菩萨的职位在每个根

族中都会空缺一次，但已经有许多人被任命在遥远的未来填补这个职位，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许多在佛在世期间成为阿罗汉的人，由于佛的教导，保持着化身的状态。

所有这些职责和位置都必须被填补，而那些放弃涅槃的人只是自愿做我们称之为“脏活”的工作。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圣人感受到的不是快乐的丧失，而是知道在涅槃层面的工作会比下面的工作有效一百万倍。然而，必须有人做这个低层次的工作。在逻各斯的计划中，最小的工作和最大的工作一样必要，就像给一个伟大的火车头上油和驾驶它一样必要。

这里提到的菩萨身是指所有留下来帮助世界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数量非常有限的成佛的人。

止步于涅槃，意味着一个人没有进入它和完全离开较低的层面，就像有些人所做的那样，如果佛陀选择这样做，他也会这样做。留下来的人拥有最充分的高级意识，也保留了他的物质层面的意识，因此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层面工作。有人说，佛在他的层面上可以在太阳系畅游，他可以到太阳系中的任何一个星球，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到我们进化链上的其他星球一样。然而，即使对他来说，也必须有一个限制，因为他还没有进入逻各斯的意识中。我不知道他的意识是否包括太阳；苏巴-罗（Swami T. Subba Rao）曾经说过，太阳是一个生命的场所，其强度之大，甚至连五智佛（Dhyān Chohan）都难以进入。

菩提层面似乎可以把我们带到我们所属的世界链的任何地方。涅槃意识是指太阳系中任何地方的意识。在第四次入道时，人有了和涅槃界的碰触，但这并不意味着有该层面的全部意识。它意味着进入涅槃界的最低部分，一个人仍然需要一个子平面一个子平面地攀升，直到获得该层面的完全意识。

据说佛达到了超涅槃界（Paranirvāṇa）。因此，可能有不同层次的涅槃——即神我界的不同子平面，然后是我们系统的两个层面（译者注：超涅槃和大涅槃），然后是更高的宇宙层面。

你现在已经有了关于两条道路的知识。急切的灵魂啊，当你通过七道门，到达终点时，你将迎来选择的时刻。你的头脑是清醒的。你不再被妄念纠缠，因为你已经学得一切。真理揭开了面纱，站在你面前，严厉地注视你。她说：

“为了自我而休息和解脱的果实是甜美的；但更甜美的是长期而痛苦的责任的果实：这就为了他人，为了受苦受难的同胞而做的舍弃”。

在战斗中获胜的菩萨，手握战利品，却以他神圣的慈悲心说：

“为了他人，我放弃这巨大的奖赏”——于是成就了大舍离。

他是世界的救主。

.

看哪！幸福的目标和漫长的苦难之路都在最遥远的尽头。愿意承受悲伤的志士啊，你可以任选其一！

Aum vajrapāni hum.

更大的舍离是在看到高级的工作后放弃它，以便做低级的工作，我们已经看到它是同样必要的。放弃性格体的欲望是一种较低层次的的舍离。

在这里，我们决不能在我们的思想中引入任何流行的基督教思想，即有救世主来拯救我们脱离永恒的苦难。这种想法不过是对早期真正的基督教教义的可怕歪曲，例如，俄利根（Origen）的教义，他相信人通过基督而成为神。每一个已经上升到与真师真正交流的人都已经与他认同，并且安全地或肯定地在目前的进化圈中走到道路的尽头。术语“得救”的原意已在《真师与道路》中解释过。

当我们谈到选择化身的人们作为守护墙时，我们丝毫不认为他们是在保护我们免受那些伺机扑向人类的邪恶力量的侵害。如前所述，他们从事的工作是填充圣人会使用的灵性力量储存库，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给予帮助和明智的指导，使人类免遭许多可能犯下的错误，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

这个片段没有像第一节那样以“Om Tat Sat”结束，而是以一个不同的咒语：“Aum vajrapāni hum”结束。Vajra的意思是雷电，也表示金刚。这个词让我们想起了手持雷电的朱庇特（Jove）和北欧的雷神托尔（Thor）。这个雷电就是金刚杵，也就是力量的权杖，我在《真师与道路》中对其进行了简要介绍。

第八部分

第三节：七个门户

第49章

波罗蜜多的高地

上师，我的选择已定，我渴求智慧。现在，你揭开了秘密道路前的面纱，传授了大乘。你的仆人已准备好接受你的指引。

利比德：——“Upādhyā”这个词有一个脚注，意思是灵性导师或上师。它解释说，在北传中，这些人是从在种姓智（gotrabhū-jñāna）中学习的圣人中选出的。gotrabhū是指已经准备好接受任何一种入道的人，他拥有所有的条件，只等着被允许来展示自己。种姓智是对这些条件的了解。真师，即收徒弟或弟子的圣人，是拥有这种知识的人。

术语“乘”（Yāna）在第三十章已经讨论过了。

很好，弟子。做好准备，因为你必须独自前行。老师只能指明方向。所有人的道路都是一条，朝圣者达到目标的方式则因人而异。

弟子（声闻，shrāvaka）这个词来自词根shru，意思是听。注脚里说，“声闻”是指聆听宗教教诲的人，当他从理论上进入苦行的实践时，他就成为“沙门”（Shramana），来自shrama，用力。这两个词的含义与希腊人的听闻者（akoustikoi）和实践者（askitai）基本相同。

所有踏上这条路的人都必须获得相同的品质或美德，但为此而进行的训练方式却非常不同。有七大类的人，或七道光，根据这些光的特质，有志之士被吸引到他们自己的光的类型的老师那里。即使在同一类型的人中，教学也是适应个人需要的，所以一位真师的学生往往得到相当不同的待遇。因此，真师可能会把他的一个学生送去隐居，而另一个学生则去参加世界的斗争。他可能让一个人知道他正在接受教导，而让另一个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知道自己被教导。关于这种训练和不同类型的训练，《真师与道路》中已经给出了相当多的说明。

心无畏惧的人啊，你要选择哪一个？是选择眼道的四重禅定，还是选择六波罗蜜多，那通往菩提和般若的崇高功德之门，通向智慧的七步？

崎岖的四禅之道蜿蜒而上。勇攀高峰者伟大三倍。

穿越波罗蜜多高地的道路更加陡峭。你必须闯过七个门户，由七个残忍狡诈的力量——激情的化身——把持的据点。

本节对四禅说得很少，但对波罗蜜多说得很多。冥想或禅定的步骤总是被说成是三个，正如我们在学习第一节时看到的，这些步骤合在一起被称为三夜摩（sanyama）。这三个步骤是专注（dhāraṇā）、禅定（dhyāna）和三摩地（samādhi），还有制感（pratyāhāra）的初步练习，构成第四个步骤。我们在第二节中也研究过波罗蜜多。在这里，达到这些美德的道路被说成是有七个门户，在每道门，弟子都必须与一个巨大的错误或罪恶作斗争并将其消灭。

把冥想和这些品质的发展对立起来似乎有点误导，因为两者都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些品质，就无法进行冥想；如果没有冥想，就无法将这些品质发展到完美的程度。在他那个时代，无著也可能将退隐的道路与在人世间的灵修生活道路进行对比，前者避开世界上的困难和干扰，远离人世独自冥想，后者则需要在日常生活的所有事务中实践理想。那么，他就会把前者说成是一条崇高的道路，而把后者说成是更伟大的，或者说更陡峭的道路。在印度教书籍中，尘世中的修行人达到完美的例子是很常见的。《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中的伟大上师们在议事厅和战场上都很活跃，其中还有一位商人，他就是图拉达拉（Tulādhāra）。《薄伽梵歌》教导了责任和行动的道路，克里希纳告诉他的学生阿朱纳，亚纳卡和其他人通过行动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他也应该这样做，行动时不对行动的结果有任何个人依恋，而是为了人类。

只要看一眼波罗蜜多的对立面，就会发现必须与之斗争的残酷、狡猾的力量的性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忘记了他是一个整体中的一个单元，正如伊壁鸠鲁（Epictetus）所说，如果没有他周围的人类，他甚至不会是一个人。布施和一般的伦理发展或道德在其完整的意义上消除了这种自私，并打开了人的心怀，使他更多地为他人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着想，并成为那些受苦的人的恩人，他的同胞的好伙伴，他的老师的好学生。

人们经常允许自己的耐心被怨恨所扰乱。他们“感到受到伤害”，并感到不满，如果不表露出来，也会在内心抱怨。这意味着他们忘记了，正因为有正义的法则，它一直在平衡偿还人与人之间过去的债务，所以一定有一些明显的不公正。有时，一个人在早期阶段想看到自己工作的结果，因为他想的是自己，而不是工作，他想夸夸其谈，或至少为工作的成就而祝贺自己。而到了后来，他为一个好的目的所做的努力似乎失败了，他会遗憾；这里面还有一些不满和不耐烦的情绪。再到后来他将看到，重要的是努力，而不是结果。当这些感觉不再困扰他时，他将获得耐心。

同样，自然人是懒惰的。他喜欢沐浴在阳光下，除非饥饿驱使他，否则不会作出特别的努力，或者野人因为有将更多人头挂在腰带上的虚荣心，使他在同伴们睡觉时爬起来去猎头，否则他不会努力。孜孜不倦、不畏艰难的精力不是“自然”的。你观察我们的会长，她利用一天中的每一刻，总是在工作，从不浪费时间。你认为她过去总是在工作吗？是自然的吗？她这样做是因为她已经看到了目标的美好——成为人类的帮助者。

冥想也不是“自然”的。它需要很多努力，需要强烈的思想毅力，需要身体的服从。智慧的获得也需要学习和努力，有时还需要有勇气面对不舒服甚至危险的经历。

振作起来吧，弟子，牢记金色律法。一旦你通过了须陀洹之门，就是入圣流的人；一旦你的脚在今生或来世踏进了涅槃之流，那么，意志坚强的你啊，只需投生七次。

第一次入道和第四次入道之间的平均时间是七世，但如果意志足够坚定，一个人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目标。这就好比学生准备考试一样；人们认为一定的学习时间应该适合一般考生通过，但任何一个人可能需要更长或更短的时间。一个人从第一次入道到成为阿罗汉，有时需要两世的时间；有些人一世就达到了这个目标。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达到圣人的境界，因为阿罗汉果位只是一半的成就。

请看，向往上帝般智慧的人啊，你看到了什么？

“黑暗的斗篷笼罩着物质的深处，我在它的褶皱中挣扎。上师，在我的注视下，它加深了；在你的挥手間，它消散了。有个黑影在移动，像伸展的蛇一样蠕动..... 它在黑暗中变大、膨胀、消失”。

它是你自己在道路之外的影子，投射在你罪恶的黑暗之中。

在这里，我们更愿意说缺点和失败，而不是罪恶。它们在道路上变得比以前更危险。因此，为了走好这条路，需要有一种铁一般的决心，立即彻底消除它们。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的错误时，他应该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坚定不移地、稳定地，直到它完全消失。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有时他们会请求一个人对他们直言，告诉他们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停步不前。如果你对他们直言不讳，你就有可能失去他们的友谊。一般来说，他们会变得愤愤不平，说他们知道自己有很多缺点，但不是你提请他们注意的那个，而且他们对你的判断和直觉不以为然。也有例外，但这是一般规则。

在这条道路上，人必须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而不是简单地遵循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规则或惯例。这增加了他的困难和危险。他正在尽力而为——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会丢掉许多世的努力成果，这将是理智的。别人没有办法评判他。他手里握着一把别人不具备的钥匙，因此对他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有了新的一面。这个人需要别人的善意的想法——而不是对他们不理解的东西的批评——因为他不是麻木不仁的，他们将帮助他迅速崛起，成为提升世界的力量。

“是的，上师，我看到了道路；它的起始在泥沼中，它的顶峰消失在涅槃的光辉中。现在，我看到了通往智慧的荆棘丛生的艰难道路上不断缩小的门户”。

弟子啊，你看得很清楚。这些门引领有志之士渡过大海，到达“彼岸”。

“彼岸”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词。它有两个意义。其一，整个生命被比喻为海洋，人们通过大乘和小乘被渡到彼岸，超越生死。第二个则有更多的技术含义。在第一次伟大的入道时，一个人从他已完成的一般进化中跨出来，开始了特殊的进化。在《真师与道路》中，已经尽可能多地在允许透露的范围内给出了当时发生的仪式，包括这些话：“你已经入流。希望你能很快到达彼岸”。当然，这个岸就是圣人的阶位。

每座大门都有一把开启它的金钥匙；这些钥匙是：

1. 布施，是慈善和不朽之爱的钥匙。

这不是单纯的施舍意义上的慈善，也不是通常所说的慈善态度，虽然这种态度高过单纯的施舍。它意味着完全准备好为服务而奉献自己和自己的一切。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达到这个程度，还没有准备为这个目的使用他们所有的时间、精力、金钱、感情和思想。即使是那些已经达到这一点的人，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阶段，因为可能仍然存在着将工作与自己相提并论而不是将自己与工作相提并论的错误。有很多人愿意从事伟大的工作，但很少有人会忘记自己，做任何不会被注意到的，也不会被感谢的小的工作。真师的弟子必须环顾四周，看看有什么事情是他能做而没有做的。他不能对最卑微的任务不屑一顾，认为“我太优秀了，不能做这个”。在真师的工作中，没有任何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重要，尽管有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难，因此需要特殊的训练或不寻常的能力或才干。

为了彻底牺牲自己，你也必须牺牲自己的感情。如果情感容易受到伤害，你就会被冒犯时浪费很多本应投入到工作中的力量。我们必须总是尽力而为，而不是停下来想：“我是一个多么好的人。”

我们也必须有“不朽的爱”。丁尼生（Tennyson）在谈到逝去的人时说：

他们像上帝一样看着滚动的时间
用比我们更大、不一样的眼睛
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便利

上帝知道一切，祂不会失去耐心。我们很容易对彼此失去耐心，并且很快就厌倦做出让步，但祂不会。有句话说得好：“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

2. 持戒，是言行和谐的钥匙，它平衡因与果，不再给业留下任何余地。

持戒这个词一般被简单地翻译为“言行”，但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和谐的概念。持戒的人将永远关注他自己的人生使命，研究他在业力安置的境界中能做什么。这也是一种品质，它将尽快清空他的业账，并使他能够享受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机会来行善。

3. 忍辱，甜美的忍耐，无人能撼动。

虽然在这个阶段的慕道人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获得这种品质，但它仍然有待完善。完全不受干扰是一个非常高的条件。阿罗汉被说成是完美的——可敬的——但他在达到圣人果位之前仍有五个枷锁需要摆脱，其中最后一个枷锁是可能被任何东西干扰。

4. 离染，不执着于快乐和痛苦，战胜幻觉，只感知真理。

我们对《在真师膝下》的评论的第三部分全部都是关于离染的品质，在那里被翻译为无欲无求。如前所述，它通常被翻译为不执着或漠然。

拥有这种品质的人，对他的工作有敏锐的警觉性，但从不允许个人因素阻碍他。他已经摆脱了可能受到伤害的感情，但并没有失去同情心。他对通常动摇人的事情无动于衷，不受激情的干扰，但有冷静的判断力。这种所谓的不执着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不会把热情投入到他的工作中，而是说他在痛苦和麻烦的时候会这样做，就像在快乐的时候一样。当这种品质得到很好的发展时，这个人就会看到，我们的大部分快乐和痛苦都是幻觉，是由一种错误的处事方式造成的。他将看到古代斯多葛派（Stoic）的一句话中的真理，即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比事物本身更让我们烦恼。

5. 精进，从世俗谎言的泥潭中挣脱出来，通往超凡真理的无畏能量。

每个接近这条道路的人都有自己的特殊品质，因此他会发现其中一些门特别容易通过，而另一些则很难。例如，耐心的品质，对东方的弟子来说通常要容易得多，而精进的品质对西方的弟子来说则要容易得多。当这份单子第一次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中的一些人想知道为什么较难的品质被放在开头。其实并非如此。佛是印度人，他为印度人定了这份清单，可能他把他们可能认为最容易的步骤放在第一位。

当一个人首先发展了大量的精进的之后，要获得甜蜜的耐心，当然是很困难的。一个拥有这种能量的人，听说有这条道路，就想立即把它走到底——但如果没有耐心，他就会在这条路上造成如此大的干扰，并创造出如此多的麻烦的业力，他将大大拖延自己的进步。另一方面，有耐心而没有精力的人也许会满足于走得很慢——那么他的进展确实会很慢。

目前在东方有这样一种趋势。我记得在锡兰曾经有人告诉我，在古代人们真的证得了涅槃，但现在时代是邪恶的——这就是所谓的黑暗时代，末法时代（又译争斗时，kali yuga）——这些成就不再可能，尽管也许在某个遥远的金色时代，这会再次变得可能。但是伟大的导师仍然和我们在一起，虽然正如基督教经文所说，门是直的，路是窄的，但是现在还是可以找到那扇门，还可以踏上那条路。

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人能够说清自己的进化位置。对许多人来说，证道学是一种回

忆；这意味着他们在前世中对它有所了解。如果一个人在那些世中为踏上道路而努力工作，那么在这一世，再多做一点工作就会使他找到道路。但如果他现在才开始努力，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在这一世要入流，几乎是超人的壮举。

许多证道学研究者所做的努力意味着巨大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证道学学会中有时会有那么多干扰，那么多烦躁和争吵。我听到有人说，其他学会的这种麻烦要少得多。这自然是事实。如果你加入一个地理或地质或其他类似的学会，你只是加入了一群为获得更多的知识在一起工作的人，一般都是某一类的知识。但是在证道学学会中，许多人对他们的星光体和思想体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对他们的肉体产生了反应。因此，我认为，由于我们将继续与一群敏感却尚不完美的人打交道，他们比自然界的正常进化更快地向前推进，学会的历史可能会继续记录许多干扰，尽管对每个成员来说，他获得“甜美的忍耐，无人能撼动”的时候一定会到来。

6. 禅定，它的金色大门一旦打开，就会引领圣贤走向永久的恒在境界，并对其进行无尽的沉思。

在本书的早期版本中，你会发现圣贤（narjol）这个词被误写成naljor。这是一个错误，在后来的版本中得到纠正。拼写错误的原因是布拉瓦茨基夫人是在星光界读这个词的，在星光界读一本书时，你会同时看到写在书页正面的内容，也会看到背面的字的反面。当然，你不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字或文字的反面；你通常只会注意到在你面前展开的书页——那些书页会很明显，而反面就会看起来模糊。不过，以这种方式阅读，还是很容易犯错，把一些东西弄反了。数字尤其如此；如果你把7看错了，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但18很容易被误认为81。

布拉瓦茨基夫人有时会以这种方式把数字搞反。她经常在星光界看一些罕见的书，这些书只有一两本，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去大英博物馆核实她所说的引文，比方说，在第139页，然后发现它在第931页。一般来说，我们发现她的引文是准确的，尽管有时会有一些小的不准确之处；有一次，我记得，她漏掉了“不”（not），这确实使意义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布拉瓦茨基夫人不懂梵文、巴利文或藏文，在使用这些语言的词汇时，不得不完全依赖她的记忆，就像她经常做的那样，奇怪的并不是她犯了一些错误，而是她犯的错误如此之少。

narjol这个词使我们叉出去了一会儿。它是一个藏语词，意思是圣人或圣贤，或者更好的解释是瑜伽士。它的衍生词是“和平”的意思。因此，圣贤是一个努力追求内在和平的人。

是禅定或冥想打开更高自我之门。我们大部分的证道学信息，以及古代经文中的内容，都是通过灵视的方式获得的。有大量的调查等待着灵视来完成。例如，在奥义化学中，我们已经研究了元素和一些化合物，但在这个领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有以太视觉和放大的能力，以及有耐心反复观察和数原子的人。

《慈岩之书》一定是由一个能够读懂指导天使的思想的人写的，他能看到天使的目的。我们所说的关于进化周期和进化圈的内容可能并不准确，但关于星光界和思想界的信息，由于是成千上万次观察的结果，有理由相信是准确的。可能会有过早的概括化所产生的错误——这在每一门科学中都会发生——把不正常的东西误认为是正常的，或者忽略了与一般理论有关的某类现象。例如，我们以前关于两世之间间隔的想法，以及自我定期在连续的次根族中投生，这被认为是进化的正常过程，直到我们发现另一类自我，他们主要保持在一个次根族，转世的频率是其他人的两倍。据我们所知，可能还有其他更多类型；我们只能说，我们还没有遇到过这些类型。

古老的经文特别有价值，因为它们大部分是由有灵视的人写的。许多人对它们感到排斥，因为里面表述思想的方式，有时是古板的味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表达方法。我们现代的方式是相当直接的；我们尽可能地把事情说清楚。举一个不同的例子，在古埃及，所有的事都是以非常诗意的方式讲述的。诺斯替主义的书也是用复杂的符号学来包装一切。因此，如果一个人想研究《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或《信念与智慧》（Pistis Sophia），即使假设他得到了准确的翻译（往往并非如此），他仍然要努力把自己置于写这些书时的心态，而这是非常困难的。这也需要时间，如果他还在以某种方式忙于谋生的话，则需要比现代人通常能付出的更多的时间。

在古代，世界上每个地方的生活都要悠闲得多。人们的习惯是让事情变得舒适和简单，一般来说，把今天可以避免的事情推迟到明天。在调查大量过去世时，我发现到处都是一样的情况。没有火车要赶，也没有报纸或杂志要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或某个日期前刊发。我发现最接近期刊形式的东西是一系列的信件，间隔时间很长，而且很不规则，所以有时两封之间会相隔几个月。

尽管如此，在过去的日子里，人们确实能达到阿罗汉果，但他们一定很难获得精进的品质，即这条道路所需要的无畏的能量。然而，我们现代西方世界的没完没了的活动，无休止的匆忙，与精进并不完全相同。人们往往是通过外在的动力来显示他们的能量。如果他们在生意上不守时、不勤奋，那么竞争就会使其他人超过他们，他们就无法谋生。但研究奥义学的人是被自己内心的动力所激励，总是稳定地工作——但不急不躁，因为他希望自己能做好工作。

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的危险可能是做得太少，让应该做的事情不了了之。然而，有些人因为做得太多而破坏了他们的工作。贝森特夫人是中庸之道的典范；她总是在工作，并将她所有的时间都做了最佳利用的计划，但她并没有尝试超过她能做的。她经常针对某事说：“这不是我的工作，因为我没有时间”。

最忙的人总是有最多的时间，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不会错误管理自己的时间。但是有些人使自己承担的工作比他们真正能做的要多，有时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是有根据的，即在他们周围的人中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许多年前，证道学学会某个分会的秘书长就曾经是这种情况。他是一个能力很强

的优秀工作者，他认为自己能把事情做得最好，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承担了太多的工作，以至于由于缺乏时间而没有完成的工作不断积累，当他的继任者上任时，事物几乎陷入了无望的泥潭。

在这个问题上，最好是走中道，仔细分配你的工作，并抽出一些时间来教导和培训其他工作者。教别人做一件事往往比自己做要麻烦得多，但我们希望，当自己给他示范了一两次，或者必要时示范十次，他就能自己做一百次，这样最后就会有收获。

7. 般若，这把钥匙使人成为神，使他成为菩萨，成为五智佛之子。

这些是七道大门的金钥匙。

我们现在来到这些品质中的最后一个，般若（Prajñā），它意味着智慧——这里的智慧更多的是在意识能力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知识的意义上，因为它能穿透形式看到背后的生命。Jñāna，也被翻译为智慧，但它不是一种能力，但般若是。

有人说，这种品质能使人成菩萨。菩萨这个词在这里被用于广泛的意义。从技术上讲，菩萨是一个注定要成佛的人，他向一个在世佛宣誓在未来他将担任这一职务。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在他们不同的线路上通过菩萨的层次。有七条伟大的行星线，带徒弟的真师们在每条线上工作。每个人沿着自己的路线走，最终都会被吸引到与站在该路线尽头的真师接触。然而，通过对某位真师的虔诚，一个人有可能从一条线转到另一条线，但这需要一定的额外学习和努力；因为一个人最容易在自己的既定路线上进行奥义训练。

成佛的人必须在数千年前就向一位在世佛发过誓，据说从那时起，佛的影响就笼罩着他。当他在适当的时候成了佛，灵性境界的佛的巨大影响就临在于有肉身的佛之上。据说，释迦牟尼佛曾向燃灯佛（Dīpāṅkara）发过誓，而燃灯佛据说在释迦牟尼佛说法的那些年里也临在。对于这些高层次的事情，我们只能重复被说出的内容，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想法。这也是一个自然的想法，因为我们知道，在更低的层次上，真师总是罩护着弟子，弟子是他意识的一部分。

第50章

调心

自由的编织者啊，在你接近最后一道门之前，你必须在疲惫的道路上掌握这些完美的波罗蜜多——即六种和十种超越的美德。

因为，弟子啊！在你适合与你的老师面对面、与真师光与光相交之前，你被告知了什么？

在接近最重要的大门之前，你必须学会将身体与心灵分离，驱散阴影，活在永恒之中。为此，你必须在万物中生活和呼吸，就像你所感知到的万物在你体内呼吸一样；感觉到你自己存在于万物之中，万物存在于自我之中。

利比德：——与你的真师光与光相交，表达了一个奇妙的真理。当学生接触到真师的意识时，真师第一次把他包围起来，他的灵光圈就会闪现出真师的光辉，正如我在《真师与道路》中解释的那样。

这些文字再次重复了第一节开始时的大部分内容。将身体与心灵分开，从字面上看，是指人必须学会做幻身（*māyāvīrupa*），从比喻上看，是指人必须辨别什么是真实的，明白自己不是身体。星光体是物质体的影子；它不是被摧毁，但它对学生的影响必须被消除。人必须使用它，但不能让它支配自己。生活在永恒中并不是要离开世界，而是要一直从永恒生命的角度来判断事物。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在学习《在真师膝下》时已经讨论过了。

学会从永恒的角度、从轮回的自我角度生活的人，很快就会知道，从外面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根本不重要。当我们阅读《阿尔西尼的生生世世》（*Lives of Alcyone*）时，我们看到其中的许多人物经历了许多痛苦。其中一些人物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这些痛苦是暂时的，不会在现在影响我们。回顾过去，我们有时会想，有些人物是如何忍受这种痛苦的。他们做到了，而且安全地度过了难关。要觉得自己会平安度过目前的苦难，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自己正处于苦难之中。一个人不可能指望清楚地看到他身处其中的整个经历或事件。例如，一个在战场上的士兵很少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通常不知道他所参与的特定行动或演习的重要性；他所分担的工作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可能是决定战斗的重要因素，或者它可能看起来壮观和突出，但对自己一方的成功并非真正重要。

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不能不承认证道学学会的重要性。它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运动之一。对外部世界，对统治者和政治家来说，它看起来就像其他学会一样——

只是一小帮人而已。然而，它是由两位真师创立的，他们将成为第六根族的带领人，他们正在从我们中间选择适合参与该根族早期发展的人。但我们很容易高估自己在学会工作中的个人分量。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我们在学会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现的那样。即使是我们伟大的领导人，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奥尔科特上校，也已经离开了，但学会在失去他们后延续下来，并继续传播它的理想，用这理想渗透到世界中，因为真师们还在。

真师的弟子们必须学会将自己的意识与同胞的意识结合起来，因此经常为此目的设置一些练习。当学生开始尝试进入各种动物的意识时，其结果往往令人惊讶。动物的思维方式非常有限，人们常常用人类经验中的动机解释它们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往往是由不同的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动物遵循它们为数不多的思想路线，比人们通常认识到的要远得多；因此，在某些方面，我们归因于它们动机的一些方面，比它们实际有的东西要多得多，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少得多。

一个学生经常会被安置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以便他能理解另一个人的观点，同时也能以不同的形式认识自己。许多年前，达莫达-K-马瓦兰卡（Damodar K. Mavalankar）先生向我讲述了一个出乎寻常的经历。有一天，他被带出自己的身体，并被扔进外国某个码头的一个醉酒水手的身体里。他是一个婆罗门，具有婆罗门所有与生俱来的畏缩，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害怕接触低级或不干净的东西——这种感觉比任何西方人能理解的都强烈得多。自然，这是个可怕的冲击。他发现自己沉浸在对他说来是不可言喻的污秽之中。然而，在这种突然降临到他身上的恐怖中，他却能继续认识自己，并对自己说：“我不是这个，我是达摩达”。他能够保持冷静，并想到：“这也是人类；我必须保持同情”因此，他优异地通过了测试。

许多人，如果受到这样的考验，就会大惊失色，认为这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并在疯狂地挣脱的过程中伤害自己。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第一个感觉是厌恶，但圣人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不纵容任何错误；他比我们更能意识到错误是什么，但他不厌恶。他认可人类生活的所有阶段。他记得他自己也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多年前，也许是在其他星球。他的菩提意识也完美地展开了，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能够把罪人包容在自己的心里。这时，对做错事的人没有排斥感；人们只感到渴望给予任何可能的帮助。然而，一般来说，对处于这些阶段的人只能给予一点帮助，而且必须谨慎地给予。不仅要有同情心，还要有智慧，以了解他能做出什么反应，还要有耐心和策略，使他认识到比他所过的生活稍好的生活的美好。

正是通过这种认同的经验，人们学会了明智的同情，我想这是唯一可以做到完美的方式。这样人们就能看到一个人为什么要做某些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在这个人看来是怎样的。那些没有这种经验的人必须尽力尝试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你不可让你的感官成为你心灵的游乐场。

你不应将你的存在与存在本身分离，与其他存在分离，而应将海洋融入水

滴，将水滴融入海洋。

因此，你要与所有生命完全融洽；对人要有爱，就好像他们是你的同修兄弟们，是同一位老师的弟子们，是同一位慈爱母亲的儿子们。

前几段文字让人想起了第一节的前面部分，当里面说：“心是实相的大杀手。让弟子杀死这个杀手吧”，是因为我们允许偏见在心里面成长起来，它才成了一个杀手。我们往往从未看清另一个人，看到的只是我们对他的想法。然而，杀死杀手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试着在没有智力的情况下生活，而仅仅相信我们的冲动，这是较低的一个发展阶段。我们必须上升到高于智力的直觉层面，并允许它决定我们的思想应指向什么对象。

如果人们能够看到偏见在思想体中的影响，他们会感到惊讶。这个身体是，或者说应该是，在不断地有节奏地流动的物质，它的不同部分，或者说环，与不同路线的思想有关。如果一个人在某条思维路线有偏见，与该路线有关的环中就会出现淤塞；该处的物质不再自由流动。这种堵塞在思想体中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疣。我们应该能够通过思想体的任何部分向外看，但这个疣的作用是干扰我们的视觉。当我们试图通过思想体的这一部分向外看时，事情就会出现扭曲，正如前面所解释的那样。

正是以这种方式，心是实相的杀手。即使是最好的人也有一些偏见。例如，有人为自己在某个方面没有偏见而感到自豪——比如没有种姓或肤色的偏见——但在另一个方面，也许在举止方面，他会有偏见。他不介意一个人的皮肤是棕色、白色、红色还是黄色；但如果这个人碰巧用他的刀吃东西，或者用乡下人的方式发音，他就不会无动于衷。

这些偏见中最糟糕的通常是那些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也许我们从小就带着这些偏见长大。它们是非常难以根除的。彻底征服它们的唯一方法是通过爱。如果这个人的举止冒犯了我们，他将在一段时间内学会更好的举止，如果不是在这一世里，那就是在下一世里，但这个人是不各斯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一样。上帝的爱，就像上帝的平安，超越理解，不仅原谅一切，而且觉得不需要原谅。

我们必须学会爱所有的人，就像他们是我们的同修兄弟一样。除了圣人会成员之间的联系之外，同一个真师的学生之间的联系是最牢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将学会扩大他在这些合一的条件下获得的爱的质量，直到他对所有他看到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老师有很多，但灵魂之真师只有一个，那就是宇宙灵魂，阿赖耶（ĀLAYA）。活在宇宙灵魂之中，就像它的光芒照耀着你。活在你的伙伴中，就像他们活在宇宙灵魂中。

这也是合一的理念，只是说得更漂亮了。

在你站在“道路”的门槛上之前，在你跨过最重要的那道门之前，你必须将二者合而为一，将小我献祭给非个人的“我”，从而摧毁二者之间的“通道”彩虹桥。

这节文字的一般含义对我们来说很清楚，但彩虹桥（antahkarana）这个词的使用有点不寻常，尤其是布拉瓦茨基夫人对它做了注释。她说：“彩虹桥（Antahkarana）是低级心智，是性格体（personality）与高级心智或人的灵魂之间沟通或交流的途径。死亡时，它作为沟通的路径或媒介被摧毁，其残骸以‘爱欲身’（Kāmarūpa）——即‘壳’的形式存活下来。”

在《秘密教义》第三卷的后半部分，布拉瓦茨基夫人有时用爱欲心智（kāma-manas）这个词来表示我们现在所说的低级心智，意思是指在个人生活中在爱欲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心灵特征。因此，彩虹桥（antahkarana）可以被视为纯洁无瑕的低级心智，是高级心智的一道光。在生命中，一个人有可能通过这个渠道接触到高级心智，正如我们在《真师与道路》中所看到的，学生的任务是拓宽这个渠道，使其始终完全开放，活跃的高级心智可以一直在性格体中表达自己。但死后，普通人就没有以前的自由，无法发起新的活动或尝试新的实验；他现在处于他在活着时设定的“因”所造成的“果”的世界中，必须首先在星光界上耗尽他积累的低级情绪，然后在低级思想界的天界条件中耗尽他积累的高级情绪。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彩虹桥已经停止了作为一个向下的通道的功能。然而，这并不适用于能主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的人，也不适用于随意在星光界和低级思想界活动的学生。

当人活着时，因果体中的自我把自己的一些能量用于寻找通过性格体获得的有用的经验，如果性格体在其使命中失败了，这种来自高级心智的光芒，就会失去，只作为“壳”的中心存留下来，或者如果这种能量足够强大，可以持续到下一次化身的话，则可以造出一个“跨界身”（ dweller on the threshold）。

用目前的证道学术语，人死后会在星光界停留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取决于他的自私的欲望的数量和活力，无论是粗暴的还是精致的还是混合的。然后他经历第二次死亡，即星光体的死亡，并继续进入天界（devachan），这是一个在低层思想界中特别的状态，在此期间他在低级思想体中，他的所有无私的抱负和欲望都得到了完善。当他处于天界时，被丢弃的星光体尸体的某些部分，如果这个部分是粗重的话，可能仍然在一个与之适应的环境中游荡。所有这些在我的小作品《星光界》（The Astral Plane）和《天界》（The Devachanic Plane）中都有非常充分的解释。如果在这里对这些死后状态进行全面描述，会使这本书膨胀到难以承受的程度。

在写《失落的灵魂》这篇文章时，我想到了一个关于高级和低级思想体之间联系的简单解释，这篇文章已被纳入《内在生命》（The Inner Life）。自我的大部分属于思想界的最高子平面；较少部分属于第二子平面，更少部分属于第三子平面。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三个子平面上代表自我的图表，其形状类似于一个心脏，在底部渐渐变

小到一个点。在普通人中，只有那个小点进入了性格体——所以自我的极小部分是在活动的。

在未进化的人身上，它的活跃程度可能不超过百分之一。奥义学的学生通常在第二子平面的一小部分活动。更高级的学生在第二子平面的大部分活动，在低于阿罗汉的阶段，大约有一半的自我在活动。

自我对其低级载体的控制只是非常局部的，而彩虹桥可以被看作是被唤醒的自我伸出去的胳膊，连着那一点被唤醒的自我与手。手经常忘记高级的自己，甚至经常与它作对。当自我和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时，这种微弱的连线就不会存在了。

在梵文中，antahkarana这个词的意思是内在的器官或内在的工具，摧毁它将意味着自我不再需要工具，而是直接作用在性格体上。

当自我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弱于纠缠的力量时，自我实际上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但他在这一世中也获得了一些东西，一般来说（除了非常邪恶的生活之外），获得的东西多于通过与低级心智的纠缠而承受的损失。在第二次死亡时，在爱欲身中会留下一点自我和一点低级思想体。因此，彩虹桥应该被认为是连接高级和低级自我的纽带，而当同一个意志操作这两者时，它就会消失。

在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必须准备好回答严正的法：

“满怀崇高希望的你，是否遵守了所有规则？”

“你的心灵是否与全人类的伟大心灵协调？就像圣河发出的咆哮，回应着所有自然的声音，要入圣流的人的心也必须如此，颤动地回应所有活着的和呼吸着的生命，回应它们的每一声叹息和每一个念头”。

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长长的脚注，解释说北传佛教徒，甚至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一些伟大而神圣的河流的深沉咆哮中找到了自然的关键音符。她指出，在物理学和奥义学中，那就是大自然中汇总的声音——如大江大河的咆哮声、大森林的树梢摇摆声或从远处听到的城市的声音——是一个明确的单音，音高相当可观。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一个人如果学会了这样做，总是可以听到大自然的基本音调。每个星球也有自己的声音：它在空间中移动时发出自己的音符，通过这个音符，逻各斯知道祂的各个世界是否运作顺利，就像一个熟练的工程师可以通过发动机的声音知道他的机器是否运作顺利一样。因此，有志者必须不断倾听他周围的生命。

这使我们回到了这本书及其强调的同情心的品质。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理解我们最亲近的朋友，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理解，这在外观察者看来往往是很明显的。但真师总是理解；他不可能误解。他可能会说，他不赞成他所看到的东西；但他总是完全同情，不

需要我们说一句话就能理解。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别人，以他们的眼光去看事情，理解他们的想法，而不是像他们那样去做。

弟子可以比作与灵魂同音的维纳琴琴弦；人类可以比作它的音板；而弹奏它的手是宇宙灵魂的有音调的呼吸。真师抚琴时，不能与其他琴弦和谐共鸣的弦就会断裂，并被丢弃。声闻弟子的集体思想也是如此。他们必须与上师的心灵协调，否则就会分离。

奥义阶制像琴弦一样利用弟子，在琴弦上奏出进化进行曲的美妙音乐，使所有的音乐在人类中回应。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家，你会怎么处理一根不愿意与其他的弦和谐，而试图强行让自己受到更多关注的弦呢？你会把它扔掉。任何有自己想法的人，想要知识或解脱或其他任何东西的人，都不适合成为真师的学生。有鉴于此，每个学生都将接受测试。他将得到一些工作，如果他忽视了这些工作，它们就不会被完成。如果工作很重要，真师会随时准备好一个替补，当它与整体事物脱节时，那根琴弦就会被扔掉。

弟子不仅要与真师的伟大目标和谐，而且要与其他工作者和谐。一个人必须做自己部门的工作，不干涉别人的工作；当别人的工作触及他的工作时，他要么可以帮助，要么阻碍他们，而他的责任是帮助，使兄弟的事情尽可能的容易。这种相互忍让和帮助的作用就像机器的油；当缺少油时，它可能仍然工作，但不是那么顺利或良好，需要更多的能量来使它运转。如果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却在摩擦中浪费了很多精力，这几乎等同于只付出了一部分精力。一个人必须牢记的，不是他自己的进步，甚至不是他自己部门的成功，而是整体的利益。

“暗影兄弟”就是分离的——杀害自己灵魂的凶手，可怕的达德-竹巴派

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她的所有著作中都把“竹巴”这个名字用于“暗影兄弟”——即我们通常说的黑魔法师们。用“竹巴”也许是个相当不幸的用法，因为竹巴派并不完全该受到她对们说的那么多难听的话。

在西藏，在佛教渗透到这片土地之前，有很多对元素和自然精灵的崇拜，并定期向它们提供具有使其息怒性质的供品。这种宗教的层次很低，因为所有具有安抚息怒神灵性质的宗教都很低级。布拉瓦茨基夫人说：“苯教和竹巴，以及‘红帽’的各个教派，被认为是最精通巫术的。他们居住在西藏西部、拉达克（little Tibet）和不丹。”古老的宗教仍然存在。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宗教中。例如，在基督教中，正如我之前指出的，上主（Jehovah）仍然存在——他是一个部落的神，他嫉妒其他神。犹太人对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一无所知，直到他们被亚述人掳走；然后他们试图将他们听说的至高无上的神与他们自己的部落神相提并论，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不幸的是，基督教与此纠缠在一起，而且它仍然出现在英国的圣餐仪式上。在该仪式的早期部分，犹太人的十诫被宣读，其

中提到了一个嫉妒的神，但在同一仪式的后面部分，我们发现上帝被称为“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明而为光明，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安抚息怒的旧观念也传入了基督教，在这个奇怪的观念中，上帝通过他自己的儿子的死被贿赂了。

在西藏，尽管佛教向该国派出了不少于三个传教团，而且人民大多是某种佛教徒，但旧的宗教却一再出现，因为它在人民的心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在意大利的阿佩宁（Appenines）地区找到，在那里仍然可以看到远比罗马宗教古老的伊特鲁里亚（Etruscan）宗教。天主教会反对这种现象是徒劳的。另一个例子在锡兰很明显。那里的人们是佛教徒，也有一些基督徒，是那些被葡萄牙人改变信仰的人的后代。但是，在真正需要的时候——严重的疾病或灾难时——佛教徒和基督教徒都会恢复到古老的“魔鬼崇拜”。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会回答：“当然，我们是佛教徒或基督徒，是文明人；但毕竟旧信仰中可能有更多的东西，让事情变得相当安全也无妨。”

术语pa的意思只是“人”。因此，库图米真师的追随者在西藏被称为Kūt-Hūm-pa。信苯教的人（Bhon-pa）是原住民宗教的追随者。第一次佛教传入时的皈依者的后代被称为宁玛派（Ninma-pa）。佛教的第一次传入很快就被旧的信仰所腐蚀。噶举派（Kargyu）代表了第二次传教的皈依者，这批传教士比第一次传教士晚了几个世纪才来到西藏。竹巴（Dug-pa）或称“红帽”属于这个教派，因此与苯教派相差甚远。它也变得不纯洁，并允许旧的信仰潜入。

然后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由宗喀巴进行的改革。其追随者是格鲁派（Gelug-pa），或称黄帽派。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属于这个教派。在外象上，我们的两位真师也属于这个教派。这个教派的人在重要场合穿着黄色长袍，戴着奇怪的高尖头盔式帽子。

无著属于黄教；当然，阿尔西尼也是如此，在他前一世中，是无著的弟子。也许阿尔希尼在谈到红教时，多少强化了他老师的表达方式。称他们为“杀害自己灵魂的凶手”，这与佛教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所以，竹巴派并不像被描述的那么糟糕。他们是佛教徒，并附加有自然崇拜。他们的敌人说，这种古老的崇拜包括用动物献祭，甚至一度包括用人做牺牲。

黄帽派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想努力维持一种更纯粹的佛教。他们的规则更加严格，对自然崇拜的承认也少得多，尽管他们也未能完全摆脱自然崇拜，因此，有一天很可能会进行新的改革。竹巴派中有一些人加入了黄教，甚至引起了我们真师的注意，所以他们不可能完全是坏人。苯教人并不是一种非常先进或有尊严的黑魔法师，所以称他们为“暗影兄弟”比他们应得的称谓更高级一点，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圈子内也是如此。

志向光明的人啊，你是否将自己调协到与人类的巨大痛苦相契？

你做到了？... 那你可以进去了。然而，在你踏上沉闷的悲苦之路之前，你最好先了解一下路上的陷阱。

• • • • •

我们再一次有了那种悲哀之路的想法。在这条道路上没有悲伤；艰苦的努力是有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工作中最大的快乐。许多导师都谈到了这种喜悦，结果，有时他们的学生在遇到早期的困难时，会感到失望。无著显然不希望误导他的任何学生，所以他强调了这些困难。

有一个困难的阶段，所有的人都必须通过——这是一个介于两个确定性之间的阶段。许多人在这个位置上对世间的东西毫不关心。例如，他们不关心他们是否有钱，是否有好的房子和衣服。如果财富降临到他们身上，这将是像其他事物一样的责任，但如果他们只是拥有足够的财富，他们同样会感到满足。较低的东西已经消失，然而较高的东西仍然是信仰的问题，而不是知识和经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段单调的、有时是悲惨的时间，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较长或较短的时间，而且可能会出现几次。

但是，当更高的东西被清楚地看到时，一切都改变了，道路变得充满幸福。这时低级的东西就失去了所有的吸引力。以我们的会长为例：如果她把她的时间和才智用于世俗的目的，她当然可以沿着一条或另一条路线赢得巨大的名声和地位；但如果你问她，放弃她所选择的去追求世俗的野心是否是一种乐趣，她肯定会说。“当然不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为真师服务的快乐”。

在弟子的生活中，有比任何世俗生活大得多的喜乐，无论尘世生活周围的环境有多美。他放弃了各种个人财产，但他要这些财产做什么呢？在印度，经常有伟大的人，也许曾是国家的总理，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名声和财富，有一天他悄悄地放弃了所有的东西，穿上黄袍，出家时什么都没有。他这样做是很清楚地知道这两种生活形式，并清楚地看到他所抛下的生活与他作为隐士或流浪的托钵僧所过的生活相比，在真正的财富和快乐方面是很差的。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处于显赫地位的人，如已故的俄国沙皇，在帮助世界方面可以做得很少。因此，这样的职位对奥义主义者没有吸引力。我记得有一个深资的学生，他可以选择继续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或者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升任领导职位。他选择了后者，并在一段时间后成为英国首相。在这个位置上，他发现自己被强大而自私的利益所压制，并受到教会力量的反对。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于是被迫采取了和解政策。尽管他的目标是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和巩固帝国，而且他确实在后一个目标上取得了成功，但他一直对自己的选择感到遗憾——尽管它是完全无私的——而且他死时很失望。

第51章

前三道门

带着慈善、爱和温柔的怜悯的钥匙，你在布施之门前就安全了，这道门矗立在道路的入口。

利比德：——无著现在再次——解释七个门户，把它们看作是道路上的阶段，并特别从危及慕道者的陷阱的角度来看待它们。事情光明的一面，慕道者得到的鼓励 and 力量，目前还没有被考虑到；但最好记住这一点，以免这条道路看起来太悲伤。

布施（Dāna），正如已经解释过的，不仅仅是指简单的施舍，甚至不仅仅是指慈善的感觉；它意味着完全献身于为人类的服务，没有任何保留。

看啊，快乐的朝圣者！你前面的门又高又宽，似乎很容易进入。通往那里的道路笔直平坦，并且绿茵茵。它就像黑暗森林深处的一片阳光明媚的空地，一个阿弥陀佛的天堂映射在人间的胜地。在那里，希望的夜莺和羽翼丰满的鸟儿栖息在绿树丛中，为无畏的朝圣者唱着成功的歌。它们歌唱菩萨的五种功德、菩提力量的五重来源以及知识的七个步骤。

前进吧！因为你带着钥匙，你是安全的。

这段话为我们美妙和诗意性地描述了道路的第一部分，它出现在快乐的朝圣者面前。起初，他认为这条道路充满了欢乐，非常愉快，很容易走。当一个人看到圣杯后，放弃其他一切而踏上它时是容易的。但过了一段时间，愿景可能会消失，最初的热情也会消退，人开始变得疲惫。人类的本性就是想要不断地改变。看看人们是如何急于追求新奇事物的，但在很短的时间后，他们的兴趣就会减弱，追求变得单调，他们就会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事物。

对阿尔希尼生命的研究向我们表明，大多数人的进步非常小，即使是在一系列的二十或三十世中也没什么进步。有一个人在听到他在那本书中的名字后，并了解到他在五万年前和现在是一样的时候写到：“如果以前有人告诉我，两万五千年前的我不是森林里的野人，我是不会相信的”。我回答他：“如果两万五千年前你是森林里的野人，那么今天你仍有可能是野人。”

然而，如果一个人确实对一个灵性目标充满热情，他就会立即迅速向前迈进；如果他不能保持他的热情，那是很遗憾的，但可能在向前冲的过程中，他已经完成了今生为他准备的任务。现在我们不仅有前进的动机，而且还有大量的知识使我们能够这样做，

这有助于防止我们回落。

我们必须努力始终保持我们的热情，不要让自己受到情绪的影响，否则它就会受到发生在物质层面或心理层面上影响我们的事情的摆布。当布拉瓦茨基夫人去世时，我们的热情受到了很大的考验。我记得当她离开我们时，我们的热情是如何消退的。她有能力让我们所有人都往前走，而当她离开时，我们感到很无力，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功地与真师们取得了直接联系。

通往第二道门的路也是青翠的。但道路陡峭，蜿蜒上坡；直达嶙峋的顶端。灰雾笼罩着险峻多石的高处，远处是一片漆黑。越是往前，朝圣者心中的希望之歌就越来越弱。他开始心怀疑虑，脚步越来越不稳。

有志者啊，当心这一点！当心恐惧像午夜的蝙蝠黑色又无声的翅膀，在你灵魂的月光和远方隐约可见的伟大目标之间伸展。

弟子啊，恐惧会扼杀意志，阻止一切行动。如果缺乏持戒的美德，朝圣者就会绊倒，坎坷的道路上业力的石子会划伤他的脚。

一般来说，学生进来的时候带着一股爆发性的热情，然后就会松懈下来。这是因为他期望——尽管他可能连自己都不承认——他的生活将全部改变；也许他想象他将有一个充满神秘现象的生活，或者他将总是意识到真师的临在，因此认为自己能够一直保持在他的最高水平。他的生活确实改变了，但不是以他想象的方式。

当怀疑出现时，对一些学生来说，是对整个证道学知识体系的怀疑；他们还没有有意识地接触到真师，开始怀疑他们的存在，并怀疑自己是否在追随一团冥火。我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有这样的怀疑，但如果有的话，最好还是回到最初的原则上来。回到起点；检查你的动机；检查证据。

然后是怀疑自己，这有时会袭击初学者；一个人可能没有表现出自己希望的神性。但是，一个人必须继续努力，不要怀疑，因为对每个人来说，成功是绝对有保障的，而怀疑是实现目标的巨大障碍。让一个从一开始就肯定自己做不到的人去尝试学习游泳，他永远也学不会。怀疑比任何真正的困难更容易让他溺水。而另一个有信心的人，几乎马上就能学会。

许多有志于修行的人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能否达到目标有怀疑。他们必须继续努力，摆脱对自己的偏见，这种对自己的想法就是偏见，要通过推理来消除它。他们必须对自己说：“无论我是否能做到，我都要去做”！

无著的比喻总是很美。他在这里说的是灵魂的月光。它闪耀着来自逻各斯（太阳）的反射光，也有来自灵性灵魂（菩提）和灵性（神我）的反射光。他必须不让任何东西

夹在中间，否则灵魂将被留在黑暗中。

“午夜的蝙蝠的无声翅膀”生动地描绘了恐惧偷袭人的方式。恐惧是最致命的东西之一，它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逼近，因为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形式的恐惧。例如，做生意的人一直处于恐惧的小动荡中；雇员害怕他的上司会怎么看他，或者害怕失去他的职位。宗教人士害怕死亡，害怕地狱，害怕他们死去的朋友的命运，以及害怕各种荒谬的事情。许多孩子生活在对长辈、父亲和校长的持续恐惧中，正如我在前面的评论中所解释的。

无著说得好：“当心恐惧”。它使灵魂变暗，并使它成为逻各斯的暗淡反映。逻各斯是爱。圣约翰说：“完美的爱驱除恐惧”²⁵。

持戒的美德是和谐，是良好的行为。奥义者的道德准则与世俗的道德准则不同——不同的是它要严格得多。他不受社会规则和惯例的约束，而是受到更强大的东西得约束——即灵性生活的原则，它不允许有丝毫偏离真理、爱和服务的生活，完全没有个人自我放纵的空间。

慕道者啊，脚步要稳健。在忍辱中沐浴你的灵魂；因为现在你已经接近了以它命名的门户，那道毅力和耐心之门。

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道门。忍辱是耐心和毅力。需要稳定的热情；而不是那种紧张、焦虑、痉挛性的热情，这种热情在完成任何有用的事情之前就把发出者的精力耗尽。

不要闭上眼睛，也不要眼离金刚杵；魔罗的箭会永远射向没有做到离染的人。

魔罗是欲望之王，是欲望的化身；因此，据说他的箭总是射向那些没有达到离染（vairāgya）或无欲的人。

布拉瓦茨基夫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多吉或金刚杵的说明，它是雷电，是力量之杵，这在第二节中也提到过。她说：

多吉（Dorje，藏文）是梵文“金刚杵”（Vajra）的意思，是一些神（藏语Dragshed，即保护人类的天人）手中的武器或乐器，被认为具有与化学中的臭氧相同的净化空气、驱除邪恶影响的神秘力量。它也是一种手印（Mudrā），一种坐禅时使用的手势和姿势。总之，无论是作为一种姿势还是一种护身符，它都象征着战胜无形邪恶影响的力量。然而，苯教和竹巴派在盗用这一符号后，将其滥用于黑魔法。对于“黄帽”或格鲁派来说，它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就像十字架对于基督徒一样，但它丝毫不比十字架更迷信。对于竹巴派来说，它就

²⁵ 《圣约翰书》，4，18.

像反转的双三角形，是巫术的标志。

保存在香巴拉的力量之杵，在入道和其他时候使用，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护符。同时，它也象征着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当这种力量在我们自己身上感受到时，使我们无法感到恐惧。

护身符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中世纪迷信的遗物。如果任何一个敏感的人去参观大英博物馆里的装有古老诺斯蒂宝石的箱子，他可以很容易地使自己相信这个事实，因为从其中一些宝石发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护身符是一个充满磁性的小物件，其目的是排斥所有与它所带的磁性不协调的影响。它的作用可以比作一个陀螺仪，它的旋转方式有时宁可会让它摔成碎片，也不会让它的运动改变方向。

珠宝是最好的护身符，因为它是最高类型的矿物，能最好地保存磁力。在一般情况下，恐惧开始时是微弱的，只是逐渐聚集力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带有正确磁力的护身符是一种帮助，因为它能驱除那些最初的微弱振动。因此，佩戴者有时间将自己振作起来，唤起自己的力量，并在他的星光体中启动相反的振动。

无著回到了恐惧的话题：

小心不要颤抖。在恐惧的气息中，忍辱的钥匙会生锈，生锈的钥匙无法将门打开。

你越是前进，脚下的陷阱就越多。前进的道路上只有一把火——燃烧在心中的无畏之火。一个人越无畏，他获得的越多。他越是害怕，光就越是苍白——只有光才能指引方向。就像在高山之巅熠熠生辉的阳光，消失之后便是漆黑的夜晚，心灵之光也是如此。当它熄灭时，黑暗和威胁的阴影会从你自己的心中落在道路上，让你的脚惊恐地扎根在原地。

弟子啊，小心那致命的阴影。除非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已远离，否则精神之光无法驱散灵魂深处的黑暗。朝圣者说：“我已经放弃了这个过眼云烟的外形；我已经摧毁了因；阴影再也不会作为果存在”。现在，最后一场伟大的战斗，高我与低我之间的最后战役已经打响。看哪，战场已被大战吞噬，不复存在。

但是，一旦你跨过离染之门，第三步就迈出了。你的身体是你的奴隶。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慕道者必须学会对低级自我完全置之不理。恐惧属于小我，因为高我在世界中没有什么好怕的——一个真正的人唯一的恐惧，一位古老的罗马哲学家说，就是他自己不能充分地利用他所有的美德或力量来行善。

自私也属于小我，在这个问题上，成百上千世的习惯必须被扭转；在一段时间内，

人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有些自私，即使心是绝对反对它的；这就好比想要船停下来时，将发动机突然倒着开，但船仍然在前进，与发动机的力量相反。但很快，前进的动力将被完全抵消，然后船将完全服从发动机。

除非一个人摆脱了这种自私，否则更高的自我就不能完全照耀到性格体中。自我或灵魂本身可能有看起来像自私的东西，但是这与性格体的自私完全不同。如果它仍然只是心智，而不是光明心（manas-taijasī），即心智与菩提紧密相连，所以可能会以这种方式自私；但它永远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认为它可以通过损害他人而获得利益。这种错误在世间很常见。例如，人们经常在生意中做一些他们知道是错误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获利了，超过了他们的邻居，但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先不提业力法则，它必然会发挥作用，这个人已经决定计划如何欺骗，他将不得不承受他在这个方向上发出的所有思想和欲望力量的反作用力。他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下次再有机会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时，他就会更容易屈服于诱惑，而更难控制自己，做正确的事情。如果他能看到交易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小块，他就会意识到他没有得到，而是失去了很多。

一个自我不可能像这样盲目。骗人的人，因为他只看到物质层面上的直接结果，就像一个为了占领一个小阵地而忽略了战场上所有其他地方的将军。他可能会占领那个位置，但他会输掉这场战斗。

如果你已经达到了摧毁自私的阶段，你可以说：“我已经摧毁了因；”——这是世间所有麻烦和悲伤的原因。

现在被吞噬而不复存在的是彩虹桥，当高我吞噬了小我时，它就消失了。

看来，无著在他的思想背景中对这七道门和人的七个原则之间的对应关系有一个想法。前三道门在某种程度上与性格体中的三个低级原则有关，而第四道与纯粹的低级心智有关，它是高级心智的反射，是彩虹桥。走到这里，诱惑开始是对高级原则的诱惑，因此属于内在的人。

第52章

第四道门

现在准备跨越第四道门，诱惑之门，它囚禁着内在的人。

在你能够接近那个目标之前，在你抬起手打开第四道门的门闩之前，你必须已经驾驭了自己所有的起心动念，并且杀死了思想感觉的大军，它们微妙而阴险，在灵魂明亮的圣殿里悄然潜行，不请自来。

利比德：——许多有志于修行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普通生活中已经遇到并战胜的常见错误，后来以不同的形式再次出现。例如，你可能已经杀死了普通世俗形式的傲慢，但它会以精神上的傲慢再次出现。同样，你可能已经摆脱了对世俗利益的欲望，但它又会以对个人进步的欲望或以个人满足为目的的知识的形式出现，为了感觉自己有知识而出现。然后，即使同情心已经开始在生活中成为一种力量，自私也试图抓住它，使你只想摆脱使你自已不舒服和不快乐的原因，把导致痛苦的对象推在视线之外。这就像一个家庭主妇——如果有这样的主妇的话——不喜欢看到房间里的灰尘，所以把它扫到地毯下面，而不是保持屋子的清洁。

甚至仇恨也再次出现，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如此粗俗的恶习竟然出现在那些努力追求更高生活的人中间。我们有些学生，如果另一个人在任何问题上与他们有分歧，比如关于行星链，或者火星和水星是否属于我们的地球链的问题，他们就会危险地接近仇恨！当然，如果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你会因为某某在这一点上的观点与你不同就恨他吗？”他会否认；但他不会去拜访另一个人，如果他们偶然相遇，他会感到非常不安和不愉快，或者他会用一种人为的轻松，用一个光滑的表面来掩盖这种感觉，就像水中的油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顽固的错误，它导致了世界上的一些大麻烦。在第四世纪，整个基督教世界不是因为一个词的一个字母上的一个小点而大乱和被撕裂的吗？这个词造成的区别是关于第二条逻各斯与第一条逻各斯是同一物质还是相似物质的区别。这就是在亚历山大所谓的阿利乌斯派（Arian）和东正派（orthodox）之间的整个争论。而现在，几百万的基督徒站在一边，几百万的基督徒站在另一边，难道不是因为第三逻各斯是直接出自第一逻各斯，还是通过第二逻各斯从第一逻各斯出来的问题而被分开吗？这就是著名的关于所谓圣灵降临的“和子之争”（filioque controversy），它导致了基督教会两大派的分裂。东方或希腊教会认为，圣灵，即第三条逻各斯，是从圣父那里来的，即单一来源；但西方或罗马教会认为，他是从圣父和圣子那里来的，即双重来源。这场争论所涉及的话题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东西，对任何人都没有实际的重要性。从展示给我们的图表中，我们这些证道学研究者可以推断出双方都是正确的，但双方都不欢迎这

个建议。

再举一个例子，在佛教中，同一宗教信仰者，因为为举行某些仪式而在水面上搭建的平台是由三块木板还是由四块木板组成的问题而分成两派。为此，他们不得不分别举行他们的仪式。

火星和水星是否属于我们的进化链有什么关系呢？无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我们都可以是一样好的男人和女人，一样好的公民，一样认真的证道学研究者，一样好的真师的仆人，而且希望是一样好的朋友。就我个人而言，我尽可能仔细地研究和观察，然后把我知道的东西说出来，因为在我看来我有责任这样做，但我从来没有假装自己是无懈可击的，而且我每天都在学习更多的东西。我从未想过要对任何不同意我所说的话的人找茬。我确实不止一次听到我们伟大的会长说，她多么希望没有人把她说过的话变成教条，并把她变成我们学会未来进步的障碍，成为分裂的原因。如果她有任何焦虑的话，那就是对这种危险的焦虑。

证道学研究者应该已经放弃了关于任何特定知识来源的无误性的想法。当一个新思想被宣布时，我们的问题是：“它是否听起来真实？它是否启发人、提升人、为人解惑？”而不是，“谁说的？你从哪本书上看到的？”然而，有些人在放弃了对《圣经》的盲目信仰后，将其转移到《秘密教义》上，虽然《秘密教义》是一座奇妙的智慧宝藏，但并不完美，正如其作者所说。她说，这本书不过是秘密学说基本教义的一些片段，特别着重了一些被不同作家抓住并将其扭曲得与事实完全不符的事实。她还引用了蒙田（Montaigne）的一句话：“我只是用摘来的花做了一个小花束，除了绑花的绳子，我自己什么也没带来。”《秘密教义》将是证道学研究者以后数百年的宝库；让我们不要给它加上教条主义的诅咒。关于奥义学，没有人可以做定论。我们到现在为止所获得的知识只是像揭开了巨大面纱的一个小角；我们不知道揭开另一部分后会显露出什么。

无著说，在希望通过这第四道门之前，人们必须掌握自己的起心动念。情绪来来去去，非常有效地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一个人很难意识到，当他处于抑郁的阴霾中时，外面的世界其实并不比以前更黑暗。当一个巨大的、令人不安的悲伤降临到他身上时，当他走出到世界中去，看到阳光依然灿烂，人们在微笑，甚至在欢笑时，会感到有些震惊。

一个自己非常痛苦的人，有时看到别人像往常一样快乐，会感到相当气愤。他认为这个世界是非常无情的，世界并不关心他。他忘记了昨天他高兴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在苦恼，而他并不关心他们，而是很舒服地过着日子。我知道，抑郁症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东西，但它总是自我创造或自我允许的。有时它来自于健康状况不佳、过度疲劳或神经紧张。在其他情况下，它来自星光界，那里有许多所谓的死人处于抑郁状态。因此，抑郁并不总是自己的错，但如果允许它继续存在，那就是自己的错。

相当多的人似乎认为他们对事物的态度能导致事情的不同。“哦，不，你永远不会

让我相信！”这样的人会说，以为他不相信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一件事是一个事实，它就是一个事实，无论他相信与否。这是人类的自欺暴露自己的一个奇怪的小方法。

一个人还必须注意，随意的想法不会干扰他的服务，也不会因为不喜欢一个人的某些东西——比如他的发型——就对为他提供良好服务的机会视而不见。这样的事情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它显示了一个人的思想和性格状况。通常是关于种族、阶级或种姓的想法在作祟。印度的婆罗门经常因为这个原因而忽略了对贱民的责任。没有人否认阶级的巨大差异，但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道德水平。当然，人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变数百万人的状况，不可能把潘查马人提高到婆罗门的境界，但人们总是可以对这些人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和关怀，并帮助他们中任何一个可以接受帮助的人。

如果你不想被他们杀死，那么你就必须让你自己的思想所造之物无害，你思想的孩子，看不见，摸不着，蜂拥在人类周围，是人类和世间糟粕的后代和继承人。你必须研究看似“有”中的“空”，和看似“空”里的“有”。

看似“空”的充实是一个充满意义的短语。它适用于许多不同的条件。首先，人们想到的是“空”（Koilon），即空间的以太。人们通常认为空间是空的，但事实是，它充满了几乎无法想象的物质密度。表面上看起来坚实的物质才是“空”的。我们所看到的物质是由真实物质的孔洞组成的，是在“空”中吹出的气泡。正如一位法国科学家最近所说：“没有物质。只有真空中的孔。”科学对空间的以太的最新判定是，它的密度是水的一万倍，大约是最重的金属的五百倍，是你能想到的最密致的东西。

印度人说到过“根物质”或mūlaprakriti；我想，“空”是它的一种密集的形式。他们说，当逻各斯意识到自己时，当祂把自己从绝对存在中区分出来，并回过头来看那个绝对存在时，他看到的不是绝对存在，而是蒙在绝对存在上面的一层面纱——那层面纱就是根物质。在《秘密教义》中，布拉瓦茨基夫人引用了苏巴-罗（Swāmī T. Subba Rao）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内容如下：

当它[即逻各斯，“.....无上梵（Parabrahman）的第一个表现（或方面）”]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开始存在时，.....从它的客观角度看，无上梵对它来说是根物质。请记住这一点.....因为这里是吠陀哲学的不同作家所感受到的关于原初意识（Purusha）和原初物质（Prakriti）的整个困难的根源。这个根物质对它（逻各斯）来说是物质的，就像任何物质物体对我们来说是物质的一样。这个根物质不是无上梵，就像柱子的所有属性不是柱子本身一样；无上梵是一个无条件的和绝对的现实，而根物质是覆盖在它上面的一种面纱。无上梵本身不能被看见。逻各斯看到它的时候，它被蒙上了一层面纱，而这层面纱就是宇宙物质的巨大范围.....”

这里提到的逻各斯是我们宇宙的逻各斯，其中有数百万个太阳系，而不是一个太阳

系的逻各斯。是这个宇宙逻各斯将自己的气息吹入根物质，在空间中挖洞，从而使宇宙产生了。一千四百亿个这样的气泡组成一个物质终极原子，而十八个物质终极原子组成一个氢原子，这是化学元素中最轻的。

因此，一个事实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物质都不是别的，而是真正的物质中的孔洞。这种根物质的压力是每平方英寸几百万吨。当人们学会排出这种压力时，他们将能够利用这种巨大的力量来运行他们的机器。他们将能够利用存在于原子中的“逻各斯”的力量，它可以抵御这种巨大的压力。但首先要开发的是使物理原子解体的力量。

看似“空”里的“有”和看似“有”里的“空”可以在各种熟悉的经验中得到研究。大气中充满了其他人和其他生命的思想。正如《奥义世界》（The Occult World）中所说：“人的每个想法，一旦产生，都会进入内在世界，通过与具有朦胧意识的元素精灵“结合”而转化成一个具有活力的生灵。它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具有自己的智慧。它的生命长短取决于一个想法的强弱。所以说，一个好的思想造就一个善良的精灵，一个恶的思想制造一个邪恶的魔鬼。就这样，人无时不刻在自己周围用自己的意念，欲望，冲动和激情制造“小人国”。这些产物会根据它们的力度影响到周遭敏感的神经”。

同样，一个人可能在一个空荡荡或者充满了其他人的房间里打坐。在后一种情况下，房间可能对他来说是空的，因为其他人对他的影响不大。在前一种情况下，房间可能充满了强大的看不见的存在和影响，被冥想所吸引，并在他身上倾注了它们的力量，虽然看起来只有他一个人在房间里。

在生活的各种环境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许多看似重大的事件从我们身边掠过，对我们没有影响，而一些微小的事件却可能影响整个生活。一个近亲的死亡，或一个人财富的丧失，当它发生时看起来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认为它将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形成一个永久的里程碑，但它最终可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就是我的经验。在1866年的金融大灾难中，年轻的我失去了我拥有的所有的钱。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件大事；但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与一个告诉我布拉瓦茨基夫人的人偶然相遇，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次会面似乎是偶然的，但它一定是有意安排的，在那看似“空”的生命空间，其实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都很充实。

同样，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当我在阿迪亚为一些证道人做讲座时，一位路过的天使看了我一眼。他向我展示了天使在第六根族的开始阶段通过宗教影响人类的一些方式。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路过的朋友的善意之举，但现在我确信，从它的结果来看，它远不止如此。它使我们对新根族的起源有了非常多的了解，导致了《人类：从何而来，如何进化，去往何方》（Man: Whence, How and Whither）这本书中第二部分的调查，以及稍后贝森特博士和我的联合调查，结果成了同一本书的第一部分。展望未来的社会，我看到，当她在本书之前所写的一切都被遗忘时，她将通过这本书被记住；但她最伟大的书，即她将在历史上被记住的书，还有待书写。

无畏的有志者啊，请扪心自问，回答我。你这外部阴影的感知者，你知道自我的力量吗？

纯洁是一个伟大的品质，但它是不够的。小婴儿是纯洁的，因为它对善恶一无所知。为了使我们能够行动，还需要有知识，以及将知识付诸行动的意愿。动物比人更纯洁，植物更纯洁；它们没有人的想象力，而想象力使人蔑视或无视自然规律，寻求物质享受。然而，人有必要经历这种与物质打交道的经历，以便他能有知识，然后可以回到他所来自的神圣，重新获得他的纯洁。我们从逻各斯出来的时候是一片神圣的云彩，但回到祂那里的时候却是一个具有明确能力的神圣存在。

走在道路上的人已经认识到内在的神圣自我，并正在从阴影世界的影响中走出来。凡尘的现实只是相对的，现在对他来说，除了内住的生命之外，没有任何现实，内住的生命为他提供了比外部事物的影响所产生的刺激更丰富的意识经验领域。在许多世中，他曾认为影子是真实的，绝对真实，比其他任何东西都真实，这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它们的吸引，他永远不会觉醒，永远不会注意，永远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就迷失了。

因为，在道路的第四段，最轻微的激情或欲望之风也会搅动灵魂纯白墙壁上的稳定之光。在连着你的精神与小我之间的彩虹桥上，在这条感觉的快道上，任何对魔罗虚幻的礼物的最小的渴望或悔恨，都会粗暴地引发我执——在电光般的一念之间，你前面三段的奖偿将前功尽弃。

无著现在谈论的是离染（vairāgya），他说当一个人在努力完善它的时候，对吸引人的事物最小反应或对它们的欲望就会把他扔回到那些被干扰的人的行列。这让人想起第二节中关于灵魂如山间湖泊般清澈的比喻。这里他用灯的比喻来表达在这个阶段必须达到的稳定。即使是一个偶然的想法也会使人倒退；这是事实，但我们必须记住它的前提条件：如果它是自己的想法的话。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如果它只是别人思想的反映，只是一个吸引了注意力的漂移的思想形状，而它没有被采纳并成为自己的思想，那么对一个人的纯洁和宁静，对一个人的离染就不会有同样的干扰。

有时非常好的人被这种一闪而过的想法所困扰，他们觉得自己一定是非常邪恶的，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他们不把这个想法拾起来，不滋养它们，不强化它们然后送出做更大的破坏工作，他们就没有真正犯错。诚然，如果一个邪恶或不纯洁的想法没有触及我们内在与之相似的东西，我们就不会意识到它。但这只是说明我们还不完美。如果这种性质的想法飘过一个圣人的头脑，他甚至不会注意到它；但如果有许多这样的想法围绕着他，他可能需要把它们拂去，就像人们拂去苍蝇和蚊子一样。因此，不要为愤怒、自私或不可取的杂念的本能冲动而感到不必要的烦恼；它们是过去的遗留物，或属于你的环境。但不要拾起它们，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你不仅不能达到离染，而且会丧失已经赢得的三个奖偿，并从道路的起点重新开始攀登。

彩虹桥在这里被称为感觉的快道。它是物质事物影响意识的神秘手段，是客体和主体之间的通道，它使感官受到的影响作为一种感觉出现在意识中。这种感觉，对事物的直接感知，比任何语言描述都要生动。听到、看到或感觉到的东西比仅仅想到的东西更能让人感受到其真实性。这就是为什么对其他层面的灵视感知比我们能给出的描述更有价值。这也是为什么瑜伽书中说，所有其他人的证词，以及他对尚未看到的事物的所有判断，最后都必须由有志之士用自己的直接感知来取代，只有这种感知才能对真理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感觉在这里被称为“我执”（ahamkāra）的粗暴的引发者。Aham的意思是“我”，而kāra是“制造”；因此ahamkāra的意思是“我的制造者”。这种直接体验的生动性，通过对比唤起了我们对自身存在的生动感。由于这个过程发生在各个层面，当人还有凡心时，它唤出了虚假性格体的生动性；但当他在道路上走了相当一段，个人小我的幻觉已被完全摧毁，它会唤出灵性之人的神我（Atman），即意志。我们已经在第一节中研究了印度哲学中经常提到的这种高级形式的我的感觉。

因为你要知道，永恒的不会有变。

简而言之，一个人必须愿意为了更高的目标而放弃低级的东西；一个人不能把世俗的东西带进天国。高等世界的法则和条件不会因为任何有志者的欲望而改变。

“永弃八苦，否则不能得智慧，也不能得解脱”，那跟随前辈脚步的人，伟大的如来如是说。

这八种可怕的痛苦是：嗔恚、昏沉、骄傲、怀疑、贪婪、妄想、无明和向往未来的生活。最后一种乍看之下似乎很奇怪；但其含义非常清楚——与更高层次的东西相比，这个世界的生活是痛苦的。

如来（Tathāgata）这个称谓在这里被翻译为“跟随前辈脚步的人”。在锡兰，我们被告知这意味着“受正命被派来的人”。这意味着一个被伟大的圣白会派来作为世界的使者的人；而这样被派来的人必然会跟随前人的脚步。这就是为什么入道的故事在不同民族的传统中几乎没有变化，特别是被叫做太阳秘仪的形式。

离染的美德即严厉又严谨。如果你想掌握它的道路，就必须让你的心灵和感知比以前更加自由，远离杀戮行为。

你必须用纯净的阿赖耶浸润自己，与自然的灵魂思想融为一体。与之合一，你将所向披靡；与之分离，你将成为世俗谛的游乐场，它是世间一切妄念的起源。

然后有一个很长的脚注，解释Samvritti：

世俗谛 (Samvritti) 是两个真理中的一个，它说明了万物的虚幻性或空性。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相对真理。大乘学派教授这两种真理的区别——胜义谛和世俗谛 (Paramārthasatya and Samvrittisatya: Satya, “真理”)。这是中观派 (Madhyamikas) 和瑜伽行派 (Yogāchāryas) 争论的焦点，前者否认每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前因后果，而后者则肯定每个物体的存在都是由其前因后果或连带关系决定的。中观派是伟大的虚无主义者和否定主义者，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遍计所执相 (Parikalpita)，是思想和主观世界中的幻觉和错误，客观宇宙亦是如此。瑜伽行派是伟大的唯识论者。因此，世俗谛，是相对真理，是一切幻觉的起源。

明辨力是四种资格中的第一种，它能使人始终区分真实和相对真实，我们有时称之为虚幻。每当一个人穿透虚幻，看到真实，就会变得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认识真实的东西是我们内心的上帝。唤醒得越多，就越容易看到它在所有事物中的目的，以及它在其他人身上的生命。

所有宗教的先知们都认识到了同样的纯洁的阿赖耶，它存在于我们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界的神圣心智背后。一位博学的穆罕默德人曾告诉我，伊斯兰教的著名句子是 “Lā ilāha illāllāh”，意思不是像一般人翻译的那样，“除了真主，没有别的神”，而是“除了真主，什么都没有”。他解释说，阿拉伯语的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前者，但后者是深奥的意思，是在他们之间秘密传授的。这就是一神教的真正宣告；不是简单地说没有许多神，而是只有一个神才配得上这个名字，才配得上崇拜。这种深奥的解释，如果准确的话，就构成了与印度教的紧密联系，印度教讲“独一无二”，他们说，在“唯一”中，既有存在，也有非存在。

在人身上，除了“阿赖耶”纯净明亮的本质，其余一切皆无常。人是阿赖耶的水晶射线；是低层境界泥土之身之中无瑕的光束。这束光是你的生命向导，也是你的真我、守望者和沉默的思考者，是你低级自我的受害者。你的灵魂只会通过你身体的错受到伤害；控制和驾驭这两者，你就能安全地穿越即将出现的“平衡之门”。

除了“唯一”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一个人的性格体持续的时间很短，直到他的天界生命结束；自我在人类的整个系列化身中持续，也许持续整整一个进化链；单一体无疑持续的时间更长，但即使是单一体也是无常的。只有“唯一”仍然存在。这不意味着我们会失去自己。我们真的可以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说：

虽然地球和人都消失了
太阳和宇宙不复存在
只剩下你一个
所有的存在都将存在于你

人的单一体是一个火焰的火花。只要它还在时间中，它就会显得在不断进化。以最崇高的敬意来说，即使是逻各斯也似乎在进化。祂是我们的上帝的概念中所有最好和最伟大的东西，但祂在太阳系结束时确实不会和祂在开始时一样；因为这对祂来说是一次化身。

“泥土之身”只有在帮助人内在的神性火花的发展时才对人有用。物质部分不能影响神圣的火花，实际上不能伤害它，但“泥土之身”可以推进或延缓它的发展，这对它来说等同于帮助或伤害。因此，它被称为低级自我的受害者。

第四道门在这里被称为平衡之门，因为它涉及人的中间原则。问题总在于是外在的人还是内在的人处于上风。有志之人在发展和净化了他的低级原则（物质体、星光体和思想体）之后，现在必须把他的重心放在高级原则上，并把它们的发展作为他的主要工作。

**勇敢的朝圣者啊，请振作起来，前往彼岸。不要理会魔罗之众的窃窃私语；
赶走那些诱惑者，那些心怀不轨的精灵，那些虚空中满是恶意的妖怪。**

对拉马因（Lhamayin）这个词有一个注释，说他们是对人不利的元素精灵和邪灵，是人类的敌人。没有为恶而恶的生物，但有对人有害的元素精灵；它们过着自己的生活，而我们妨碍了它们。元素精灵很像野生动物。它们不是人类的敌人，但它们不喜欢人类闯入它们的领域，并且因为人类对它们不好而感到不满。

自然精灵是快乐的生灵；对它们最糟糕的说法是，它们会玩一些调皮的小把戏，让被耍弄的人感到厌烦。它们反对人类，因为人类所做的许多事情对它们来说是可憎的，是麻烦的来源。它们在乡野中过着快乐而满足的生活，喜欢和野生动物的幼崽一起嬉戏，它们喜欢动物和花草树木。它们在纯真的生活中没有任何麻烦；它们也没有感觉到必要的压力，因为它们不需要像人那样为衣食而劳作。

人类闯入了这幽静的幸福；他猎杀了自然精灵看作是朋友的动物；他砍伐了它们喜爱的树木，以便种植庄稼或建造房屋；他用酒精和烟草的浊气污染了空气。它们所有美丽的家园都成了可怕的荒野，它们被迫逃离。它们的感受可能有点像艺术家看到一些美丽的风景被工厂破坏，变得丑陋，工厂的烟囱冒着黑烟，烟气杀死了花草树木。我们称其为进步；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这样，但大自然的精灵却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它的家园被毁，它的朋友被杀。

因此，自然界的精灵会避开人类，当一个人在树林里或沿着小路散步时，它们会在接近时溜走。他也许能够征服他们的这种厌恶，就像人们有时能够征服野生动物的胆怯一样。瑜伽士在坐禅时可以抚摸靠近他的野生动物。如果一个人到乡下，强迫自己安静地躺上一两个小时，小的野生动物，如松鼠和鸟，就会走近。同样，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很长时间，自然界的精灵会逐渐发现他是一种无害的人，就会随着时间推

移很愿意交朋友，最后它们会围着一个人活动，并为有一个人类朋友而感到非常自豪。在星光界，这些生灵将人类视为麻烦和危险的入侵者，就像我们对待入侵的军队一样。因此，它们把试图吓唬新来的人作为自己的工作。然而，它们并不是诱惑者。扮演这种角色的主要是人本身的邪恶思想形状。

有一些人，我们有时称之为黑魔法师。他们努力反对人类的灵性进步，非常认真地认为我们的高尚情感不是好东西，只是动物欲望和情感的遗迹。这些魔法师可能会看到一个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人，一个正在圣路上迅速进步的人，当时可能处于被他们影响的状态。这时似乎值得他们派出一个元素精灵来攻击他，让他感到不安，从而造成干扰，阻碍真师的工作。这是与流行的基督教信仰中诱惑人的恶魔最接近的东西。不过，任何有志之士都不应该害怕这些，因为最坏的黑魔法师也无法对一个一心一意、只想着真师的工作而不是自己的人做什么。

坚持住！你现在离中间的那道门最近了，那是一道充满千万个陷阱的悲哀之门。

追求完美的人啊，如果你想跨过完美的门槛，就请掌控你的思想。

追求永恒真理的人啊，如果你想达到目标，就必须把握自己的灵魂。

你的灵魂注视着唯一的纯净之光，那是没有凡情的光，使用你的金钥匙。

无著说有千万个陷阱是对的，因为很多时候，慕道者想象他已经实现了离染（vairāgya）或无欲，却发现他以某种微妙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同样的陷阱。即使是灵魂，高级思想体，也必须在菩提的控制之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一次入道时，菩提界的生活就开始了，或许在这之前就开始了，慕道人会逐渐在这个境界一层层攀升。只有当灵魂本身，即高级思想体，与菩提体合作，反过来成为较高原则的仆人时，这项工作才能进行到完美。然后，当这项工作完成后，慕道者准备好进入下一个层面，他将接受第四次入道，并跨过另一个门槛。

在这里，脱离凡情意味着不受影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就是离染的意义。

第53章

第五和第六道门

沉闷的任务已经完成，你的劳作即将结束。要吞噬你的万丈深渊即将跨过。

· · · · · ·

你现在已经跨过了环绕人类激情之门的护城河。你现在已经征服了魔罗和他愤怒的大军。

你已经清除了心中的污垢，洗净了不洁的欲望。

利比德：——我们不能误解慕道人的劳作已经接近结束的说法。即使是穿着化身衣的人，在他更高的层次上，仍然在劳作，同样也可以说，逻各斯本身或许也在劳作。但也许应该区分摆脱性格体缺陷的苦役和性格体被征服后在更高层次上继续的光荣工作。

同样的想法也适用于劳累的问题。不间断的工作是对肉体的巨大压力，但在自我的层面上，工作是纯粹的快乐；在那个层面上，不像在低等的境界中，工作和游戏之间没有区别。一旦一个人看到了逻各斯的伟大牺牲，以及真师们投入到逻各斯的工作中的方式，他就不可能不投身于其中，并尽其所能地帮助。

我们说一个人不太纯洁，因为他仍然能够有一点私心。一个思想只要有一丁点的自我色彩，就是不纯洁的，不管它在其他方面有多好。可能有一点骄傲的想法，比如说：“人们会因为我做这件事而对我有好感”。当我们的标准是这条圣路的高层次时，这将被称为不纯洁。我们不仅要远离不洁，而且要关注不洁根本就不会我们身上发生。

但是，光荣的战士啊，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弟子啊，高高筑起护住圣岛的堤坝，保护你的心灵不因想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骄傲和自满。

骄傲会毁了这项工作。是啊，把它筑得结实些吧，免得从巨大的幻象之海中涌出的波涛，汹涌地拍打着海岸，吞没了朝圣者和小岛——的确，即使是在取得胜利的时候也会这样。

你的“小岛”是鹿，你的思想是使它疲于奔命，在生命之流中追逐它的猎犬。那些在到达“智道”（Jñāna-Mārga）的避难谷之前，就被狂吠的恶犬捉住了的鹿，实属不幸。

在他周围数百万人的思想的强大压力下，为了保持他现在已经获得的境界，就如我

们经常谈到的，这时有志者需要强大的专注力和积极的思想力量。这种能力是必要的，然后他才能成功地进行冥想，将他提升到菩提界的最高几个层面。

布拉瓦茨基夫人告诉我们，这个“小岛”是更高的自我或思考的自我。必须从它那里清除所有低级的思想，以便高级的思想能够显现出来。然而，这完全不是让人成为一个灵媒。将一个地方清空，与让外人进入并占有这个地方，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瑜伽士和灵媒的区别。这也是证道人和通灵人之间的区别所在。两者都同意人是不朽的，他的进步是无止境的。但灵媒认为人成为善良的“灵”的媒介是好事，而证道人则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自己的主动意识，并认为通过被动通灵获得的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灵视获得。

无著说，“被捉住的鹿实属不幸”。这意味着对陷入偏见的自我感到悲哀，因为他已经被外部思想的压力所征服，这样他就不能达到真正的思想的境地。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谈到“智道”（Jñāna-mārga）时说，“从字面上看，它是智慧之路，或纯粹知识之路，是波罗蜜多（Paramārtha）或自证（梵文 Svasamvedana），是不言自明或自我分析的思考”。在印度人中，Jñāna是高级知识，即智慧，而不是关于俗世的低级知识，这些被称为“识”（vijñāna）。

在你坚定地走上智道并称之为自己的家园之前，啊，幸福和苦难的征服者！
你的灵魂必须变得像成熟的芒果一样：对于他人的苦难，像金色的果肉一样柔软甜美；对于你自己的痛苦和悲伤，像它的果核一样坚硬无比。

让你的灵魂坚硬起来，抵御小我的陷阱；让它配得上“金刚灵魂”之称。

因为，就像深埋在大地震动之心中的金刚石永远无法反射尘世的光芒一样，
你的思想和灵魂也是如此；一旦深入智道，就不再反射幻象的世界。

关于我们个人的悲伤，朗费罗（Longfellow）曾吟唱过：

但现在它已经跌下我身
它已沉入海中。
只有别人的悲哀
在我身上投下它们的影子。

我们必须比这更进一步，不要让任何悲伤给我们带来阴影。当你仅仅感受到别人的悲伤时，你不是在帮助他，而是在增加他的麻烦；但当你感受到真正的同情时，你就会倾泻出爱的振动，给他以真正的帮助。真师总是感到同情，但从不感到悲伤。他不会受苦，即便他与那些受苦的人真正融为一体时也是如此，因为他与他们合一，知道他们在更高层次上存在的喜悦，以及他们正以准确无误的确定性向那个境界进化的奇妙荣耀。

对大多数人来说，危险在于当他们把悲伤从心里赶走时，他们往往也会失去同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踏上左道，即黑魔法的道路。暗影兄弟们对他人和自己的感受变得完全无情；他们无情地压制所有的感受，理由是认为它们是一种力量的浪费。

当你达到这种境界时，这条道路上必须征服的门户会大开，让你通过，自然界最强大的力量也无法阻挡你的脚步。你将成为七重道路的主人：但是，需要通过难以言表的考验的人啊，你现在还不是。

似乎有可能的是，难以言表的考验并不是巨大到无法形容的危险和困难，而是普通人所不知道的，只有自我知道的那种。无著引导他的学生所走的道路是自我的内在道路。当性格体在外部世界被征服后，自我必须攀登在他之上的境界的高度，因此必须做无法描述的事情。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慕道人发现自己现在能够做到他起初无法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例如，普通人会倾向于说，我们一直在说的纯洁和无私是他无法做到的，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它们是完美的。但是有一天，如果他试图获得它们，如果他不断地渴望和尝试，他就会清醒地发现，对他来说，拥有这些品质是完全自然和容易的。

普通人说，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不尝试；但我们已经学会了，像拿破仑一样，把这个词从我们的字典里抹去。对读这些文字的读者来说，在24小时内达到阿罗汉的境界并非不可能；如果他有足够的意愿，那就有可能。然而，似乎没有人有这样的意愿。但如果不考虑时间问题，他是有可能达到阿罗汉的；如果他把目光放在目标上，不考虑时间的流逝，径直向前走，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已会达到。

在此之前，还有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你：你必须感觉到自己是所有思想，但又要把所有思想从灵魂中驱逐出去。

你必须达到如如不动的境界，无论多么强劲的风，都无法将尘世的思绪吹入你的内心。如此净化后，圣殿中必须没有任何尘世的动作、声音或光亮；就像蝴蝶被寒霜夺去生命，掉在门槛前一样，所有尘世的思想也必须死在圣殿前。

请看所写的：

“在金色的火焰能稳定地燃烧之前，油灯必须矗立在无风的地方”*（《薄伽梵歌》）。在变幻的风中，火焰会闪烁不定，颤抖的火光会在灵魂的白色圣殿中投射出虚假，阴暗且不断变化的光影。

这里是对专注一心的诗意描述——高级思想体的这种稳定性，即使在它那个层面上，也没有什么能从外面进入。这与第一节中提到的专注（*dhāraṇā*）是一样的，尽管在这一节它被称为精进（*vīrya*），意思是力量——当然不是身体力量，而是自我的无畏和

不动摇的成熟气概。

在第一节中，专注被称为第六阶段，但在这里精进是第五个门户。这里并没有数字上的混淆，因为第五个门户通向第六个阶段；人是用他在第五个阶段获得的品质来通过第五个门户进入第六阶段。

同样的品质是通往菩提界的通行证；当人上升到这个层次时，他已经暂时静止了高级思想体活动，现在，他感觉到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所有的思想，他与其他人是一体的，他们的思想是他的。在这个阶段，他感觉到了太阳逻各斯的合一性；对他来说，它现在是一个明确的现实，是一个直接经验的问题，不再是一个美丽的想法或一个偶然的激动人心的灵感。至于这一切是否会在任何程度上进入物质大脑——那是另一回事；其中大部分都不能。而这些高级阶段的专注和冥想大部分是在睡眠中离体时完成的。

我们经常说要与世俗的思想和情感作斗争。这是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把自己放在与它们等同的位置上；但我们现在所说的阶段是一个它们在灵光圈边缘摔死的阶段。各种身体的振动率是如此有力，以至于低级的思想形式被打翻，无法穿透。在物质层面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如果一个轮子缓慢地转动，人们可以把球扔过轮辐，但如果它快速转动就做不到了。如果水柱足够强大，人们就不能用剑来斩断它；剑会被抛回，就像水是固体一样。在一个著名的童话故事里，有一个人可以站在雨中，在头顶上快速旋转他的剑，这样没有一滴水可以穿过剑圈落到他的身上！

关于灯的引文取自《薄伽梵歌》。文中还说：“这样的人被比喻为驾驭了思想的瑜伽士，沉浸在自我的瑜伽中，”并继续解释说，他通过自我看到了自我，并在自我中得到了满足，他认为在自我之外没有更大的收获，不再动摇，甚至不被沉重的悲痛所动摇。

瑜伽的这种体验是一种真正的直觉，因为它来自内部，来自比因果界更深的自性。这种直觉如何进入性格体，如果进入了的话，取决于体验它的人的类型。它有两种主要的传递方式，一种是通过高级思想体传到低级思想体，另一种是直接从菩提体传到星光体。

哪种方式更容易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取决于他很久以前从动物王国中个体化的方式。有些人通过深刻的理解达到这个水平，有些人则是通过一股高尚情感的涌动，可能是出于对人类主人的奉献而达到的。属于前者的人，直觉将作为一种信念进入低级思想体，他不需要推理来确定其为真理，尽管它必须在前世或出体后在低级思想层面得到理解。对于那些通过情感从动物个体化为人的人来说，直觉是通过情感而不是头脑接受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除非载体是稳定的，否则这些直觉都不能令人满意地通过。这就像传递一个音符。如果它不仅要通过空气传递，而且还需穿过一堵厚厚的墙，它可能会被消音，而且声音可能会变得与原来完全不同。如果它必须通过一些干扰（如飓风），它将更加不清晰。后面这个比喻很好地说明了星光体和思想体充满干扰时的情况。

这样一来，追求真理的你啊，你的心魂会变得像一头疯狂的大象，在丛林中肆虐。它把林木误认为活生生的敌人，它试图杀死阳光下岩壁上舞动的不断变幻的影子，并因此丧生。

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否真的发生在丛林中；但人们的想法是，当大象发疯时，它要么把树木误认为是活生生的敌人，要么，更糟糕的是，冲向岩石而丧命。同样，有些人有这样的经验：当心灵感受到来自上方的更高自我的新觉醒的能量时，它出于骄傲和恐惧，最后一次凶猛地反抗它的新主人，不愿意放弃它长期享受的独立。于是，它大发雷霆，最后一批隐藏的怀疑和猜疑从每一个深处和角落涌出，与光明作战，把光明的每一个动作都误认为是敌人。心灵是骄傲的堡垒，剩余的骄傲奋起反抗自己的主人，就像迫害耶稣的人群起杀害他一样，无法忍受他的纯洁和伟大与他们自己的凡俗模样的对比。

当心，别让你的灵魂因对自我的呵护而不再立足于神知的土地。

当心，别让你的灵魂因忘记自我而失去了对心灵颤抖的控制，从而丧失了已得的成果。

在这里，“神知”（Deva-knowledge）指的是所有显现形式背后的神性知识。有一种危险是，慕道者急于看到自己走的是正确的路，会变得不是自私，而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真正的区别。我们没有人愿意在知道会伤害到另一个人的情况下为自己获取什么。这种缺陷会在灵光圈中以暗淡的棕灰色表示。但会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危险，过多地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在灵光圈中表现为外表变硬，阻止印象进入。

另一个警告指的是不能忘记那个合一的自我。有志者必须永远记住，所有的人都是一，神圣的合一性在每个人身上。这是对每个层面有实用价值的指导。在物质层面，一个人必须干净、诚实和真实，以免污染社会；在星光和思想层面上，他的感情和思想必须是纯洁和崇高的，这不是因为这样使他快乐，而是为了周围所有人。

**谨防变化！因为变化是你的大敌。这种变化会将你击退，将你推出已踏上
的道路，让你深陷疑惑的沼泽。**

反对变化的警告起初看起来有点奇怪，特别是当我们记得我们一直在改变，在踏上这条路时，我们已经成为这条路，因此非常忙于改变自己。在这里它意味着，在变化期间，人们必须注意不要改变自己的基础，或基本态度。有那么一段考验人的时期，就是我们已经舍弃了自己过去珍视的俗世的东西，但是对新的和更高尚的东西还没有永久的把持。这种更高的境界在我们处于最佳状态的特殊时刻是可见的，但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远离它们，进入许多神秘主义者提到的灵性枯竭的状态。所要求的是，一个人在这些波动中始终把持这个愿景，不改变这个基本立场。

这些变化可能是由几种方式引起的。有时只是身体上的大脑有点充血或贫血；这影

响了载体，但不能影响真正的人。当波动来临时，我们应该说：“我知道这将会到来。我知道我以前看得很清楚。现在视野模糊了，我开始怀疑；但我知道我会从这种压抑中走出来，这只是我星光体的波动。”

有时，当人们意识到童年时如诗如画的信仰不能适应生活的事实，不能再满足思想和心灵的需要时，放弃这种信仰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和考验。这时往往会出现对一切的怀疑，以及在极端情况下持续数世的无所适从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倾听、阅读和思考，并把持最能解释事实的假设，直到怀疑被迟早会到来的知识所平息。当然，没有必要经过这个怀疑的阶段；完全可以放弃累赘的添加，一点一点地扩大自己的宗教，直到达到对证道学信息的理解。

做好准备吧，让我提前告诫你。无畏的战士啊，如果你努力了，但失败了，也不要丧失勇气：继续战斗，再次冲锋，一次又一次。

大无畏的战士，他开裂的伤口淌着宝贵的生命之血，仍将打击敌人，把他赶出自己的营地；征服敌人，直到他自己死去。所有失败和受苦的人，像他一样行动起来吧；从你灵魂的堡垒中赶走你所有的敌人——野心、愤怒、仇恨，甚至欲望的阴影——即使当你已经失败了，仍要这么做。．．

请记住，你为人类的解放而战，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每一次真诚的尝试都会在将来赢得报偿。圣洁的胚芽在弟子的灵魂中悄然萌发和成长，它们的茎杆在每一次新的考验中变强，它们像芦苇一样弯曲，但永不折断，也不会消失。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就会绽放。

． ． ． ． ． ． ． ． ． ．

如果你是有备而来，那就不用畏惧。

． ． ． ． ． ． ． ． ． ．

在这个脚注中，H. P. B. 提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信念，即每一个新增的圣人都是那些为人类解放而奋战的军队中的一个新战士，而在北传佛教国家，在讲授化身教义的地方，每一个新菩萨都被称为人类的解放者。当然，我们必须记住，她指的是所有已经成为阿罗汉的人，而不仅仅是指担任菩萨职位的那个伟大的生灵。每一个取得进步的人都是为所有人取得进步。

慕道人在这条道路上不能有个人野心。为自己争取荣誉的想法是自私的，早在达到这个阶段之前，有志之士已经坚决反对这种欲望。真师的学生想的不是“我想要什么？”，而是“真师想要什么？”。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神圣之火的火花时，我们只能想到上帝想要什么。我们是祂的一部分；单独的我们不可能有荣耀；所以为自己的荣耀的想法真的是错觉。

继续尝试的人不可能失败。他可能无法成功地完成他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想要做的事情；但如果他将力量投入到他的努力中，就不会浪费，而且由于行动和反应是相等和相反的，他的每一次尝试都会对他自己产生反应，使他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力量。此外，每个尝试的人都必定成功，因为整个进化的趋势都在他这边。他只是不知道他必须冲破的障碍有多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可以冲到另一边的光芒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明显的成功而绝望或停止努力，是非常愚蠢的。在弗雷德里克-迈尔斯（Frederick Myers）的宏伟诗篇《圣保罗》中，是这样说的：“人啊，你为什么要绝望？上帝会原谅你的一切，除了你的绝望”。绝望是对圣灵的犯罪；对你自己的能力感到绝望，就是对祂通过你工作的能力感到绝望，这样你就把自己与祂隔离开来。

无著告诉慕道人要像战士一样战斗，并且至死也要赢得战斗。他必须坚持到最后，绝不屈服。老师知道，死亡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我们的工作中不需要被考虑。它将在适当的时候降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一些年老的人可能还能活很多年，而另一些年轻的人则会突然死去。在它到来之后，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工作，就像我们之前做的一样。

从今往后，你穿过精进之门的道路将畅通无阻，它是七道门中的第五道。
你正走在通往禅定之地的路上，第六道门是菩提之门。

禅定之门就像一个白玉瓶，洁白而透明；里面燃烧着稳定的金色火焰，那是从神我放射出的般若之火。

你就是那个白玉瓶。

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比喻——白玉瓶，里面有稳定的金色火焰。它很好地代表了菩提体或鞘，它是完全透明的，在那个层次上对生命的合一性的理解没有任何阻碍。禅定是该身体中更高层次的冥想——一个人针对冥想对象，试图理解它最内在的意义，或者一个人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在一个伟大的人身上，试图理解自己是他的一部分。这时不再有任何外在的知识；不再站在外面，把对象当成自己以外的东西；一个人通过与它融为一体，从内部思考它来理解它的本质。

你远离了感官对象，走过了“视之路”和“听之路”，现在站在知识之光中。你现在已经达到了制感的境界。

弟子啊，你安全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一个词制感（titikshā）是资格之一，即善行之一，意味着忍耐。现在这个词在更高的阶段被再次应用。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脚注中说，它意味着“一

种最高的不动心境界；在必要时，承受所谓的‘人世的快乐和痛苦’，但从这种承受中既不会得到快乐，也不会感到痛苦——简而言之，就是在身体上、思想上和道德上变得如如不动，对快乐或痛苦都无动于衷。”

这句话说得不是很清楚。慕道人并不是出于对快乐和痛苦的考虑而行动；他只是做了他知道是他的责任的事情。他仍然像其他人一样，在他的载体中感受到快乐和痛苦。然而可以说，这个层次的快乐是如此之大，思想是如此专注于目标，以至于快乐和痛苦都失去了力量。虽然基督可能会感到受尽苦难，并喊出：“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但在他的心中仍然响起这样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是如何荣耀我”，正如我在《真师与道路》中描述第四次入道时解释的那样。

第54章

第七道门

罪孽的征服者啊，你要知道，一旦入流之人走过第七段道路，整个大自然都会鼓舞与敬畏，为之臣服。这个喜报，银星向夜花闪送着，溪流向卵石荡漾着；深色的海浪向岩石咆哮着，香郁的微风向山谷歌唱着，庄严的松树神秘地低语着：“一位真师出现了，本劫的真师出现了”。

利比德：——“本劫的真师”指的是在目前的进化周期中安全的人；因此它指的是已经接受了第一次入道的人，以及已经到达彼岸的人。整个自然界都为这样的事件而欢欣鼓舞，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这里得到了如此美丽和诗意的表达。许多人在这样的时刻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快乐，有时意识到一种明显的灵性震颤。我们文明种族中的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足够的敏感度来意识到这些事件，但敏感的人很可能会感到。“我今天很奇怪，很高兴。发生了什么？”它在自然界中以一种普遍的幸福被感受到。

大多数人都忙于发展思想，因此他们失去了很多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是随着感情和情绪的发展而产生的，而不是随着思想产生的。较高类型的野蛮人在许多方面要敏感得多，但通常只是以一种模糊和不确定的方式，对他们的敏感度没有任何控制。他们接受印象，并经常能预言事件。所有这些能力都会返回到我们身上，但会以清晰明确的形式出现在进化螺旋的更高处，并伴随着高级情感的发展。当这种发展到来时，我们不仅会感受到这些伟大场合的幸福感和快乐，而且还会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以及知道欢乐之歌是从哪个中心传来的。自然界的其他部分，虽然低于我们的水平，但还没有像许多人那样以物质为中心。除非他忙于应付因饥饿或身体的其他需要而产生的欲望，否则连动物一般都会对这种刺激有一定的反应。

证道学学会的伟大目标不是导致心智的发展，而是提高那些准备好的人对菩提影响的反应能力，在更高的进化螺旋中重新唤醒人们的敏感性，并为新根族做好准备。它并不贬低心智发展——远非如此——而是为下一阶段做准备，届时直觉之爱将产生和谐和兄弟情谊，并将运用发达的智力在这些理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文明。我们的学会与更高层次的世界密切相关，对另一个“人子”诞生时释放的力量非常敏感。它收到了巨大涌动的第一次触动，这给了它新的动力；它的工作增强并扩散，推动着更多的人和更高的世人皆兄弟的感情。

然而，有时候，这种生命的刺激会产生摩擦，这是由于失去了比例感。某个成员心中产生了一些伟大的想法；力量的涌动使这个想法变得更加强烈——如果他是一个平衡的人，就能够追求自己的想法而不贬低其他人的想法，那就非常好。但是，如果存在不平衡和狭隘，意见分歧就会变得更加强烈。我们在证道学工作中有自己特殊的工作路线。

有些人从事一种形式的活动，有些人从事另一种形式的活动，但是当一个人开始认为他的路线是整个学会应该采取和强调的路线时，就会产生危险。当其他人试图遵循自己的想法时，这人便倾向于认为他们没有为学会做得最好，因为他们没有来帮助他。在这种情况下，当兄弟之爱和真正的宽容稍稍落后时，热情有时会引起摩擦，这并不是不自然的。

我们伟大的会长偶尔会解释她是如何经常与其他人一起工作，实现他们的“第二或第三好的想法”。她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但为了和谐，也为了让人们能够有实施他们想法的经验，她会悄悄地让步。如果一个人带着他非常满意的一些计划来找她，虽然这往往不是最好的东西，但她不会阻拦他，而是说：“去吧，试试吧，会很成功的。”这个人尝试了一下，也许过了一两年，他发现这不是最好的，于是他进行修改；但有时好的结果是以这种方式带来的。

让人们尝试他们的想法几乎总是明智的，但当他们把这些想法过于强烈地强加给别人时，总是令人难过。经验告诉我们，学会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工作人员之间的和谐。事实上，可以说人们之间的和谐比任何工作的成功更重要。因此，让每个人追随他所得到的最好的灵感，但让他对其他人的个人想法也有尽可能充分的同情心。如果在不危及和谐精神的情况下，和谐使学会成为更高层次力量的完美渠道，成为通向伟大圣人的开放之门，我们就能从事积极有力的活动，这确实很好，但如果不是这样，则不好。

文中提到的银星也可以被认为是入道之星。它是至道者的思想和存在的标志。在入道仪式中，为至道者执行仪式的人，向他发出呼唤，请求他批准所做的事情，而答案就是银星的闪现。

现在他就像一根白色的柱子面向西方，永恒思想旭日的第一道最辉煌的光明照耀在他的脸上。他的思想就像静止的汪洋大海，无边无际，遍及虚空。他用有力的手掌握着生与死。

是的，他是伟大的。他身上释放的自由的生命力，他就是那个力量，它能在各天征服幻觉，升到众神之上，升到伟大的梵天和因陀罗之上。

通过伟大的圣白会，世界有了所有的光明，缓解了人类生活的黑暗，并极大地加速了人类的进化。“东方”的象征常常被用来代表圣人会的地位，因此，转过脸来帮助外部世界的人，可以说是面向西方B。

这里提到的幻觉是指分离性的幻觉。慕道者现在已经从这种幻觉中获得了自由，在这条道路上，他将一步一步地提升自己，一个境界一个境界地提升，直到他摧毁了每个境界中的幻觉，并在人类生活的所有境界中成为自己的主人。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似乎没有限制，所以提到梵天和因陀罗并不夸张，尽管它无疑是用来比喻高度的。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亚洲之光》中的一句话：“你们的命运可以比因陀罗更高”。

在《真师与道路》中描述的光道的变化是这个比喻的实际应用。在我们地球上的奥义阶制中，在第一道光中可以比在第二道光中走得更远，在第二道光中可以比在其余五道光中走得更远；因此，任何在最后五道光中上升到第七次入道的人，如果他想进入第八次入道，就必须改变到第二或第一道光中，如果他想更进一步，就必须改变到第一道光中。《秘密教义》把因陀罗比作第二逻各斯，即太阳神，而梵天是第三逻各斯，即创造者。在奥义阶制中，这两者的代表是：（1）第二道光之主，佛陀，和（2）管理五道光，即三至七道光的大法王（Mahāchohan）。世界之主在第一道光，他的阶位比佛陀和大法王更高。

现在，他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奖赏！

这个征服了妄想的人，难道他不应该利用被授予的天赋来获得自己的安宁和幸福，获得自己应得的福祉和荣耀吗？

不，将要获得大自然秘密的人啊！如果一个人想要追随圣者如来的脚步，那么这些天赋和力量并不属于自我。

你要拦截须弥山之水吗？你想为了自己而让流水改道，还是让它随顺周期回到顶峰的源头？

我们再一次来到了从生死轮回中解脱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休息的想法。在这个阶段，不可能有像我们在低级世界那样的疲劳和劳作的感觉，但从下面看，一个在数百万年中选择保持肉身的圣人的命运确实显得非常乏味。不过，无著正在教导的人是从下面看的，老师希望他不会不愿意面对未来，尽管他现在可能只能看到画面的暗面。对他来说，也许不可能描述那个更高层次的生活的快乐；它们不能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世俗的快乐来表达；因此，用那个层次的快乐去吸引慕道者是有些危险的，因为这可能会使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固定在一些较低形式的快乐上，这将拖延他的进步。

须弥山（Mount Meru）或苏迷庐山（Sumeru）是众神之山，与希腊人的奥林匹斯山大致相当。所有的善都来自于那个源头；那条善之流流进了圣人会的每一个成员，它应该通过他流向世界——否则，他就真的是在给溪流筑坝。如果这样，他当然会成为失败者之一。

如果你想让这股来之不易的知识之流、天赐的智慧之流始终是甘甜的流水，你就不应该让它成为死水一潭。

你要知道，如果你想与“无量寿”的阿弥陀佛共事，那么你就必须将所获得的光明，像二位菩萨一样，洒向三界。

关于这一点，布拉瓦茨基夫人有如下说明：

在北传佛教的象征意义中，在阿弥陀佛或“无量寿”（无上梵，Parabrahma）的极乐世界里有一位菩萨——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他们在他们所居住的三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世界，参见注解²⁷）中永远散发着光明，以使用这种（知识）之光帮助教导瑜伽士，而瑜伽士则会反过来拯救人类。在象征中，他们在阿弥陀佛境界中的崇高地位归功于两位菩萨在人间时作为瑜伽士所做的慈悲行为。

这有点复杂，需要做一些解释。布拉瓦茨基夫人在此将阿弥陀佛等同于无上梵，但很难看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前者是无量光明，无边的智慧，是所有佛的本质。无上梵是伟大的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观世音菩萨是第二人格，也是阿弥陀佛，被描述为佛的“中间原则”。有了这个第二原则或中间原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合作者，但不是与无上梵合作。

然而，她经常把这两者说成是一体的，因为无上梵是隐藏的智慧，祂显现为观世音（Avalokiteshvara），是显现的上帝（Īshvara），即逻各斯。从下面往上看，在我们身上，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有一个被看见的神（三位格中的第二人格）和一个被隐藏的神（三位格中的第一位格）。

中间的原则也被称为菩萨，被描述为双性的，观世音为男性方面，观音为女性方面。据称，观音“为了拯救人类，可随意化身为任何形式”。

脚注说，三个世界是指“物质、星光和灵性的三个世界”。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这里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使用“星光”一词，正如她在《秘密教义》中谈到这个词时也是如此。她把整个人，从单一体到物质身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灵性体，也就是单一体；其次是星光体，包括我们的神我-菩提-末那（ātma-buddhi-manas），或超越感官的境界（rūpa）；第三是物质体或尘世体，包括我们的低级思想体、星光体和物质身体。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两位菩萨，指的是两位伟大的圣白会兄长，乔达摩佛和弥勒菩萨，他们代表了奥义阶制中的中间原则，佛处理较高的世界，而后者则朝向低处，处理较低层次的人的性格体问题。这两位兄长的努力和牺牲的故事已在《真师与道路》中讲述。

但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对这个寓言最实际的解释也许是这样的。乔达摩与阿弥陀佛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他成了佛。祂在更高的层面上继续工作，但在人世间，他通过两位菩萨工作，其男性形态是观世音菩萨，即弥勒菩萨，其女性形态是观音菩萨，在几乎所有的宗教中她都是前者的神秘伴侣和夏克提（力量，shakti）。

你要知道，你所获得的超人知识和天人智慧之流，必须从你自己——作为

“阿赖耶”的渠道——倾注到世界中。

弟子啊，你是属于秘道之人，你要知道，必须用它纯净的清水，让大海的苦浪甜美一点——那是由人类的眼泪形成的巨大悲伤之海。

超人的知识可能是指入道者迈出第一步时被赋予的知识钥匙。经历过几次入道的人有某些知识，不被允许与他人交流。他根据这些知识行事，必然会在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上与世人有差异。其他人可以观察这些行为，并通过模仿或通过虔诚来遵循它们。那些天生爱反对的人反对这种对伟大人物的模仿。他们提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是伟大的，但在其他许多方面却完全不是这样，跟随的人可能很容易陷入迷信，就像人们在猫和床脚的故事中那样。他们还说，自力更生的生活会发展出力量。所有这些都是对的；但两种方法都有好处，也都有危险；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走对他来说是自然的那条路，同时注意努力理解和尊重走另一条路的人。如果我们模仿一个比我们懂得多一点的人的行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孩子模仿大人，是因为他相信大人比他懂得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对的。一般的孩子把他的父亲看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人们不会想到去告诉孩子他的想法是错误的。

天人智慧可能是神圣的智慧，我们称之为证道学。它是对作为上帝居住的世界的知识，而不仅仅是作为外部区域的知识。无著总是把一个真正知道的人和一个只是相信的人区分开来。如果他在我们的证道学会议上发言，他可能会说：“你应该相信星光界和思想界的存在，因为这是一种理性的需要。但除非你有直接的经验，否则你不会知道。”这种知识是超人的，因为在目前一般人类还无法企及，尽管它将在适当的时候会被普通人所知。

直接经验对一个人认知这些真理有很大的不同。我记得斯蒂德（W. T. Stead）先生曾经说过，他对灵性的东西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调查，但是有一天他有了灵视，给这一切带来了新的色彩和现实感。当他快要睡着的时候，他看到眼前出现了一幅海边的小画面，海浪拍打着岩石。这是一件小事，但它让他学到了很多。“现在”他说，“当一个灵视者说他看到这个或那个时，我明白了灵视的意义。”

当贝森特博士和我开始亲自看到内在世界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同。我们从外面熟悉关于星光界和思想界的事实，但直接的视觉使它们活生生。即使在物质层面的问题上，只从书本上学习的人，其知识也是干巴巴的，而活学活用的人，其知识则充满了色彩和光芒。我清楚地记得我在锡兰遇到的佛教僧侣之间的这种差异。一个人熟读书本，可以引用书本中的内容来说明他的宗教的每一个观点；而另一个人，在冥想方面有一些经验，引用得少，但可说的多得多。

灵视不会以一种可靠的形式突然出现。要使一个人能够准确地看到，意识到他所看到的意义，并消除个人因素的影响，需要进行大量仔细的训练。人们可以把望远镜放在一个人的手中，并期望他能知道所有关于星星的事情——但在他接受了正确使用

望远镜的训练，并把大量的知识和智慧用于他所看到的東西之前，他知道的东西会很少。天文学家们发现，他们在考虑问题时也必须考虑到个人因素。

在灵视中，可以出现多种形式——一个人可能看到的東西有点太大，有点太蓝，或者太红，等等。个人偏见也以偏见的形式显现出来——例如，一位有灵视的女士，她也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会坚持把洗礼的想法与她可能碰巧看到的任何倒水现象联系起来，当别人不同意她的观点时，她就很不高兴。在我们所有的努力下，我们也无法完全看清事物，而这是要达到完美的准确性所需要的。可能即使在圣人的水平上，真师们在低层世界工作时也会为他们的“个人因素”留出余地。

然而，入道者出于经验，对一些事情有绝对的把握，这使他能够成为高级力量的渠道。它改变了他的思想体和因果体的极性，所以他可以被使用，而其他入则不能，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有多高的发展。

啊！当你一旦变得像最高之天上的恒星一样，那颗明亮的星星就必须从深远的空间为所有人发光——除了为它自己；它将光明给所有人，但不从任何人那里取走任何东西。

我们不能认为星星为不得不发光而感到遗憾；它这样做是因为它身不由己。《薄伽梵歌》里说：“众生遵循他们自己的本性；约束有什么用呢？”约束总是产生悲伤；爱世界的人想永远照耀世界；如果他不能这样做，才会感到悲伤。

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强大的生灵以太阳黑子（旧称太阳米粒或柳叶）的形式生活，以便通过它们将光、热和生命力洒向太阳系。这总是被说成是它们的一种牺牲。但这是自发的，是它们表达自己内在本质的方式。它们不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更高的层面上过着辉煌的生活，而是保持着物质体，为了围绕太阳的众多世界的利益而生活。它们实际上形成了一堵守护墙，是一个渠道，阿赖耶（宇宙灵魂）可以通过它流向另一个世界。

啊！当你一度变得像山谷中纯洁的白雪，冰冷且触而不觉，却温暖地保护着沉睡在它怀抱中的种子——正是这白雪必须接受刺骨的霜冻和北方的暴风，抵挡住它们锋利而残酷的牙齿，保护着蕴藏着丰收的承诺的大地，这收获将养活饥饿的人。

雪的比喻非常美丽，但不能推得太远。弟子必须变得像纯洁的雪——白色的、无污点的、一尘不染的。毫无疑问，当无著对他的弟子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指的是一直在视线中的白雪皑皑的山峰。

雪是触而不觉，不是指它在任何方面有害，而是指它本身不受寒冷的影响。无论空气的温度变得有多冷，雪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身不受影响，所以能够保护土地免受更

强烈的寒冷。这就是有志者必须上升到的位置。他必须是无感情的，仅指他不介意自己被任何外在的东西所困扰或伤害，无论它是什么，但他必须保持对下面沉睡的种子的保护。

种子是人内在的神性。它开始在所有那些把注意力转向更高的事物并努力发展自己的人身上觉醒。我们必须珍惜在其他人身上的这颗种子。《奥义书》告诉我们，橡子里有潜在的橡树；它只需要展开自己，从空气、大地和阳光中吸取能够使它显化的东西。同样，我们内在的神性火花，即单一体，具有我们有朝一日成为逻各斯的全部可能性，但它仍需展开自己。

我们必须为这些神圣的种子提供条件，使它们能够在低等世界中最好地展现自己。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刺骨的霜冻，北方的暴风，以保护其他的人，他们可能会受其影响并被阻挡。有些人已经准备好接受灵性教育，他们必须得到灵性食物的喂养。这些人是饥饿的人，我们必须给他们成长所需的食物。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只要把它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就会抓住它。这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对证道学的经验。当它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感到“这正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东西”，尽管在我们听到它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有很多人以同样的方式等待认识它，我们必须像雪一样，其作用是在寒冷的时候提供保护，当阳光照耀的时候，融化并使自己消失。

这正是我们在家里为孩子们所做的；当困难的时候，或者有任何形式的麻烦时，我们要注意不要让孩子们知道。如果缺少食物，孩子们会先吃饱，而父亲和母亲则会缺粮。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神圣的本能，我们知道保护年幼无助的人是我们的责任。

同样的精神必须被带入生活的其他部分。我们比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人领先一点。他们是最值得同情的人，而不是那些认为自己处于巨大的精神麻烦和困难中，向着光明挣扎的人，比如那些因为他们的宗教没有向他们表达他们需要的一切而担忧的人；这些人不是最需要同情的人，因为至少他们是清醒的，是向着光明挣扎的。最需要同情的是那些伟大的人类孤儿，那些不知道有什么需要奋斗的人。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人们唯一能为蛋壳里的小鸡做的事情就是让它舒适地保持温暖。温暖是我们可以倾注的生命。我们必须和蔼可亲，兄友弟恭，堂堂正正。当他们需要教导时，我们可以给他们；但我们总是可以给他们爱，向他们发出美丽的思想，因为虽然他们不会收到确切的想法，但他们会感受到温暖，就像鸡在蛋里一样。

有人说，传道授业解惑是很好的，但所有布道中最伟大的是高尚的生活。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的说教会影响那些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大多数人都在忙于谋生和照顾家庭，他们不会去想证道学或宗教。在欧洲被认为是一个宗教国家的英国，礼拜场所提供的东西不足以满足十分之一的人口。各种各样的教堂和小礼拜堂一般都是半满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习惯上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仪式的人口不超过人口二十分之一。我们美好的证道学讲座对大众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还不如吹吹口哨或读一首诗。但是他们总

是在观察那些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他们对那些在教育或社会方面更有地位的人形成自己的看法。因此，过着美好、诚实、纯洁、无私生活的人实际上一直在向所有这些人布道，而用话语的布道则不能影响这些人。

对许多传教士工作的反对基于他们把传教放在榜样之前。例如，一位传教士在印度乡村小镇的一间平房里定居，离欧洲的行政长官和收税员很近，那些人在他的部门里几乎就是国王。周围几乎所有的印度人都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和戒烟者；但教士即使不参与欧洲朋友沉迷的射击鸟类和小动物的活动，但为了自己吃肉而让人杀生，而且通常他手边都有一瓶威士忌或其他烈酒。然后他去宣扬基督的纯洁和爱，有时还敢辱骂人们的崇拜对象。通常情况下，除了在一些可以通过与他的联系获得物质利益的伪君子中之外，他的布道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在学校里，他经常设法破坏孩子们的宗教，但也不树立自己的宗教。他很少把一个好的印度教徒变成一个好的基督徒，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好处，但偶尔他会把一个好的印度教徒变成一个冷漠的基督徒。如果他能让自己过上印度人可以理解的圣人生活，然后把基督说成是他神圣的导师，是他启发了他，使他成为了现在的样子，那就会好一些。即使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这也是更好的宣传，因为印度人心胸宽广，通常愿意让别人崇拜的人在他们的神旁边有一个位置。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东方的土地正在迅速基督教化，而实际情况是，东方人正在接受现代文明，如电灯和卫生设施，并正在放弃某些社会习俗，如较好阶层的妇女的足不出户和早婚，这些在一两个世纪前的基督教欧洲也很普遍。也许他们忘记了欧洲的正统基督教徒是如何抵制科学和社会改革的，这些改进是如何在传教士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在宣扬的那种“基督教”的影响下通过斗争开出道路的。这种情况既虚伪又残忍，而且很滑稽。

自己选择经历未来的大劫之难，不被人感激，不被人察觉；像一块石头一样与无数其他石头砌在一起，构成守护之墙，如果你通过第七道门，这就是你的未来。这墙由许多慈悲真师亲手筑成，由他们的受难加高，由他们的鲜血凝结而成，守护着人类。毕竟人只是人，它保护着人类不遭受更多更大的苦难和悲伤。

人却看不见它，觉知不到它，也不听从智慧的话语.....因为他不知道。

但你已经听到了，你知道了一切，啊，你这热切朴实的灵魂... 你必须做出选择。那就再听一遍吧。

我不禁想到，无著的学生在某些方面一定是有些低劣的，因为他似乎一次又一次地觉得有必要重申，他们不能为自己有任何期望。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但我大胆地希望，我们这些奥义主义的学生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我们不介意不被人感激，不被人注意。

希望得到这些认可的想法似乎表示人处在一个较低的阶段。一个人不希望得到任何与自己工作结果有关的感谢或快乐，但他的行为是谨慎的，有预见性的。奥义工作者的责任是事先看清自己的行为或言论可能产生的后果，而不是做任何轻率的事情。我们的任务是尽力而为，知道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但对我们来说，是否看到结果都是一样的。

例如，假设我们学会的一个成员被派去在某个新地区建立一个分会。他付出了所有奉献，展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技巧，并在各方面都做得最好。那么，无论加入的人多还是少，都不会给他带来烦恼。如果他遗憾地说：“如果派其他人来这里，就会成功。”这个人被派到那里是为了尽他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力量。一个人把自己和别人相比是个错误。

“守护墙”这一说法引起了大量的误解。它是一个美丽的象征，但是，像其他象征一样，它不能被用得出格。没有任何一种威胁人类的邪恶不是由人类自己制造的。我们自己是我们唯一可能的敌人。没有人可以伤害一个人，除了他自己，也没有人可以真正帮助他拯救自己。其他人只能把他放在学习如何帮助自己的道路上，或者把他放在一个如果他不小心，他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位置上。世间的人说他被另一个诽谤他的人伤害了；但事实是，当他生气时，这个人在愤怒中伤害了自己。他不需要感到愤怒。人们说，这样做是自然的；对于未发展的人来说，可能是这样，但对于已经学到更多一点的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

“人只是人”（since man is man）这一表述有两种含义。它可以被视为表明，自从人成为人以来，守护墙就一直存在，或者它可能意味着，它的存在是因为人只是人，因此有可能非常严重地伤害自己，除非他从高层次得到帮助、保护和指导。可能这两种意思都是真的。我们知道，圣人会是非常古老的，在我们的人类达到可以产生圣人的水平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属于其他和以前的进化链。

第55章

圣路

哦，入流之人啊，你在圣路上是安全的。是啊，在那条道路上，除了黑暗，没有任何东西迎接疲惫的朝圣者。他的双手被荆棘撕裂，鲜血淋漓，双脚被锋利、坚硬的石头划破，而魔罗则挥舞着他最强大的武器——但在这些之后，马上就是丰厚的奖赏。

朝圣者在通往涅槃的溪流中逆流而上，平静而不动摇。他知道，他的双脚流血越多，他自己就会被洗得越清白。他清楚地知道，在短暂的七生之后，他将证得涅槃.....

这就是禅定之道、瑜伽士的避风港，也是入流者渴求的幸福目标。

利比德：——索安“Sowan”一词是另一种佛教表达方式，与入流者“Srotāpatti”具有相同的含义——即接受第一次入道的人。这里所谓的禅定之道，指他通过冥想在菩提界的各个层面稳步向上，在这条道路的终点，他接受第四次入道，并立即进入涅槃界。

然而，他并没有在这一点上休息，而是踏上了阿罗汉之路，来到了般若之门。般若这个词无疑与摆脱最后的束缚有关，也就是无明（avidyā）。有人认为，无明常被译作“无知”是有些遗憾的，如果译作“无智慧”会更好。其意思是，无论一个人对从外面看到的事物有多少知识，他仍然是无明的；但当他从内部意识到这些事物时，当他意识到同一个自我，即平等地居住在所有人中的那个自我时，他可以看到所有事物的内在一面，他就有了智慧。Jñāna是智慧，而般若（prajñā）中的jñā也有同样的含义，pra是一个前缀，意味着活动或前进。因此，般若有时被翻译为意识，有时被翻译为智慧、辨别力或简单的翻成智慧。

这并不是说实际上圣人拥有所有的知识，而是说他有能力获得他想要的任何知识的结果。例如，莫里亚真师，当我第一次有幸见到他时，他的英语说得很不完美，而且有很重的口音。从那时起，他已经能说更流利的英语，尽管仍有一些口音。在我们的经验中，库图米真师总是以最流利的方式说英语，没有任何口音，但同时也有一两个小的特点，如任何人都可能有的特点，这使人们能够识别他的风格。

我记得早期的一次经历，一位真师希望用泰米尔语寄信。由于他不懂这种语言，他指示他的一个懂这种语言的学生思考他想说的话；然后他在那个人的脑海中观察这些想法将如何表达，于是沉淀出一封正确的信，尽管他的身体不知道所用的书面符号的含义。

我记得，当我知道真师不知道泰米尔语时，我内心的虔诚和敬畏之情受到了一点冲击；但我很快发现，一个圣人不值得花精力去知道一切。我记得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就天文学或其他科学的一些问题说过的一句话。他的一个朋友在他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无知时表示惊讶，并说：“怎么，你是说你不知道吗？”他回答说：“是的，我不知道，即使你现在告诉了我，我也会把这个想法放在一边，可能会忘记这一切。我的大脑只能容纳一定量的信息，我将成为自己这一行的专家。”

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获取大量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的信息是不明智的。我曾经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他一直非常热衷于阅读英国北部一个大型参考图书馆的书籍。直到有一天，他计算了一下，仅仅阅读他想在这个图书馆中学习的所有书籍需要多长时间。他的计算结果显示，如果他每天花8个小时从事这项工作，将需要大约500年的时间！于是他决定非常谨慎地选择他未来的读物。

要决定一个人应该努力获得什么知识，这是人生的一个大问题。因果法则使我们能够获得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以便我们立即取得进展。我们有可能超出这个范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对我们的生活没有用处的研究上，尽管它可能对别人很重要。我们学得越多，就越能意识到能压垮人的更多的事物；我们就像一个大房间里的小昆虫，从一个角落看着它。

我们在查阅一长串的生命时，意识到了一个如此宏大的东西。由于所涉及的时间很长，我们不得不用赤道的前行来标记时间段；天文学家认为这个时间段大约是2.5万年，但更高的视野显示它是3.1万年。在这些问题上，科学信息的不精确性是由于调查所能延伸的时间有限——几百年，如果要考虑迦勒底人的记录，则是几千年。因此，观察被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圆弧上，整个圆弧的尺寸必须由它来计算，所以近似的最小误差也会被放大许多倍。但这与311,040,000,000,000年的梵天时代相比不算什么。而我们能清楚地想象到的最大距离，除了分隔恒星的光年之外，也不过如此。

我们可以想象两种类型的有学问的人。一种是通过获得大量的知识而成为有学问的人；另一种是通过在自己周围摆放一套精心挑选的书籍，并知道如何翻阅这些书籍，从其中获得他所需要的信息的人。圣人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第二种类型；他不一定拥有书籍，但他有能力几乎在瞬间获得他想要的任何知识。如果圣人想要某个特定主题的知识，他可以使自己与它融为一体，并立即获得它的核心，然后根据他的需要观察周围的细节。

圣人从更高的层面来处理这个问题，因此在低层次的我们看来，可能有很多事情是他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圣人现在在我们中间活动，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在某些方面比他知道得更多；但如果我们来处理现实问题，处理问题的核心，真正掌握其本质，真师会比我们任何人知道得更多。让我们试着通过地质学的研究来理解这一点。学生会买很多书，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地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一个真师想了解地质学，他会怎么做？在菩提界或涅槃界的某处，他将抓住科学背后的理念，使自己与之融为一体。

体；然后，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将深入到他可能需要的任何细节。因此，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拥有某位真师所不具备的详细信息，但他拥有与我们不同的知识能力。

一个圣人，希望用他的物质身体能量和时间来完成他一直在考虑的非常明确的目的，可以很好地把许多事情放在一边，不为它们所困扰。但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即他的意识不仅肯定比我们的广大，而且在类型上也不同，对于我们这些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的人来说，无疑是很难描述的。

一般来说，阿罗汉在达到圣人果位前还要转世七次，但这些世不需要用肉体来生活。他可以最低下到星光界，但在这七次生命中使用肉体载体是可选可不选的。当他在星光体中时，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享受涅槃意识，但在肉体中时，一个人只可能达到低于他在星光体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有肉体的阿罗汉只有在睡眠或出体时，才能有涅槃的体验。阿罗汉意识的正常层面是菩提界。如果他在物质层面上和任何人说话，或做一件需要关注的工作，他的意识就会固定在肉体的大脑中，但当他转过一旁休息片刻，就会滑回到它的正常层次。许多层面对阿罗汉开放，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将意识集中在任何特定的层面，但他总是有一个菩提界或涅槃界意识的背景。

人们必须小心，不要误判那些习惯性使用高级意识的人。曾经有这样的案例，这样的一个人被一些人误解了，他们和他说话，没有立即得到可理解的回答，因为当时他的注意力从物质界抽离了。有时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冷淡或冷漠的印象。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警醒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得到一个心不在焉的答案，就走开，下次再试。很多时候，我在师父家里接近师父，从师父的光环中注意到师父正全神贯注；在这种情况下，要等到师父结束，或者离开去做一些其他工作，然后再回来。

在这段经文和类似的经文中，所有关于疲惫的朝圣者被荆棘撕裂、被血洗净等等的象征意义对我来说都是不愉快的。当然，这是一种象征困难的物质主义方式，所有有志之士在某种程度上都会感受到这种困难，但我更愿意采用更令人满意的例举。人与人之间自然有差异，人们认识到，对一些人来说几乎令人厌恶的东西，在其他人的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一直不喜欢苏菲派的象征主义，他们把智慧当作酒来喝，也不喜欢《往事经》（Purāṇas）中某些象征主义的部分，这些象征主义相当实质地体现了牧女们对克里希纳的虔诚。当然，我知道苏菲派的意思——就像人完全被酒填满而忘记了一切，他也必须被神圣的智慧填满，直到它成为他的一切。我更想用这样的诗篇来表达：“就像小羊追循着溪流，上帝啊，我的灵魂也追循着你。”²⁶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想批评那些使用与我们不同的象征主义的人。

当他越过此门，并证得阿罗汉果后，那就不同了。

那里，烦恼将永远被消灭，贪爱之根将被拔除。但请留步，弟子……还

²⁶ 《诗篇》，42，1

有一句话。你能摧毁神圣的慈悲吗？慈悲非属性。它是众法之法——是永恒的和谐，是阿赖耶的自性；是无边的宇宙本质，是永恒的正义之光，是万物的契合，是爱的永恒法则。

你越是与慈悲合一，你的存在越是融于它的存在之中，你的灵魂越是与它结合，你就会越来越大慈大悲。

这就是“圣道”（Ārya path），即诸佛圆满之道。

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这段话的脚注中写道：“烦恼（Klesha）指对快乐以及对或善或恶的世俗享乐的爱。”以及“贪爱（Tanhā），对生的渴爱，导致轮回”。严格来说，印度人认为烦恼是对世界的五种执着形式，是道路上的巨大麻烦和障碍。在我们对第一节的评论中已经谈到了这些问题。贪爱，如前所述，是自我对物质性存在的强烈振动的渴求，在他进化的早期阶段，这有助于唤醒他对自己存在的更生动的认识。

还有一个关于慈悲这个主题脚注，内容如下：

“慈悲”不能与有神论者的“上帝，神圣的爱”等同看待。在这里，“慈悲”是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法则，其本质是绝对的和谐，因不和谐、苦难和罪恶而混乱。

我一直觉得，也许我们伟大的创始人对这些有神论者做得有点不够公正。她说，人们不能把大慈大悲（绝对的慈悲）看作是上帝，是神圣的爱。我自己认为，人们应该这样想，只是应该使自己的上帝、神圣的爱的概念比许多人所认为的更高、更伟大、更高贵。

在许多虔诚的书籍中，慈悲确实被变得非常个人化。在一些罗马天主教的奉献书和静默派的书中，诸如“基督，他的教会的爱人”这样的表述，更适合于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层面的爱。在印度，那些追随柴坦尼亚（Chaitanya）的人和其他一些人也采用了类似的物质表达方式；他们谈到的爱就像人类的爱一样，虽然被荣光化了。

可能布拉瓦茨基夫人想的是这些事情，并警告我们不要把大慈大悲与那种人间认为的神圣的爱的想法联系起来。神圣的爱比这更强大，但又太抽象，无法用语言表达；它不是上帝的一种品质，而就是祂本身；祂全部都是爱，没有什么不是爱。因此，我认为这种大慈大悲是指我们所说的上帝，不是个人的上帝，而是隐藏在所有事物背后的完全的现实。因为那是绝对的爱，我们在其中与所有其他人融为一体，必须感到需要帮助他人。

还有，你读诵的圣卷其意如何？

“OM！我相信并非所有的阿罗汉都能从涅槃之道中获得甜蜜的果实。”

“OM！我相信并非所有诸佛都入涅槃法。”

是的，在圣道上，你不再是入流者，你是菩萨。你已到达彼岸。

当说不是所有的佛都能入涅槃法的时候，“佛”一词在这里泛指那些开悟或有智慧的人。布拉瓦茨基夫人说“在北传佛教的用语中，所有伟大的阿罗汉、修行者和圣人都被称为佛。”而当文中说“你是菩萨”时，它指的是在这个一般意义上准备成佛的人，可以被视为等同于阿罗汉一词。在这里，文本说的圣道(ārya path)，而之前说的是“阿罗汉之路”(the arhata path)。ārya这个词的意思是高贵的，可能用“阿罗汉”一词形容这条道路带有值得或可敬的一般含义，所以它不仅仅是阿罗汉的道路，而是可敬或高尚的道路，区别于另一条道路，即接受涅槃的道路，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无著或记录其开示的人倾向于轻视涅槃。

前面已经解释过，菩萨这个词至少有三种含义，其中之一是指担任未来奥义阶制中佛的职位的人，他将是某一特定根族的天人师。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这里的脚注中说，大众的情感正确地将这一伟大的存有置于比完美的佛陀更高的崇拜中。当然，佛是一个更高的官员，但由于对我们的根族来说，菩萨是弥勒菩萨，是在低层世界的伟大导师，他可以说是与世人有更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人们的奉献中可能占据更重要和生动的地位，就像对负责某省的王子们的感情和忠诚可能比对远方的伟大皇帝的感情更深，因为人们很少或从未见过皇帝。

经常有人问：“佛教徒是否崇拜佛？”奥尔科特上校在写他的《佛教问答》时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佛祖是上帝吗？”对于他的回答，“不是”，缅甸佛教徒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僧伽罗(Sinhalese)佛教徒却非常满意。在锡兰，佛被视为完美的人，是人们对其怀有最深切感激的老师。但在缅甸，宗教更多的是带有虔诚的色彩，佛实际上是被崇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所有的人在本质上都是神圣的；在不完美的人身上，神性是被掩盖的，但在佛身上，闪耀着上帝之光。

这些地方性的哲学和宗教观的差异是由于两个国家人民的气质不同造成的；佛教包含这两个方面。每一个伟大的宗教开始时都是为所有类型的人的；但在每一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义的某些部分或方面被允许淡化，而其他部分则被突出。如今，基督教几乎只是为虔诚的人的；它以诺斯替教义的形式提供的知识和哲学，现在已所剩无几。穆罕默德的宗教也主要是吸引虔诚的元素，尽管在苏菲派中有哲学。犹太教也处于同样的困境；然而，在它里面，《塔木德》提供了一个哲学体系。在所有的宗教中，也许只有印度教目前以同样的光辉和热情展示了哲学和虔诚的两面。

第56章

三身衣

你的确有权穿上法身衣，但报身衣比涅槃者更伟大，而选择化身衣者，是慈悲之佛，愈加伟大。

利比德：——我们现在来谈谈三身衣，布拉瓦茨基夫人对此有一个很长的说明，我将逐一进行评论。“衣”指的是向过了第五次入道的人开放的活动路线。关于圣人面对的七条道路，很少有人说起，但我们在下面的段落中总结了现有的信息。²⁷

当人类王国被穿越，人站在他的超人生活的门槛上，他是一个被解放的精神体，七条道路在他面前打开，供他选择。他可以进入幸福的全知全能的涅槃，其活动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可能在未来的某个世界成为阿瓦塔（Avatāra），或神圣的化身：这有时被称为“穿上法身衣”。他可能进入“灵性期”（the Spiritual Period）——这个短语涵盖了未知的含义，其中可能包括“穿上报身衣”。他可能成为灵性力量宝库的一部分，逻各斯的工作者在工作中依靠这个宝库，这叫做“穿上化身衣”。他可以继续成为奥义阶制的成员，管理和守护他在其中已达到完美的世界。他可以进入下一个进化链，协助建立其形式。他可以进入辉煌的天使-天人的进化。他可以直接为逻各斯服务，在太阳系的任何地方被祂使用，作为祂的仆人和信使，他活着只是为了执行祂的意志，在祂所统治的整个系统中做祂的工作。就像一个将军有他的参谋部，其成员将他的信息传递到战场的任何地方，这些人也是指挥所有的人的参谋部，“祂的大臣，为祂效忠”。

在早期，在月亮进化链中，这些道路可能在阿罗汉面前打开，因为那是该链中为人类设定的成就水平。那些留在我们地球上的奥义阶制中的人的路线通向第六次入道，即法王的阶位，并进一步通向第七次入道，即大法王。这是在第三至第七道光中可能进行的最高的入道，但在第二道光中还可以再走一步，即成佛，在第一道光中还可以更进一步，即成为世界之主。

这里将七道光分为三个部分，毫无疑问，那些选择化身衣的人的工作包括在奥义阶制中的工作，以及化身衣本身所包含的其他工作。我们的真师，为了与他们的工作有关的某些目的而保留他们的肉体，仍然在更高层次将大部分帮助给人类。他们习惯性地人的因果体上工作，有时也在菩提体和神我体上工作。

化身通常保留他的因果体，也就是光明本体（Augoeides），那个他在进化过程中一直在筑建的荣耀形态。他通常还保留着低级思想体、星光体和物质体的永久原子，这样他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为自己在任何一个层面上制造

²⁷ 《人类：从何而来，如何进化，去往何方》

一个载体，并在其中展示自己。通常情况下，他生活在因果体中，把时间花在产生灵性力量上，这些力量被注入储存库，然后由奥义阶制的成员和他们的学生分配。布拉瓦茨基夫人说，这两种人都“喜欢以不可见的方式留在世界上（或者说是以精神体的形式存在），通过影响人们遵循善法，为人们的救赎作出贡献”。

她进一步谈到化身是“当一个人离开肉体后，在星光体中显现出来的形态，除此之外，他还拥有圣人的所有知识。菩萨在修行的道路上不断发展自己的化身。在达到目标并拒绝涅槃果之后，他作为一个圣人仍然留在地球上；当他去世后，他没有进入涅槃，而是留在他为自己织造的辉煌的身体里，要看守和保护人类。未入道的人类看不到他”。

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这里使用星光体一词的意义与她通常使用的和现在使用的意义完全不同，但她在《秘密教义》第三卷的《佛陀之谜》一文中也是这样使用的。她在那里解释说，在释迦牟尼佛去世后不久出现在印度的商羯罗（Shrī Shankarāchārya）在某种意义上是佛祖的转世，因为他使用了乔达摩的“星光体”遗体，她说，这种“星光体”必须被视为单独或独立的力量或神灵，而不是物质体。她的结论是“因此，代表真理的正确方式是说，组成释迦牟尼佛的没有去涅槃界各种原则，即形成菩萨身的那部分，重新结合起来，形成了在尘世中叫商羯罗的人的中间原则。”²⁸

为了理解佛陀的这个奥秘，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物理原子的构成，然后认识到这些原子是如何通过在人体中以一般方式建立其粒子和以特殊方式作为永久原子而演变的。当你用以太视觉观察一个物质终极原子时，你首先看到它像一个铁丝笼；然后，更仔细地观察，你发现每根铁丝都是由一个更细的线圈组成的，每个都由七组螺旋体组成。这些螺旋体中的一个在每一轮进化中都被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处于地球链的第四进化圈中，目前在大多数原子中只有四个螺旋体在活动。在每一进化圈中，都会有一组新的螺旋体被发展，所以在第七进化圈中，所有七个螺旋体都会活跃起来；因此，第七进化圈中的原子会比现在的原子更好，而生活在那一圈中的人也会因此比现在的人更容易对内在事物做出反应，并过着更高尚的生活。

原子的这种觉醒或进化是由于它们被用于从矿物到人类的各種生物的身体。一切都是由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以难以想象的数量漂浮在我们周围。其中一定有一些原子根本就没有被使用过，但其他的原子却经常被带入生物的身体中和从生物的身体中抛出。少数原子经历了与人类的持续联系，被用作永久的原子，在人类的轮回中被带到不同的生命中。因此，原子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不同身体。据说每七年，肉体中的每一个粒子都会被更换；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周期为三年。骨骼结构的更新可能要慢得多，但在我看来，组成肉体的材料在三年左右完全更新是合理的。血液中的颗粒变化得更快；如果它们每隔几天就被完全替换掉，应该是不令人惊讶的。

²⁸ 《秘密教义》，第三卷，第381页。

所有被吸收到生物体内的原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构成土壤的原子进化很小，但构成宝石的原子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植物和动物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但对原子来说，最好的进化是被吸引到人类的身体里。在人类中，那些过着奥义生活的人提供了比不太先进的人更好的条件，因为他们有更纯净的身体，因为他们所吃的和喝的（或者说因为他们不吃也不喝的）使他们的身体纯净。随着我们的进化，我们也吸引了更好的原子，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倾向于拒绝那些进化程度较低的原子。

当一个人成为圣人时，他不能通过我们身边的普通原子来表达自己。它们必须是特别高级和精炼的原子，因为圣人的各种载体需要比我们的纯洁得多，并且能够以我们无法维持的速度振动。当一个人达到佛的境界时，除了那些被用作永久原子的原子，他不可能找到对他有用的原子。这些永久原子除了在两世之间的间隔期以外，一直在人体中。永久原子比其他原子进化得高级得多。在那些即将成为圣人的人身上，它们已是第七进化圈最充分发展的原子。它们是原子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程度，并带有前世中的所有品质。

所有与这个世界，甚至可能是这个世界链有关的，已经达到圣人阶位的人的永久原子，都被乔达摩佛收集在一起，或者为他收集在一起。他是从我们人类进化出来的第一尊佛。所有在他之前成佛的都来自其他的进化体系，毫无疑问，他们带来了他们所需要的身体。但是，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之佛，必须从这个进化链中找材料做成他的不同的体。因此，他，或一些更伟大的生灵，为他制造了这些身体。他的因果体是由“遗体”组成的，即所有曾被伟大的生灵使用过的因果体的永久原子建立起来的；他的思想体是由从这些人那里收集的思想体永久原子建立起来的，而他的星光体是由他们的星光体永久原子构成的。由于没有足够的原子来制造整个载体，所以一些普通的原子，即可供使用的最好的原子，也必须被使用；但这些原子是被其他人激活的，它们被从每一个选择报身衣或法身衣的新圣人那里获得的永久原子取代。这样就建立了一套佛的绝对独特的身体。世界上没有其他这样的身体，也没有材料可以制造另一套这样的身体。它们被释迦牟尼佛使用，并在之后被保存下来。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说法，即佛陀的原则被用作商羯罗的中间原则，但物质界的商羯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商羯罗的神我（Ātma）与佛陀的绝对不同。这三个中间的载体被商羯罗使用，现在也被弥勒菩萨使用。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她的文章中采用了一个奇怪的命名法。圣保罗将人分为三个部分——精神、灵魂和身体（spirit, soul and body）。他所说的精神是指我们所说的单一体；灵魂是指自我，而身体无疑是指性格体。布拉瓦茨基夫人也提到了同样的三分法；但她说，佛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人，你不能用人的方式来考虑他的组成原则。所以她说佛的单一体，而说它是五智佛（Dhyāni Buddha），然后她把中间的原则称为他的“菩萨”。第三，她把佛的肉身称为应身佛（Manushya Buddha）。因此，我们有这三样东西作为佛陀的原则：佛陀的单一体，因为他以一种我们现在没有的方式与之合一，所以被称为五智佛；菩萨；然后是应身佛，即他在物质层面的显现。尚未分解的星光体和思想体也包括在“菩萨”中。

起初，我们中的许多人对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术语感到非常困惑，但随着事实被我们更充分地了解，当她说应身佛死去和消逝，五智佛进入涅槃，而菩萨留在地球上继承佛的工作，我们开始明白她的意思。菩萨指的是佛陀的组成原则，也就是现在的菩萨所使用的那些体。由于弥勒菩萨现在正在使用这些原则，我们在卫塞节看到的不是这些原则本身，而是叫“佛的影子”（Shadow of the Buddha）。（见《真师与道路》，第十四章）它不过是他的反映，就像活生生的塑像是学生的星光体和思想体的反映一样，（同上，第五章。）但他通过它发挥作用并使用它。

我在《真师与道路》中解释过，佛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并非完全成功。他和弥勒菩萨都远远领先于其他人类，但在需要第一个人类佛的时候，他们两人都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无法占据那个高位。当时间到了，乔达摩，出于他对人类的大爱，说他将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填补这个位置，他将做出必要的巨大牺牲，把自己更快速地推上这个位置。

他做到了这一点，整个佛教世界都为此而敬仰他，这种敬仰的程度是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说明了他真的做了这些努力和牺牲。他过着佛的生活，做着佛的工作，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一种美妙的生活。不可能在其中找到任何缺陷，不可能在他的生活、教学和工作中发现任何不完美的地方，然而，据说其中的某些部分的工作并没有完全完成。为了弥补其中的不足，做了两项安排。首先，佛承诺每年出现一次，并给予他的祝福——他在卫塞节出现，并给予灵性力量的倾泻，对世界有很大的帮助。然后，需要几乎在他去世后马上就有一个化身，这通过商羯罗的降世得到了满足。

我们第一次听说佛和商羯罗之间的神秘关系是来自辛尼特先生在《奥义佛教》（Esoteric Buddhism）中的教导。他在书中说，佛陀转世为商羯罗，商羯罗只是在一个新身体中的乔达摩。现在我们很早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原因是——除了许多其他原因外——商羯罗是第一道光的人，而佛是第二道光的首领。布拉瓦茨基夫人引用了辛尼特先生的这句话，并说从某种神秘的角度来说，这句话是真的，但这种说法非常具有误导性。有人问她，商羯罗是否是新形态中的乔达摩。她的回答是，外在的商羯罗之内有一个星光的乔达摩，但他的神我是他自己的神圣原型，是天上之光的意生子。

当布拉瓦茨基夫人说商羯罗是佛，但不是佛的转世时，她的意思是他是一尊缘觉佛（Pratyeka，或辟支佛），也就是第一道光的佛。他仍然住在香巴拉，住在他从金星带来的身体里。火焰之主（Lords of the Flame）的身体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不改变他们的身体粒子，被比作玻璃的身体；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像我们的，但非常荣光。我想他们从金星带来了整个身体，他们是由那个进化系统的物质建造的。布拉瓦茨基夫人说，商羯罗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阿瓦塔（Avatāra），其内是最高级别的灵性生命的火焰。由于阿瓦塔的字面意思是“穿越”或“降临”的人，而不是我们人类中的一员，这个词在这里严格限于这样的人，因为他是来自金星的三位火焰之主之一，作为世界之主的助手和学生留在我们地球上。

让我们回到化身这个主题，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脚注进一步说：“北传佛教的显教把所有这些伟大的人物都尊称为圣人，甚至向他们祈祷，就像希腊人和天主教徒向他们的圣人和守护神所做的那样”；另一方面，秘义教义不支持这种事情。她所说的希腊人是指希腊教会的成员——古希腊人通常不会把祈祷作为一种习惯，当然也不会向圣人祈祷。当她说秘义教义不允许向选择化身衣的人祈祷时，她的意思是没有一个奥义学的学生会向化身衣者祈祷请求帮助，因为他知道他们与个人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自己那一类的工作中，倾注他们的灿烂能量。

不过，据说这些伟大的生灵们，即慈悲之佛，比那些走其他道路的人更受大众的敬重。布拉瓦茨基夫人还说：“这种流行的崇敬称那些达到阿罗汉级别（即完成第四次或第七道）的菩萨为‘慈悲之佛’，他们拒绝进入涅槃或‘披上法身衣，渡到彼岸’，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能帮助人类，甚至在因果业力允许的范围内也是如此。”

这里的主要观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术语有点令人困惑。每位圣人都已渡到彼岸；那是他入流时开始踏上的道路的终点。正如文中所说，在选择这三身衣之前，“溪流已被渡过”；而做出选择的是圣人（Adept, 又称无学阿罗汉），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阿罗汉。穿上法身衣的人，是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渡到了彼岸。

布拉瓦茨基夫人继续说，“报身也是如此，但多了‘三圆满’的光彩，其中之一就是完全忘却尘世的一切烦恼”。他进入了一个精神的进化路线，并在稍后阶段获得涅槃。他保留了涅槃界原子、涅槃体，但我认为他不保留任何比这低级的原子。他通常在这个层次上显示自己为三重精神。在这个等级中，可能包括加入了逻各斯参谋团的完美的人。他们不再特别与我们的地球相干，而是为逻各斯服务，被祂派往祂的系统内的任何地方。

然后是法身，即“法身是完全的佛身，即根本没有身体，只是一种理想的气息：意识与宇宙意识融为一体，或者说没有个体属性的灵魂。”这意味着穿上法身衣人退到了单一体中。他完全放弃了他的所有永久原子，只在高层次上工作，对他来说最低的层次是涅槃界。他在过河后烧掉了他的船，开始了宇宙生活，但我相信，如果他选择的话，他还可以显示自己是三重精神，但我认为，他甚至没有保留涅槃界原子。

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我们一直保持着相同的因果体，直到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意识提高到菩提界，然后仅仅将自己的意识集中在菩提体中就会使因果体消失。然而，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意识再次降到高级思想界时，因果体就会重新出现；它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粒子已经消散了，但它在各方面似乎都是同一个体。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选择“法身衣”的人身上。这个人已经放弃了他的涅槃原子，放弃了他涅槃界上的显现，但我相信，如果他把自己放到那个层面上一会儿，他就会立即吸引一个完全相似的原子，形成一个涅槃界的外衣，通过它他可以表现为三重的精神。

比较这三身，可以说法身没有保留任何低于单一体的东西，尽管单一体在它自己的层面上可能采取什么身，我们并不清楚。报身保留了他作为三重精神的表现，而且我认

为他可以向下延伸，以临时的光明本体（因果体）的方式展示自己。化身似乎保留了他的因果体，并保留了他所有的永久原子，因此有能力在他选择的任何层面展示自己。然而，选择任何身的人在发展上都是平等的；区别只在于，抛弃永久原子的人因此无法在较低层面上显示自己，他把这些永久原子扔掉是因为他不再需要它们来做他的工作。保留它们的人有能力下到那些层面并在这些层面上工作，但是，说那些选择做其他工作的人在任何方面都不那么重要，在价值或荣誉上都比较低是不正确的。我们可能会认为在更高层次上与伟大的太阳力量打交道的人更重要，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整个太阳系都是逻各斯的表现形式。

布拉瓦茨基夫人把所有这些“身”说成是菩提身。在这样做的时候，她把菩提（buddhic）这个词作为佛（buddha）的形容词，而且佛在这里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无学阿罗汉（Asekha Adept），即通过第五次入道的人。我们把“佛”这个术语限定在已经接受佛入道阶位的人身上；我们的真师比这低两级，但他们在西藏被称为“活佛”。

注释中的最后一段话说：“秘义学校认为，乔达摩佛陀和他的几位阿罗汉就是这样的化身，因人类所做的伟大舍弃和牺牲，没有人能与其相比。”我们不能把这句话理解为释迦牟尼佛和他的几个阿罗汉组成了一个化身，而是说他是这样做的一个人，他的几个追随者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然后又说，没有人能与其相比。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人类中，还没有其他人能达到像乔达摩这样高的水平，那么这句话是完全准确的。

正如我在《真师与道路》中解释的那样，即使是很久以前就与他平起平坐的菩萨——弥勒菩萨本人，也还没有迈出使他成为佛的那一步。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不可能有他现在作为世界教学部门负责人位置。他经常被佛教徒称为弥勒佛，但这是一个荣誉称号。

在奥义阶制中还有一个层次，甚至比佛陀的层次更高——伟大的王，至道者（the One Initiator），但由于他是来自金星的火焰之主之一，因此，释迦牟尼佛仍然是我们人类中最高的。

慈悲开口如是说：“菩萨啊，现在，请你低头谛听。众生皆苦，何来极乐？可否一人得救，任由世界痛哭？”

现在你已经听见那句话了。

现在，你将达到第七阶，跨过终极知识之门，只是为了与悲哀联姻——如果你想成为如来，就请追随前辈的脚步，保持无私，直到永远的永远。

你已觉悟，选择你的道路吧。

• • • • • • • • • •

无著再次提出了他的主导思想，并敦促他的追随者走上慈悲之路。他说，当自己的兄弟遭受痛苦时，不能抛弃他们。我们已经充分探讨了“苦”的问题，并认识到，尽管阿罗汉可能仍然在充满痛苦的世界中工作，但他在更高层面的意识知道这一切背后的荣耀，知道所有人都将不可避免地达到的幸福高度，因此他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样遭受痛苦，因为他们很少看到生命的荣耀。阿罗汉在这里被称为菩萨，他有资格分享佛的胜利之歌，这在《亚洲之光》中被表达得非常好。

你不受约束了！
万有的灵魂是甜蜜的
存在之心是天国的安息；
意志强于悲哀
原本美好的东西
变成更好，最好
我，是佛，曾与所有兄弟一起哭泣
我的心曾被整个世界的悲哀所伤
笑吧，快乐吧，现在自由了！
《亚洲之光》，第八节

当无著敦促他的追随者保持无私，直到永远的永远时，他使用了一个奇怪的表达方式，与基督教中被翻译为“无尽的世界”的短语相似；拉丁语的形式是in secula seculorum，是永远的永远。它的意思是直到我们这组世界的尽头，或者也许直到我们所在的进化链的尽头。这个建议是，我们应该与人类保持联系，直到目前人类进化周期的工作完成，人类达到其目标。

我们自己献身的方法与此略有不同；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真师们，不要求他们派我们去做这个或那个工作，而是完全交给他们，说：“我在这里，请分派我”。无著的愿望是，他的学生应该遵循他自己选择的路线。也许他觉得在这个特殊领域迫切需要更多的人。他说这些话时是在印度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即哈撒王（King Harsha）统治时期，当时宗教似乎已经衰落，人们更多考虑的是外在的形式，而不是背后的真实生活，一切都变得非常专业化，有点人工化；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他觉得需要更多的教师，需要恢复宗教生活和服务的理想。

最后，他敦促学生们成为如来，跟随佛的步伐。他告诉他们，他们现在已经觉醒了，应该选择自己的道路。接下来是一行圆点——显然显示这个人在选择，然后他爆发出一段华丽的颂词：

看啊，柔和的光芒洒满东方的天际。在赞美的吉兆中，天地合一。从燃烧的火焰和奔腾的流水中，从芬芳的土地和呼啸的风声中，从四种显现的力量中升起爱的颂歌。

听啊！..... 在那深不可测的金光漩涡中，胜利者沐浴其中，大自然无言的

声音以千百种音调发出宣告：

无间人世的人们啊，皆大欢喜吧！一位朝圣者从彼岸返回了！一个新的阿汉诞生了！

我已经说过，当一个新的入道者诞生时，整个自然界都会欢欣鼓舞。现在说的是，天和地都合一了。地球的精神体获得了一种额外的幸福感。这个精神体是一个伟大的实体，完全不属于我们人类的范畴，整个地球对它来说就像它的物质体。很难把握这样一个生命的本质。当我们认为地球只是一个巨大的球体，在太空中旋转，没有专门的器官，我们可能会怀疑它如何能作为一个身体为任何生命服务。但是，如果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都是地球精神体的意识的一部分，那么除了他们的眼睛之外，它不需要其他眼睛。它生活在他们的生命中，因此获得了经验。地球作为一个强大的行星合唱团中的一员，在星际的音乐中发出自己的音符，拥有我们必须努力才能得到的所有东西。

地球这个实体的生活规模与我们非常不同。我们的身体有一定的尺寸和一定的寿命。一个寿命短暂的小生物似乎是可鄙的，而一个寿命长的大生物则受到尊重，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看问题的标准，但是身材尺寸和寿命的长短并不是发展或进步的标准。一些远古时代的动物比大象大得多，但它们的智力却差得多，就像今天的犀牛和河马的智力比狗差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假设，因为地球之灵有一个直径八千英里的物质地球作为身体，而且对它来说，一个化身期长达整个世界周期，所以他比我们更聪明。人的意识是一个点，而大地之灵的意识似乎有奇怪的多重性，尽管它体型巨大，但在某些方面不如许多在它身体周围活动的伟大天使的意识先进。

如果我们站在山上，俯瞰周围的地区，我们会发现它渗透着地球之灵的生命。这种生命似乎暂时或永久地把自己分成了几个部分。一个被许多人欣赏过的美丽景色，被一种模糊的个性所包围，而这种个性是地球精神体的一部分。这种欣赏，无论是来自人类还是来自伟大的天使，似乎都会激发那一部分的生命，从而让它回应愉悦的感觉。当我们欣赏一个美好的景色时，它在对我们产生作用，但我们也在对它产生作用。这种反应是在矿物、植物和动物王国中的生命所感受到的之外的。

当一个人入道时，他在更高层次上对自己进行调频的影响就会从他整个存有中涌出。虽然在物质层面的固体、液体和气体中没有什么大影响，但有大量来自以太体，以及来自他的星光体和思想体的辐射，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自然界的各个王国以及那些有条件作出反应的人都能感受到。

这四种显现的力量是地、水、火和风的力量——四位天王(Devarājas或Mahārājas)，他们是我们的业力的管理者，是业力之主(Lipika)的仆人。据说，他们的印度名字是持国天王(Dhritarāshtra)、增长天王(Virudhaka)、广目天王(Virupaksha)和多闻天王(Vaishravana)，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条发展路线的负责人。持国天王据说是众乾闥婆(Gandharvas)的首领。乾闥婆是空气精灵，是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伟大天

使；他们主管东方，总是以白色为象征，如身着白衣、骑着白马、拿着珍珠盾的骑士。广目天王的部下是众鸕盘荼（Kumbhandas）。他们是南方的天使，是水精灵，之所以有这样的联系是因为南方世界的水远远多于地球。人们用蓝色代表他们，是水的颜色，据说他们带着蓝宝石盾牌。在广目天王之下是龙王（Nāgas），西方的天使，火的精灵，他们的颜色是红色，带着珊瑚色盾牌。这些在《以西结书》（Ezekiel）中被描述为长满眼睛的火热生物，也被描述为有翅膀的轮子。然后是多闻天王手下的夜叉（Yakshas）。他们管理北方；他们是土元素天使，他们的颜色总是金色的——那是隐藏在大地中的黄金。²⁹

布拉瓦茨基夫人解释说：“无间（Myalpa）是我们的地球——秘义学派针对性地称之为‘地狱’，并且是所有地狱中最苦的地狱。秘义教义认为，除了人类居住的星球或地球之外，没有其他地狱或惩罚之地。‘阿鼻地狱’（Avīchī）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地点”。虽然有些人死后在星光界受苦，但这不能完全被视为惩罚。他们是被自己紊乱的想象力或低下的欲望所折磨，虽然在那个境界中情况有时会很糟糕，但最糟糕的也比不上在物质界那么卑鄙和肮脏；所有在更高的境界中有过经验的人都会同意布拉瓦茨基夫人的看法，在其他地方没有什么比物质界的生活更糟糕的了。

“一位朝圣者从彼岸返回了”显然是指某人已经获得了更高的境界，但仍然选择留在这个世界上，在众生中工作。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彼岸”是第五次入道，而不是第四次，但在这里，它被用于更有限的意义。

无著以祝福结束：

PEACE TO ALL BEINGS

愿众生平安

在每一本佛教或印度教的宗教书籍的结尾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祝福。无著以极大的欢喜结束了他的书。他曾谈到了悲惨的道路，但他以美妙的喜悦和美丽的和平结束。

²⁹ 见《亚洲之光》，第一节。

證道學學會的使命

通過培養不斷深化的理解和實現永恒智慧，精神自我轉化和所有生命一體性來服務人類。

證道學學會的三個宗旨

- 一、打破種族、信仰、性別、種姓或膚色界限，形成一個凝聚人類為一家的核心。
- 二、鼓勵對各種宗教、哲學和科學的比較性學習。
- 三、探索自然的秘密及人類的潛能。

中文網站——<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英文資料網站——<https://www.theosophy.world>

如果決定入會，請登錄新加坡證道學學會的中文網站，直接在“聯系我們”一欄裏網上填表申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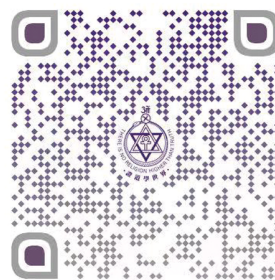
如有任何關於證道學，證道學學會和入會的問題，

請微信至**SLTS1875**或電郵至**admin@chinesetheosophy.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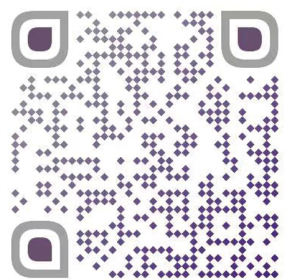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證道學世界公眾號

公眾號ID-zheng dao xue shi jie



證道學學會中文網站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